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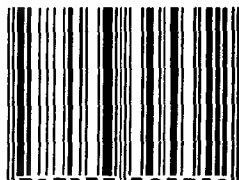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5/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3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品赤函四卷

〔明〕陳仁錫輯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讀史集四卷

〔明〕楊以任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二六〇

讀史漢翹二卷

〔明〕施端教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嘯閣刻本

..... 四七四

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一)

〔明〕沈國元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大來堂刻本

..... 五三一

史品赤函四卷

〔明〕陳仁錫輯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品赤函
四卷》提要

史品赤函

古史品擅奇者四家左聞人

葩而奇戰國策雄而奇司馬

太史遷憤而奇班孟堅固核

史品序一

而奇左史而下遷爲最遷叙

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

百年事八十萬言此固不如

遷處遷所擅秦漢以來文章

之宗千古絕無班掾便多崖
壘矣但是函取其文而已取
其文之藻麗勅逸各自成品
而已始自義農迄晉紀紀事

史函序二

則採採藻則採文與人俱稱
採人不稱其文而文工亦採
有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
耀射人採或如仙子乘雲咳

吐謔浪皆成丹砂採又如老
將用兵縱橫不可羈而自中
千律採雖機軸變幻各有位
置然皆文章飛翥枕林玉楮

史函序三

云刻史函史氏陳仁錫題



凡例

一史函大約取諸史所最當意諸名公所最契心雖習見習聞亦有領新表異者附于篇均有裨舉業云

一評註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刪其繁贅撮其玄精間以管見品騰之

一評註出自諸名公者載姓氏出自管見者則云按出自諸名公而訂自鄙意者則不載姓氏

凡例

凡例

不云按

一批點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精華文采之極。者關鍵主意。者點綴、者字法句法。者事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也

古吳主人識



史品赤函目錄卷之一

歷代帝王

炎帝神農之教

黃帝巾機銘

顓頊修政語

帝發修政語

堯戒

舜初見堯問答

舜修政語

成湯履修政語

箕子胥餘象箸

武王發金人銘

武王發踐阼作戒書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定王靜華胡獻奔捷

周敬王請晉城周

史品赤函

目錄

漢高帝手勅太子

漢文帝答群臣請立太子

漢文帝賜南粵王書

漢武帝報李廣書

漢武帝遺匈奴詔

漢光武與子陵書

左傳

莊公負叔既

周鄭交質

石碣為衛純臣

臧伯伯諫觀魚

鄭莊公戒飭守臣

臧伯伯諫納部鼎

季梁勸修政

曹刺勝齊師

陳款仲辭卿

孫桓責楚不服

官之奇諫虞	荀息不食言
秦伯復惠公	齊桓下拜受胙
重耳出亡反國	介之推不言祿
展喜卻齊師	齊俞盟衛人于宛濮
燭之武退秦師	晉敗秦師于殽
秦穆公專用孟明	季文子逐喜僕
王孫滿對楚子	卻伯行成於楚
晉師知難冒進	樂書不輕敵
解驂不辱命	晉師為魯衛勝齊
齊國往不辱命	晉如魯不知所報
呂相絕秦	師曠論衛人出君
祁奚請免叔向	游者後楚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子產論尹何為邑
子產壞晉館垣	子產辭子國逆女以兵
子產論鑄刑書	子產不與晉玉環
季札論樂	晏嬰不死君難
晏嬰使聘	晏嬰諫誅祝史
鄭丹以贊錄	黑孫以濫來奔

公子中懷害吳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葉公除白公之亂	
史品亦函目錄卷之二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虎諫監諱
臣師廢懷丹楨之侈	樂榮諫伐季氏
單子如陳必亡	里革斷晉巨君
欽姜教子一勞	管仲相桓霸業
管仲安四民之君	細臣論偉謹
叔向賀韓宣子介	文子冠見諸大夫
實華論人化	卻無正論聖培
伍舉諫葉黃華臺	子張諫靈王
藍尹壺勸子西修德	王孫圉論楚寶
諸稽郢行成於吳	句踐聽范蠡諫吳
戰國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以合從說燕
蘇秦以合從說趙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以合從說魏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以合從說楚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范雎初獻秦昭王書	范雎初說動秦王
范雎散秦近交遠攻	范雎免言逐四貴
蔡澤說應侯辭位	趙良說商君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賴獨說齊閔王貴士	馮煖客孟嘗君
蘇秦說齊閔王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魯仲連論田單	趙威后問齊使
子華座論憂社稷之臣	莊辛論幸臣亡國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蘇以合從說楚王
蘇明自詹於秦中君	江乙說安陵君
屈平卜居	屈平漁父辭
宋玉對楚王問	韓非說難
趙武靈王欲胡服駢射	左師公托長安君燕質
魯仲連義不帝秦	魯共公酒味色論
信陵君說魏王	唐睢不辱使命
郭隗說燕昭王	樂毅去燕通趙
燕王以書謝樂間於趙	

史記	史記亦函目錄卷之三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律書
平準書	伯夷傳
屈原傳	管晏傳
附王世貞鮑叔牙贊	老莊申韓傳
陶朱公事蹟	吳起論險論功
劉歆議都關中	蒯通說韓信
附王世貞淮陰博陸二侯引	
索盧議論引大休	魏其侯傳
司馬相如傳	淳于髡傳
司馬季主傳	蘇武刺客傳
刺客荊軻傳	趙史西門豹傳
酷吏張湯傳	酷吏傳序
酷吏傳序	游俠傳序
游俠傳序	游俠傳
五帝本紀著	項羽贊

吳世家贊	魯公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魏世家贊	楚元王世家贊	趙王遂贊	蕭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贊	史品系初	信陵君贊	范雎蔡澤贊	孫子吳起贊	商君贊	穰侯列傳贊	淮陰侯傳贊	魏豹彭越贊	李布張布列傳	張儀列傳
魯公世家贊	楚世家贊	外戚世家贊	吳王濞贊	淮南衡山王贊	曹相國世家贊	陳丞相世家	王掌君列傳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	白起王翦贊	伍員贊	樗里子丹戎井羅贊	蒙恬列傳贊	張耳陳餘贊	劉敖叔孫通列傳	蘇秦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公世家贊	楚世家贊	外戚世家贊	吳王濞贊	淮南衡山王贊	曹相國世家贊	陳丞相世家	王掌君列傳贊	平原君虞卿列傳	白起王翦贊	伍員贊	樗里子丹戎井羅贊	蒙恬列傳贊	張耳陳餘贊	劉敖叔孫通列傳	蘇秦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西單傳贊	李將軍傳贊	汲黯列傳贊	東越列傳贊	太史公自序	諸侯王表	張耳陳餘初說陳說趙	史品亦函目錄卷之四	西漢	史品亦函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龜錯論音義	賈山子言	枚乘諫吳王書	終軍白麟奇木封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封禪書	東方朔客難	路溫舒傳
屈原賈誼贊	衡霍傳贊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匈奴列傳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削伍江息夫傳贊	賈誼論積貯				賈誼陳政事疏	龜錯言兵事	微中上果王書	中山靖王問樂鈞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上書陳涉	東方朔直諫諷諫	李陵答蘇武書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屈原賈誼贊	衡霍傳贊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匈奴列傳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削伍江息夫傳贊	賈誼論積貯				賈誼陳政事疏	龜錯言兵事	微中上果王書	中山靖王問樂鈞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上書陳涉	東方朔直諫諷諫	李陵答蘇武書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言教化奏	欽趙廣漢更跡
與朱邑書	王吉諫昌邑王
鄭朋奏記蕭望之	楊雄解嘲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匈奴傳論	
東漢	
吳蓋陳臧傳贊	耿恭傳贊
賈融責讓阮籍書	崔駰達旨
劉陶上桓帝請錢議	法真高尚不出
逸民傳敘論	宦官傳序
仲長統樂志論	諸葛亮隆中定計
雲長遇害不屈	諸葛亮後出師表
蜀計窮降吳	劉聰辱懷慈
王濬不善居功	嵇康自樂解薦
孫綽游放而散言	
史品赤函目錄 畢	

史品赤函卷之一

長洲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歷代帝王

神農之教

炎帝神農氏

神農特教民耕可開益耕之休
神農特教民耕可開益耕之休
 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女不績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蒸生之常生之各食其力於是作蜡祭歲振順成月十二日謂之蜡祭服其五穀之熟成之功也
 神農之教
 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斷木為耜楸木為耨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號神農氏為耜耨之師

神農之教

神農之教

按蜡年終祭名天子大蜡所祭有八神一先帝謂神農二司農謂后稷三農謂田畯四郵表畯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慶蓋田夫也五播以其食田鼠六虎以其食田鼠七坊以其止水八水庸謂溝所以通水者皆有功於民故並祭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記云子貢親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

無意至二無
二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一必六不

中權銘

黃帝

無。掘。壁。而。附。丘。無。合。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洞。洞。不。塞。將。為。江。河。葵。葵。不。救。災。災。奈。何。西。棄。不。去。將。用。斧。柯。

右銘漢以下文多引用之未見其全

賈誼曰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入而不諍者惟其道矣是以道高此於天道明此於用道安此於此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

史記

一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或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事十二紀成于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

此到至處
意至至處
不是道義
係因也一合
善惡相因而
至也即方以
顓頊之托言
善惡思之
意正是以此
為據

修政語

帝顓頊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綠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綠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賈誼曰是故以後者復述也。故上錄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實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蜀山氏。女昌僕。是為女樞。威瑞光貴。月生帝若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結金天氏。初國高陽。都震丘。○以少昊之四子重謀。修燕炎帝之子句龍為

史記

帝顓頊

一

三

五官。○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曆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振。鷄始三號。

然皆致意
 仁字得力處
 在首尾橫字
 學字
 仁者愛人之
 說不謂此其
 帝注法言

修政語

帝嘗笑

帝嘗曰。緣通者之辭。而學為己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己。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即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名。髮音姓。姬祖少昊父。煬也。極年十五。佐顓頊。受封于辛。三十以木德王都亳。○命戚黑典與為殷歌。命曰九招。○帝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生堯。

於興陵。有城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城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摯嗣九年。諸侯廢之。

是例惟字其
 事不故的物

成

帝堯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窮民之罹罪戾。衆生之不遂也。○帝受封於陶。改於唐。號陶唐氏。年十六。以火德王都平陽。○戊申。堯薨。生。○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康衢見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鬴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庚申。作樂曰大章。章。雷。神。龜。鳳。文。出於洛。

一教語即
十六字傳心
之說

卷首

高家字見人
前兩道正微
配之以維其
系而致天下
語麻相照如
此則本編於

帝正與我教
二字應可成
續正與致天
下應只是續
著不卷

舜初見堯問答

帝舜

堯在位七十載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
賢其位舜之潛德充實知之於是時嘗於農田
時以孝友恭儉人不知其為賢也堯乃徵之
先徵舜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其為之奈何
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
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
奈何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
也乎若夫從道則言友道則高猶影響也帝館之於成室
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

史記

舜初見堯問答

卷六

天下事貴順而條達咸協於帝而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
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

說者謂執中之傳自堯始豈知執一無失一語舜已先
堯而聞其秘一即是中堯將異位特因其言而表章之
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爾信能執其中也中何以執蓋感
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重有所儆云爾
人謂虞廷十六字千古心傳鼻祖子謂尚見時十七字
古今治法嫡派心法即是治法

修政語

帝舜

帝舜曰吾盡吾教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為吾盡吾教以接
吾教故見為信為吾盡吾教以使吾下故見為愛為是以
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
敬也吾待之以教也
帝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孝學於務成昭立排謗未設旌
陳鼓訪不逮於總章作朱廣以歲帝籍立兩學教國士
恭已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史記

帝舜

卷七

已亥十有四載景星出卿雲興百土相和而歌帝乃偶
之曰卿雲爛兮禮緣綴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
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p>理是知此 有字求字取字 道之旨 人不能說說教 說教取教明之 說教取教明之 以心以思守司 以明之 故安清也 治安不可以虛成也</p>	<p>湯曰學聖王之道者 學聖之道而靜居思 之於室也然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而君 子貴尚學道而賤下 獨思也故諸君得賢 而奉之得賢而 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而奉之得不 肖而與之譬其 若下淵乎故登山而 望其何不餒而何不 見凌遲而入淵 其孰不陷溺是以明 君慎其奉而君子慎 於得奉然後細 福可以細苗可去矣 ○藥食嘗於早然後 至於貴藥言獻</p>
<p>於貴然後開於卑故 與食嘗於卑然後至 於貴教也藥言 敵於貴然後開於卑 道也故使人味食然 後至於貴教也藥言 也使人味食然後至 於貴教也藥言 言也必自也聽之必 有之聚之必有也藏 之必自也行之必 故道以教取之為章 以教取之為章以手 而耳致道者 故安清也 治安不可以虛成也 頭榮不可以虛得也 故明君欲治頭榮也 非得矣故</p>	<p>修政語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 學聖之道而靜居思 之於室也然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而君 子貴尚學道而賤下 獨思也故諸君得賢 而奉之得賢而 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而奉之得不 肖而與之譬其 若下淵乎故登山而 望其何不餒而何不 見凌遲而入淵 其孰不陷溺是以明 君慎其奉而君子慎 於得奉然後細 福可以細苗可去矣 ○藥食嘗於早然後 至於貴藥言獻</p>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湯見使綱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羅成綱湯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孰能如此全去
三面舍一面而敬祝之曰
煉餐作綱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踐陳作我書
武王踐昨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哉之約行之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
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
父亦端冕奏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
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曰致勝者言意勝者藏義勝者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狂弗教則不正枉者藏義教者萬
世之約行之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
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重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其重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止於王閭
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允饒盤盂
就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亦皆有銘席前左端之銘曰安
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
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通所代後之
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始於人也宋滿於淵滿於淵猶可游
後盤盂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宋滿於淵滿於淵猶可游

也爾於人不可故也極之銘曰母曰胡其禍時然世
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生其禍之銘曰
惡乎危於急憂之銘曰火滅修密慎戒必恭恭則壽
貴之銘曰慎之勞則富則富則下下之銘曰食有杖食有
之銘曰慎之勞則富則富則下下之銘曰食有杖食有
杖戒之慎之勞則富則富則下下之銘曰食有杖食有
無惑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惑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
無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
也闢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時
創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造牙之銘曰屈伸之義典慶之行無忘旬過牙之銘曰
子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此段見大戴禮賡萬載德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
載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五之學
官者小戴書也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守
聖則為九行太守

宋王周命宋
或天意有在
大物未可說
魏胡蛇而為
羅又公亦自
愧服不說

史 148-14

辭華胡獻齊機

周定王

晉侯使欒黶獻齊機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
 戎狄不式王命渚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所以德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莫姓敗王辱
 經王室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言事不所以敬
 親王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遂有功子王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聲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非命又茲先王之禮胡獻余雖欲與聲伯其故廢存典以

辭華胡獻齊機

周定王

示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太師齊家不亦
 潘從其欲以怒叔父柳豈不可諫諫言豈不可以教訓而
 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三吏之吏禮之如侯伯克
 欽使大夫告廢之禮降於卿一等

當時列國出兵不過黨同伐異俱不稟王命而行迨其
 戰勝而入告捷于王豈真知有王哉不過誇示其武勇
 于天子之前而已正是無天子之心也周王責聲伯非
 命卿獻捷非典禮云言肅肅備有西周之風

請晉滅周

周敬王

王使欒黶與石張如晉當重名張周成周成小故請重名在王
 禍于周俾我先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也伯父即晉子朝
 也我一二親甥舅不違放處於今十年動成五年余一
 人無日忘之憫憫焉如農夫之望歲惟以待時伯父若肆
 大恩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同盟主宣
 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
 東都公相成王所建若周宗文德為我今欲撤福假實於成

史記

請晉滅周

周敬王

范獻子謂成周
 本如成周為計
 利後事勿與
 知為非是送命
 晉國無虞為微
 功此是安心為
 至者

王使欒黶與石張如晉當重名張周成周成小故請重名在王
 禍于周俾我先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也伯父即晉子朝
 也我一二親甥舅不違放處於今十年動成五年余一
 人無日忘之憫憫焉如農夫之望歲惟以待時伯父若肆
 大恩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同盟主宣
 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
 東都公相成王所建若周宗文德為我今欲撤福假實於成

王脩成周之城保成人無數諸侯用寧豐賊遠屏
 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保我一
 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親獻子
 范獻子名欽曰與其成周成以兵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
 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為從事親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奉告於諸侯遲速宜序於是為在晉親舒合諸
 侯之大夫以城成周三旬而畢
 成王城成王亦秋城成第成王時諸侯自命而無

於此則告而後城合與告之間強弱則必有分矣春
秋于天王求車求金皆書曰求抑何弱也杜陵詩曰諸
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情晉成周

上卷 尺

手勅太子 王

漢高帝

吾遭亂世當禁學自喜謂讀書與益洵殘祚以來時
者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免舜不
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也但子不中立耳
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乎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
臣皆稱汝友四時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
今定汝為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
足自解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
史 手勅太子

書弟使人也

上卷 尺

恐此上是梅已
傳信疑之薄
海帝王是
我雖無出入
故王如意有
即是舍及此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信年於汝者皆下拜并
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矣此
兒猶小也

此王疏當是高帝晚年所手授故首以四皓為言末猶
憐憫以如意賜之英毅之人不能割愛一戚姬憤之至
此

遺王。以傳衣衣曰。上中下。顧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粵王佗反佗因賂遺閩越既賂後屬焉乃乘黃屋左纁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粵賜佗書云云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南粵尉佗上漢文帝稱臣書云。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若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

史記

南粵王尉佗書

卷一百一十五

謀臣別異。雲與出金曰。毋子雲與外粵金鐵田器馬牛。若夫使內史允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其故更號為帝。有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憂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旁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濟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時。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起句即得制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即係二句是
大開係故未報
愈六句即中此
也
李廣不待討漢
已陷于此
未言正明所以
為國之爪牙句

報李廣書

漢武帝

將軍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違長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起行則千里。蹙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教暴於夷。新威懷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捕都白檀。以儲右北平。盛秋。

又責揚僕勅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專隕。非有新將。將旗之實也。為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焉。捕降者以為

史記

報李廣書

卷一百一十五

虜。據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倖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禽三組。奪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車數百。武庫出兵而陽不知。侯偽於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簡他當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

此古漢辭也
聖子最為偉
近直以為民
父母勤其子
育元元之仁
心最中肯綮
說示以天地
覆載立久遠
以喻帝子不
康寧以義勉
志氣

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
 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羣子俱由
 此適順天恤民也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
 與匈奴鄰故之國匈奴處比地寒暑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林葉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萬以衣賜之然今天下
 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
 細故排臣計失皆不足以及維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願覆地
 不偏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誦大道也墮境前慈以國
 無失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衆

家法草推此

爲跌宕豪愈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
 天之遺也俱去前事朕釋趙虜民入匈奴者單于毋言
 尼等降服匈奴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邊不先欺盟約也先單于其察之
 臣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遣服書和親已定
 之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若

與匈奴和親乃一時權宜之策未可以爲訓獨是詔以
 天地父母爲道儼然示以帝王制度不可踰越意雖要
 結辭實不激不隨誠所云一紙書勝于十萬精兵大哉

與子陵書

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足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漢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痛。須臾而行。若騎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箕山桐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又與江南守臣曰。昔許由高箕。顏之推。彼陶唐無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怯。一見其全。而在官司。物色之以。悉朕意。

漢光武

與子履書

1954

青叔莊公所以
見惡於母為異
之兄弟相殘之
端傅兄言初者
因此年之事而
權其所由始也

劫鄭武公娶于申之國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而共叔段生時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
 殺之亡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制邑名巖也號叔死焉制邑名巖也
 京師也使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祭仲鄭都城過百

雖雖也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大邑不過三分，中邑則五度非制也，若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僂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都遠邑也。貳，公
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不貳或謂不可使民欽與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有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去子封曰：「可。」

莊伯視魚
公將如之
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莊伯視魚
公將如之
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莊伯視魚
公將如之
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莊伯視魚
公將如之
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物之不足
以備器用

鄭莊公戒飭守臣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
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去許
百里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庇其
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其
不共其德也

許西伯曰凡而器用則賄無實外許而法我死乃逐之
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即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
也吾子孫其後士之不眠而况能輕祀許乎寡人之使吾
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即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

吾先君難邑於此難邑之於此而既罕矣周之子孫失其序矣失其序矣許大無之亂也大無之亂也而既

獻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存民人利後嗣者也禮經國家定社稷存民人利後嗣者也許

無刑而伐之刑法也言特執無服而舍之言特執死則去之量

力而行之刑政執即伐之相時而動言特執死則去之無累後人言特執死則去之可謂

知禮矣

經書入許不書滅許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忘國之善

辭何善也。以為猶愈者。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予謂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底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兩大爵尊為主。臣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收受。乃以讓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收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嗟。不思不孝不友之鄭莊。且不有於君於母於弟。而何有於許。

藏哀伯諫納郕將

左傳

一茲傾傾清
 廟以下詳書
 昭德之安今
 我德以下詳
 生家進上表
 昭德者二
 昭德者二
 昭德者三
 昭德者四
 昭德者五
 昭德者六
 昭德者七
 昭德者八
 昭德者九
 昭德者十
 昭德者十一
 昭德者十二
 昭德者十三
 昭德者十四
 昭德者十五
 昭德者十六
 昭德者十七
 昭德者十八
 昭德者十九
 昭德者二十
 昭德者二十一
 昭德者二十二
 昭德者二十三
 昭德者二十四
 昭德者二十五
 昭德者二十六
 昭德者二十七
 昭德者二十八
 昭德者二十九
 昭德者三十
 昭德者三十一
 昭德者三十二
 昭德者三十三
 昭德者三十四
 昭德者三十五
 昭德者三十六
 昭德者三十七
 昭德者三十八
 昭德者三十九
 昭德者四十
 昭德者四十一
 昭德者四十二
 昭德者四十三
 昭德者四十四
 昭德者四十五
 昭德者四十六
 昭德者四十七
 昭德者四十八
 昭德者四十九
 昭德者五十
 昭德者五十一
 昭德者五十二
 昭德者五十三
 昭德者五十四
 昭德者五十五
 昭德者五十六
 昭德者五十七
 昭德者五十八
 昭德者五十九
 昭德者六十
 昭德者六十一
 昭德者六十二
 昭德者六十三
 昭德者六十四
 昭德者六十五
 昭德者六十六
 昭德者六十七
 昭德者六十八
 昭德者六十九
 昭德者七十
 昭德者七十一
 昭德者七十二
 昭德者七十三
 昭德者七十四
 昭德者七十五
 昭德者七十六
 昭德者七十七
 昭德者七十八
 昭德者七十九
 昭德者八十
 昭德者八十一
 昭德者八十二
 昭德者八十三
 昭德者八十四
 昭德者八十五
 昭德者八十六
 昭德者八十七
 昭德者八十八
 昭德者八十九
 昭德者九十
 昭德者九十一
 昭德者九十二
 昭德者九十三
 昭德者九十四
 昭德者九十五
 昭德者九十六
 昭德者九十七
 昭德者九十八
 昭德者九十九
 昭德者一百

昭德者王
昭德者六
昭德者七
昭德者八
昭德者九
昭德者十
昭德者十一
昭德者十二
昭德者十三
昭德者十四
昭德者十五
昭德者十六
昭德者十七
昭德者十八
昭德者十九
昭德者二十
昭德者二十一
昭德者二十二
昭德者二十三
昭德者二十四
昭德者二十五
昭德者二十六
昭德者二十七
昭德者二十八
昭德者二十九
昭德者三十
昭德者三十一
昭德者三十二
昭德者三十三
昭德者三十四
昭德者三十五
昭德者三十六
昭德者三十七
昭德者三十八
昭德者三十九
昭德者四十
昭德者四十一
昭德者四十二
昭德者四十三
昭德者四十四
昭德者四十五
昭德者四十六
昭德者四十七
昭德者四十八
昭德者四十九
昭德者五十
昭德者五十一
昭德者五十二
昭德者五十三
昭德者五十四
昭德者五十五
昭德者五十六
昭德者五十七
昭德者五十八
昭德者五十九
昭德者六十
昭德者六十一
昭德者六十二
昭德者六十三
昭德者六十四
昭德者六十五
昭德者六十六
昭德者六十七
昭德者六十八
昭德者六十九
昭德者七十
昭德者七十一
昭德者七十二
昭德者七十三
昭德者七十四
昭德者七十五
昭德者七十六
昭德者七十七
昭德者七十八
昭德者七十九
昭德者八十
昭德者八十一
昭德者八十二
昭德者八十三
昭德者八十四
昭德者八十五
昭德者八十六
昭德者八十七
昭德者八十八
昭德者八十九
昭德者九十
昭德者九十一
昭德者九十二
昭德者九十三
昭德者九十四
昭德者九十五
昭德者九十六
昭德者九十七
昭德者九十八
昭德者九十九
昭德者一百

季梁勸修政

左傳

時建威伯以戰後隨使隨自恃以不備謂隨伯也
也季梁如之諫勿逆

楚武王

楚武王使隨使遂章求成焉軍於瑕以持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董成主其事王黜軍而納少

師少師歸請進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嚴其誘我也君何隱為臣聞小之能敵大也不道大

楚有直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恩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不虛矣君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而肥色

而後制力于神故來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富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也謂其壽謂

其備脯成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栗教主結謂

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敬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是乎民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奉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不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奉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不

楚武王使隨使遂章求成焉軍於瑕以持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董成主其事王黜軍而納少
師少師歸請進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嚴其誘我也君何隱為臣聞小之能敵大也不道大
楚有直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恩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不虛矣君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而肥色
而後制力于神故來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富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也謂其壽謂
其備脯成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栗教主結謂
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敬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是乎民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奉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不

楚武王使隨使遂章求成焉軍於瑕以持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董成主其事王黜軍而納少
師少師歸請進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嚴其誘我也君何隱為臣聞小之能敵大也不道大
楚有直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恩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不虛矣君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而肥色
而後制力于神故來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
也謂其富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也謂其壽謂
其備脯成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栗教主結謂
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敬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是乎民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奉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不

王君雖獨其何福之有若此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焉
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有謀隨之心已兆於侯求成之心正以隨侯昵少師
後示人辨也季梁勸以去諛修德親兄弟之國則仁人
之言乎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亦豈遽滅
于楚

齊桓責楚不服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無侵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綸祭。寡人是徵。」桓公乃許之，而許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寡人是問。」桓公乃許之，而許之。

齊桓責楚不服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無侵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綸祭。寡人是徵。」桓公乃許之，而許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寡人是問。」桓公乃許之，而許之。

齊桓責楚不服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無侵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綸祭。寡人是徵。」桓公乃許之，而許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寡人是問。」桓公乃許之，而許之。

曰：周先王賜爾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或曰：穆陵，楚之北境也。然以德結諸侯，一語還責，齊侯服，齊自無諱。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秦穆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吾實也對曰若得道子虞備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愚而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宮之奇諫虞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秦穆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吾實也對曰若得道子虞備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愚而能強諫且少長於君

開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

真可惜一嘆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荀息帥帥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放也

秦伯晉侯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其君而給其民且晉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成王弟以相業
其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櫟德焉以待能者
晉問虞絛奪化工的是晉品人也知其以君子為晉引
威所以為妙

文公

西漢見公

一卷 四十四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宰孔周公也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
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行此禮事于使孔賜伯勞昨伯勞
天子使孔曰以伯勞將下拜而拜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後命于下

齊桓下拜受昨

齊桓下拜受昨
天子使孔曰以伯勞將下拜而拜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後命于下
齊桓下拜受昨
天子使孔曰以伯勞將下拜而拜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後命于下

則不命而自命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管仲隰朋上卿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侯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神所勞矣
神所勞矣
神所勞矣

其君不敢貪無下拜之命其臣不敢受上卿祭禮具見
一時權霸氣象孟子曰霸者假之假得好所以止而不
請

重耳出亡反國

重耳出亡反國
重耳出亡反國
重耳出亡反國

公之從者皆足相國若以相公必反其國不其
公之從者皆足相國若以相公必反其國不其
公之從者皆足相國若以相公必反其國不其

想、心、身、到、此、左
此、心、身、到、此、左
此、心、身、到、此、左

小者順倫之史
 弘遠成其功故
 子君子惇降服
 諸國文公不游
 正其始降頌有
 尹文公不澤正
 其終
 及晉國一跋
 子孫雖聲請亡
 以小人要君之
 得歟高他日當
 費耳何子紀亦
 藉此也猶失拙
 矣

此篇所載重耳之言。都是伯主口角。英雄氣。故崛強如焚。剛很如子玉。卒不加以兵。豈非天之所興。人不能廢耶。雖云天完。而勇犯之。倡謀齊姜之勸駕。亦以人事成之。美哉。叔唐之諫。尚不及僂負妻。泣者數語。凜凜勁人。

更重成而士重
耳耳較輕不能
行介子推割股
以食重耳去漢
能行至此又口
不言功過身登
隱足以消人望
報之心又人始
心而終悔之計
以梯上之田為
小園旌善亦可
循常於札者

晉侯賞從亡者。今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將
必有主。主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三子以爲亡。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矣。下義其罪。上實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慙。何不自求實。難不求。對曰。尤而效之。罪
又甚焉。且愆怨。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
食君之文也。身將隱。爲用文之。是承頸也。其母曰。能如是
史記

而死者謂今推
謂孝思未也

乎與女偕隱。隱而苑。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田陽

按呂祖謙云推充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心之所自裁則非也。不過借正義以泄私怨耳。推若果以洗亡之臣為不當賞。則依趙之賞濫耳。賞者為濫。則不當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振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又何怨乃既咎文公之賤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倚屋以逞怨也。

一孝公豈朕
上信其有遠鑑
去祖
晉周公六公以
不從先葬故
以上說起而精
新全在世之子
無相害也一
句得他心服

齊考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迎齊師使受命於展喜
 辭命於齊侯。未入境。魯境展喜從之。往哭齊侯而勞之
 君親奉玉。珪將辱也。臨于款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敬齊侯曰
 衆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如
 陳無所室而野。無青草。養食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恤者。則禍幾其興。謂夫而

史函 張嘉猷書

卷五十三

以次義疏之
人以爲歡之
亦有不悅之
者可謂有餘

有
望
其
車
桓
之
功
我
歌
邑
用
不
敢
保
聚
用
此
誓
盟
故
不
曰

匡
救
其
災
貽
舊
轍
也
昭
明
太
公
大
及
君
即
位
指
彥
之
望
曰

之。不。公。其。若。先。君。何。太公。身。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齊以恐魯。展喜能以不恐却齊。齊師遂還。蘇子謂虎
不懼已者。理似可信。其書言孟德傳後云。兼余聞忠
高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
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捨兒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
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舐。庶幾其一懼。而兒蘇克

1. **1.1**

蘇門答臘

1. 地 方 官 吏

史 148—34

此言焦瑕正
言不可與同
事秦安濟不成
也

五

主行季之往來行季行人也李本共圉之君亦無所
害且君常為晉君賜美美公物惠許君焦瑕晉河外五
夕設版焉一濟河而歸秦之燒築君之所知也二夫晉何敢
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必或晉
秦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成之乃還

古今破同事之國多用此說越國都遠亡郢陷隣乃為至理人安得不聽之手蓋晉乃秦之故郢近於晉而遠於秦秦濟鄭而晉收之勢必至者故秦不但不圍而且成郢

左傳

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
 謂死君乎？遂發命，興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
 乙、丙以歸。百里孟明西乞術，文公之夫人請之三帥，公弗許，乃殺之。
 文公之夫人請之三帥，公弗許，乃殺之。公弗許，乃殺之。
 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
 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無日
 笑矣。不顧而罵。不顧而罵，不顧而罵。
 無日笑矣。不顧而罵。不顧而罵，不顧而罵。

一、卷一

一、卷一

史 148—36

還下款個則字
文法凡三義
發入腔即垂五
而承陶之倫處
豈即朱陶字齊
乎也豈感之廣
大也當深也明

管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紕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必以邑授僕。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必達君僕於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文子。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失。陰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玉珌之法也。預此德以覆事。範之。玉言所以制事之是也。

事以庭功。事之是非所以功以食民。以功之成否。作誓命曰。戮則為賊。陳法者。撻賊為藏。匿賊者。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盜奸惡。則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奸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刑。行父遠視。營僕莫可則也。無一孝教。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營僕則其孝教則缺。君父失則其忠信則竊寶王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則。民無則焉。不度。居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八人皆蒼舒。陽穀。搏戲。犬觶。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齊聖廟湖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八人也。亦伯耆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緄。
其苗裔也。惠有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善也。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亮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攝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亦平。皋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安。開門

此於
者曰天下之民
若示公衆公惡
之意
心不則德義之
理爲顯口不通
忠信之言爲惡
四山在虎時罪
惡未著亦充不
能去也然充方
以宣公此充以
作仁此故言
充不能去者若
宣公不能去
則宣公不能去
子西門號四山族渾敦聚拊杞聚聚拊諸四商
以狂盛德晏於錯數用其四邪行之德言天下之民謂
之窮亦此充其好顯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古之則頊舍之則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
之拊杞頊山無拊杞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于充充不能去錯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
欲榮侈不可羣是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
窮賁天下之民以此三山謂之糞糞此三苗也舜臣充實
于四門號四山族渾敦聚拊杞聚聚拊諸四商東南西北

武行諸江南以
下等法夷于元
分句法
論行或亦是
此等破亡
前正之詩即平
止其理之而以
自爲然致而討
之爲今之威
之爲即三代
二師可以加此
若知教即能
巨狐不牙
所祐
不能事老信老情老以及尚老之謂
也散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窮以
賜諸侯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卿氏
歐福於厲宜桓武求福于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使國而得
事楚夷於九縣楚曾燕九國以爲蘇今鄭穎之九縣成魚
君之惠也旅之顧也非所敢望也散布腹心君實圖之望
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郵船行成於此

一卷 方十四

民矣庸可哉乎
取其國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乎

楚莊兩言殊美得大國之度按蘓東坡云古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然後可以託大事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於是匹夫之剛也英雄豪傑果在彼不在此

左

晉師救鄭及何闡鄭人及楚平桓子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勞而用之楚歸而動不浹伐楚歸而動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衆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古征伐為有楚君討鄭怒其戕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皆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悲懼政有經矣制尸陳名而奉制尸楚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兼韓睦事不奸矣

寺下雜寫

一六一

為教為率。為教即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韓左趙蔡
春秋以師以旅在軍左者前幕處無中推後動前以爲率
中軍專制諸謀謀則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成而備能用
為操立以相接處
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若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
有職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設禮順。若
之何教之規可不知如雅而退軍之善政也。燕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民乎。猶有請而昧者。何必楚是
子回不可晉所以蒙師武臣力也。今夫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而不降。不可謂武。由我夫。猶不如死。且成師以出。則故
糧而退。非夫也。非夫受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
我弗為也。以中軍佐傭。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帥。為罪
已重。不如進也。事如不獲。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師遂濟。芑子聞晉師既濟。告全尹。改轅轅而北。次于管。以
待晉師。此段語與古而氣精神宜連下段看。

朱子曰。苗。林父。刎之。後。先。獻。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也。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

殺誅之。

晉師知維月進

卷一百一十五

[illegible]

樂書不輕啟

左傳

楚復鄭高其半決于晉以討秦師

晉師在敎郛之間二山間鄭皇成使如晉曰鄭之從楚楚殺
之故也未有戚心其實專心事齊楚師厭服而驕其師老
矣出兵已久而不設備子學之鄭師為承繼以其楚師必
敗說託子曰欺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以棄武子曰夫子果
佐下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城喻其君無日不討治國人而時
訓之子與呼民生之不傷指室之無月戒懼之不可以急
此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子不言勝之不可

信紂之有克而卒無後此紂兵訓之以若教紛冒華路藍
 鯀以歎山林此言楚君利民以楚先君勤儉故土之事若
 破而後藍然也故山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謂
 驍擊山以通往來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黷
 驍先大夫子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黷
 怨于楚與楚爭鄆是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我其楚
 兵分為二廣分為左右二廣廣有一卒百人一卒以今
 法一乘有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為車
 一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八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兩而
 百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兩而
 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兩而
 初駕鳴初駕馬數及月中於月中初止左則受之在廣

楚師使子良楚師觀矣來勸我戰我免則來不克遂往以

鄭之後六卿大夫司馬皆在。三帥不欲勤民。先穀違命。濟師。但林父為元帥。法得專制。既不能禁違令。而專行。又不能督士卒親矢石以破敵。喪師之罪。夫復何辭。吳楚叛。亞夫謹守便宜。竟平七國。唐六道重兵圍淮蔡。日

久無功。裴中立監師。雖歸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討虜。緒一夕而潰。此存亡反覆之微也。

我作宗族為楚
竹上以戰楚為
遠天而致其姑
稽善于料敵矣

三而許之
文法徑者

楚人登諸後車
使呼宋君之重
其土可揭竟飲
晉命且為義令
無二之詩則又

解揚不辱命

楚子莊王圖宋楚甲舟故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景侯晉侯欲飲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時而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維毒繫之璿瑜匿瑕璿瑜維度莫宜國君舍為國者亦有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姑待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昔師患起將至矣楚患宋人因而敵諸楚楚子孕賂之使反其言使告于宋宋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之有樓梯而可使呼宋人而

史記
解陽不遇命

上卷
六虎

可以盡此義解
 獨如此大義起
 亦不辱君命
 解於此命可謂
 能權有死無貴
 與除
 者之將臣五引
 寸義無二信臣
 之許於七旬言
 信無二命告各
 以死字結之
 臣王前許曰吾
 以死臣死此
 者之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
 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云晉師悉起將至矣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此有罪當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
 命為信信義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
 也義無二信好者不信無二命信者不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可被殺而不命又可賂乎臣之許
 君以成命也義致成其君命不許則死而成命已成其
 死臣之祿也為臣而不保其君命矣臣有信臣晉君制命而
 下臣獲考我君命而先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

去宋申屠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敬哉三命
三棄言為母畏申屠名也先時舟使宋知必為宋所殺今
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築室反耕示兵宋必
聽命從之宋人惧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華
能夜至登子反之床而以子反懼而與之盟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
而食折骸而棄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棄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
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反曰噫甚矣德雖然吾聞之國者揖焉而隸之使肥者
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阨則矜之
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吾見于君子也是以告愴于子
也子反曰吾軍亦止七日之糧糧盡將歸揖而去之以
告莊王曰以臣臣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
之遂去

得言曰吾以家
 事付叔之女為
 妻其子亦齊居
 之母也而歸以
 赤黃若之母一
 而歸於今吾為
 服
 其改葬其必以
 其子之葬為要
 也此所以非特
 葬之也
 次改葬其母
 封而不求其衣
 之非而以非先

王充命罪之
此段言貴賓有
禍無害于諸侯
而以命世不爲
罪之
漢言其必然

先至避軒
氣最勁而
強峭甚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幸之哉吾師洗春師入台此與擊馬佐郭佐位
 賓婦人路以紀觀玉聲與地不可則聽客之兩為
 侵婦人封內盡東其不可齊國佐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始齊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
 王命何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界理且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而布其利故詩曰
 戎疆我理東南其誠哉南我東皆明今吾子疆理諸侯而

曰：盡東其訟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伐齊無顧土宜。不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伐齊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西王之王也，文為湯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豳周桓桓晉文勤而撫之以浚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而百禄是遁于寶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此齊侯言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仇畏君之衆。成師徒撓敗吾子，惠浚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請收合餘燼大餘木也皆城借一皆葬成下敵邑之
 亦云洪也尚且與晉命以必戰況其不幸敵不唯命是
 聽今不幸而將收七散不戰
 雅大經曰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
 長左氏傳齊敗于晉晉人欲以蕭全叔子為盾齊人曰
 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孟子曰親人之父者人亦敬其父然則非自殺之
 一聞耳高祖國佐之語與孟子暗合項羽這不殺太公
 晉人竟不質叔子誠有以懷其神者乃知驚極之人胸

中未嘗無天理特在在以發之耳

晉師為東衛勝齊
 先時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視
 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怒出而晉曰不此
 之請師遂同伐齊
 齊侯伐我北鄙取邑將還衛侯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
 良之子林父也為高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齊
 亦使臧宣叔如晉乞師晉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
 子曰此城濮之賊也晉文公與楚有先君之盟與先大夫
 之約故提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勝
 敵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東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
 處於吾地無進不能退若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
 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樂石以投
 人會之而棄其馬繁桑太為以狗藉壘曰欲勇者賈余餘
 勇師陳于鞍齊侯曰余姑曰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介甲也馬不疲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
 余病矣張侯曰伯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輪來鼓大旗赤色也中營鼓音窮吾子忘之師之耳

此乃漢代信然
而代本相何異也
不孝耳而紀範

所在吾旗鼓進退之。此車一人疑之。可以集事。事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探甲執紅。固即死也。疾未及
范吾子勉之。左弁勝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奔
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謂道逢丑父與
公易位。丑父奔侯之。即者與侯侯將及華泉驂。往於木而
止。韓厥執轡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下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在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以御。奔侯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佐車。死。茂為右。載齊侯。以免。時丑父詐為齊侯。代居其位。
而視之。免。服。身也。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
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殺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舍之。
玩齊師。見徐中之。蹠。玩。晉師見病中之。免。免丑父見也。
中之。活。尾。讀。左。文。皆。當。作。如。是。規。毋。後。竊。字。盜。句。此。篇。
敘。事。極。奇。與。載。于。韓。畧。同。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知穀之

第一問答
第二問答
第三問答

此篇文字天然
而目立顯開未
如如此且是左
傳

晉知管不知所報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知穀之
國。穀臣至。是。歸。子。楚。以。易。知。穀。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
人許之。王遂知管。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因。截。耳。執。事。不。以。憂。鼓。以。血。使。歸。即
就。我。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
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緩。其。民。各。德。其。德。以。相。宥。也。而
釋。索。係。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言。二。國。本。其。誰
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

德無怨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報。對曰。以君之
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渡君之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晉。即有。有。辭。於。君。首。其。請。於。寡
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復。命。許。我。而。使。嗣。宗。職。
君。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未。可。與。爭。一。掉。尤。可。玩。味。不。唯。見。知。管。之。有。辭。而。楚
共。歸。知。管。之。非。本。意。已。瞭。然。中。軍。句。見。左。氏。傳。文。家。

二 錢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燭之武言于秦伯與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燭之武
公恐懼絃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功于西
也秦在無祿文公即世積為不平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也秦東送殺我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殲我貴滑
公之稱公之稱也秦東送殺我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殲我貴滑
師于費秦師于費散離我兄弟秦師于費同姓秦師于費統亂我同盟秦師于費傾覆
我國家秦師于費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莊之殞是以有敎之
師秦師于費猶顧敎罪于魏公秦師于費弗聽而即楚謀我
使秦師于費開秦師于費成秦師于費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師于費公是以不免秦師于費退忘

顧全孫之會
五

君欲誘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逝我寡君是以有金旅之會晉厲公立與赤犢公將會于小谷秦伯不肯涉河使史朝弼盟秦伯于河東卻擊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曰狄及君同州在秦州君之執譽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在狄寡君不敢顧忌姻與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秦伯曰秦命以秦之晉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金旅之盟而來求盟于我貽晉吳天上帝秦三公韓宣王楚三王威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精快
余惟利是視不執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王來音已上諸共許諸侯備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腫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若者患願諸侯寡人
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安靖諸侯
望散微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
矣欲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
述已之功不無崇護揚秦之罪不無曲詆大都推許相
傾秦晉欲智本無專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猥穢亦
文之最奇者呂相銳衡之子

३४ ए-११

一應天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得

師曠侍子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獻公為孫林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秦
父寡庶所迷如天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民如月教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如日月教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國之生靈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載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史

王德安著人学论

1000

數偶有字文決

蕭曰勿使渡曰
豈其使相呼喚
昔其君實甚一
荀只是失常二
字故未跳出線
失常以標其奇

天之食民數倍
征精當且照應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文子大夫有貳宗。案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著則賞。揚之。過則巨。正之。患則放之。失則革更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經過。史為書。則書。著為詩。詩以工誦歲。錄補歲錄大夫規誨其者士傳言士早不得徑達闕人。榜庶人不得商旅于市。以示時所貴尚。物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徇於路求師相親。大夫有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道人相親。諫失常也。天之之。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之。民甚矣。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此篇因夏書中有道人官師之事故生出史書傳詩許多議論直以夏書來廣証他此最是作文撒括象能破此等閑套故下筆生軌

近來已有人出賣

1. 2. 3.

國之大臣其用
心如却老則名
跡之或隱或見
權勢之或遠或
近皆可以兩忘

點塵見空子
 人而能君子
 知如却莫之
 著記少
 虛用三個社
 字相喚應
 點塵月五字
 句伊尹周十二
 字為句管蔡用
 八字為句長輕
 錯點句法上真

和羹請免叔向

華蓋出奔楚晉母崇伯曰伯州賓宣子討趙於宣子
 辛舌虎坐堂之虎及因叔向欲非因之於是初莫老矣
 是時相棄聞之棄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已告老
 之書曰聖有謀明機穴保夫謀而鮮過有謀謀而少過
 之惠訓不倦者惠訓其民而無厭倦叔向有焉杜預之
 謂此國家柱石猶將一世謂之謂者今臺不免其
 也所賴以安社稷不亦憂乎憂而為其子伊尹
 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不以怨管為戮周公右王
 兄弗罪若之何其虎也素社稷及其兄以素社稷臣
 不相及若之何其虎也素社稷及其兄以素社稷臣
 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
 免之不見叔向而歸見其叔向亦不告免為而朝為已
 此篇文字當與韓厥請立趙政參看皆關係世教文字
 附錄于此
 晉趙莊姬為掩襲之亡故憐之於晉侯曰趙同趙括為
 亂與為微晉村趙同趙括武從姬氏書於公宮以其田
 與折其薪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歎宣孟之德而無
 為善者其快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辟玉額前晉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寡寡所以明遠
 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游言使楚

左傳

而徵朝而公孫僑對之此却使
而游吉對之可見鄭實有絳

不亦宜乎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叔還大曰宋之盟君實

親辱令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鄭

而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以睦利弱

行。在。而。德。安。定。其。社。稷。豐。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歲。時。

以歲之不陽以飢饉之歲考于下決事執事者不敢令仇

事有命曰女何與致金之有目二一幸重指預言必楚君而汝公惡

遊吉使望

棄而封守。跋步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關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謂鄰國皆楚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豈敢畏勞而不為一來也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傳

范宣子晉士為政諸侯之幣重幣謂之幣鄭入病之二月鄭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范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

非無信之不歸金德不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公室則者。侯之。若吾子。須之。待類其賄。小。昔國心者。志。

則晉國壞晉國。武則子之家。妻何受。一威而將為用有。

夫全名德之興也德須全名德國家之基也不悟此理則

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

子產告晉欒黶

家之基有全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全名也。夫怒

以明德而行之
則令名載而行之
令名者心之德也
心之德而行之
則令名載而行之
是

子以母寧寧也言寧可使人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涉我以生

身有口耳。我不可使人謂子反。則我以有養象有齒以焚其

省非無賄二句一篇綱領下文盡是有家名字上

此意作兩段看末象有萬一喻復申其所以不惑有而

忠名

名之類
能以家法處之
又以今名款之
能不令人心悅
一
生我後我之論
關係世教真仁
人之言哉

時古人通會之
始者他口氣今
似復賢此書凡
四五種指先道
相應一節妙於
一節
無字作生而名
字共入
先雷庚之節一
致申德財無賴
之意
九名名德之與
一致申應無今

史 148—48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使子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傳

子皮名罕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未可知也
子皮曰愚甚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指尹何皆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
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崩僑將厭焉子產處其下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為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為其美錦
不亦多乎多官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也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而近小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庇身也而遠我遠而慢之慢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死焉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為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古人之言實相正之言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為其可也
不為而後知不足之言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為其可也
此說近相正之言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為其可也
片下石之說者危亦以告也難不數謂子而如吾面乎散使家事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難不數謂子而如吾面乎散使家事抑心所謂

高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此支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使割一喻也棟折
榱崩二喻也製銘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產說其
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面喻
之各擅俊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孰知左氏之奇宏

非凡兩語畧無
偏岐以激人之
怒亦善諒者非
子產亦折他不
復

左傳

史記
子產噴弓館地

宇居。悉索賦。以_レ來會時事。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無
未_レ得見。又不獲聞命。未_レ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
輸之。則若之府實也。非虜陳之見。君不敢輸也。其暴露之
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愆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
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親臺榭。闕門曰臺。築土
侯之館。館如公寢。館舍如君庫。鹿_レ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麋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始於圻人以時垣_レ宮。館宮室。堂諸
侯賓至。旬設庭燎。旬人徒然僕人巡宮。持車馬有所
宮。沃有代。賓之權從中車脂。主車之官以脂。隸人牧

突出泉夜兩句
島子產位度晉
庚不見之故左
氏於篇首安插
以我表故未之
見一句亦本諸

各瞻其事瞻視客之所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賓事速去憂樂同之事則巡之以行廢快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無寧舊患
如此字腹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觀之宮教里
有嘆患呼舍於隸人令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渝城盜賊
官而諸侯舍於隸人令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渝城盜賊
公行而天厲不戒水潦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
無所裁幣以重罪也故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
畏亦敵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故悼勤
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知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

以
君子之謝也
以貞禮文子貢
忘其人品然高
止句一番
下放開釋字
自能

桓以羸參諸侯是吾罪也。復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絳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之哉？詩曰：釋之韓矣。民之協矣。絳新則辭之擇矣。民之莫矣。絳悅擇則其知之矣。詩人知民之莫矣。民安定

左氏每於傳末作一新案而假托諸名人之言以為重知所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蓋贅体也太史傳贊乃祖此意後人作傳但知宗太史公而不知太史公實祖左氏

楚公子圍聘於鄭止聖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令將入館
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
遂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者請俾晉聽命以域外餘地全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
君厚賜寡大夫國請圓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圖布凡
遂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親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國蒙其先君
女氏之有是使而不得成禮於將不得為寡君老
女氏之有是使而不得成禮於將不得為寡君老

命其茂以復矣不唯大夫焉之子羽曰小國無
其罪特將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國
之小國失恃而德諸侯為新使莫不憾者非楚君
而有所望塞不行是懼不齊不然故邑館人之屬
之入相類其故愛豐氏之統伍舉知其有僭也請
之入相類其故愛豐氏之統伍舉知其有僭也請

子產辭子圍逆女以兵
楚公子圍聘於鄭止聖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令將入館
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
遂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
者請俾晉聽命以域外餘地全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
君厚賜寡大夫國請圓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圖布凡
遂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親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國蒙其先君
女氏之有是使而不得成禮於將不得為寡君老
女氏之有是使而不得成禮於將不得為寡君老

子產論鑄刑書
時鄭之公孫段氏民習開孔而玩於法子產鑄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事以制刑不為刑辟
法以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事以制刑不為刑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禁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
刑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使之以和臨之以教莊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明察之官大忠信之長都邑憲惠之師民於乎

而後子產相慮
亂字數字相慮
有能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利三辟之典昏叔世
以撥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
有能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利三辟之典昏叔世
以撥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

子產論鑄刑書
時鄭之公孫段氏民習開孔而玩於法子產鑄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事以制刑不為刑辟
法以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事以制刑不為刑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禁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
刑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使之以和臨之以教莊之以忠犂之以行教之以
明察之官大忠信之長都邑憲惠之師民於乎

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援叔何之言然則子產此舉不與鄭折之造為竹趙執

之鑄為鉄者同乎哉執故之諒所自來矣然鄭之貴族
後小民亂至取人於荏苒之澤成何世界及觀子產之
授大叔政云唯有德者鮮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為水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為然
則刑書之鑄乃救時也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子
產蓋當猛以濟寬之時也此其所以為惠人也為古之

遺愛也叔向之言蓋道其常未權其變

宣子有環其有一在鄭商鄭之宣子謂諸鄭伯
產弗與曰非官有之守器也世守之者不知子大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晉國亦未可以或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韓子亦無幾求所求晉國亦未可以或晉國韓
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
國也宣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我非偷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惠此二句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子產不與晉王環
宣子有環其有一在鄭商鄭之宣子謂諸鄭伯
產弗與曰非官有之守器也世守之者不知子大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晉國亦未可以或晉國韓
子不可偷也韓子亦無幾求所求晉國亦未可以或晉國韓
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
國也宣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我非偷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惠此二句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桓公與商人皆出周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庸次比
耦用次序相以受彼此地鄭本在蓬蒿藜藿之蓬蒿藜藿與商人俱味而共處之此有
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強賣物母或勾奪句奪
取之奔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不特預情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而使
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潰玉而失此
之玉環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全而共無憂無法鄭鄙邑也亦
弗為也倚若敝玉不知所成則鄭與晉不敵私布之韓子
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敢辭之

按韓非子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
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
志故不與膠鬲而與費仲子產之不與玉環是以賢持
宣子也子明大叔反以為偷陷矣斯人之見

[illegible]

舞大夏
 舞大夏
 不敵諸者非謂
 萬安四代也蓋
 規止於諸無以
 援加也然則與
 紅粉應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通而不偏謙退遠而不攜遷而不淫過復而不戢新
 哀而不怨和樂而不荒自用而不匿弘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廢而不底以道行而不流以義五穀和八
 風平節有度充守有存無相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
 籥者王梁曰美哉猶有憾致根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梁武王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虞者湯曰聖人之弘也
 聖德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于見舞大夏者梁武王曰美
 哉勤而不德不自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者曰德至
 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王元美曰札聽樂而辨列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
 而嘿無一故乎彼不欲以身殉鴟夷也○聖人耳根異
 賢人目根異子在齊聞韶此耳根異也當時豈不見舞
 而見亦為聞是記者之深愛季札觀樂此目根異也當
 時亦曾聞歌而德之曰觀此左氏之深愛玩者慎勿手

且人有君三句
又收上三段
妻子不避君難
忠笑談以在子

之大患猶如舍
馬子以泥其甲

晏嬰不死君難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克崔杼性中莊公通
 為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為君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非曰行乎而死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言不將罪于君何為然死曰君死安歸
 臣以君為天下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君死將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也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非所親愛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為將死之而為將亡之將庸何
 入以歸門放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侯崔子
 將用何門放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侯崔子
 此哭而起踊羅三度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
 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齊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齊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按莊公之死實以宣淫之故而晏子非私暱之臣也豈
 得與之偕亡若仇牧荀息立人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
 執難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大斗大斛出錢
於民而以小斗
小斛收入此陳
氏所以濟民

史 148—55

晏嬰人焚危
止事同可嘆
晏大夫有宗族
以其事為家事
非宗族中之事
也其家事無情
二句即上家事
治之意而中言

王公之居是
王公之居是
王公之居是
王公之居是
王公之居是

數語君無詳
數語君無詳
數語君無詳
數語君無詳
數語君無詳

晏嬰諫諍史

齊侯亦小君也。遂病。大瘳也。晏公初患小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為。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若盡誅於祝固。史舊以辭賓。名國太史。名言諫此祝史二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屬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悞。陳其誠信。其家事無猜。家無可猜。其祝史不新。故祝史無建以諄康。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先。韓五君。文襄重。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諫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國內家。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舊信。為陳誠。安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祭。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著社。老耆者。為信君使也。所以其為誠信之君。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遠遇淫君。外內願耶。上下悲。疾。動作辟違。外所動作。從欲。私。無非。其私情。高臺深池。修飾。鐘。舞。女。極。幸。色。斂。民。力。其。如。輸。其。聚。如。民。之。精。以。成。其。遠。其。遠。夫。不。恤。後。人。

晏嬰諫諍史
齊侯亦小君也。遂病。大瘳也。晏公初患小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為。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若盡誅於祝固。史舊以辭賓。名國太史。名言諫此祝史二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屬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悞。陳其誠信。其家事無猜。家無可猜。其祝史不新。故祝史無建以諄康。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先。韓五君。文襄重。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諫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國內家。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舊信。為陳誠。安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祭。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著社。老耆者。為信君使也。所以其為誠信之君。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遠遇淫君。外內願耶。上下悲。疾。動作辟違。外所動作。從欲。私。無非。其私情。高臺深池。修飾。鐘。舞。女。極。幸。色。斂。民。力。其。如。輸。其。聚。如。民。之。精。以。成。其。遠。其。遠。夫。不。恤。後。人。

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奔

吳子使齊人執鍾吾人執燭庸燭庸者鍾吾之臣也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鍾吾之臣也而親其民親民如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使鍾吾之臣也吳服為猶懼其至吾又種其警鍾吾之臣也吳周之齊裔也而乘在海濱鍾吾之臣也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鍾吾之臣也王季亦自西戎比于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王季今因茲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王季今因茲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

公子申謀害吳

吳子使齊人執鍾吾人執燭庸燭庸者鍾吾之臣也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鍾吾之臣也而親其民親民如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使鍾吾之臣也吳服為猶懼其至吾又種其警鍾吾之臣也吳周之齊裔也而乘在海濱鍾吾之臣也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鍾吾之臣也王季亦自西戎比于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王季今因茲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王季今因茲將同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鍾吾之臣也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檟李也李者越臣也越子以甲楠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嚭者越臣也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嚭者越臣也其如盡昔有逆流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者夏之世仇也嚭者越臣也夏后相封少康於杞子二后蘇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嚭者越臣也生少康為仍牧正意流以流為有仍之君有仍之君有仍之君嚭者越臣也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嚭者越臣也之以二姚邑諸綸名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嚭者越臣也其德而死其謀以收夏衆其官職使女艾嚭者越臣也其德而死其謀以收夏衆其官職使女艾嚭者越臣也其德而死其謀以收夏衆其官職使女艾嚭者越臣也

夫新父之仇可謂有忘但報仇之後遂做個安閑無事人了其許越成直視為此輩決無能為可安枕肆志那曉得臣我的是當我的伍員久已算得着特此人情

仁義謀計無成

一書

葉公除白公之亂

左傳

計見楚人已入見人望曰高入見當勢

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子刺。子期與子西兄而叔惠王。石乞公之黨曰焚庫然王。患王也。然不濟。白公弗洗。曰欲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時葉公在華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倖者其求無厭。備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葉公聞。白公欲以子開為王。子開雙平。子開曰王孫若安請楚。

空通字見葉公

所將身絕之

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敵之頑也。故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惠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高府楚別府。白公因惠王。公陽完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完夫也。乃其官。負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胥國人望也。若之何。不胥乃胥。而進。又遇一人。曰。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胥乃胥。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也。若之何。不胥乃胥。而進。又遇一人。曰。也。安民。知不其亦夫有。心猶將旌君。以珣子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胥而進。遇歲尹固。其官尹。

三字奇
不字法
不字而升
不字亦共奇
不字欲寄楚
不字乞不得
不字

名師其屬將與白公將而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圖也
子西子則先於景德流賊其可保乎乃從景公使與國
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繼其後微之微之而生拘石乞
而問白公之死為對曰長者長者即指使子勿言曰不言
將氣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死也何害乃京
石乞國宰

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可稱智及既亂力
又能剪之可稱勇進念子西子期之功而錄其子可稱
仁賢哉景公也惜乎不能用吾夫子所謂好龍而怖其
爪牙也

真龍者耶

玩此篇胡不宵胡宵二段語意想見當時楚人愛慕景
公之意而左氏善乎描情令人讀之多少生趣倘亦有
得子吾夫子遠來近說之訓耶不然而何德以感召至
此也

史品亦函卷之一 畢

先解所正雖德
不親為主雖
此意應後居從
以及武王就述
和制以及征伐
亦以武王之效
則安之效陳曲

史品亦函卷之二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親兵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威則觀觀則玩玩則無震是
故周文公且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施正其德而厚其性
其財求而利其施用其德也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
文法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後居從之德

不親之德

武王之德

商討不德

已前特多諸語

以用先王非務

武而商討德佳

不務德不親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為邦不
後弗務太康廢之我先王不密子夏之棄也棄
子戎翟之閒先王去夏遷邠不敢怠業時序其德恭
修其德修其訓典法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慈和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為虐
忍欲敗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光王非務武也動恤民隱
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而服邦外侯服百
內而商討并王為五服公侯以相邦外侯服百
官而商討以實為五服公侯以相邦外侯服百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常昭謂日上食于祖考月祀魯高時享二桃歲貢壇墀
於祭漆略相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漆日祭于寢月祭
于廟時祭於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漆言親下
文終王可見

之後以山川東
 嶺折沃菲之象
 極青越
 什善而信故即
 子產所謂其所
 善者冬則行之
 衆所惡者冬則
 改之。意
 與上國人莫敢
 言相照應見天
 之監謗迨自取
 禍耳

使監諄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
 公曰吾能弭諍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邾之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不可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諍無諍曰諍獻典典樂史獻書少師刺王師箴以正諍
 諍賦無諍子曰諍賦公諍誦有諍子而無見百工諫
 諍諍無諍子曰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

親戚捕察。案此替史教誨。太師太史常陰陽者艾修之。傳
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
猶土之有山川也。山川所以宜心而畜財。用於是乎。
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平曰沃。有沃曰沃。衣食於是乎。
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
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何言不允也。王弗能於是。國人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蘇公即蘇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橈將運夫匠師慶
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
之使無隔於恩其為後世昭前之全聞之使長於世
先成欲能攝固不解以久解也全先君儉而君後之
德普矣公曰吾屬也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普前之
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按內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詞亦簡而盡

蘇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禁于邑公欲還出楚師以
 伐魯伐季氏也魯國藥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
 不能全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聽之唯見若得楚師以
 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名古風
 取不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
 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據諸夏將天
 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于君也寡耶也言楚亦將不置
 君若不免魯君以重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

陳康陳茂天

二卷六

之。以于風之事也。不故不悛也。釐而怒醒神喜。
武子用也言公欲伐秦若人醉而君其入也乃歸然今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
按襄公不能令其臣而欲借楚以威之吾悲其為君季
武子不能忠明不失以事其上故於釐而不顧吾悲
其為臣棄成伯曰不能令於國而恃秦疾其惟醒之是
太阿之例持者也吾又為世道悲矣

乃叙其意為下
見於辰道弗不可行也草微塞候不在疆人掌司空不
視金司堂澤不陳川不操黑野有度積功未畢
道無列封邑若則表道鑿田若藝少猶舊物膳宰不
致頤勝夫室賓客之司里不授館按客館國無寄寓茲將
無施舍住之客民將築臺于夏氏改行及陳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即中葉之論以
覽竟臣制法供
爾分并詳照周
至曲体人情而
陳侯百廢未暇
一秦宜其亡耳

富強奇

國火朝覲矣。道路若雲，野場若華澤，不陟障川，無舟梁。
以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卿甸師十里有一國，有郊牧放牧豎境，有需望之舍。
鎮望之人，藪有闌草，澤無水曰藪，國大必出，必有林池，積木
所以禦災也。兵起，其餘無非藪土民，無縣租用，常以野無與
草皆豐，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厲，有逸無疆。國有班
事執事，有司序民事，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墾不
者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自奉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周之秩官，周常官有之，曰獻國賓主，相等閑尹以告，司閭

史記
管子如陳世家

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候人為導，帥出郊勞，君使卿朝
榮門尹除門，掃除祭視執祀，前有事於廟則宗伯司里校
館所司徒具徒，修通路，司空視塗，易司寇詰姦，防剽虞
人入材，掌山甸人積薪，掌薪火師監燔，照庭水師監濯，盛
膳宰致餐，熟廩人餼饒，未日也，司馬陳勇，國人養馬，故陳
馬工人展車，展省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
不懷處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蓋虔至于王使，則
皆當正位，重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令雖朝也
不才朝單有分族於周，永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此以言其情
而與之以紀先
王之金鼎之只
此一端便是七
周

此篇文甚奇整
危山大段而至
此又總括之

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金有之。文武之殷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泄非莫無即怕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櫛績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濟姓矣乎。夏亦姓陳我大姬之淩也武王之女虞胡公棄褒晃而南冠以出不亦簡矣乎是又犯先王之金也。昔先王之敬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敬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金將何以守國。君大國之間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按單子知陳必亡得不知周之弱祚亦岌岌也抑無乃借陳以為倣而曰廢先王之教棄先王之法蓋亦指周王之不恤民事徵寓規箴耳試存味之自見

史 148—66

侯之夫人加以以紵絰。紵絰皆卿之內子為大帶。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列士之妻加以朝
 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
 服。天子之士玄端素積。素謂祭社為而獻功。數布帛之功。五男女效績。功功則有有祿。祿
 春辨祭社為而獻功。數布帛之功。五男女效績。功則有有祿。祿
 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有有上上以以下下。
 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夫大朝夕慶事。
 於作猶恐忘先人之業。既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汝
 朝夕修厥德。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不自自安安。以以是是永永君君之之官官。余懼魏伯之統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歌美教子一書

二卷 十二

婦不淫矣

羅大經曰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墾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註謂每日入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絢儒之短晷夜誦豈可少哉讀敬美之辭可以鏡矣

明有李振奇有
施伯仲謀臣之
駐紮於敵國所
也

左傳述鮑之葬
語云夷吾之才
陷于夷高相可
也其詞大畧故
不歸而歸此

夫字指骨伸攢
言此人也為其
君為子糾也夫
糾是言仲他自
報公獨今日報
糾

管仲桓霸業

感語

桓公有苦還以鮑叔牙為宰。鮑叔牙曰：「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割、讓、義可法，然四方弗若也；執、施、設、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潰于死。」鮑叔牙對曰：「夫為其君動也。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對曰：「請諸康公曰：『施伯，施伯，每大夫與諸臣也，則吾將用之，必不子』」

二、十三

我對曰使人請諸秦曰寡君有不令臣不奉法在君之國欲以戮公以鮑叔之言請諸曹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功也夫管子天下才也而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矣彼在齊必長為魯國憂故而以其屍授之魯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於是魯使東縛以予齊此至三蒙三落公親迎之于郊而壘問之管仲子之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為之作內政而甯軍食焉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即經理士農工商之事也內政國政于是桓公欲聽事于諸侯東南多有湯亂者一戰師服三十一國五十國策也遂南伐楚喻于

新功之大者一

新功之大者二

新功之大者三

新功之大者四

新功之大者五

新功之大者六

城望汶山。使貢絲子周而反。荆州北伐。山戎。刺金支。駟。取

竹。而南。歸。山。戎。今。鮮。早。也。刺。擊。也。全。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與。諸。侯。饋。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無。神。西。征。攘。白。翟。之。地。

方。舟。設。附。木。也。南。棹。濟。河。至。于。石。杭。晉。地。縣。車。東。馬。踰。大

行。山。服。不。以。地。南。城。周。成。王。撤。濟。諸。侯。莫。不。來。服。大。朝。

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萬。亦。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

素。兵。不。解。諸。侯。所。以。成。甲。我。無。方。天子。使。季。孔。致。肅。曰。余

文。通。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季。孔。致。肅。曰。余

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肅。且。有。後。命。曰。以。伯。舅。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言。于。管。仲。管。仲。曰。為。君。不。君。為。

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顧。尺。小。

句。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無。下。拜。恐。預。越。于。下。以。為。天。子。義。

下。拜。登。受。

為。中。見。桓。公。英。主。氣。集。營。于。謀。士。風。畧。雖。霸。國。哉。今。人

壯。心。欲。往。

此。篇。而。全。文。最。便。學者。覽。

管仲定四民之居

仲。散。桓。以。靖。本。華。末。定。民。之。居。

桓。公。問。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離。處。

則。其。言。龍。也。就。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昔。先

王。之。處。士。也。使。就。開。蕪。農。工。就。官。府。商。就。市。井。士。必

造。井。之。制。處。農。就。田。野。全。夫。士。群。聚。而。州。處。開。蕪。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以。而。習。

為。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以。士。之。子。恒。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以。士。之。子。恒。

為。士。全。夫。工。群。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工。苦。也。權。

節。其。用。論。比。協。材。比。是。比。其。善。惡。也。旦。暮。旣。事。施。于。四。方。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以。而。習。為。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工。之。子。恒。為。工。全。夫。商。群。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實。以。知。其。市。之。價。有。任。僇。荷。服。

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暮。洗。

事。于。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順。相。陳。以。知。

以。而。習。為。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

子。弟。相。陳。以。知。

農群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邦初莩及寒
擊棠除田以待時耕。葉枯草也冬月即擊去其耕深耕
而疾棘之以待時雨。按唐修除其田以待春耕及耕
也耕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
身衣襦。衣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歎以而習
為其心安為不見異物初遷為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以農之子恒為農
常聞善經國者必先整頓其民管子之論四民也總是

欲業成于專一之意即王道亦不外此厥後教大成定
三華德五外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君子
謂桓之霸近王以此
此段文章井井條條最易讀易曉

此段文章井井條條最易讀易曉

晉臣論佛詰

國語

文公問於齊臣曰吾欲使陽慶父傳誰也
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誰也。逃條人不可使使威施
不可使仰僂僂長三不可使舉條僂短不可使接騰騰不
可使視有眸子而無目見曰驚驚不可使言言曰驚驚不
可聲聾不可使聽聽曰聾聾不可使濟濟可堪也若有遺
聞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堪也若有遺聞質將善而
入其何善之為言不廉臣聞昔者大任姬文王不愛為
不變也必濟于承寧承寧小使而得文王不加病為
文王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
怒使不憂王教友二教教而惠慈二慈慈而惠慈二慈
大如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
第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良及其即位也
拘於八廣即伯達而容于二號號即伯達而容于二號
南宮延孫于孫原而妨于華君尹侯侯原而妨于華君
召畢崇公使安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
周時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
非專教誨之力也

文王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在母不憂
怒使不憂王教友二教教而惠慈二慈慈而惠慈二慈
大如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文王也
第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良及其即位也
拘於八廣即伯達而容于二號號即伯達而容于二號
南宮延孫于孫原而妨于華君尹侯侯原而妨于華君
召畢崇公使安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
周時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惘
非專教誨之力也

無文益其質。言有美質以文來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者。道除之。僂對曰。官師之所材也。裁。用感施直鑄主擊。蓬條蒙環。使不能促。僂僂扶廬。錄以爲戲。矇矇修艱。聽專故。聾聾司火。使主火。僂僂僂僂。僂僂僂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衛土。無用之人。僂僂僂僂。失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詔而通利之印。詔而通利之印。詔也。言川有原。因開而迎之以通。然後大也。

論教世子而舉廢病之質以罪善良似非所以為訓或
亦因陽處父非可傳之人乎然謂必先有善質而後教

可施世有數文王哉予不敢終然於胥臣之言但其前
後敘八疾處顛倒錯綜文法大整文穢大圓最妙又人

前從瑣中改任
列末又譯傳文
子月上以安前
先習意正文之
有願應者
首段言樂事實
致見于雖是事
之可知者
次段言嘉慶德
泰宜及於雖而
賴先德以免是
事之不可知者
三段言樂盛不
傷泰宜免于難
而反難極之罪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對曰：「無以說二三子。」從其將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樂者為晉上卿，而不乃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官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闕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免君之難。及桓子驕奢，侈貨欲無藝。義極也。桓子素略，則行志，志犯也。則法也。假貨居賄，居音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可以志玩法而縱其欲也。

杜預解韓宣子貧

二卷十九

國語

以亡是人事之
不可知者
凶險又言都至
以富修戒士見
得事雖不可知
而實可知此定
理也

免子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也夫卻昭子昭子御其
 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素泰也其負尸
 於朝其宗藏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皆
 五人為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派也唯無德也今吾子
 大夫有棄武子之貪吾以為能其德矣然行是以賀若不憂德
 之不達而患貨之不足將而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
 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執也散魯承之專執也其自
 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之賜為韓之賜
 慶弔無門惟人所召請叔向賀宣子之言益信

文子冠見諸大夫

國語

文子趙盾之孫也

與書戒詞

商賈贊詞

與書戒詞

趙文子冠見諸大夫。武子曰：美哉，吾先王也。則榮笑實之，不請務實。武子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不賢，為寵驕故與王賈諫。遠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於是乎使工誦諫于側，在列者獻詩，使勿弛風聽。屢言於市，也風來，辨妖祥於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

文子冠見諸大夫

二十

與書戒詞

與書戒詞

與書戒詞

之畫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疾見郭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以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莫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成子，知成子曰：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未嘗懼也。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懼也，宣子勉，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終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畫戒於

與書戒詞

與書戒詞

與書戒詞

與書戒詞

不靈以謀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若成叔子，叔子曰：柳季少而執官者，譽吾安客子。見溫季子，溫季子曰：誰之不知，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洗燕伯之言，可以微範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倫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七人之言也，何操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生也。宜也。覆覆子也。諸子之言，張老新畫矣，檢子善獻文子成室晉大夫，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敏於斯，哭於斯，張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洗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綽。讀吳季子親樂篇及趙文子冠見諸大夫者，其每段文法變化之妙。

文子冠見諸大夫

二十一

美正以臺為最
而往來以修德
為美遠論五美
關得百端可謂

事則陳侯蔡侯許男賴子。其大夫侍之。此條件先君是以除
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而國民罷怠。財用盡
為年數。敗為百官煩。為舉國留。若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
與始升為諸侯。皆眩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
侯。懼之以罰之後。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此字音空
也。那美也。豎未飛者。而使長鬣之士相給。臣不知其美也。
言取美也。豈不富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給。臣不知其美也。
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通。皆無害也。故曰美。若於月
親則美。自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
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典。在民實瘠矣。君之

然則之字何等
湊巧天然

用之取其官察之暇於是乎餽之不虞四時之隙於是乎
成之不訪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氣
過吳宮字謂軍突而聚不知其以匿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
為之正事之正建其路矣

此端夫差不勝
留修德政以刑
乃父而知其終
三六收

成敗未
之志
一夕之
省臺榭
波他必
成六畜
玩好必
從夫失
自敗也
已

子惠政德句是綱領典篇末修德待異同照看厥後夫
差為越所賊蓋尹之言乃驗

載何當是問價
某說何許未必
 有子云秦人之
玉次者但物器
用之者人並計
焉此其驚人
 移在侍臣里月
葉子曰中毛為
導則若地生
是建寶賈得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舉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無非也王問
 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乎
珩佩上之鍊者
 對曰然簡子曰其
 為寶也幾何矣哉
世也
 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覲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創典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交結諸侯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
水火也
物事已
 久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頌
 道其款惡也
說國
 使紳無有怨痛於楚國
痛疾
 又有蔽曰雲
 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楚有雲夢薺澤也連屬也水
中之丁者曰洲徙其名也

然山九派江南
 襟帶長河之北
 聖武其俗大猷
 而楚先聲未泯
 至今名聲猶在
 費公長沙出遊
 張
 此齊時一景漢
 正始六宮以見
 白明之不足言
 按老子云載有
 三寶得而室之
 一曰慈二曰和
 三曰不敢為天
 主也故安身
 處事以柔為上
 龜珠璣蜜角皮實羽毛所以脩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鹿所以
 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謀虎骨
 度之所以為蒲韞韋犀兕之所以為甲冑鳥羽所以
 為旌龍毛牛尾所以注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若諸侯之好幣具而樂之以割繹導行有不虞之俗而皇
 神目之魯婦於神社相與神相宴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為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吳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
 之物王足以庇庥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王祭紀魚
 是以憲威否則寶之善惡之法珠足以致火灾則寶之不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疆之小怨言吳伐越之過以重泝
 于下執事從也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鼎顯於
 也君王不以報善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為若衆寇句踐
 請盟一介婦執其幣以賂姓于王宮一介一人賂也
 納女于姓子一介婦男來無區以隨諸御無承盛次盛曰
 卿近臣宜姓子一介婦男來無區以隨諸御無承盛次盛曰
 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訪曰依理之而
 孤楮之是以無成功理歲也今天王既封趙越國以明開
 史而請荀卿行成其
 於天下封殖以草木喻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
 也勞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故使下臣重辭唯
 天王東利度義為義宜也吳王夫差乃告諸侯大夫許
 越成故告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故伐吾將許越成而無拂
 諸大夫曰孤既有大志於齊故伐吾將許越成而無拂
 吾慮若越既成喜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為伐齊
 家而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
 計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
 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
 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燕威以好勝也蓋請故城
 約其辭以隄逸王志使潘鼎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

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燬夫越王
好信以愛民四方野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災也又吞猶
可以戰也為弗權為純將若何也夫大虞乎也無越
大夫姜隆於越也越會足以為大虞乎也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也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
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也未乾也是以結信
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令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
鬼神而有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也荒空

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淺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卒之句踐卧薪嘗膽二十年遂以沼吳夫孰非以困辱越成之哉然則吳之辱越乃其自辱也

贊補是以士女
慈此則身請為

二卷 三十目

者人之所卒也。始於代人湮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弗聽。與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會稽。召范蠡而問曰。吾不用子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爲之市。市以財物王乃使大夫種犇成於吳。請士女。大士大夫皆女大夫。隨以國家之重器。吳不許。種復往。曰。請委管籥。管籥樂器也屈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越王命蠡守干國。蠡對曰。四封之內有姓之業。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說

必之則愈固其
高復之則愈懈
其謂此正玩弄
之于股掌之上
宋廷當勢之

二卷 三十五

曰未可也。曩聞之。徑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美德名。奔走死亡。王若數圖。事又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曩問曰。吳王濞於與信。詳喜倭。樂難。獲輸達。邪忠臣。解骨。謀之。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又一年。王召范。曩問曰。吳今稱璧不遭種。種璧所食之缺也。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越王怒。曩對曰。夫人。事必與天地。采蠶。沒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怨者。臣上下。皆知。寶財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勉其死。慎新。至民。且。馳驅。弋。獵。無至。禽。充。字。中之。樂。無至。灑。荒。肆。典。夫。綈。餘。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秦策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曰：天下之戰，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

庸獨慎終如始雖百世可也越其能與吳爭乎安論五

史記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二卷三

先伐驕悍... 蘇秦曰：天下之戰，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

於是不... 蘇秦曰：天下之戰，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

此則... 蘇秦曰：天下之戰，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

方為... 蘇秦曰：天下之戰，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今秦天下之強，莫不約從而攻，約從而攻，此天下之常勢也。

夫雖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雖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

下雖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雖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蘇秦之說秦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秦國之富天下無與比也

此篇言泥之介
亦有固利害の
説六五之損也
凡一用兵字處
又在得字乃此
一篇大旨

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臣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要在乎擇交。擇交而不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

此言親折于秦
則陽中于煇後
言當以陽之町
以言交不濟之
害

此度子趙之強
亦行秦惠正申
言交不濟之害
蓋趙前嘗有弱
穀不交而入秦
穀說之規韓說
以親秦

河不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若不可不熟計大
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却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
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擊趙矣
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君慮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謀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地以

君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或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而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已形於胸中矣豈待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地以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地以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地以

此後明術人及
都區皆不無而
公私內外之言
尤爲明白
以意而說趙周
漢是歐胡六美

敬○奉○社○稷○以○泥○

以合從說魏

魏策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潁水。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秦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易。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聲。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衛人林王交。猛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宋。碩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

此曲上不顧其
病之意却是正
當議論雖是人
不得不如此說

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構東藩。築帝宮。修秦之宮。冠帶祠春秋。春秋奉貢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會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普車三百乘。制討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荅頤二十萬。以青巾蒙頭。吞擊二十萬。厲徒十萬。所徒謂故秦供養諸侯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寶。割地以效寶。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九群臣之言。事秦者皆惑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計。其主

以香泥塗之

一、奉 命 出 使

照理實是如此
周鼎金人誠曰
而銘其背其累
曰端：下藏矣
死若何謂：不
墜終爲江河歸
歟不絕哉或個
際未末不札存
葬於朽壤泰語
本此

之。地。以。求。外。交。倫。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種。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來。割。地。顧。大。王。無。察。之。周。書。曰。傳。無。不。絕。事。量。秦。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席。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種。秦。之。患。故。敢。邑。趙。王。使。臣。効。愚。計。來。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親。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敢。以。國。從。

以合從說齊

齊策

兩敗爲謂轉經
之拉臣事奉者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

此則六王信
宜說不宜衡也

前但示未帝而
已則未切也
至此則地動
之則利害者

說不可與深

謀的是

此各楚王感
慮尤奇切

今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并霸王之業而有專人之名
竊為大王不取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有吞天下之心秦天
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秦
而秦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事外臣強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
其主以求割地大遠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
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
大王何居焉故散邑趙王使臣勸愚計秦明約在大王詔
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
史而
以合從說楚
二秦
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謀
與深謀恐反入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
料以楚當秦未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
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
燕秦為構摩列國利害歷歷如指諸掌上奇哉燕子也
然止論所以禦秦而未論所以禦秦何能久哉覽秦將
以何事洞生曰合六國朝周顯王傳天子命伏義并力

西計秦海谷之秦當不待成卒叫乎

按燕秦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
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忍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
遠矣所慮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忍以韓
魏之不支說齊楚齊楚於秦為兩大之國也齊又最遠
當無忍於秦則以事秦辱之此秦所為師事於兎谷先
生者之畧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舉
國以從也

素爲凡明之定
 亦有德矣而流
 泯代龍即此意
 哉 太祖平
 郭小誠方答孫
 而後平蜀六此
 聖嘉其實其內
 上高居惠也

有之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來兵伐之。主辱軍破。兵而下笑。所以然者。其代楚而肥韓親也。此所謂藉寇兵而誑盜糧者也。王不如此。交而近攻。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畏楚。趙畏之也。威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則必早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可度。王曰善。遂行范雎之謀。拜雎為客卿。

范雎再辭千里。庸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也哉。非也。有之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來兵伐之。主辱軍破。兵而下笑。所以然者。其代楚而肥韓親也。此所謂藉寇兵而誑盜糧者也。王不如此。交而近攻。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畏楚。趙畏之也。威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則必早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可度。王曰善。遂行范雎之謀。拜雎為客卿。

張儀連衡。范雎遠攻。此秦之功。臣實千古之罪人也。按始而親韓親魏者。陽子之以為。昭屬楚趙之地。因以指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枝親收韓。蓋未嘗久親之也。

范雎危言逐四貴
秦既拜雎為客卿。日見親用。四年矣。時秦穰侯魏冉。陽平君。用事。秦王亦厭之。穰侯欲傾之。而秦相左。云云。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秦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則秦之有太后。穰侯。左陽。華陽。太后秦王之母也。穰侯華陽其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穰侯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左陽華陽擊新無諱。是無高陵進退不計。四貴侮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為得不傾。而令為得洗。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割符於天下。征伐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政御于諸侯。故新仇制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秦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則秦之有太后。穰侯。左陽。華陽。太后秦王之母也。穰侯華陽其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穰侯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左陽華陽擊新無諱。是無高陵進退不計。四貴侮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為得不傾。而令為得洗。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割符於天下。征伐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政御于諸侯。故新仇制也。

打

范睢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威怒之以推其根及其既見則欲言不言反復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驟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雖其深於術哉秦人聽其言而遂穰侯出高陵走涇陽可矣復并母后廢之廢其母而父雖怪哉秦人之所為也秦廢之上獨無顧考叔茅焦其人者雖安得不高枕肆志乎然雖逐穰侯

史記

范睢傳

卷八

涇陽而後當有逐睢者宜天之假手於蔡澤而使得往入秦也

蔡澤說應侯辭位

秦策

蔡澤見逐於趙聞秦應侯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乃而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驍難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

史記

蔡澤傳

卷八

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乃見之天僑應侯固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才智盡壯士之所願也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義行通德於天下天下懷樂秋豐碩以為君王豈不辭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各得其生壽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官其業傳之無窮名實流千世稱之而不絕此應侯曰然蔡澤曰若秦之商也

得之使夫也
相見之曰然
地於少後即
四時之序成
若夫此一為
此二段如
後之開場
引此三人
謂之秦策

子成歎親時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必思
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惠
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

趙良說商君

二卷六十八

李斯諫逐客書

秦策

李斯趙人也西魏秦將為客卿李斯人與國未開
秦以作注混漢也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聞耳請一切逐
客李斯亦在逐客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一作果古修即約
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秦地千里至今治彊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

次言孝公用客
三言惠王用客

史記

李斯諫逐客書

二卷六十九

漢中巴九夷割鄢郢東秦成秦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
國之澤使之西而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太
弟逐辛陽昭王種公室杜私門盤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
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何使四君
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足見客之不獲報也上文而復說
足見客之不獲報也上文而復說
可說文字之有
開闢如以此其
開闢第一文字
與上五言不
升秦相屬上
增說此下之制

以下俱應逐客
為通之意

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死懷
 弱馬駢駢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宮斥後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翠羽之飾韓魏之佩玳瑁之珥以傳
 飾之衣飾東阿之水錦繡之飾韓魏之佩玳瑁之珥以傳
 化國難變俗佳冶窈窕趙女立於側也夫擊瓦叩缶彈
 箏箏解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教也鄭衛桑間亡
 晉國之韶虞樂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瓦而就鄭衛
 退箏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遺視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無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也廣者粟多國大者人
 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說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與諸
 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欲西向秦是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而封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顧忠者衆。今却客以資故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閭之無危不可得。

翟大經曰。親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親齊人松栢之歎。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秦策

二世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櫛蓬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知月鹿裘，夏日葛衣，漿粥之食，藜藿之羹，飯上塵，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敝也。於此矣。韓龍門通大夏，踰九河，曲九防，決濟水，致之海，而朕無脰，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犁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帝形勞神，身履蓬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二卷 七十三

人亡何待？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遠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韓志廣教，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察樂之極也。賢明之主矣。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慮，雖舉之曰：以天下為桎者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勢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李

以天下自達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殉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高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殉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殉人，則己賤而人貴。故殉人者賤，而人殉者貴。有方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謂愚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殉天下者也。因循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桎梏，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督責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天於道者，夫棄天澤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為

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

二卷 七十三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深，深而不重，罪乎？故民不犯也。是故布帛常廣，庸人不釋，鑄金有錐，盜賊不擄，取者非庸人之心，重尊常之利，澤而盜之，故淺也。又不以盜之之利，為輕，百鍾之重也。得必隨手利，則盜盜不擄，有鍾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尊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有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有仞之高，峭壁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處久尊傳，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馮煖家孟嘗君

齊集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長鋏。來乎。食無魚。左右以爲孟嘗君自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此。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我後有願復彈其劍。歌曰。長鋏。長鋏。來乎。無以爲也。

東不家

馮煖家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長鋏。來乎。食無魚。左右以爲孟嘗君自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此。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我後有願復彈其劍。歌曰。長鋏。長鋏。來乎。無以爲也。

左右皆患之。以爲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手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馮煖。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事煩於憂。以憂而性情。也。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棄。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事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

東

市義之秋

齊人有者。驕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編。今。乃。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孟嘗君曰。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竊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君云視吾家所藏者。臣竊計。君言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庶美人。充下陳。列君家所藏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猶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市義之秋

馮煖家孟嘗君
齊人有者。驕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編。今。乃。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孟嘗君曰。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竊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君云視吾家所藏者。臣竊計。君言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庶美人。充下陳。列君家所藏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猶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敵。以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孟嘗君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斥西遊於梁。謂梁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迫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蘇其間之笑。梁使三

漢起而重役不
久即前以帝恭
力名而使天下
憐之意

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殺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戍而好睦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強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戚也。大國之討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亦不義雖可伐夫凌起之藉興多而兵勁人多則是以強敵厭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極而聖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諸侯。信要約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不為人外不賣內不賣則穢穢朽腐而不

[illegible]

貴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恃與猶不並威言
 潮相恃不皆有能紫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才敵手
 亡家所度耳徵用兵而寄於義謂臣其用兵之真情則亡
 主伐不義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謂臣其用兵之真情則亡
 天下可謂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謀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不固不趨而疾舉事而不反交割而不
 相憎俱強而加以親相憎俱強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何
 則我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
 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焚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
 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死

積至此可謂世
乃有穿窬類武
高曰猶得与君
之士戲得過數
而觀之者何心
我

西利行師之樂
故曰哉聞者人
臣之利非人主
之福也

上言行師之害
此言百姓之勞
苦語心至
上應于教士新

功也。軍出費中。跌陷則傷主心矣。死者殘家而獲夷傷者
空財而其供藥完者內醕而華樂謂大夫也故其費與完
傷者鈞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
矛戟折鏃鉉絕。傷勢疲棄羅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
之所私出也。官如父子異官之官古者士大夫之所匿藏
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
從錯戾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繕藏適失名舉樹樓成
其家雜解作身窟穴中捐地羅於刀舍謂兵石士困於
之功將不釋甲來數戰月不能拔城者為垂耳上

此言國無大小
好戰必危

天下仇之則雖
無必勝

用兵者終戰方勝而守不可拔守城關天下稱為善
一國得而保之得勝為善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
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
露外無居人夫士死于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
王之樂也今夫魏的非咎罪於人而便乎引弩而射之者
得便巧中者則善人善不中則愧必長黃賤則同心於貴
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難以難中人今策戰比
勝而守必不接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也然
則天下學之必矣夫羅士露國而多兵天下為備則明君

王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其常用則不察相不事不謀事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不動則諸侯從辭讓而
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卑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衛
權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財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
侯可掩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雖有百
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千室雖有閭閻吳越之將以居
言禽之戶內千丈之故拔之尊祖之間百尺之衡折之柱
席之上故鉞鼓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與倡

一亦此見下
手前二字
時君子之
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
何以知其然也侯治在我旁亂在天下則主之道也銳兵
來則拒之惠至則趨之惠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
萬恃其強而拔却郭西圖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
西謀秦秦王公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謀
而中為戰具魏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執謀於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今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刺
天子其與必數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三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執見魏王曰大王
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鄒魯陳蔡公國大王之所以觀使使也不足以王
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
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
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魏王說
於衛執之言也故衛執公宮制丹表柱為建元游漢

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廢之於是齊楚諸侯
各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
按兵於國而東次於蔣於蔣然陵天下乃各之當是時秦
王岳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執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符祖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
已禽於蔣矣衛執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
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援城于得祖之間折衛席上者
也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今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刺
天子其與必數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三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執見魏王曰大王
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也則鄒魯陳蔡公國大王之所以觀使使也不足以王
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
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
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魏王說
於衛執之言也故衛執公宮制丹表柱為建元游漢

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廢之於是齊楚諸侯
各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
按兵於國而東次於蔣於蔣然陵天下乃各之當是時秦
王岳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執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符祖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
已禽於蔣矣衛執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
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援城于得祖之間折衛席上者
也

之今雖于時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天下之禍後藉
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止好挫機也言遠怨之得主
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
為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為一節今世
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為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
為吳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也
不消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去用而不覺其後

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卷 六十八

魯仲連遺燕將書

蘇雙

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
之失以射城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
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
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親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言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

不若得濟北之利
國之形危且棄陽新右壤即存濟北
天下之規也言天下無與聊城共據期年之計即見公之
不能得也言聊城無與聊城共據期年之計即見公之
君臣過計上下遠慮果腹持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
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用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三

方實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以
以聊城守之得之民詎全齊之其基年不解是愚瞿之
守也如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
兵也如孫吳能撫士能已見於天下矣誠聖守所以見其
無故為公計昭然不如罷兵休士金車甲馬歸報燕王燕主
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
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表百姓以資親士竭國華俗于
天下蘇秦張儀將韓魏將功名可立也意者聞之亦捐棄
世京游於齊手請裂地定封當此陶衛莊周封陳世世稱

之文
魯與齊久存此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
審處一也且吾聞放小節者不能行大底惡小耻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墓也遭公子糾初不能死怯
也東縛柱梧辱身以此三行老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使管仲終窮抑我因而不出懸耻而不見窮年度壽則亦
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戚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
曰或罵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
之不治不死公子糾而死底之不信於諸侯故燕三
行之通而為五霸有名焉天下先燭鄰國營子為魯據三

卷之二
仲連處難時書
二

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服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享非
智之故去感念之然立終身之名奈忿憤之節定累世之
功是以與其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契也古天壤
公操一而行之
史云
孝仲建德無時者
乃我宋自乃自殺斯賊
乳田單漢屠聊城
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
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敵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
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
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
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
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為故
借優游天下如龍鳥翔空然真以為天下士未也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

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年破萬乘之薛復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 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年破萬乘之薛復 連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諂曰大察若其 劍柱願攻狄不能下也 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 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擁黃蓋立則拔棹 高士辛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 歸於何處矣 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 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 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 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屬立子 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 按單自失牛之復舉功自恣且藉助為之稱頌于王遂 廣復其心人莫已若宜其聞仲連之言而驚之也然結 勸是已言之於朝矣曰安平君小人也一語足蓋生平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

無恙乎是其為今哀鯨寡即不得振國窮補不足其助王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 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若者不說曰臣奉使威后 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歲而後事乎威后曰不 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年木而問未者 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女曰鍾離子無忌即是其為人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無恙乎是其為今哀鯨寡即不得振國窮補不足其助王 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此當之矣 無恙耶微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不孝 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 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不索交諸侯此率民 而出子無用者付為至今不殺乎 詳說通篇以民為主者示民無恙耶後遂說云是助王 養其民者也示助王息其民者也示率民而出子孝情

六也云是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也此皆足為民之意也
者不當則民無底邪者不去則民無所誠皆民之不能
無意者也威后所謂極知國本在民耳故讀此篇文當
知其重民之旨方見此文之妙

謝庭樹問詩說

二卷九

野史記曰人臣
之義與爵祿
人主之典與王
之同為法而士
節
此教令尹子
文之志

此段敘景公子
高之志
景公當從康
之志而曰
言不胡小也

即段敘景公
之志
四之志

子華應論憂社稷之臣

楚策

威王問於莫敖曰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
亦有不足為爵勅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
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
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廣其爵其祿者有斷脰決腹一
有紫其爵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
不規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勝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亦有不足為爵勅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
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

子華應論憂社稷之臣
子華應論憂社稷之臣
子華應論憂社稷之臣

衰以處未明而立子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
獲故彼廣其爵其祿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
景公子高身獲子表陳也其外薄林而財於社國以
定白公之禍中楚國之事懷也先君以檢於方城之
外四封不廣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
南鄉景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其祿以憂社
稷者景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而軍之間夫
卒交夫以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頤而大息曰嗟乎子
平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令若梓持

一、以與大心者，杜絕其惡，是以為大心。故所
腹三、而萬世不規，不知所為，杜絕其惡，是以為大心。故所
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大夫惡，
屬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藏種，行上峰山，滄溪結，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彈，不轉，竟有失，七
王聞而走之，不與，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藥
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執誰也？禁胃勃蘇對曰：「巨非異，古非
楚使新造楚，罪也。禁胃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惡，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古且求敵
秦王顧全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杜絕其危
今此之謂也。遂出車千乘，率萬八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遠浦。一說在
故一、故勞其身，怨其思，愛杜絕其惡，禁胃勃蘇是也。吳
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惡，百姓離散
蒙鼓楚結，閉於宮堂之上，各開春郢，曰：「若有欲，時未
其士故楚，楚國杜絕其惡，遂入大宮，負離次，之，王存

夫其以浮於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王官失法，百
姓離散，故與五官淨法，而百姓大治，此蒙毅之功也。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毅怒曰：「毅非人臣，杜
稷之臣，苟杜絕其食，豈意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杜絕者，蒙毅是也。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為能，有之耶？莫敢子半
封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
起，食之可欲，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卒聞之，其昔
好發者，其臣決拾，決以蒙毅為之，善於石手大指以執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為中皆是楚有臣亦可謂楚杜絕之臣，若夫子則拔之
矣，但文字雅朗，頓挫敘法，奇古末勉，王當好士尤妙。

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比之地十
二諸侯蓋喪亂之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幸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詆幸小人謂何棄之有皆失言

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比之地十

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比之地十

楚人以矢說頃襄王

楚人有以好以弱之微綴加歸屬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
之對曰小臣之好射也射其屬羅罽以矢之素也何
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國大王之尊威非此也何
昔者三王以王道德五霸以戰國威秦魏燕趙者無馬
也齊魯韓衛者有者也鳥音其小鳥音其小鳥音其小
邪者羅罽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變之王何取
下六變者王何不射以聖人為子以勇士為子以士為子
射之六變者可得而索也其索也其索也其索也其索也
獲非特危厲之實也王朝張子而射親之大累之南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王之上策之邪壞矣
射圍之東解親在肘而外擊宛陶射親之東外擊宛而大宋
方與二郡者秦矣且親新二臂解矣秦擊宛而大宋可
得而有也王請徹蘭臺解音也解音也解音也解音也
西河安親大累一獲之樂也若王之於此誠好而不執
則出寶弓新解音也解音也解音也解音也解音也
長城以為防大累一獲之樂也若王之於此誠好而不執
以長城以為防大累一獲之樂也若王之於此誠好而不執

蓋自古以來，天下之勢，未有如秦之盛者也。秦之盛也，非一日之功，乃數世之積也。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

秦之盛也，非一日之功，乃數世之積也。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秦之盛也，非一日之功，乃數世之積也。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

惜失其姓氏

或曰：夫國之強弱，非由天命，乃由人事。秦之強也，非由天命，乃由人事。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

或曰：夫國之強弱，非由天命，乃由人事。秦之強也，非由天命，乃由人事。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秦之強也，非由天命，乃由人事。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者，蓋由於其地處險要，而其民皆習於戰，故其兵之強，非他國所能及也。且其法度之嚴，亦非他國所能及也。是以其國之勢，日益強盛，而天下之國，莫敢與之爭鋒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非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

慶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也春申君之聖孰與先生也

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先生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

與春申君曰先生即奔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
之君之賢實不如先生之能不及齊夫以賢齊事聖先三
年而後乃相和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先而臣賢
於後也春申君曰善君門吏為汗先生著家籍

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出於君之腹而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能上之伯樂也伯樂之下車而笑之解紵衣以慕之
於先悅而噴仰而鳴教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後見
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既於州郡城穴腐巷
既慘鄙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漏飯僕
君高鳴屈於梁乎

汗明售於春申君

楚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非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

慶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也春申君之聖孰與先生也

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先生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

與春申君曰先生即奔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
之君之賢實不如先生之能不及齊夫以賢齊事聖先三
年而後乃相和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先而臣賢
於後也春申君曰善君門吏為汗先生著家籍

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出於君之腹而汗明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當至矣
能上之伯樂也伯樂之下車而笑之解紵衣以慕之
於先悅而噴仰而鳴教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後見
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既於州郡城穴腐巷
既慘鄙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漏飯僕
君高鳴屈於梁乎

江乙說安陵君

楚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
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欣欣而拜撫委而服
臣者何也曰王過春以色不然而無以至此江乙曰
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色色不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霸高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
江乙曰願君必請死以自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
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謂君道至今未

幼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驂千乘旌旗蔽
天聖火之起也若雲霓虎兇之聲若雷霆有狂兇肆
出於車後輪而至三親扑子而射一發而殲王抽旃旆而
指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樂也寡人萬歲千秋之
樂也與樂矣安陵君位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親廟
相出則降幣太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
又何以得此樂而與之王大說乃封埤為安陵君君子
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南朝宋書卷之四
謝靈運傳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王僧虔等
齊名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王僧虔等
齊名

謝靈運字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
少為名士
與王僧虔等
齊名

說者與知為則危矣然有所出者乃自以為也
其故何也則知者之所出者乃自以為也
危殆之以此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
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之則以為之則以為之
論細人則以為為之則以為之則以為之
論其所愛則以為為之則以為之則以為之
以為之則以為之則以為之則以為之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偏倚
此則曰怯懦而不盡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偏倚
此則曰怯懦而不盡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偏倚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其所說之所

不疑交而不顯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
其所以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人其功
以湯味百里奚為秦相其功以秦穆公之
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後身而後世如此
其好也則非能仕之所故也士之所不能無後身而後世如此
壞其子曰不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
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延
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聞其心曰
胡可伐延駭問其意曰胡是弟之國也二言伐之何也胡

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若
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戰傳者見疑非知之難也
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則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舍我及彌子色衰而愛絕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常而力竭

得六自羅輝鑑
 雅
 把中國既亦是
 大預懸議論自
 中國至行也似
 廟官大司徒文
 運用八也字戰
 爾文字至此一

心。而佛學者難中國故臣顧王國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
 國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
 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權者所以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權。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
 身。錯臂左社。謂以丹青錯畫其臂。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制。連曰。以草拂畫。用白作黑。即去却冠絺絺。絺。絺。其女
 曰。題。謂刻其肌。以丹青畫之。去却冠絺絺。絺。絺。其女
 曰。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務事異
 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傷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殊。況於山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皆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
 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
 烏而餐求善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
 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名。與齊中山同之。山相視
 中山。水共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
 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
 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抄奪人無舟
 楫之用。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喪服騎射。以
 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
 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

胡服之俗三司
武王受胡
服之意此始
貴公子成

武王受胡
服之意此始
貴公子成

中山局之強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斷。於。不。守。也。先。王。配。之。而。怨。未。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收。頻。中。國。之。俗。以。逆。簡。棄。之。意。惡。要。服。之。名。以。亡。部。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被。道。世。俗。之。間。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故。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連。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兼。何。禮。之。循。度。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克。魯。諫。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藏。則。反。古。未。可。非。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滯。則。是。邪。無。奇。行。也。即。長。短。是。奇。服。也。而。有。禮。傳。者。天。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門。相。傳。之。為。豈。無。奇。人。皆。使。易。不。通。大。化。則。是。且。聖。人。利。也。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宋。及。大。夫。使。之。為。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化。

中山局之強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斷。於。不。守。也。先。王。配。之。而。怨。未。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收。頻。中。國。之。俗。以。逆。簡。棄。之。意。惡。要。服。之。名。以。亡。部。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被。道。世。俗。之。間。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故。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連。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兼。何。禮。之。循。度。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克。魯。諫。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藏。則。反。古。未。可。非。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滯。則。是。邪。無。奇。行。也。即。長。短。是。奇。服。也。而。有。禮。傳。者。天。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門。相。傳。之。為。豈。無。奇。人。皆。使。易。不。通。大。化。則。是。且。聖。人。利。也。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宋。及。大。夫。使。之。為。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化。

史記

史記

胡服騎射
子。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曰。將。以。此。伐。中。山。却。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讓。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陵。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方。之。國。于。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威文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辱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也太后曰老臣
玉體之有所却也前王自思及人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
者殊不欲食乃自操步日三四里少多嗜食和於身曰老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策

婦不能太后之色必解左師公曰若臣賤息舒棋息子也
最少不肯為臣妾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服臣云
笑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
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其
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太厚於長安君
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威文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辱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也太后曰老臣
玉體之有所却也前王自思及人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
者殊不欲食乃自操步日三四里少多嗜食和於身曰老

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開也
左師公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有功于國一旦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
今媼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
臣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史記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威文王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辱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也太后曰老臣
玉體之有所却也前王自思及人不能故願望見太后曰
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
者殊不欲食乃自操步日三四里少多嗜食和於身曰老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問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魏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前齊不納，今齊蓋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秦之利也，而天下皆叛秦，秦必喜。臣聞秦之所欲，天下皆叛，秦必喜。臣聞秦之所欲，天下皆叛，秦必喜。」

辛垣衍曰：「秦之所急，天下皆叛，秦必喜。臣聞秦之所欲，天下皆叛，秦必喜。」

魯仲連曰：「秦之所急，天下皆叛，秦必喜。臣聞秦之所欲，天下皆叛，秦必喜。」

辛垣衍曰：「秦之所急，天下皆叛，秦必喜。臣聞秦之所欲，天下皆叛，秦必喜。」

王卒垣折快然不悅曰事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
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曹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
侯郭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
以為惡醢鬼侯郭侯爭之急紂之急故脯郭侯文王聞之
以然而莫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紂為與
人俱稱帝王卒託肺腑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
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先施也彼其壯也
也

攝柱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移其
簞食而問下壯也下壯也下壯也下壯也下壯也下壯也
當是時郭若瓦問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郭之族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瑣振說北而於南矣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郭
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仗劍而死說不放入於郭郭嘗之
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食以珠玉寶器且欲行
天子之禮於郭郭之臣不果約時時郭臣復郭君生
時之禮於郭郭之臣不果約時時郭臣復郭君生
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時其一戰而勝欲洗而帝之

吳使三晉之大夫不即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
且喪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
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嫁娶為諸侯妃
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飲
寵乎於是卒垣折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

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紛亂而
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筆捷勢權為厚利其一魯連處
鄉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約之於義雖不敵知然而連
趙遠矣
予謂仲連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
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下同
萬物養生何由仰照連有臨東海死耳豈不名正言順

魏策

史函
春共公酒味色佳

二、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飲之酒
 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閒須皆美南威之
 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張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
 國今主君燕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曰然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歟曰猶秉周禮韜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作緇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恭謁一時名鑑萬禩魯君豈非賢君哉

親將與秦攻韓無忌謂親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誠樓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成韓而益近秦臣善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據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親之兵

史記
信陵君救魏王

二卷

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鄰地韓亡韓亡與大梁鄰王以爲
安乎王欲得故地益曹與而令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復必且更享其事就易與
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絕韓
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開與之事也先時趙秦不秦必不
爲也若道河內倍朝朝歟絕滹沱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
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散代楚道涉山谷

史 148—123

論至此非深謀
能離情快者不
能解悉言是其
後世之目亡亡
主后形勢不爽
意又信人傑也

計六日

亦史公曰說者
皆規不用信
陵舊故國削時
至子亡天方全
秦平海內魏雖
清阿衡之佐易
置乎

卷一百一十五

信以若之為今
非從之則用若
則云之書必
釋罪也信以
必義不憚死以
全安陸者其能
無傷其子心乎
攻常之等不存
見也信高之子
上不忘死以報
其父

吾亦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不得
與焉今縮高護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
之是我負義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憚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
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已豈可使吾君有
親患也乃之便者之舍劍頭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
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忘小人也國柱忠慮失
言於君敢再拜稽顙

史記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二卷 百二十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信安陸為縮高之言

郭隗說燕昭王

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學故
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國欲國之亂而襲破燕欲極知燕小
力必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敢問以國報學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
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後處後則指而事之
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此致先問而
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而後事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賜
視指使則屬後之人至若忠雖齊擊錡藉路叱咄則徒
隗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
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之君
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天下
報君者大怨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
封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
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致
致士先隗隗先生且見事况於隗者乎豈遠千里而
致士先隗隗先生且見事况於隗者乎豈遠千里而

是昭王為阮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歸自齊往刺
 付趙往士爭凌燕八年國無主樂毅往魏於燕王出
 走于外燕兵往追北入至也渴盡取齊寶號其宮室宗廟
 唯城之不下者
 阮賢歎禮之誠先也使其未賢能無累于明哉且后阮
 而至者禮之能如阮乎不能如阮是廣其途而自塞之
 也毅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為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
 間然哉

史記 新阮阮燕王 二卷 百三十二

本燕王曰樂毅
 不燕王者得
 出師不
 言忠諫之可
 見其忠不
 陳情不
 其請之可
 其若子
 其若子
 亦然
 叶云厚子
 來教於子
 地也步

樂毅去燕說趙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罪之
 臣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雖死而不避
 死臣聞先王不察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
 臣臣恐侍者之不察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之君
 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
 故案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
 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微節於
 親王出開則以而以身得尊於燕先王通譽耀之手賓客
 之中而立之手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罪之
 臣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雖死而不避
 死臣聞先王不察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
 臣臣恐侍者之不察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之君
 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
 故案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
 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微節於
 親王出開則以而以身得尊於燕先王通譽耀之手賓客
 之中而立之手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

果救救燕王書
以美惠王六旬
妻曲終生是以
飭前非而勸後
志

用言可幸至罪
其詞雖譎而意
雄豪

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今
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
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驕勝之遺事也聞於兵甲習於戰
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高之舉天下而高之莫徑
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顧也楚欲得淮宋時
皆屬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互命起兵隨而
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
濟土濟上之軍乘今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逃遁走莒僅以男兒珠王貝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
呂陳于元莒燕樂故國反乎磨室名齊器設於寧臺劇丘
之植植於汶篁書燕之劇丘而植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
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懷於其志以臣為不顧臣命故裂地
而封之使之得此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承教
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衆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衆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膏腴及至秦
群臣之日餘全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託

皆之何史全
以自取敗也

法令頒布新主之君皆患無專施及萌隸皆可以敬
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
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大差弗是也不
之賜之臨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弗悟先諭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來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
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踐
辱之非墜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者即所謂棄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絕交
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譏而不察遠之行也。故故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蘇軾曰：論者以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毅。此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於樂毅終亦必無效。若燕之奔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而城之踐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亦有棄其虛者矣。諸侯棄之於內，齊擊於外，當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矣。

三
二

其所以功封者
臣之功德及
高祖討法南陳
蓋無繼起下子
孫驍猛亡國之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周禮云司馬掌六卿實地

之法以考其功王功曰顯周功曰功民功曰功土封爵之誓曰使長

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求宋爰及苗裔唐初云封爵之誓非無窮帝本帶也屬此石也書乃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

投棄稍隳夷兼撤也余讀高祖受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

之者曰異哉所聞青白怡和萬國逮于夏商數千歲豈

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

湯成紀上卷十餘
漢後魏錄上下經統

復得一段舊漢
謂後魏風雲漢
徒百年之間只
現存五虎鼎注
關少衛士是永
野為子仁義水
沙也

代一千有餘載自全以著樹天子豈非萬於仁義奉上法哉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人受封天下初安故大城名都散戶口可滑而數者十二三千分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二三在耳

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給時戶貳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鴻蒙相去甚遠功而洩矣至太宗初百年之際見侯五胡平降唐皇宋由用侯侯如榮救險餘皆坐法墮命亡國乾爽用亦必密焉然暗身無數親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忘古之道所以有鏡

用四者
謂而失之者

養信也。交龍竅兒持虎蛟鞭，竅兒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若
欲云持虎蛟鞭者，以交龍竅兒所以養威也。謂金師執仗戰焉。
御紫師所以示威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敬順然沒棄之所
一武云所以激誠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誰知
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夫志士雖知
誠守若者立名節於春秋以身之奉故下云人苟生不能見
危致命若者必死戰矣夫輕費用之以養生財也孰知見
及月下文皆收此利戰矣夫輕費用之以養生財也孰知見
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
情已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急
情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性哉孟子曰為

五藏曰自天而
以下入事大壯
之倚情文俱不
成用爲上則明
用爲上則明也
百已下止是太
是公取荷脚社
論之書極方社
之損益以修其
言之論
五文生察骨損
結字展下直上
五平之五方骨
之五本結

凡禮始乎脫既成乎文
其次情文代勝或情勝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俱失歸心
之渾沌天地之初履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
以待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賞以為不則
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
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謂礼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礼
一者是本終始相應礼始於悅喜終於悅悅亦禮之所由生
辨礼之主文能至察有以說礼之主察有以明隆殺損
心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漢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

聖人之道之
 以爲天下
 之公也
 聖人之道之
 以爲天下
 之公也

公大高明又德
 天也日月江河
 萬物皆賴之隆
 顯之極故曰立
 成之為極而莫
 不歸焉也

其於禮樂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作禮書述典
記作樂書其所發明多揣摩影響乎謂此說非也遷所
作傳紀多采摭內外傳國策漢記但補綴聯合毫末成
一家豈亦謂其揣摩影響也今從則以便記誦

和也高居西方

金主新故兵士

木主曲直故軍

火主炎故軍

土主長又

金主曲直故軍

木主曲直故軍

火主炎故軍

土主長又

金主曲直故軍

木主曲直故軍

火主炎故軍

土主長又

金主曲直故軍

木主曲直故軍

火主炎故軍

土主長又

代之諸營然身寵者尊世類揚可不謂索為豈與世儒

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集列邦士一也吳用孫武

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不也

南巢之伐以珍夏亂適與遮鹿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陳以平水害故項伐之木主水官國為水官也成湯有

涿鹿之戰以定火災神農子法吳大帝項項有共工之

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力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

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災險阻

者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音以至於李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官武王伐紂吹律聽鼓推五

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鉅願且堅

以為意朕豈有謂能今旬奴內侵軍吏無功遣民父子荷

顧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

耻朕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

曰朕能任不寢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

姓恩降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育

內屬為臣子浚且擁兵阻阨選結親望有遠取之狀高

祖高祖教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蠶靡不

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

陰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寒也及其威盡勢

挫關老之人為散國生窮武之不知是早浮之心不思

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貊臣節未盡

會高祖教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蠶靡不

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

陰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寒也及其威盡勢

挫關老之人為散國生窮武之不知是早浮之心不思

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貊臣節未盡

會高祖教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蠶靡不

兵之志也
以不用兵為
德而六律
兵之志也

無內外之懸清息有於因敵天下股富集至十餘錢鳴雞
吹狗烟火萬里可謂和與者乎
兵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
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史記

律書

三卷十一

平準書

史記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
家足都鄙康康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腐敗不可食棄之街巷有馬野阡陌之間成羣而棄
者賈而不售聚而散者散而復聚故曰守閭閻者食
粟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故斥不淨出會同則
姓號如分氏者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為義而後
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賈溢或至無所
此下四節言外
事四矣而為民
實計給足之民
從此樂充隱之
情從此物產
而棄之也
則費甚于用兵

徒以武斷於卿曲索富無官位以宗室有之公卿大夫以
不爭於奢侈室虛與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產而棄國其
也自是之後農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
蕭然頓實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攀山通道千餘
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為彭吳買藏朝鮮置海之
則燕齊之間靡然效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振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不已日流行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并獎以巧法所行若
財賄棄難而不聽入物者捕官出貨者除罪還來虞
此下四節言外
事四矣而為民
實計給足之民
從此樂充隱之
情從此物產
而棄之也
則費甚于用兵

1

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叔齊、伯夷，周之賢人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而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放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不知。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叔齊、伯夷，周之賢人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而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放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不知。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此歌雖之祖，其非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分我安適，歸矣。嗟祖兮，嗟祖兮，嗟祖兮。此以下言隱微，其意微也。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餐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佞人解而太山暴戾，患正。充實，惡疾，雖此也。言此也。聚斂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謂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遠害，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一篇之中錯綜宏富極文之變而不拘于聖人可謂良史矣

駭龍駭者猶離愛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憊憊。未嘗不呼父母也。屈乎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問。可以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乎之作離騷。蓋有怨生也。蘭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興之矣。上帝稱譽。下道齊桓。中述陽武。以刺世。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深。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害。自陳漢律。汗流。

此又聲已見圖

發得此意，雖有
存之出處，而必
致看之功倍之
欲看艱叔之知
而以天下多美
如人結之及又
言其教倫之相
甚而以所以為
錄若亦傳之一
俾眾失亦傳之
一併

南渡定常律例
言凡而見而款
事即在其中四

示之金佛記一
注也

立用知字，初以
知我者鏡子歸
之和長江大河
是勢一附便佳

理千餘世是書
記也

按此段補神骨
骨心端

骨心端句通骨
骨子骨髓下三
即同功所謂
指破功功所損
骨心端也

一、西婦人女流不之知今昨臣心故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今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之鼎大史公以顧為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就刑漢法廢刑許贖而平生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膝贖石父者有傷不過斯人而過激仰美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附王世貞鮑叔牙替

鮑叔牙替有義功不足奇而如人若下句是作亦有史意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西矣如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警而不疑中桓公帶鈞及桓公入齊管仲請用叔知已之不如管仲故并為之下而

不解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者也桓公為之仲顯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天下九合諸侯歸而不名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公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仲顯名乎仲顯止之明此而子西之子西乃謂而後之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老莊中韓傳

史記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厲王時之史也孔子適周時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國游者可以為輪飛者可以為翔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曰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闕關李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述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曰時人色而後之果得老子見其真如其人當得物也莊子者蒙人也周厲王時為蒙漆園吏其學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常言也南華經亦有言焉名

通靈應機子
 終日與相觸子
 終日是六神與
 死指而虎口求
 生也

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從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得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欲子胥而害其妻也或曰生平也若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亦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書農居候時轉物遂什一之

此篇摩莊生本
是
莊生非素事
商朱公者哉一
旦以千金致左
馬北子所費竟
不少子投然
悅語曰大德不

史函

内公事項

三卷二十八

史函

陶朱公市頤

川島 114

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連云：昔盛銅錢為下幣，名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通財用也。卑稱公古幣者，有母千子子權母而行，無則三品之來也。

而然矣。公謂趙之徒野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帶至重，應人或廷知有款盜竊之時，故出此錢於我人也。朱公長男以為救弟固當出也。

得七月故出此錢於我人也。朱公長男以為救弟固當出也。

重千金，盧素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

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令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敕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以赦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固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索

朱公天下是其財物
 非者乘所從如
 苟吾財來少
 去日故故第
 而一夜也輕者
 已卧石去生
 所以長之而
 止望者日所見
 必其不所能我
 咸喪之能各富
 名之故各乘堅
 卒來卒前日驥
 考也所以日驥
 死故救所良
 于范其為逐
 陶無弟欲校
 故三事違免
 世徒之必作使
 傳成理子卿一
 曰名也固豈
 陶於無為故

范蠡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云云浮海出奔苦身戮力云云止於陶復約要父子云云三遷皆為苦身戮力故贊語亦云 附贊語于後

大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游九川。引港通導之意。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吾身復思終戚。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禹後世臣主若此。歟。毋顯得乎。

具起諸險論功

史記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盡罷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得西河而下中
流，積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國！此魏國之寶也。」起對
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孟津，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破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誅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
 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親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
 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
 死戰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
 敢東鄉韓趙雲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
 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姓不懷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
 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君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第田文

論功段與親文侯時李克翟璜同律○文侯謂李克
 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
 矣乃相親成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
 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其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郭為憂臣
 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無守臣進先生君
 之子無傳臣進屈侯辭臣何負於親成克曰親成舉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
 臣之子惡得與親成此也璜乃謝之

劉敬讓都關中

史記

漢五年成敗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妾歌脫靴脫靴衣
 其羊裘見存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
 之鮮衣明衣水鮮妻散曰臣衣常衣常見衣揭衣揭見終不
 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妾歌
 妾歌曰陛下都洛陽生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妾歌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先封之卻積德累
 善十有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侵故去豳故焉
 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新度商之故始受命呂
 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紂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
 為之成周洛邑成周在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者欲令調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金後世所當以民
 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鄰風慕義懷德而民
 事天子時雖年不花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
 賓服致其貢賦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東周乃成周也西
 周乃衰

言其不如周之
也德又比不得

則其秦地之周

則其秦地之周

則其秦地之周

則其秦地之周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碑。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秦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荊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疾者未起。而欲北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據山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周秦之故墳。善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開不拒其。附其背。未幾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極天下之。而附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緩未能決。及晉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劉敬衣帛帛見。衣褐褐見。此其質任自然。已趨流俗之表。觀其勸都長安。甚得王公設險守國之道。第所云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凡都會皆然也。寧可獨論成周哉。故謂長安難亡乎。秦何以二世。謂洛陽易亡乎。周何以七百。遲乎四海。而朝宗京室。可無版築矣。四海石土崩金湯。晚矣。故謂周之素非其德薄。而形勢弱也。豈

此其秦地之周

論哉。當思德為本。形勢為輔。則宗社之所以泰山也。漢人倫事。每不純於道也。類如此。子元疵教之。以漢公主厚賂冒頓也。不惟為中國羞。且開萬世和親之端。或曰。此寬漢帝一時之急耳。然主辱忘事。戎冒不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楚人感報勇也
而通而山勇也
漢王阻險智也
而信信智也
秦思李田信信
之謀宋其始不
要盡其水戰
楚其才果是也
而主之命從是
也其謀策亦
事而信信出
入機變而
獨能信信

人起彭越韓彭逐北至於蒙陽秦利席卷威振天下然兵
國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數十萬之衆距魯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
折北不救敗衆傷成鼻遠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
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陰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悲
望客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
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
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荆通說韓信
荆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而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荆通曰天下初定難也後推豪傑建號立號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競相標

說與取譬最人
所難言此文在
微初第一

孟○貴○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孽○駢○驅○之○結○繩○不○如○鷙○鳥○之○安○步○
孟○貴○之○振○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

續延三族一則
那兼道缺免傳
及身其戮亦亦
受累相當

1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讀既下峻險
得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議論引大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此年秋臨離所
謂之怨也
夫尚不惜乎
見夫使酒者一
接諸福請田事
大抵天欲病人
事此不如也
事然猶夫怨也
解福而後出
願耳

願飲得舒

服請且往乃駕自往迎丞相承相特前戲許灌夫珠無意
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則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返

恨相去晚也意前灌夫將軍過之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
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親其侯仲孺字會仲孺有暇與
仲孺之服也故應書曰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親其
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親其侯侯曰將軍旦日晏福武安
許諾灌夫具語親其侯侯如所謂武安侯親其與夫人
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
相不來親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且往乃駕自往迎丞相承相特前戲許灌夫珠無意
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則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返

親其親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郭謝曰吾
昨日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往行灌夫愈益怒灌夫
不飲酒酖夫起舞屬丞相屬丞相屬丞相屬丞相屬丞相
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親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
飲至夜極驢而去灌夫一既罷伏周丞相當使籍福請親其
城南田親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
不許灌夫聞惡籍福籍福惡兩人有却乃護自好謝丞
相曰親其老且死易且待之已而武安聞親其灌夫實
不予田亦起曰親其子當殺人蚡治之蚡事親其無所不

武安之夫人本
在會下灌夫
過常他事成以
中之
此身上橫於賴
川歷
灌夫大禍又在
此處此時灌夫
能與武安有却
則其亦不必
與之爭矣其所
以一人食困于
武安之手
見夫使酒者二

夫罵程不讓正
以灌前怒也且
程李亦見灌行
當時而夫微曰
新請簡何知
程李所以與武
安之怨也禍不
旋踵自取之耳
見夫使酒者三

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此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
大怨灌夫親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應前灌夫民苦之請案上曰丞相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
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
親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夫有却親其曰事已解預與俱飲酒酣武安
起為壽上酒為爵奇坐皆避席伏已親其侯為壽獨故人
避席耳餘坐席席下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屬之屬
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侯名嬰孫臨汝侯方典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應乃罵臨汝侯曰
生平數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嗔
生耳語女兒爾云見女也漢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官
衛尉李廣為女官程今棄厚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今程自安程也灌夫曰今日新頭陷骨不遇何知
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親其侯去慶灌夫出武安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

此亦盛饒港夫
悉橫即下面縣
安國所書丞相
小云羅夫通燕
在一段是也

史記

聲皆不定也

文

快人快人
向人之死於
此

川 野 草

史 148—154

淳于棼傳
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消瘠多辯數使甜齋
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曉喜隱好為湯鼎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孟儀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左右莫敢諫淳于棼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諫一人查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使成竹
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黃兵加齊齊
非所為屈也

淳于棼傳
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消瘠多辯數使甜齋
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曉喜隱好為湯鼎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孟儀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左右莫敢諫淳于棼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諫一人查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使成竹
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黃兵加齊齊
非所為屈也

淳于棼傳
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消瘠多辯數使甜齋
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曉喜隱好為湯鼎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孟儀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左右莫敢諫淳于棼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諫一人查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使成竹
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黃兵加齊齊
非所為屈也

淳于棼傳
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消瘠多辯數使甜齋
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曉喜隱好為湯鼎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孟儀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左右莫敢諫淳于棼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諫一人查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使成竹
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黃兵加齊齊
非所為屈也

淳于棼傳
淳于棼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消瘠多辯數使甜齋
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曉喜隱好為湯鼎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孟儀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左右莫敢諫淳于棼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諫一人查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使成竹
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大黃兵加齊齊
非所為屈也

司馬季主傳

史記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謁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常見也。今何居之早。何行之汙。季主揀腹大笑曰。親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早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早。言不信。待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而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諱。兼以滯人情。虛高人。操命以執。

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重人財。厚成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早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乎。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照。疾言。否則不能。理。由是親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處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諫不聽。則退。其來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義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取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而不喜。去而不恨。其罪也。維繫。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義矣。卑賤。而前。城。越。

司馬季主傳。宋忠賈誼。二人謁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常見也。今何居之早。何行之汙。季主揀腹大笑曰。親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早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早。言不信。待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而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諱。兼以滯人情。虛高人。操命以執。

司馬季主傳。宋忠賈誼。二人謁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常見也。今何居之早。何行之汙。季主揀腹大笑曰。親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早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早。言不信。待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而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諱。兼以滯人情。虛高人。操命以執。

注：此係分明
大

司馬學主編

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諄諄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天卜者導惑微惡也夫惡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欺多故驕驕不能與羣驕為驕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匡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專譽公之等鳴鳴者也何如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懷然樂口不能言退居三日相謂曰嘆曰通高為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杏輅

為人主計而不害身無所慮不卜乃不李井耕味
 人主計不害則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
 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如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莊氏之
 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旅罪賈誼為
 黑王傳王墮馬虎誼不食毒恨而死此物卒絕根者也

附 郁離子

東陵侯既廢通司馬季主而下爲季主曰君奈何卜也
東陵侯曰父兄皆惡起父變者惡歟父遷者惡歟季主
之書極則洩禍極則達然極則感望極則通一冬一春
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懷竊有款誠受藏焉季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來
咎其與也顧先生卒執之乎主乃言曰大善姑輩也
唯德也親鬼神何畏人乎且君侯何物也人望于
物也人望于物者何有者必有今日之望故於物
不欲者館也荒者無日之望故於物不望也
歌樓舞館也荒者無日之望故於物不望也
音舞之厚望也荒者無日之望故於物不望也
來舞之日自醉也所望也荒者無日之望故於物
為不足也故一月有一不為過昔日之望故於物
激之不不足故一月有一不為過昔日之望故於物
何以下為深澤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

聶政刺客傳

史記

聶政者，軹濠井里人也。軹，縣名，深井，軹，殺人避仇，與毋嫪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滂陽嚴仲子事韓聚侯，與韓相俠累有怨。俠累，古侯之弟，力追及俠累，名他，能相韓，俠累重子。遂拔劍逐之，以故嚴仲子恐，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故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教，反然後具酒，自暢，同樂，作樂，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道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食，養親，供養，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時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諸侯莫不，然至齊，竊聞足下義高，故進有金，若將用之，夫大義之貴，難得也。得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有求望邪？」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者，徒幸以養老母耳。老母存，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今君有命，臣死且不避，況大義乎！雖然，臣死且不避，然嚴仲子幸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幸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政而死，既已，暴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請廣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往車騎而交臣，臣

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殺仲子，此臣之所以為之也。臣雖不敏，然安得無知政也。夫賢者以感，臣之見也，而思所以報之耳。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為誰？請待從事焉。」從者若政，得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君憂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然莫能就，不勝以感。」

今是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臣請少。」

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臣請少。」

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戰國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臣請少。」

一曰：...
二曰：...
三曰：...

...
...
...

...
...
...

...
...
...

...

...
...
...

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養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思楊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鞫武。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約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橫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封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是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腹也。楊必

不採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顧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願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弥久，心懷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將軍寡困於天下，陷身于丹，終不以道於秦，秦之所求，寡人之交，置之旬矣。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思之。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繫於燭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騶馬之秦行怨暴之怨，是道哉？燕有田先生，其為人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日先生已至。則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故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屠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將數十萬之衆。距津鄆。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國。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必欺耶。

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日先生已至。則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故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屠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將數十萬之衆。距津鄆。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國。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必欺耶。

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日先生已至。則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故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屠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將數十萬之衆。距津鄆。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國。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必欺耶。

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日先生已至。則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故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屠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將數十萬之衆。距津鄆。而李信。出大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國。數困於骨。髓。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之患。報將軍之擊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捫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今聞將軍之命。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大入也。者。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刺。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歲。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

我客得如剝膚
 飲易水之上就
 車不顧只此待
 儒士生色
 瘠文既曰方其
 困足乞露之時
 正可以行義政
 導民之乃乃欲
 為把袖權固之
 諒何其迂遠也
 以秦王之東掩
 乃以之故而皆
 有義信又何可
 為判袂要之新

不願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秦國為內臣此諸侯之列給貢職為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燕於期之頭獻無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刺客來樊於期頭帶秦舞陽來地圖臣以次進至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頭大王少假借之使得

有漢而笑字狀
其似容狀觀之
尤
悲前說序得未
五
不見舞陽下露
悲已了當了
此一級復續

勇劍處拔以擊荊軻斬其左股荊軻震乃引其匕首以擲
 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純
 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致生詔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
 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毒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燕
 畏兵皆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
 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
 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十

王維模曰傳內
最易攻取高嶺
離田光鞠武於
期密往是無且
凡八人安早先
者或有疎路不
可失一

客皆駭卡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浸深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月矐音以為栗栗音之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孟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淨心秦筑朴秦皇帝木中於是遂謀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象勾踐已聞刺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諱於刺劍之術也善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凌幼言曰：叙荆軻傳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憾。

事得其時
可為官
其法

足者則為
夫事難

不有損官則不
無損官則不
以不為官則不

婦則水至
其人其為
其言以多民

凡長吏不可
其長吏不可
相死後不
何以民上

集上好

循吏西門豹傳

可謂不

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都令豹往到都會長老問之民所
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河伯者陽漳水神也民為
其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都三老廷議常歲賦數百錢
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視巫共
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五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
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壽戒為治齋
官河上張綵帷女居其中為見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
粉飾之如城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
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視為伯娶之以故多持
女遠逝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因貧所從來久遠矣民
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必漲溺其人民云長老之
上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視父老送女河
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
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而人民往觀之者
二三千人其巫女子也年七十洗弟子女子人所皆
衣綵單衣立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
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視父老西門豹

虎父無類

不學無術

元臣之子

又曰

又曰

又曰

如死灰
使延與
觀者皆
使延與
觀者皆
使延與
觀者皆

河伯娶婦之例然小民愚陋以禍福使使以今止之則民
必不從然則之亦僅暫得月之閒而後復如前矣
而況入河以報河伯之怒乎婦未視其好醜而往河上以
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巫為入報河伯得
巫何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使一弟子一人投河中
弟子何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使一弟子一人投河中
子西門豹曰五娘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著簪簪折頭長五寸持在冠
前為言言神華華托也蓋折謂斷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
視者皆驚恐西門豹頭曰五娘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款復
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更更豹曰建樓起矣
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去歸矣即更更民大驚恐是以
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殺民鑿十二渠引河
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
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人民以給足富云
括地志云接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更起所鑿之渠

也溝洫去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
曾孫襄王與群臣飲視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賦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
是不仁仁智豹本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
引漳水以溉鄴也漳觀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
前史起羅其後也

酷吏張湯傳

史記

張湯字季直，西河華陰人也。父廣，長安丞。湯為兒時，父誅，湯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心則心平。及長，張湯為御史大夫，奏請下獄。見之，視其文辭，如老成吏。大驚，遂使書獄。律令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湯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為刺于中。

已而趙禹遷而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廷尉高為人，燕居無吏，以察。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

高禹終不報謝。其請湯也，湯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取立行。其請湯也，湯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取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知。詐。非。智。以。御。人。制。始。為。小。吏。乾。沒。利。為。廷。尉。正。義。曰。此。非。也。按。此。法。謂。無。明。及。之。而。取。他。人。與。長。安。富。賈。田。甲。也。又。云。陽。浮。蓋。為。廷。尉。內。人。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夫。夫。已。心。內。難。不。合。然。陽。浮。蓋。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

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手。也。內。也。使。奏。獄。疑。事。必。據。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若。獄。決。法。廷。尉。奏。令。律。公。也。古。以。獄。書。之。上。所。是。決。平。之。為。正。獄。之。明。也。楊。主。之。明。奏。事。即。楊。湯。應。謝。一。

謂。如。陰。陽。人。主。才。係。上。下。者。也。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湯。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為。刺。于。中。

野非家法故
以儒以文亂法而依以武犯禁二者皆謀而學士多
結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
著於春秋國史固無可言者及若李原憲問卷人也讀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李次
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飲飽死而已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以存亡
死生笑之者存之而不矜其能此非俠蓋伐其德蓋亦有

時有也史自
然其意不
取李次原憲
蓋其意之不
實而意之不
之而為有之
者而不見其
節操而意深

海俠傳序
此篇五世所
通而士而道
奸邪即
結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
著於春秋國史固無可言者及若李原憲問卷人也讀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李次
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飲飽死而已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以存亡
死生笑之者存之而不矜其能此非俠蓋伐其德蓋亦有
是者焉且緩急人之時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困
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
吾挂結百里飯牛仲尼展尾棄色陳蔡以時學士所謂有
道仁人也猶然遭此厄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
遇害何可勝道不見其辭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獨其
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
貶王昭焉燕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此即上為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尺
尺之義久旅於世豈若早論傳傳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史記
游俠傳序
五世八十

既說而曲之俠
人問來之俠又
不故遠要見難
一以當世之文
其意而後明
此太史公為游
俠主傳之本意
大漢俠手
有也子貢既入
看貨雖得後子
後名人以學之
從重游俠俠必
日太史公作傳
此太史公作傳
不名者必其難
若者也或曰李
原憲問卷即余
於當世不同日
而論矣要以功
見言借俠客之
義又司可
少哉古布衣之
依靡得而開已
近世延陵孟嘗
君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
土卿相之富厚
招天下
賢者類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
矣此如順風而
呼非加
疾其勢急也至
如問巷之俠修
行砥名殺施於
天下莫不
稱贊是為難耳
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
匹夫之俠

而布衣之俠徒
取予然諸千里
誦義為死不顧
世非苟而已也
故士窮塞而得
委命此豈非人
之所謂
賢豪問者邪誠
使御曲之依子
李次原憲此推
重力効功
於當世不同日
而論矣要以功
見言借俠客之
義又司可
少哉古布衣之
依靡得而開已
近世延陵孟嘗
君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
土卿相之富厚
招天下
賢者類名諸侯
不可謂不賢者
矣此如順風而
呼非加
疾其勢急也至
如問巷之俠修
行砥名殺施於
天下莫不
稱贊是為難耳
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
匹夫之俠
淫威不見余甚
恨之以余所聞
漢興有朱家由
仲王智劇
孟郭解之徒雖
時村當世之文
周然其私義廣
索還據有
足稱者名不虛
立士不虛附至
如朋黨宗種比
周故財授
食豪侵陵孤弱
志欲自快游俠
亦配之余悲世
俗不察之
其意而後以未
家郭解等全與
豪之徒同類而
共笑之
奇文蔚起而立
論要則有激乎
其斯之也

史記
游俠傳序
五世八十

人之道也。無積聚而多。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民。亦無千金之家。河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果最。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奔趨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野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信先節。隱居巖穴之士。說為名高者。安歸乎。富厚也。是以富貴。更久久更富。賈歸富。歸富者。取利而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此不居之謂也。今有無幾種之桑。爵邑之入。而與之。比者。命曰。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千。戶。之。封。若。食。租。稅。歲。車。元。庶。民。農。工。商。賈。亦。滋。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牛。蹄。角。千。百。六。十。頭。而。牛。千。足。羊。澤。中。千。足。蔬。十。頭。水。居。千。石。魚。鰓。為。計。山。居。千。章。之。材。幸。大。安。邑。千。樹。栗。蕨。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夏。陳。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六。耕。四。若。千。畝。危。苗。是。第。一。名。紅。藍。其。千。畦。薑。韭。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色。坐。而。待。收。身。有。康。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醢。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開。智。少。則。開。智。巧。既。健。爭。時。時。利。也。乃。此。其。大。經。也。今。治。生。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辭母刀言其能使
奴自飽而盡其力周人既感而師史人尤甚轉殷以有款
賈即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
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
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客舍棄焚燒相鉅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
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奪任而
任氏折節為僉力田畜田富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

謂貨物必取貴而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富所出弗
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
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
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楊姚人姓名古橋姚吳楚七國兵
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賁子錢子錢家以為
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
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
倍用此富得閭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富南關
常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亦巨萬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任氏之富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素積之奉爵邑之私
法犯姦而富奸法犯奸乃足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其
贏利以求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
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
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織高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
而秦陽以蓋一州拙家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
而桓穀用之富竹賈文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
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則

治刀劍名謂磨而卸氏胃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脯
五保而號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堂之所致誠一即和
此之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堂之所致誠一即和
是解千金之家此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
謂素封者邪非也
按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訖人臣橫欽以
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議人王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
俗趨利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利法無時可贖故廢憤作
貨殖傳豈為知大史哉

太史公曰：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蓋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蓋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

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蓋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蓋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

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傳如考也。顧第深考。顧念也。其所表見皆不虛。蓋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傳如考也。顧第深考。顧念也。其所表見皆不虛。蓋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傳如考也。

史記五帝本紀贊。太史公曰：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蓋漢書之於史，猶魯論之於春秋也。然其書獨載堯以來而有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多謬誤。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天下皆叛。秦之滅也，天下皆叛。秦之滅也，天下皆叛。秦之滅也，天下皆叛。秦之滅也，天下皆叛。

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者，異聞贊自佚宕。王世貞贊力拔山氣蓋世，時鳴萬馬，自重瞳創如紅。紅一奮，修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反秦宮，列九。紅一奮，修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反秦宮，列九。紅一奮，修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反秦宮，列九。

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以國讓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文王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矣。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厚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焉。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吳世家贊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以國讓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文王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矣。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厚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焉。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魯世家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書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淳樸，初若扶老而新，如親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而為臣，親政昭昭，公昭公以奔，至其稱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讓其所不當讓，則讓亦爭也。若少相讓，幾於爭矣。孔子知專道之時，微數之太史公親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及於若此，又歎之。

史公曰：魯之衰，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其民稠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國大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魯之衰，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其民稠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國大之風也。

燕召公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其可謂仁矣。其棠且思之，況其仁乎？燕北迫雲貉，內措齊晉，外交諸侯，也。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於滅矣。然社稷之食，若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按七國秦則呂楚則黃三晉田齊皆以大夫篡獨為執政國召公之澤遠矣。丹懷小忿，欲犯虎秦，不聽鞠武而爰田先卒，使剗卿為賊，挑怨速禍，致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掩若儲或賢之過矣。

史記卷一百一
孔子世家贊
孔子之於世
也何言哉
史記卷一百一
孔子世家贊
孔子之於世
也何言哉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遠魯親仲尼廟堂車服禮
義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依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子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為孔子布衣傳十餘世
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書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
至聖矣

方漢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史公遙知其必有褒崇
之典遂為之立世家夫有王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

德世其家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執至今存而世家之
久莫過孔子誰謂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楚世家贊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周九時之志小天下及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標
行之不得應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壁
楚女甚乎哉哉再亡國

贊意言恃勢而亡也觀勢之於人可不慎句可知意謂
楚國天下莫強焉楚靈以驕棄疾以濫皆以操行不得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
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按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垂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信
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為韓已哉韓不
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謀此不用又以矯殺晉鄙

魏世家贊

太史公曰善通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
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
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按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垂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信
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為韓已哉韓不
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謀此不用又以矯殺晉鄙

流落於外六國盡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
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
未可量也

外戚世家贊

褚先生曰落不必江海要之去海馬不必麒麟要之善走
士不必賢世要之大道士不必貴種要之貞婦傳曰女無
美惡入宮則妬士無賢不肖入朝則妒妒妒妒妒妒妒妒
豈不然哉

楚元王世家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世家

蕭何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哉當時天下之
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之寬故怡然自安於下
昨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秦雖能清淨不擾休息
無為要亦苟且偷情之謂耳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若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者精至如留侯所

見老子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雖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
力焉豈可謂非天子乎上曰夫運籌策惟帳之中決勝千里
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
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劉向
祖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提攜楚魏之間卒歸高帝
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歸相豈不善始善終哉

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好黃老之術乃平智謀之本而智謀兩字斷盡平一生
好黃老之術乃平智謀之本而智謀兩字斷盡平一生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鄒朴人也才能不過凡
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
復之手正維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
堅及穰苴焉有為是已而不索索謀曰亞夫自以已之
人所以不修權守節不通王侯之貴者不謂乘太子不封
爵不封爵終以窮國悲夫

孟嘗君列傳贊

太史公曰：孟嘗君過薛，其俗閭閻多暴桀子弟，與鄰里珠
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益六萬餘
家。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父曰：門下
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窮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
而聚，善遇之，是以鵲鳴狗盜之流，卒賴其力以脫虎口之
危。而魏子之自剄，宮中馮驩之伏其封邑，皆食客之效
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又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
也。

史記

孟嘗君列傳贊

三卷一百六

乎太史公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信陵君贊

小通兵書而後
名于公子故世
稱魏公子其法
賢諸將咸服于
魏公子中蓋有
取于信陵也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
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嘯穴
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
令民奉祠不絕也。
過大梁而求問夷門者，慕其人也。言公子接嘯穴隱者，
如毛薛諸人皆隱而賢者也。不耻下交，豈無謂哉？豈與
諸公子喜士而無所擇者比也。此所以名冠諸侯，蓋漢

時猶聞其賢而令人奉祀不絕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公子情世則有
其名則在書外
原非劣絕不
能書云見諸
子作卿子厚
熱用此
信問於所問
能王而食利
安山平存君
誦誦之不或也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暗大體，即
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秦即舉兵攻之。平原君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
不忍觀秦卒圍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
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按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
索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
乎。

平原君虞卿贊

三卷一百七

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孫長柏善辭。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注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

白起王剪贊

太史公曰。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奇無窮。殺振天下。然不能救急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霸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場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軸。同一文法。可以參看。究竟只是一揚一抑。蓋太史公贊語之綱。而才識高遠。蘊卓不可及。

孫子吳起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等策。既消明矣。然不能盡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列薄少。思亡其軀。悲夫。

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鍼。破只知孫吳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服。伍員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秦俱死。何異樓煩。秦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嘗於江上。道乞食。志當當須更忘却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有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郁離子曰。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踐故。以子得之。賢不免為夫子胥之入吳也。而報其父兄之讐。而已及其入却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蒙恬列傳贊

太史公曰吾遠北邊自直道歸行視蒙恬所為秦燕長城
障塞山堙谷通直道國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
天下之心未定蒙恬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獲
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農之利而阿意興功此其
兄弟遇諫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誰陰侯傳贊

太史公曰吾如誰陰誰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
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合其旁可

三卷百十二

三卷百十二

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讓讓不伐已功
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後後
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而滅宗族不
亦宜乎

太史公作贊類以一兩語蒙恬都重此贊在傳外直補
所不足其老手也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侵莫非天
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
然信以死豈預問哉不待四顧及援國爭權卒相滅亡何
鄉者相慕用之哉後相倍之度也豈非以利或名譽雖高
窮容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羅大經云陳餘張耳魏之名士泰開此兩人名雖不千
金二人喪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皆餘欲起耳
聶之使受管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三卷百十三

三卷百十三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甚餘卒
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
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小耻亦餘兩人之別哉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
戮何哉中材已下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
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龍翼欲有所食其
庭以故為因而不解云

劉敬叔孫通列傳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矣哉！道固委蛇，蓋謂先乎。

劉敬初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說高帝，都閭中定萬世之安，是矣。遂觀夷情，遷徙強宗，亦其智哉！獨放和親之端，為萬世耻耳。

季布梁丘列傳

太史公曰：項羽之氣，亦以勇顯於楚。身履典刑，穿鼻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識重其死，大婢妾賤人感慨而有後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季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後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此贊妙甚，精神全在彼誠知所處句。前後議論有根著，蘇秦列傳。

三人謂秦代屬

趙子曰：故術不可不精，以此

六國在秦，併成

先廷論仲連，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燕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報焉。

張儀列傳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忌之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魯仲連鄒陽列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義然其志，不誦於諸侯，說於當世，抑卿相之權，鄙陽之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魯連鄒陽同傳，想擬非其倫。連天下士也，豈鄒陽比而並列之，豈有感於陽之所遇與已同哉？然陽文詞奇古，使得片其說，則事功亦又有可觀。

田單傳贊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後出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言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田單之出奇，無與倫比。其出奇之妙，在於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田單之出奇，在於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田單之出奇，在於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李斯傳贊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國，以瑣屑以輔始。李斯之罪，在於其不忠。李斯之罪，在於其不忠。李斯之罪，在於其不忠。

而勇除也

青李斯傳贊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蔽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遠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此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屈原賈誼贊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失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遠長澗，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及見賈生吊之，又悲屈原，以使其悲，諸君何國不有，而自今，若夫讀鵬為

去也，以不知所，而後事之，以去之大，二子之，在古，所無，何如

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真，然，自，失，矣。

余讀賈大傳，賦云：歷九淵而相若，何必懷此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相侯何國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通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合之則歲終，身於楚，後游以卒，歲歲歲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

史記

屈原賈誼贊

三卷 百六

李將軍傳贊
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後，如郡人，口不能道，雖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誠信於士大夫也。訪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施恩以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奇士皆愛樂而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庸卒犯之，此其恩不加全而卒至于敗，何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為哉。

衛霍傳贊
太史公曰：韓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大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為賢士，願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親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者，入主之柄也。人臣未法，遵戰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賓客，亦稱名將。

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後，如郡人，口不能道，雖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誠信於士大夫也。訪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施恩以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奇士皆愛樂而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庸卒犯之，此其恩不加全而卒至于敗，何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為哉。

李將軍傳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後，如郡人，口不能道，雖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誠信於士大夫也。訪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施恩以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奇士皆愛樂而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庸卒犯之，此其恩不加全而卒至于敗，何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為哉。

衛霍傳贊

太史公曰：韓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大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為賢士，願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親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者，入主之柄也。人臣未法，遵戰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賓客，亦稱名將。

汲鄭列傳贊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富一貴，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業，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公孫弘之及名敗身誅

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之也。一則以其立乎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毀之。豈譽固乎時而悲之悲之者，匪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賢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純臣下云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反如此。

大史公曰先哲
垂範正易傳經
春秋款語不見
尊六經之本意
漢書有任之意
聖賢間地只使
君子之春秋可
見

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如書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遠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宜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政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政長於行書記帝王之事故長於政許記山川輅卒會戰草木壯雌雄故長於

易辨不知春秋
是史詩可垂世

無死罪之名曰
字音法便奇健
其心實善而之
將不知其義理
則伯於深谷如
通而不封賦
而不散作其罪
也
庚忙神入此光
臨四句最妙

喪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壹違曰孔子之時。主無明君。子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與大無年春
望春風色也
成之若文德而
而論止大富
是持教之形

機力句結上三
自德字後諸
自取周力字
釋泰

實道通泰論
十百言而不
班固其姓諸
王表伯以教
而有餘泰之
亡得夫故舉
聖矣

上然漢字乃
見得天下之
此正其字又
得天下之易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西漢

音詩書述虞夏之際，帝禹受禪，古神積德累功，治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謂在瑤瑤玉衡以辨之，以考經數十，年於後，在位殷周之王，乃錄高古，搜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桀，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功，大文公繆公，孝昭，嚴，明，帝，王，漢，時，稍，蠶，食，六，國，食，公，更，事，君，已，有，餘，載，至，始，聖，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持，見，秦，於，是，削，去，五，等，置，城，

之刻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三卷 百六

銷及，誦語，燒書，并，諸，謂，并，內，銷，雄，俊，外，據，胡，專，用，一，威，權，為，萬，世，安，令，咸，惜，一，然，十，餘，年，間，猛，故，橫，於，乎，不，虞，虞，亡，意，所，不，虞，遠，成，疆，於，五，伯，自，成，陳，閭，偏，於，我，秋，陳，國，之，屬，言，其，偶，泰，勢，應，瘠，子，於，謗，議，齊，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甚，于，城，地，泰，勢，應，瘠，子，於，謗，議，齊，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遠，所以，資，豪，傑，而，速，自，焚，也，語，燒，書，之，屬，也，片，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重，華，實，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秦，之，獎，錫，金石，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惜，十，八，年，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延，以，年，數，記，于

孝文，異姓，盡矣，其月五年，帝崩，乃以年紀為，班固表，謂十餘年間，謫成，強於五霸，閭偏，于戎，狄，而，不，推，本，始，余，謂，張，子，房，祖，擊，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號，祖，親，之，號，倡，解，難，之，心，閭，漢，室，之，緒，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閭，係，置，小，藏

之刻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三卷 百六

此言周得封建
有列侯之相
制雖得士
此言秦不封建
無獨異之術二
世高士

西漢

史記

諸侯王表

三

★

一、

余每讀史述河漢等書見其敘地勢皆詳披則著重虛歷此未詳述方計之制亦參錯可喜蓋正隆欲遺踪于長山六觀見其一班云

一為主意在此
無句孟堅之說
還以秦失之不
全封漢文以故
失之則前高祖
帝矯枉過則率
類以折諸王之
寵成大宗之業
秦未獨失也安
危之機豈不以
將建我
以叔漢文武則
今地似以其權
變基前弱之漸

史記

謂矣王夫

三卷

百五十六

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諸國大者齊州燕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然諸侯原本以大束統濫以致濫小者潘荒越汰大者睥睨橫逞以害身亡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蕭何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王子始立

王莽一生奸計
一上通政以
王莽傳莽者
更無餘說

考大國不過十餘城長安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
景遭七國之難柳損諸侯滅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
作左官之律漢時以左官為誹謗之說附益之法諸侯
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結體苗裔親
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彈微本末俱損
忘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頗作威福
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
分遣五威之吏並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
奉上璽敕惟恐在後或延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余讀正史諸侯王表慨然嘆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
能轉而聚之耳竟齊之世猶以沙得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
全肅之也三代之世猶以服得沙雖有時而解不解然諸
侯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衆又繼而附賢
則復興必有天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
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如桀紂而不亡無道如桀紂而
無賢聖諸侯達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伯世諸侯猶以水
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決然離矣
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舉則令散則散此大勢也

前七人史官所
撰此史法精詳
家如此書不致
與和江恩夫
與下教子並是
孟堅其巧手也
此書曲盡利害
處收之近世前
身使明復後許
書說來忙中神
入此三句便大
得解

紅毛以強盛授
灰太子而平以
將以死誅其
手王而平其
以此死誅其
漢書上

割伍江恩夫傳
替曰仲尼惠利口之獲卻家蘭通一說而長三傳其得不
實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終而詐擊刺
歌青純許小東青純之見納用也謀夷不亦宜乎書故刀罪詩
象隱危棄書據卻而晉厲殺而三卿即至于厲公公伯之
公堅斗奔仲叔孫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公逐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伯
太子建妻于秦無不勝固出奔秦昭費思納女建走王馬
是動王自納之宰詔諸晉夫差李園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史官
三卷 百三十一
迎城平春中君使味諸春中君進委上官折辱懷王親屬
子王右國宮春中君之寵乃利殺之上官折辱懷王親屬
故逐後秦昭王太子建以奔秦昭王太子建以奔秦昭王太子
盟宋庭死伊庚為太子傳無寵昭王太子建以奔秦昭王太子
先造靈太子殺急夫作嘉東平謀皆自小農太棘疎陷親
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按起句是割通罪案司馬遷云甚美割通之謀既齊
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蓋誠惡之也復引伍彼當誅以見
割通之卒无妙

史 148—196

論問致人之道
而雄子曰道致
實食致民則致
以數數數致

三卷 百三十四

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
民見天不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貼
兩亦然也。危者若泉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饉。失之行也。禹湯被之
也。懷王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
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
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陳夫羸老。易子而食。其骨。政治未
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延敵而圖之。豈將
有及乎。夫積財者天下之大命也。奇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按食貨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雜諸侯然王制藏借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無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典功作外隳異族收秦半之賦苦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三、總論

猶未足以勝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
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
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
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
勅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
民。而山川園池，肆市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
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

宋故賈誼說上云

史品赤西卷之三 畢

史品

賈誼論南

三卷

史品赤西卷之四

賈誼請封建子弟

西漢

帝之二子而者
謀法不得行之
好非賢生不能
為此言非文帝
亦不以此言
進
其此進對七
宗少有此盛見
然有此盛見亦
必欲為之華下
故曰然如此

引高帝立諸子
事欲說入功三
良意

人一般相處推
而止為各能而
化以民陽句
受事

一既為立國後
其非以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傳諸侯
且人志而不制豪植而太極漢法不待行矣陛下所
以為藩杆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
匈奴其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如黑子之著面也今陛下遠足以解大國耳所解其不
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遠足以解
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餘小行也小行
自託於卿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國不耳高皇帝分天

下以王功臣反者如燭毛而起其毛為利以為不可故薪
去不義諸侯而產其國擇良自立諸子雖陽上東門之外
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其功今淮南
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而諸侯遠也而諸侯屬於漢為
而屬其吏民緣往來長安者自悉而精中適來故其家
雖作其錢同封其籍其苦為難而欲得王至甚遁逃而
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制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

以蓋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址著
之河淮陽也陳以南控之江也取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是以杆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
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市身及太當
今恬然遠遇諸侯之皆少謂年少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
下順從如意但勤戰指座則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
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執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婦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其臣而不自造

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裁得而幸從其言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互而說始驗
至主父樞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休也

晚論諸君
借擬過制

然而以下循入情事之變遷也

賈誼陳政事疏

只錄四段
一、伐王儲制一國勢制無
二、伐王儲制一國勢制無
三、伐王儲制一國勢制無
四、伐王儲制一國勢制無

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備。天子春秋鼎盛，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初萌未壯，漢之所置傳習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蹻之傳播病而賜罷服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難究奔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晷基曠日中盛者必衰。刺失利之期，皆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要為已乃。陳滑南之屬不抗到之，其禍而到之也。

為之樂
謂之樂

天子而假以諸
侯世世故有
如此者然漢去
古未遠故人臣
無忌諱如此
陰侯尚王楚
貫高為相
下之不能也
勢以豫席之
其次塵得舍人

非觀南材書無
上高祖與諸公
封王言無王以
封其心應上高
祖制膏腹之也
一轉妙
誰以文帝子號
其親者蓋親者
六博馬札明信
不以就也

乎夫以天子之尊乘今之時固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威將不合諸侯而臣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故時秦久也淮
陰侯尚王楚點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廣館王燕陳涉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意無
下之不能也天下清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玄室之
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相室諸公幸者延為中涓
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

天子位割膏腹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陛下然其後七年之間友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角材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
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封王之也自
有可讀者曰陛下信諸公也尚可託言臣請試言其親者假
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其王
梁王王燕王王淮南六王皆無恙當是時陛下下
即位餘為治守臣又知陛下之不封王之也若此諸王名雖為
臣實皆有布衣弟之心不自以為天子為其慮亡不帝

制而天子自為者廣大如天之制度而為天子之制度
死其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之制度也漢法會不
如屬王者之制度也漢法會不
而來至法安可得如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謂至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天下無悍子名忠王為御史
也故其口已首已陷其匈矣陛下決不許與領此領
故其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
漢已幸勝之矣又不異其所以然法則其同姓襲是跡而
動既有微矣其執蓋又復然然其襲之襲未可知所移明

此言斤斧之
此言斤斧之
帝廢之尚不能以安渡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
年也孔子時人而志不頓者利如屠牛之所排擊利
刺皆解理解也解也至於龍解之所非斤則斧斤斧
斤斧天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
也今諸侯王皆最寵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要以芒刃臣
以為不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
之仁恩親臣竊跡前事之跡跡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倚林貴高固趙則又
反陳韓韓則又反彭越用則又反彭越用則又反彭越用則又
反陳韓韓則又反彭越用則又反彭越用則又反彭越用則又

多盛歸最難最後又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必而
 完。執號而世。是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葉令樊。賈
 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難以殘害可也。全信越之倫。列為
 侯。而居維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諧
 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植醜。則莫若
 令如樊鄴。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樂建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敵有異心。輻湊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耳。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

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巢它國。皆然。其分地數。而子孫以者。建以為國。空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而特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則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侯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所以近。封之。一寸之地。一人之餐。天子無所利焉。得者謂所止數。諸侯王者。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應地制。則漢之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
幾之謀不生紫奇聞章之計不萌紫奇聞章皆與非細民
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穩赤子遺腹
朝委裘皆未有所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九業附陛下誰
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瘳瘳是瘳也一脛之太幾如
要一指之太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感亡聊
也斯類也也斯類也也斯類也也斯類也也斯類也也斯類也也
能為己也為治也病非徒瘳也又苦跌盤新常曰跌底元

王之子弟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廢立則天下安故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發難。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譬炎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蜂蟻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亡已也。而漢歲獻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微君也。今蘇合也。操天下共賞。是臣下之禮也。反君上者。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獨為國有人乎。

二書既用，
必求兩事而用
之，文極盡其
小見。

聚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忤國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
 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繫單于之頭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售其計說在
人
 使臣公主要匈奴說不肯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行明之以漢事告匈奴也謂之
人
 損狂教不備而燕不搏反寇而博者竟說細娛而不國大
 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教百里外威
 全不信可為流澤若此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綠謂若今之織成以青
牙絲以作履綠偏
 要樣及襟內之闊中謂賣奴
婢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

母乃痛哭今日
康全朝臣亦只
謂付之母湯藥
為耳

付父教句說尽
俗俗今日之俗
如是如是
拙罵春俗傳屈
屈於其田慈子
言判教俗無未
說八張已是時
折機

得也。國已屈矣，遠藏直須時耳。待時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古天下安不可搖，夫俗至大不敢也。至亡等也。至胃上也。等毒也。之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通禮義，禁仁恩，竭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親田畝者，以親及祖，借與毋取，其慕立而不諱。婦始不相說，則交辱而相讎。計較也。相其意于者，利不同。會說者，士幾耳。甚愛其子而貪時財，然并心而赴時，猶日

前之為秦者今
能為漢一也
亦甚有味以下
四日若曰今其
者曰亡行義
之尤至又見其
其于秦以制時
卒
今其甚者正申
日甚之意而亡
卒相類形

此時時張發
丞相故也
故知止此

以下正論紀載
易俗使天下
以仲已意上
文相類其壯
見有秦之不

歷六國無天下而取之成功求得其終不知反應愧之節
仁義之厚信并燕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收衆掩塞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乘其氣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
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業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
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修廢相競而上士制
度身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
復非顧行也舍其所追非計利與不耳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盜者則寢戶之簾開割剝之害也也今其甚者殺父
弟而祖惠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也白晝日也矯偽
帝祖惠

若出數十萬石粟以出金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素
傳而什郡國其數甚多又非乘傳而什郡國也此其大行
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將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國恬而不不知怪恬安也言大臣使
至于風俗大改則應不勤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割書札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
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僂不修則壞
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亂六親殃殺茲人並起萬民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茲人
制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
無所執章而群臣衆信上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江河之維楫所以繫船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
為

長大息者此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
地則堂高則群臣卑地則
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
是以黜刺之辱不及大夫
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

立不植則僂不修則壞
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
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亂六親殃殺茲人並起萬民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茲人
制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
無所執章而群臣衆信上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江河之維楫所以繫船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
為

長大息者此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
地則堂高則群臣卑地則
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
是以黜刺之辱不及大夫
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

此二句皆上生
下是文章大開
下是文章大開

此二句皆上生
下是文章大開
下是文章大開

此二句皆上生
下是文章大開
下是文章大開

君之路馬其勇若者有罰古謂其害也見若之凡
殺則起遭君之乘車則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
過刑戮之辱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
遠不敬也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屬其節也也家親加札
今有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而與衆
庶同黜削則苦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下被殺辱
者不素迫乎也庶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
有後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三世見當以重法者也

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殺讓
讓面吞崇崇讓其面所以必報讓子五起而五不出人間
讓子讓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讓讓也及君事讓行若拘讓已
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
如過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頓亡耻其訪亡節其訪亡節無志分讓耻不喜且不自好苟若
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也主上有賤則因而挺之
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也所托財者戰戰兢兢於群下也也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苟安則主上最痛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藍藍不飾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曰汗穢白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也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講
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也
聞聞則可則曰冠帶纓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也

此段即應田夫
可作重農之可
綱要

此段即應田夫
可作重農之可
綱要

此段即應田夫
可作重農之可
綱要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劫。亡。逃者。浮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昔五穀。而賤金玉。令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未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縣後。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常無閒疾。長幼在其間。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實而

此段即應田夫
可作重農之可
綱要

此段即應田夫
可作重農之可
綱要

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勤。勤之要在於。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以除罪。如此。富人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民能入粟。以受爵。爵有餘者。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全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龍錯言兵事

西漢

文帝時匈奴犯邊上表請兵禦之
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書龍卷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
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
吏害大寇盜竊開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承陛下之明詔天子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
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

是皆要之論

龍錯言兵事

西漢

以段又是一意
一曰得地形三
句是大綱兵法
以下至兵之
至要皆從此出
二不當一字
不當約結此
者相結者衆制
也而巳

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
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兵法曰大五之溝漸車之水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常流之水也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受術相屬連得眼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
也短兵百不當一西陳相迫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苒竹蕭草茂草木蒙龍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此言言軍利

今降胡以下所
謂以重夷攻重
夷也至此方露
出主意

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枝真同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
弓利矢益以遼郡之良賁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此當之平地通衢則
以輕車材官制之相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枝衡加之以
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臣司

唐荆川曰錯言兵事諸書深究利害不當以辭目之

世之罪秦者一
部臨二阨陌三
長城四快書嘔
哭則然矣然余
以爲秦之罪在
以許多度供億
窮勞筋骨其民
憔悴少恩而不
在郡縣在厚歛
或後而不在什
伯在京兆阿房
山駝道之工

西藏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
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常帶之士帶以革帶為帶無飾也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
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
數百姓任羅羅于役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犯罪者刑衣赭衣使天下之人數目而視傾耳而聽數目者言常達

視有異志也。傾耳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
不聽言，樂禍亂也。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
于別宮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未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房
作為之四阿。東西五里，南北千步，深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挽，花屈也。言庭廣殿高，勢勢馳驚。為宮室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湖水涯也。瀕海，謂休海之濱也。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莖其外，隱以金椎。隱莖也。以鐵實而伊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國之說者到迷
習者不聞也止
中分三段自此
聖賢界士是一
段常賢之所繫
正社稷危矣是
一段古者聖王
之調至無不聞
也一段是欲
諸家言納諫

文函

賈山坐言

Base will

舊者秦政以下
至引清此之謂
之中分四段自
以至此其欲也
一以自周益
八百以至弗
迄身一段自
帝東巡至

敬啟者

野山至道

~~Back item~~

以不賢與先王
士大夫所以不
至致敗也與
上古者聖王之
制相傳

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廢其後嗣世世無
窮然身死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
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
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通諛合苟密比
其德則賢于堯舜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告也。詩云匪言不解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悅此之

此段敘述古人
君以礼厚臣至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麋樂故古之
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臨窆貌正顏色然
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全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樹造厥功指本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新新
焉白將典克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古莫不精白以
承休德屬精以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體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一政矣陛下即位

此乃臣等所
以觀其制

臣等所
以觀其制

臣等所
以觀其制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聽樂。戚外徭衛。卒正歲。有
廩焉。以賦縣。傳。與。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
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不。事。
先。二。口。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叢。卿。府。金。賜。大
臣。宗。族。士。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
輕。於。他。時。為。犯。法。者。家。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
之。所以。頌。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瘠。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更。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
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洗。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
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策。射。獵。以。夏。歲
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一。月。為。五。月。今。定。明
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耳。臣。乃。可。古。者。大。臣。不。嫌。媒。仲。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終。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賢。莫。敢。不。正。身。修。行

此乃臣等所
以觀其制

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故。功。業。施。於。四。海。東
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
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悲。之。陛。下。與。最。臣。宴。游
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錯。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要
先。帝。法。非。是。又。詔。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崇。唐
子。為。不。善。足。以。戒。淮。南。傳。韓。彭。張。敖。武。太。子。重。下。詰。責。以
有。司。之。事。今。對。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
者。人。主。之。操。柄。也。全。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大。可。長。也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
其。後。復。禁。鑄。錢。云
山。諫。帝。止。獵。一。事。虎。頭。鼠。尾。誦。奏。獎。甚。悉。諱。漢。事。甚。詳
末。路。又。開。一。路。非。所。以。陳。善。開。邪。不。得。為。醇。儒。也。以。此
張。何。劭。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純。墨。與。梅
福。上。書。意。格。頗。同

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丹厚養刺客
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恐故曰畏之蘇林曰白虹起於劍之
長平之事太子飲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虹起於劍之
軻先主說昭王蓋兵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子白燕夫精
之能服人主也

公作韓詩記全
是自此克糾

知左右不明言左右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
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察之昔卞和獻寶楚
王則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利是以箕子伴狂接輿辟世恐
遭此患也願大王察之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無使臣為其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竭夷差
以少作鵲鳥形名曰鵲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初相識至白傾蓋如故
謂通相相遇車馬語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
而相切小秋之義

鄒陽不廷得
太史特發其書
之文辭發是現
以故入為傳
公作韓詩記全
是自此克糾

秦之燕藉荆軻首以秦丹之事王莽去齊之魏臨城自劉
以却齊而存魏王莽人亡至魏其後齊侯魏齊侯
累生以魏夫王莽樊於期新於燕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而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信於燕尾生白去戰七六城
為魏取中山白去為中山將七六城者魏之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燕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駭
驍騎秦雖有詐謀而更勝以珍奇之味白去顯於中山
中山之功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救之以夜光之璧何

則而主一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又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願卿於客
宰相中山范雎相骨折齒於魏率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
必然之畫稍朋黨之私扶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不為子云申徒狄諫而徐衍
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優舉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膝漆昆弟不能離豈意於

上卷末多音聲
無出此與由余
是為今人文字
不如此拘

按後漢之侯奇
人按後漢文公
衣按後漢文公
林其意而見之
而後伯

二國以危何則
也相與久戰則
國齊用越人子
阿偏之辭哉公
為昆弟由余子
是矣今人主誠
稱三王易為比
也是以聖王覺
田常之賢封比
就於天下何則
齊桓公用其仇
可以虛辭借也
而卒車裂之越
身是以孫叔敖
相與進為今人
見情素墮肝膽
二國以危何則
也相與久戰則
國齊用越人子
阿偏之辭哉公
為昆弟由余子
是矣今人主誠
稱三王易為比
也是以聖王覺
田常之賢封比
就於天下何則
齊桓公用其仇
可以虛辭借也
而卒車裂之越
身是以孫叔敖
相與進為今人
見情素墮肝膽

田常之賢封比
就於天下何則
齊桓公用其仇
可以虛辭借也
而卒車裂之越
身是以孫叔敖
相與進為今人
見情素墮肝膽
二國以危何則
也相與久戰則
國齊用越人子
阿偏之辭哉公
為昆弟由余子
是矣今人主誠
稱三王易為比
也是以聖王覺
田常之賢封比
就於天下何則
齊桓公用其仇
可以虛辭借也
而卒車裂之越
身是以孫叔敖
相與進為今人
見情素墮肝膽

臣聞明月之珠
相賜者何則無
桑若何則以左
之珠夜光之璧
朽於樹功而不
包光露之弊挾
臣聞明月之珠
相賜者何則無
桑若何則以左
之珠夜光之璧
朽於樹功而不
包光露之弊挾

之君而素無根
則人主必有按
之寶也。是以聖
早亂之語不奔
言以信刺鉅之
歸以王天下故
能越拘擊之語
沉於誦說之辭
早此鮑魚所以
之君而素無根
則人主必有按
之寶也。是以聖
早亂之語不奔
言以信刺鉅之
歸以王天下故
能越拘擊之語
沉於誦說之辭
早此鮑魚所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而世托木臣聞盛飾入朝者六以利汚義砥厲名號者不
 欲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還子迴車今欲
 使天下振靡之士訪於威重之權貴於勢位之貴回面汚
 行以事損毀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藏
 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此為用事太多而文亦侵越于偶儻蓋其病也然其論
 說毀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獄中書逐客書皆挾傾危之術震駭人主李斯云逐客
 以資敵鄒陽云士有伏死堀穴中耳則安得不使人主

且駭且愕復斯爵而宮都陽

枚乘諫吳王書
 臣聞得金者金昌失金者金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志不過百里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夫性
 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
 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隱之心於百秦言
 夫以一縷之絳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豈不測之
 淵維甚愚之人猶知乘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危如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故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
 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
 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喻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
 也又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
 薪而救火也秦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薪百步百發百
 中

以見其
之

此語兩字比上
石之字更痛切
其木字不
知字皆時

中楊景之太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迥不共
內耳比於巨象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當穿石草極之統斷幹木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鍊鍊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文必過石稱文量徑而寡失夫十
圖之木始生而葉茂可操而絕手可權而拔據其未生先
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封膏養不見
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素義皆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可世不

易之道也

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漢即中吳王之初然望謀為逆
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之從吳孝王遊後景帝拜
乘為弘農都尉
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叛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
矣

枕席諫吳王書

五十四

其德義曰所六
謂文之淵藪也

於樂記曰樂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
感於物也來心
感於物也來心
感於物也來心
故無心感者其

此等以彼所讀
心結日久不知
存此之理也
即此理

此等以彼所讀
心結日久不知
存此之理也
即此理

中山靖王問對

西漢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樂者不可為嘆息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刺軒為之低而不食
士皆為之泣也
孟嘗君為之於邑
見孟嘗君先
說千歲之
高漸離擊
筑易水之
上刺軒為
之低而不
食士皆為
之泣也
孟嘗君為
之於邑
見孟嘗君
先說千歲
之高漸離
擊筑易水
之上刺軒
為之低而
不食士皆
為之泣也

中山靖王問對

西漢

中山靖王問對
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樂者不可為嘆息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刺軒為之低而不食
士皆為之泣也
孟嘗君為之於邑
見孟嘗君先
說千歲之
高漸離擊
筑易水之
上刺軒為
之低而不
食士皆為
之泣也
孟嘗君為
之於邑
見孟嘗君
先說千歲
之高漸離
擊筑易水
之上刺軒
為之低而
不食士皆
為之泣也

待聞 謂即應塞也 謠言之徒 愈生 道遠路遠 曾莫為臣聞
寫自悲也 臣聞社稷不灌 屋風不重 龍少見 何則所託者
然也 臣雖薄也 得蒙肺腑 位雖卑也 得為東藩 屬又稱兄
今群臣非有 蔭之親 鴻毛之重 吹之蓬蒿 其亦中白
斯伯奇所以 流離此十所以 橫分也 詩云 我心憂傷 惓惓
如擣 假寐永嘆 唯憂用老 心之憂矣 疾如疾首 臣之謂也
其以主所侵聞於上 乃厚謝之 札者有司 所奏諸侯
事加親之 恩為其後 齊州主父 解謀令諸侯 以私恩自
聖地分其子 弟而漢為 定制 封爵 斬刑 屬漢 即有李思
而諸侯 地猶自 分新 爵小云

此對事情激切 誠亦該傳語語自胸中流出 不見斧鑿
痕王侯之中 乃有此人物 使攻文積學 如甯子建輩出
其下哉

待功 能者進以保福 罷者退而勞力 刑法於宇內矣
千字內 履最美而不足 懷聖明而不專 二句 建三宮明
聖字之文 質言於三字 班改 章厥職之所宜 封禪之君無
聞焉 不問若斯之 侯夫天今初定 萬事草創 乃臻六合同
風九州共賞 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 故周至成王
然後制定 而休徵之應見 陛下盛日月之光 聖思於勤
成專神明之教 泰煬祭於郊宮 郊祀之享之精 交神
積和之氣 塞神明而異 就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
白魚入于王舟 俯取以燎 群公咸曰 休美哉 今郊祀未見

終軍白麟奇木對

西漢

武帝幸雍 初五時 獲白麟一角五蹄 每此五蹄也
又得奇木 出於樓子木上 帝異之 物博詳群
臣聞詩頌君德 樂舞后功 異經而同 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南越賓屏 蔭帝加帝 典為魚群 正朔不及其俗 有司曉境
而東甌內附 闕王伏辜 南越類故 北胡隨畜 焉居言隨
不安位也 會獸行虎狼心 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 秉鉞單
于 辟古去 騾騎 龍去 為抗 舉旌 毘邪 右往 此也 是
澤南冷而威 十暢也 若罰不阿 近舉不遠 遠其官 談錄 縣賞
史記 終軍白麟奇木對

制度文為 昭以
潤色祖業 明
聖安能當此焉
算有今名哉
待功 能者進以保福 罷者退而勞力 刑法於宇內矣
千字內 履最美而不足 懷聖明而不專 二句 建三宮明
聖字之文 質言於三字 班改 章厥職之所宜 封禪之君無
聞焉 不問若斯之 侯夫天今初定 萬事草創 乃臻六合同
風九州共賞 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 故周至成王
然後制定 而休徵之應見 陛下盛日月之光 聖思於勤
成專神明之教 泰煬祭於郊宮 郊祀之享之精 交神
積和之氣 塞神明而異 就來獲宜 矣昔武王中流未濟
白魚入于王舟 俯取以燎 群公咸曰 休美哉 今郊祀未見

此以時
合也

此以時
合也

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此天之所以示樂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時令月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宜作白茅於紅
雖發嘉號於帝丘登封泰山以應緝熙使著事史者有紀
亂飛鳥下動鱗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備白麟一明同
本也衆夫內附出得奇木其技旁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
將有解編牛鬃削左柱繫冠帶無衣裳之木業而蒙化者
焉斯拱而埃之耳拱手而待之
武帝北卻胡南拓越不為無功而疲敝中國亦賢者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通耳然輪臺之詔翻然覺悟非迷復之者可同日語
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而
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其稱漢武之賢亦
多溢美哉頃不忘規是所望於端儒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

西漢

唐蒙使通夜郎西夷中又獲巴蜀吏卒千人將灌
之還相如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降屬膝請和康居西域
納貢稱臣前未嘗聞其移師東指閼越相詐右弔番禺南
太子入朝至當萬故古在也南夷之君西貳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上望皆望鄉風慕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為臣妾適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
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
士各五百人古漢卒不以奉幣衛使者不防使若道
康有兵革之事今漢兵未嘗戰關之患今聞其乃疾
軍典制裁軍調發三軍之衆驚懼子第憂患長老郡又
禮為縣吏有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中亦貴
百姓不或亡亡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遠即聞災舉燧燔烽火有風則舉燧燔烽火皆攝乎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矢石不反顧

此乃以忠孝
人臣之道也
故有割符之
封折去而爵
為通侯君列
東第列甲第
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
孝甚忠敬居
位甚安侯名
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
滅是以賢人
君子將膺塗
中原膏液

家義親而俗
不長孝本似
不長孝本似
不長孝本似
不長孝本似

計不施雖人懷怒心如執松從從置樂死思生非縛列
也之民而與巴蜀異主裁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割符之封折去而爵為通侯君列東第
為通侯君列東第列甲第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孝甚忠
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孝甚忠敬居位甚安侯名聲施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將膺塗中原膏液
潤莖少而字而不鮮也今來帶使至南夷即自賊或亡
遊抵諒身死無名善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其父兄責行者之罪也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遣使者有司之若彼憚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以教信之曉諭百姓以教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之罪讓三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
時重煩百姓重難之不教已親見近縣近縣之民使怨
所谿谷山澤之民不編聞又為教文也檄到孟下縣道咸
諭陛下意母忽陛下上非
按扁承數語通綴前意漢文多此法愚使者有司之若
彼則綴義軍典制擅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

史記
論已蜀
四十一

之如此則綴古遊有賊族非人臣之節身死亡名益為
至愚之意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則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賓之而士民特以衛使
者不然之意皆聞綴于中數之以不忠死之罪讓三
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則進士之畫忠而行者之不能
父兄之教不先之意亦聞綴于中文字最有閑鎖

史記
論已蜀
四十一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西漢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便用相如欲以
漢與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漢恩汪濊群生靈濡澤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極
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丹徒馳
耶略斯掄音西南夷國名東莞蒲結軌還轅東師將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播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備然造
為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難蜀父老

四六

大漢功之翳音西今眾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曉今又按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怨
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
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
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之中國以附夷
狄獎所恃音西中國以事無用音西蜀人固陋不識所謂使
者曰為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也不化俗也
僕尚愚聞若說然斯事惟大固非親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亦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音西黎民懼之及臻
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
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底之乃堙洪水漢江訖河滙分
動豈惟民哉以安其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之
生毛故休烈顯承無窮教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擢音西構文音西俗音西循音西誦音西傳音西當音西世音西取音西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無

難蜀父老

四六

容并包勤思乎參天音西武音西地音西已音西并音西天音西為音西三音西先音西天音西也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
六令之內八方之外浸淫所懷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
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祥靡有闕遺
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
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和
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孝幼孤為
奴虜係繫號咷內鄉而悲聞中國有至仁仁德澤恩
膏物靡不得其所今播君為漢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兩盤夫為之

胡南馳使以請勃拔四面風德二方之君辨集仰流頓待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沫若以沫若微悍柯鍾靈山梁孫
原儒也孫梁之開道也梁創道德之室垂仁義之統將
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流不閉智其開昧得耀乎光
明者矣未明也言化所使流不閉智其開昧得耀乎光
此而息討伐於彼通一體中外祇福不亦康乎夫極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夷結周氏之絕業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難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

不始於憂動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
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
登三或同於五帝觀者未親指聽者未聞音猶鴈鵬已翔
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蒼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嘖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維勞請以身先之故周廉徙微周警現遷
延而辭曉

意思與論已蜀檄同特好文章後面自解還就強辨者
他前設難一節畢竟是長歸心好難掩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西漢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為獲捷言慶忌勇則
有鳥獲秦武王力古廉思吳王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
之款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獵擊卒然遇軼材之獸
駭不存之地紀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應而猛獸擊
之清尊言與不及還轉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秦武王之
力亦待用枯木巧株盡為難矣是初越於教下而竟夷
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衢之變也馬
馬長而況涉乎遠焉馳乎丘墳前有利害之與而內無
存喪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
而我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堂
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臣悉取其書一
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安西門
書有書也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若夫
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臣
其書天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述者踵武迷聽者風散遂也紛綸歲華澶而不可
不可勝數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有二君周若淑而不昌時運夫而能存也也也也
而後不昌者又無軒轅之前遺哉遊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五五帝也書曰元音明
我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賁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公劉設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卸隆大行
越成即至也行道也言文王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競
無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遠教於
後耳故執迹夷易易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則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機樞謂成王也按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奇考
於今者也其所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何止一書
未可封禪而封
禪之書不可不
讀也

公大山也
用白鳥為瑞
登大山封禪不
示悔乎

於是大司馬以
下二說為大
司馬進言
漢功德存瑞之
行事傳傳仲光
土故遠其義以
禮之焉也

魏武帝名大漢之德廣濟滌原泉湧滴漫衍
治漢也漢帝魏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域下沂八埏
重九入地之深也言其德上達懷生之類密濡潤
氣橫流武節飄逝遐隔游原迴澗沫沫
近也漢武帝德比之於水首惡淫漫開味昭哲
怪獸一六總於庖犧獲麟共抗之獸獲麟餘珍
也岐嶽周招翠黃象龍於洛華黃象龍於洛
鬼神接靈圖寶於開館人名
奇物摘鏡假僕窮變飲

司馬相如封禪書

西漢

其典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德
諸夏樂貢百寶執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汰洽符瑞
聚慶期應結至不特創見創制也言不意者大山梁
談壇壇望幸蓋號以況榮盛歟也言不意者大山梁
恩備社將以為成陛下謙讓好佛教也聖三神之職缺王
道之儀群臣愚為或謂且天為賢關示珍符固不可解若
然辭之是大山靡氣而梁父靡幾也亦各垂時而崇成濟

原世而居說者尚何糾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於天子一段
此為天子命可
之詞同為作詞
自為天子以下
此為天子以下

澤之博廣
之廣二句言此
符瑞乃上帝休
類托寄以喻天
子使封禪也末
處美意危嚴語
後李高湯廣齊
為法蓋風以君
德不可忘乎終
六

厥世而居說者尚何糾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來符以行事不為進越越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勅功中散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
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也業未可敗也
願陛下全之而後固維維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
末光絕春以展采錯事備正列其義後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為古樞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斐英毅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者若用
此宜命常故惠奏其義而覽焉掌故大史官屬於是天子
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延遲思曰慮總公卿之議詢
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
雲之油沛其露時雨厥壤可游滿溢滂灑何生不有嘉穀
六穗我穡焉當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偏我祀布獲之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頓仰望君之來君身君手侯不
邁哉漢何也朕般之歡樂哉君同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朕
天瑞之徵亦於魯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
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究究黃龍與德而北來色炫耀燦炳輝煌正陽顯見覺露
熱然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未必諱諱依類託
寓論以封禪披棄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吞理
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與顧省厥遺則已言舜察機
所遺夫不念天也此之謂也

此篇鋪叙有步驟結撰有精神篇末教語大寓諷諫故
知相如此書亦不徒作也

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其露時雨加谷之瑞二章言德

澤流而物懷思以興太山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言騶
虞麟龍之瑞緣所以覺悟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
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而論天子使封禪也末數語所
以言天符不可違而王道不可缺也

西漢

翔字曼倩傳中多敘其
詩話此特以摘一政

八方朔曼情
况現瑞為漢
第一流壯太
馬士作傳拉
模寫誠慕之
此與与客難
篇可見其大

世明雖氣溫厚
昌大美麗難枚
求卸陽筆以文

聲名或未能過
此直言切諫處

其本萬事理
字是一篇主
因錢得好今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洗雪閭閻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
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弋黑也綵足
履韋舄以常帶劍莞蒲為席兵革無刃衣赭無文組也集
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華於先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華左鳳閣
右神明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
毛宮人簪璫瑀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
擅萬石之鍾擊雷震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
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役用則
光燁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詆笑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
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

三王二句
斯正統乃正統

新料需時必無
此輩人又料武
帝必不派用此
輩人故為此言
級請也

自是一篇笑話
史迂列之于滑

陸良士不輕

得形客諸臣之
狀正照着上面
諸至賢說乃翻
之喜振指起
龍道要道也
錄曲躬也

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是以翰當世臣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
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丘為御
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非薇子為御史
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子仲外國
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茲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
梁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鴻臚象般為將
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
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

事自公孫瓚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嘗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詠調而已

前段對化民有道是直諫其詞則後段皆是寓言反言是諷諫其語多風

方朔進身以不正而進言則時出于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才智士一言悟意驟置左右為天子私人叢兵會稽主于嚴助起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

史記 東方朔傳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卷 五十二

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于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與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燭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前段對化民有道是直諫其詞則後段皆是寓言反言是諷諫其語多風

方朔進身以不正而進言則時出于正武帝招致天下文學才智士一言悟意驟置左右為天子私人叢兵會稽主于嚴助起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滑稽寓諷

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于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與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燭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三句一篇大指

已上中上後一時意世治正賢者所當不力之時而謂身不肖無異行邪大都是借天子項排使言以諷刺云耳

方朔客難

西漢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三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而居海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歷唐虞之禮而不可不擇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解海內鈗要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朔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東方朔客難

四卷 五十三

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格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格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秦楚魏燕趙韓魏齊宋楚也者張儀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庫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懷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藩安於覆盂為帝古如帝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農舉事猶泥之掌臂與不肖何以異哉遷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絃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枉而直之四句
乃舉尚書勞者
勞之未著未之
字意杜預序春
傳皆祖此要
不著切題

華章修學敏行而不散怠也。譬若鵲鳴且鳴矣。小義傳
 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
 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句句而易其竹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諂云禮義之不怒
 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見而前
 說所以蔽明註續充耳所以塞聰註續以黃佛為尤難死
 之言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奉大德誠小過無求僦于
 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操
 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則歆且庶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現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竟蕪。忠合子得。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殺素之任李斯。郡食其之下齊。伐行如流。曲洗如圓。所欲必得。坊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獲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螭狗。振豚之咋。麋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鹿麋一名吳。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固。固不得已。此遠足以明其不知權變也。

四卷 五十五

東方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稚振之為辭嘲尚有
龐騎自污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
屋下架屋章摹自寫其病與七林同反退之進學解於
是一洗也

此書詞入五代人多疑以為偽遜齋開覽則引江文通

人有言難忘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春春
男見生已不成名死則葬壘夷中誰復能屈身積願遂向
此關使刀筆之吏其文墨下亦時有以竹簡為字
改更以刀筆自隨入功臣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
後何相去萬里人絕跡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
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官法上勉事聖君足
下微子無辜聖朝生子在匈奴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
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此書詞入五代人多疑以為偽遜齋開覽則引江文通

此少卿仰天抱心泣盡而絕之以血語証其非偽第其
文慷慨雄壯一氣呵成文彩爛如絕無斧鑿痕最利舉
業初學氣勢豪芒下筆自擇千軍矣
王鳳州曰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臣
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
壯宛萬有致亦六朝高手劉子玄淵此書乃蘇果人偽
作予毋暇論擷取其悲怛切切激烈古勁真千古絕唱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百
無知之禍而桓公以典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
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
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為文帝永思至德以承
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閭閻一遠近教賢如大賈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
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也溫舒正教放
之漢刑以應天

溫舒傳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百
無知之禍而桓公以典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
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
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為文帝永思至德以承
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閭閻一遠近教賢如大賈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
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
也溫舒正教放
之漢刑以應天

無服先王謂親
服先王謂君

智安之通在人
之无无說時
智也畏為上
所迫也則痛
周忠欽之治中
亦服者產為宗

陽令一更府
中出視其
中下有一錢
之乃庫中錢也
命杖之吏曰一
錢何足道乃杖
我耶爾能杖我
不勝新我也每
產獲羊判云一
日一錢千日一
千錢無木斷水
滿石穿自伏利
下時斷其背中
自府自勤夫吏
之無罪固非而
之產之皆吏其

刑於世。忠良切言。皆繫於胞。參使之觀。自滿於耳。意其
心實獨藏。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
恩厚。亡金華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
未洽者。微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死人之無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討。歲
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

史記

卷之六

四卷

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橫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卻則鍛練以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答辭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
深刻。殘賊而士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惠。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語曰。畫地為獄。勢不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
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棄道。
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鵲之知。不
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諱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

山茲燕疾。川澤納汙。環瑜匿惡。國君舍詔。唯陛下除誹謗
以指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廣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
履輯輿典。天古操。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帝身嘗微事。故於
刑獄。為詳溫。舒身為獄。吏改於刑。獄為惡。夫刑獄。末也。
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為重。
文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絕人。故謹刑。
而日繁。繆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道帝於德化者。
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史記

卷之六

四卷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西漢

此後勉官帝當
富已正統以
若為國家大

此後勉官帝當
富已正統以
若為國家大

此後勉官帝當
富已正統以
若為國家大

此後勉官帝當
富已正統以
若為國家大

夫荷旃被冕者難與道純純之麗密之荷負也荷也
布裘慕含糗者不足與論太宰之滋味也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親
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
臣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國治省而功施
若器用利則用力少而成就速故工人之用銳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巧治鑄干將之機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
鋒越砥飲其鋒越砥飲其鋒越砥飲其鋒越砥飲其鋒越砥飲其
亦乃水新絞陵刺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犀
言也如此則使離委督總公輸削異難崇堂五層延袤百
易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弊策焉
夫口榮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轡膝膝
損輒扶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轡膝膝
夫口榮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轡膝膝
夫口榮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轡膝膝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此言人君要應
國賢路使英傑
不為空虛因年
周公相公為証
見賢人宜大用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操策則君不用其謀陳
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作逐又非其慈是
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傷寧戚飯牛離
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余上意謙諍則見聰
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朝雖
蔬釋蹻而享膏粱食非此木橋也厚汗也此蔬蔬則符錫
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肅而風烈龍興而雲致易曰雲從龍
蟠侯秋吟蟠蟠出以陰蟠蟠出以陰蟠蟠出以陰蟠蟠出以陰

其詩。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制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太守之以寧壹。至於數置刑措。用此道也。貢禹之議得之。

史記

卷之四

四

史記

敘趙廣漢吏跡

西漢

廣漢。字子真。潁川太宰。郡大姓。原緒宗族。橫志賓客。化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緒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東。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世其語。令相。起。又發。吏。為。無。籍。及。得。授。書。刑。其。主。名。而。託。以。為。榮。保。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其。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復。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

史記

卷之四

四

史記

廣漢以潁川太宰。郡大姓。原緒宗族。橫志賓客。化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緒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東。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世其語。令相。起。又發。吏。為。無。籍。及。得。授。書。刑。其。主。名。而。託。以。為。榮。保。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其。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復。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

敘趙廣漢吏跡

廣漢以潁川太宰。郡大姓。原緒宗族。橫志賓客。化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緒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東。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世其語。令相。起。又發。吏。為。無。籍。及。得。授。書。刑。其。主。名。而。託。以。為。榮。保。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其。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復。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

解之術利用
已解之術利用
月北中解之
故智

如如書五

既在四考六

如如書五

如如書五

欲如馬。馬則先問。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貴。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作人效者。要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懸侯。其根株腐穴。所在及。更受取。請求。錄。而之。毒。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會謀共劫人。坐語。未能。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田。高。即。二人。叔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操香。叩堂戶。晚賊曰。京兆尹趙君。謝而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東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京兆尹自來。雖入。牢。當。善。家。遇。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之。或。建。教。全。則。得。脫。免。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之。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還獄。勅吏。謹賜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飲。蓆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殺。謝我。何故。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尹不忘卿厚意。其發。茲。德。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微。徵。吏。秩。百石。其後。五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尹。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

史記
卷之七十一
四
七十一

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洛京。凡者。莫能及。廣漢之治。與尹翁歸相似。而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譎。而為傾危。翁歸特以名藉。而必刑罰。且不以行能驕人。其氣識。固非廣漢所能及。

史記
卷之七十一
四
七十一

此言已可
以有古文未
有之句有無
之勢其也
後引陳平傳
以是耳其言
亦二語亦是

張敬與朱邑書

西漢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錫思之時也直欲遠
守劇郡取於繩墨句臆約結固奇也雖有亦安所施是
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禮之業猶儀若井糟糠穰歲餘日
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親情而後進韓信雖
奇賴蕭公而得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
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見下而進矣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畜夫煮平不
奇以愛利為行未嘗嘗人存問者老寡遇之有恩所

却吏民愛敬為遷補太守卒復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
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為于故
蕭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用之朝廷敬為是時
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云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
多得其助者

王吉諫昌邑王

西漢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鄉人吉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
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
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想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
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魯不半日而馳二百里
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
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為是時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其仁恩至今不伐其宗其宗之詩是也大王不好
書術而樂逸游鴻式構街馳騁不止口倦心勞手足苦於
甚勞身勞車馬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
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屠薄數以與晚之王休犯勤
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
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
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舊發
憤志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街之閒哉休則進仰結信
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照新吐故以練專意積精以

通鑑纂要

達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充發
之志休有為松之奇美聲聲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義聖至今思慕未忘於宮館周池七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
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
加焉恩愛行義媒介有不具者於以上開非策國之福也
臣吉愚竊願大王察之

此諫雖未見聽而昌邑王亦知教禮蓋以其愛君之
意諫然詞未○讀漢文者皆知誦相如諫獵書而於王
史○王吉諫昌邑王

吉此篇或忽為茲拈出之以見忠臣之婉舌而發以文
人之藻思

前漢書卷之九

此數句大意謂
聖之主志當建
如會要而止乎
抑欲振廢其通
日不食運周
召之頭然漢已
乎下即承此說
云故淳淳奇鳴

鄭朋奏記蕭望之

西漢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卡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復折衝之位號至將軍士之高致也憲允於庶莫不
懷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
日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鼻
公之禮食邑延陵之鼻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鼻
王之於國猶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璜宣中
廣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紀日云之燕聽則下走其庶幾
史○鄭朋奏記蕭望之

奇書

願錫區區底屬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鄭朋接傳以禮
與通平為朋
此為舊罕有傳誦獨焦弱侯善此文其一願增傾乎

此係上朱丹桂
以下叙戰
月之分離以起
下六

西漢

哀帝時。傳董賢用事。馬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大父。要為孔。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洎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古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擔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章得遭明盛之世。

錫德屏刻

四卷 七十六

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片廡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侍諸君
 又黃圃有大曹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譚公卿
 玉堂小玉堂曹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譚公卿
 目如擢星舌如雷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碩默而作太玄
 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以謝脠文也說太玄深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
 不過侍郎擢終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
 招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鹿喻在
 為六七四分五割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此款句即卷客
難尊之則為將

早之則為勞數
句意

此說言人才去
苗係因輕重益
矯上大時平無
所須才意數句
收拾得好

此段即上卸解
孟對數句意但
耳伸其意而文

富夫士者貪。鳩翼厲翻。奈思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擊壤以道。是故鄒衍以頡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而為萬衆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殿以糾墨。刺以鎖鑼。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音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譁者。皆倚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此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以。馬

陽維野湖

卷一

曰雙四雁曰乘昔三仁去而焚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禁路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平勃子房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天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澤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譚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踰瑕而無所諱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服隙爭權之義

則可取之當今縣令不請士即守不迎師即卿不揖客得科
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若舌而不同
親欲步者疑足而投跡鸞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科
中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待待詔下
闕問辭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難犯者事報且吾聞之
炎炎者威隆隆者絕親而火為益為寶天收其殷地祇
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擊者亡默默者
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
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懷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鵠臬而笑鳳凰就蟬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臂摺膝先
於徽索翁有躡扶服入索徽印萬乘之主介經陽旅
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頓頭折頸涕垂流血而
揖強秦之相搢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
下已定金華已平郤於洛陽高祖西宴散委輅脫靴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遠也五帝垂典三

向謂其略曰王傳禮有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利靡散秦法酷烈聖漢推制而蕭何造
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
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秦法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謬矣左傳召公糾合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
則任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
城隍雖其人之膽智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
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西若夫蘭生
收功於章臺四皓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

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贊於卓氏東方朔劉歆於細君僕
誠不能與此數子並然獨守吾玄
揚雄之解嘲比之曼倩之吞客雅色澤雖鮮而渾融不
足比之孟堅之吞賓戲則並驅詞場僅出一頭也若
論贈炙人口為時所賞則楊子之文專為右主矣

此即前卷上
是謂此又側
說自李斯上
皇書陛下
山王三
以於前卷上

客問以下何
必玄之難結
只在末兩字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蓋於授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諸君為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赫之德豐功厚利積

方神人共降而
其在高位
其言亂臣賊子
其子神聖皆來
聖高之無有
天今也

此言帝堯亦
命主帝堯天子
而尤出于天所
命也

班彪王命論

西漢

漢高帝起布衣為天子當時多有觀視神異者此
論以見王若自有真天命不可為以陰謀奸詐不
人心非特其文義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蓋於授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諸君為劉氏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赫之德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
在此位者也起特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連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古至比天下於逐鹿爭捷
而得之不知神若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
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開於天道哉又不親之於
人事矣夫餓饉流離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裝席石之畜
所顧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
命有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慶哉

此言帝堯亦
命主帝堯天子
而尤出于天所
命也

此言陳靈之母
知靈貴為不祥
王陵之母知漢
王陵之貴可以
大文夫明不如
一匹婦也

此言高祖之興
其所以興者
其所以興者
其所以興者

故雖連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繆咸如王莽
然卒潤鎮伏鎖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圖干
天德者乎是故楚漢之爭未勝千里之陰燕雀之鳴未
六翻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東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爵祿之四文辭不勝其任也
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
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必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
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機
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
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古由人嬰母如廢陵母如興
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
先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
曰神武有徵應三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
人善任使高祖任張敖以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東漢書成帝
下而宜瑞與帝
及子
此又言高祖為
王氣鍾天意
也為真主非人
力之所為也

此古人不接之
天令人事徒以
智力而度非惟
大器不可理者
且將猶生或族
焉為二母所決
矣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越時如弊社之赴
輕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授足揮洗揖都主之說悟成卒
之言斷懷土之情中故云新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
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文可
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
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負見高
祖醉卧有怪異呂公觀形而進女呂公者高祖親乃王姬武
遂毀貫酒之契呂公觀形而進女呂公者高祖親乃王姬武
東遊以厭其氣呂公觀形而進女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帝所居常有雲氣故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而苛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
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若順趨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險
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速鹿之替說審神器之有於
母會不可數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祐其永
終矣

史記
卷八十二
四

余嘗與同座論及靈瑞符應因道岳飛討楊么時么據
洞庭出入不可測偶獲一鰖者問其巢穴對曰陰阮安
可入唯飛乃可入耳飛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
巢穴三軍大喜造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是壯
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
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
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
白蛇之稱苦瓠靈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衆未之不
景從乎

史記
卷八十三
四

班固答賓戲

西漢

國承平中焉即與校秘書專其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託以無功又惑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遇

賓戲主人曰茲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

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不實也

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稱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鉞冕之服

文舊矣齊被卒不能據有尾香翼錢振振濟濟騰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與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

無所帶下無所振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惟惟然而器不買於當時用不效於

一世雖馳騁如波濤擢薛如春華猶無益於朕最也素若且運朝夕之策最也定合會之討使存有顯號亡有美

謚不亦優乎主人通兩而嘆曰聞之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彘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夷燭未仰天庭而觀白

日也賓與幽深之慮量若王塗無纖周失其馭於伯方軌

班固名字

國承平時正遇

以下言不正是

以功字味起者

意公大漢以下

班固機驚於是七雄魁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時說之徒

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疾飛景附雲煙其間者蓋不

可勝載也或原也電激謂其口辨疾急當此之時櫛朽靡

鉞鉞刀皆能一新稍摩皆自激厲也夫嗽發投曲感耳之殺合

輟千金庫卿以碩貲而捐相印夫嗽發投曲感耳之殺合

之律度臨鏡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扶合款曲也

君因執合與偶時之會風移俗易爭逐而不可通者非

君子之法也及至漢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

辭商鞅執三術以錯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

風塵之會履燕沛之執擄棄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

榮華夕為傾軛福不盈指禍溢於世凶人以自悔況言

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說辨以

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遭其身乃因秦貨既貴厥宗

亦隆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春浩然之氣彼豈樂為

以下分上古之
可為三等即有
今人未之睹

句章之野人
皆以尊卑
皆之貴賤之
所推測又謂之
貴賤也

句章之野人
皆以尊卑
皆之貴賤之
所推測又謂之
貴賤也

句章之野人
皆以尊卑
皆之貴賤之
所推測又謂之
貴賤也

山林鳥獸之類。川澤得氣者。著焉。失時者。零落。參天。而
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瞞所
聞而疑所觀。欲從塾教而度高山。懷汎濫而測深乎。
重淵。亦未至也。要教小丘。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裴周之凶
今既聞命矣。故問上古之古。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
後者。豈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昔錄謨。虞。箕子
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旋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北。動於
渭濱。齊寧。嚴毅於康衢。漢康。受書於祁。垠。齊寧。嚴毅於
上。老人投書一編。而為王。若。即。此。皆。使。命。初。神。交。匪。詞。言。
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數也。近者。陸子。優。游。
新語。以興。養生。下。惟。養。德。儒。林。創。向。司。藉。釋。章。舊。聞。楊。雅。
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闥。亮。先。聖。之。臺。與。鑒。鑒。手。
術。藝。之。場。休。息。乎。為。藉。之。圖。以。全。其。質。而。最。其。文。用。納。手。
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
惠。降。志。而。辱。仕。顏。軌。樂。於。草。屨。孔。終。焉。於。西。狩。殷。後。繁。
天。網。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
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此。下。言。已。所。不。
有。其。自。其。亦。
吾。高。

此。下。言。已。所。不。
有。其。自。其。亦。
吾。高。

此。下。言。已。所。不。
有。其。自。其。亦。
吾。高。

聞和氏之璧。羅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其時。
不知其將含景曜。以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
行魚。竟。蝶。之。不。觀。其。能。奮。雲。德。今。風。雲。起。忽。荒。而。號。吳。若。
也。無。天。名。驍。行。也。故。夫。泥。結。而。天。飛。若。應。龍。之。神。也。先。
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聞。而。久。章。者。若。子。之。貞。也。若。
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委。眇。目。於。毫。分。塗。蒙。絕。技。於。孤。矢。
般。輪。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和。
鵠。葵。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
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史。而。

張。同。答。

史。而。

規模全做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
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於利達。
却露出本相。此處便輸于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班固匈奴傳論

西漢

班氏叙漢與匈奴事

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莫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武帝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其要歸兩科而已。結綽之。儒則守和親。今賢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末。故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匈奴是天下事

漢高祖時紀

孝惠時紀

孝文帝時紀

如中不亦也

秋。其與匈奴有餘。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拙仲異。變機相。反。是故其詳可待而言也。昔和親之論。廢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真。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妄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有要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款塞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水。安。定。北。地。上。良。家。材。力。之。士。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

匈奴之為患也

匈奴之為患也

匈奴之為患也

匈奴之為患也

匈奴之為患也

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莫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武帝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其要歸兩科而已。結綽之。儒則守和親。今賢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末。故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匈奴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莫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武帝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其要歸兩科而已。結綽之。儒則守和親。今賢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末。故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子國
事

郭郭古書

河
未服則以札持
之但不可羅過
俗耳

正是此處得來
倘解他不得

此後大度中國
所以御戎狄之
法乃與氏立治
之法皆

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
開亂。戰亡之既。權時施軍。獲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
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三世無犬吠之警。黎民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運
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
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遂其儀。而蕭望之
曰。我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遠近窺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
元時。議羅守塞之儀。庶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
思危。遠見微。微之明矣。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使
檢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之道。不通千金。安在其不棄。
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滿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
之圖。而始時一時之事者。未可以輕遠也。若乃征伐之功。
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
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號。異
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合會。而好利。被
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習異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

可

郭郭是會款
事

谷。雍。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會。款。畜。之。
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賈。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珠。而。不。成。政。教。不。及。其。人。正。朝。不。及。其。國。未。則。恐。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
不。絕。使。由。在。彼。蓋。聖。王。制。御。賈。夷。之。常。道。也。
丘。瓊。山。曰。班。固。謂。聖。人。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
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強。兵。出。塞。者。非。矣。
然。則。如。之。何。而。可。固。曰。來。則。德。而。樂。之。去。則。俗。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禮以接之所謂治戎之上策也云使
曲在彼尤為深得聖人躬自厚而薄責人之意

吳蓋陳威傳贊

東漢

中興之業。誠艱難。然彼無秦漢之機。人皆附之。思雖
 懷。聖紆紆。然彼無秦漢之機。人皆附之。思雖
 功。上烈也。生於山。而既成。臨天下。我獨長其精。勝師
 賈其餘。壯。則。心。尚。武。之。幾。先。志。說。兵。之。日。威。宮。馬。武
 之。餘。撫。焉。劍。而。祇。聲。志。即。於。伊。吾。之。北。先。武。審。黃。石。存
 包。秦。開。玉。門。以。對。西。域。之。質。早。詞。幣。以。禮。句。奴。之。使。其。意
 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乎。誠。之。國。患。傷。點。主。之。陳。桑
 秋。恭。傳。贊

此後人論史宗
 援漢中郎書來
 以恩字上謂
 此字相應原係
 漢恩之薄也
 漢恩

余初讀。武傳。感其。如。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恭。疏
 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我。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
 曾。子。抗。質。於。柯。盟。相。如。中。底。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其
 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號。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
 及。嗣。恭。亦。終。填。宇。九。近。誦。龍。蛇。之。章。以。為。嘆。息
 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其。日
 宮。門。曰。龍。蛇。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
 一。蛇。獨。怨。遂。隱。不。見

竇融責讓阮蒼書

東漢

當。今。西。川。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
 失。諾。不。反。開。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孫。連。字
 文。伯。產。夫。負。虛。交。而。易。強。集。恃。遠。救。而。輕。近。款。未。見。其。利
 也。融。開。智。者。不。危。繁。以。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
 數。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藉。首。北
 面。忠。臣。部。也。及。違。伯。春。垂。涕。相。送。意。父。恩。也。俄。而。背。之。謂
 更。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聞先武即位。
 史。西。

而。心。欲。東。向。時。阮。蒼。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
 心。會。竟。反。叛。融。與。書。責。讓。之。蒼。不。納。先。武。得。融。所。讓。蒼
 書。深。加。其。忠。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阮。蒼。書
 痛。入。骨髓。時。臣。見。之。當。股。慄。慄。愧。忠。臣。則。破。鼻。流。涕。義
 士。則。曠。若。糞。壤。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
 能。克。堪。

東漢

1

崔建清

Buck

249

之陸大澤胡為嘿嘿而又沉湮也子曰有是言乎苟欲勉我以世為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應數

藏。普。大。庭。古。帝。王。之。道。矣。赫。胥。氏。之。議。浮。朴。辭。辭。

垂意幸降勸起名達道無常科與時張羽秀仁
我的是苦十通變谷翁所覆文士咸參目此人無

蕭然。是夫子區。裏冬寒所履。故一室。杜

或重聘而不來。接或屢黜而不去。下或冒詢

或望色而斯舉。或以投夫費夢於王公。傳

見兆於无龜。若夫紛攘盛衰塞路凶虐。

世以丁言士
功將以自

自今聖王至庸
弱而不已也言
當時人材繁多
非取不盡故我
懼用則材愈削
歲不數年時懷

於是乎賢人援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禹、湯、而巢、陶、謨、高、祖、虞、而子房、應、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周勃、張敖結不解，陳平、蘇白而陳平、權及其策，各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鍾玄珪、王珣、王珣顓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其有事則案掌，滿足冠掛不顧，魏之趙時人滿不極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環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撲以呈質，雕以唐文。先缺乎其有文六合怡怡，比屋

史記

崔鍾

Books

九十五

甘。 醫創舉以求垂

唐虞客嚴厲也

遠求謂遠方珍
異之物陰事也

今之漢也水宿
北方之霜也大

五、心星也

史 148—245

舉數子與孔子
並特欲借孔子
以爲重而文字
亦參錯可喜

所學也。故健動以道。言用則不辭。執圭而東柱國。復靜以
 理則井轉讓而安。榮華則戚。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奉
 足恭人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患登牆而樓。處女呼衛。鬻縣
 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求售不效。暴智耀世。固以干祿。非仲
 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子咲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
 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誠否在子。唯世所議。固將因天
 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穢德。動有能之不振。繫余馬以安行。不吝僕性。
 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底於夾谷。嬰戮戮勇於荏村。荏村欲
 嬰挑莊公。曹刿舉節於柯盟。魯與齊戰。三北齊侯。合於柯
 上乃還魯。下嚴克捷於殪梁。牛左與魯戰。而三北及於槐
 之北。而三。范蠡錯勢於會稽。錯置也。執謂謀果七。越王勾
 范蠡而載之。任員樹功於拓舉。位員父謀於越。負越千巨
 相舉。樊連轉言以退燕。燕時守所。燕齊田單伐之。不
 得舉。績而存楚。楚昭王為吳所敗。中包齊將焚。將乃去。依
 秦乃出。唐且華。蘇以悟秦。蘇楚後說魏。使入諸。年於十
 除。說秦王。并羅意。牙。切。而報趙。秦使張唐往。就盛
 得。委我兵。故說。

王即迎原素見燕於壺飧晉奏問素於奇人於提
 不食故使提佐素為宣孟收德於東臚有餓人上車下食
 而大夫故曰原素李札過徐君若好其刺徐君
 而東吳札結信於丘水徐君已死於是不葬其門
 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戲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
 人之所序

史函

在明遠者

四卷 九十七

劉陶上桓帝鑄錢議

東漢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藿食之人。謬延達及。蓋以為當世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
 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親象育物。救饑民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
 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實。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枵腹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
 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錄兩之輕。重載就使當
 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餓無
 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也。益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
 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
 國利將盡。取者爭就。造鑄之端。於是乎空。蓋萬人鑄之一
 人奔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奔之乎。雖以陰
 陽為炭。萬物為銅。後不食之民。使不餓之士。猶不能足。無
 厭之求也。

出處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
 錢陶因議之帝竟不鑄錢

法真高尚不屈

東漢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稚之子也。好學而無常
 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閩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
 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
 薄。欲以功曹相屈。先贊本朝。何如其曰。以明府見待。南
 故。故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
 真曰。廉士法真。休兼四業。學窮典與。幽居恬泊。樂以忘憂。
 真曰。廉士法真。休兼四業。學窮典與。幽居恬泊。樂以忘憂。

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
 能唱清廟之歌。致未儀之風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荐之。帝
 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避形遠世。豈欲洗耳
 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然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
 可得聞。身雖得而見。則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
 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玄要先生贊曰。高卿宿學門衆。紛如功曹。面卻孤峻。所
 希再薦。知已四下。寫書者。然長純德。撰字碑。蔚宗逸民
 傳。如敘述法真。一跋文詞。通古。

遠民傳敘論

野王二老向均嚴光梁鴻高鳳俱歟良法其漢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充
稱則天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
降風流猶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
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
長安或垢俗以動其興或病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
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與林草哉亦云性分
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
之改其志

古人各有其志
不能改其志

上卷時
論其志

先武物也
先武事也

種其情遠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有類活
名者然而焯煥焉埃之中自致索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
逐浮利者乎昔人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自漢業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
冠毀冕捐揭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
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先武側席幽入求之若不
及旌帛蒲車之所徵實相望于簾中矣若薛方達萌聘而
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遠志士懷仁
斯固所謂泰遠民天下憚心者乎肅宗亦禮而切而嚴高

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蔚宗有贊云江海寧賦山林長往遠性風跡遊情雲上
道就虛全事遠塵枉此贊語與此論詞俱古雅有統可
謂可傳

遠民傳中有漢陰父老不以姓名著最高相帝幸竟陵
通宴慶百姓莫不親父老獨耕不輟張溫異而問之
老曰野人不達斯禮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
天子耶立天子以為天下耶投天下以奉天子耶王

史記
遠民傳敘論

帝世莽漢末卓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食繼子何
忍斯而親之陳留老父亦不知姓名耻拒帝之世高隱
不仕

年五入月周
札又引孔記月
事引詩小雅
官官寺宜遠

官官寺可有
不賢然賢而任
取之先後世禍
甚

漢高帝者
高后官者
吏部官者
學武官者
記事官者

官官傳序

東漢

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
脩其數。閭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年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閭尹審門閭。謹房室。計之小雅亦
有春伯刺諍之篇。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
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易以役養。而後世因
之才。任稍庸。其能者則勅。勅管蘇有功於楚。晉勃即寺
名。勅見公。以難告。遂殺。曰。吾。興。伯。特。楚。公。官。人。世。一
大夫。曰。昔。蘇。氏。我。以。義。遠。我。以。此。與。不。安。不。景。監。錄。賢
見。不。思。然。而。有。時。為。吾。死。之。後。府。之。於。朝。也。不。安。不。景。監。錄。賢

官官傳

明帝後負數
增太極女主路
政天至閭官川
事關官用事必
則專權自專
官官必至

左初君必主謀
鍾美類其謀之
要蓋有不勝
言者
形容開懷
之勢極力
無一字不
目古烟雲之
至大巧納覺
其後服所元
之乎自高祖
官官傳

周世辛。卒有蕭周之禍。損德為中典之初。官官惡用
閭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以
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兄弟專提權威。內外臣
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閭官而已。故卿象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惡。誅實。遂享分土之封。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為有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
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監。無由泰新
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放遠。朝臣國議。無由泰新
惟性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

命手曜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未卷之職。閭官之
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頃之。功。曾。騰。恭。建。拒。之。策。續。以。五。侯
合謀。梁冀受鉞。述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書。復興於當
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四海。呼吸霜露。阿
音曲求。則光寵三族。五情。年。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亦滿宮闈。直茅虎南
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集列於都鄙。子弟。附。通
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朱紀。露。殿。之。積。復。奴。珍。藏。嬌。媛。侍。見

武王小者問教
十八人安得亡漢
之附故其流弊
所必至者則當
重紀之者蓋其
附權強者皆腐
敗國靈政之事
不可單書所以
海內嗟毒志士
窮栖惡則

以此始以此終
此謂官之古
附家劫用官
官其後終為官
官所蔽

上句可為本

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街○馬○飾○雕○文○土○太○設○綵○繡○皆○刻
附○權○強○者○皆○腐○敗○國○靈○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栖○惡○則
敗○國○靈○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栖○惡○則
緣○閒○搖○亂○區○憂○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深○旋○見
擊○戕○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
實○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職○恣○恣○恣○英○之○執○力○而○以
凝○留○不○斷○至○於○珍○敗○斯○亦○運○之○極○乎○雖○哀○紹○興○行○尚○書○云
罰○莫○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視○果○冀○竟○立

史記

四庫全書

承○襲○魏○武○因○之○遂○遂○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

羅○大○經○曰○閣○官○之○禍○豈○獨○盛○惑○主○心○為○國○家○靈○哉○推○勢
一○盛○士○君○子○固○有○益○緣○攀○援○梯○進○嫌○寵○者○然○惟○不○主○癰
疽○瘡○瘕○所○以○為○孔○子○不○禮○滅○魯○王○驪○所○以○為○孟○子○耳○敗
宋○孫○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嘆○獎○杜○悰○不○洗○監○軍○諱
選○宮○女○入○官○武○宗○知○其○有○宰相○才○閣○官○之○宜○遠○所○從○來
矣○獨○君○也○乎○哉○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官○官○陳○衍○園○序○在
為○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諫○一○言○到○上

宋○書○韓○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
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官○者○梁○師○成○卿○若○察○開○後○戶
三○不○微○宗○幸○黼○弟○排○視○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
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史記

四庫全書

但此詩與此論
並稱一時之絕

東漢

卜
爻
子

仲長統集志

五十六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邇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義夫八帝王之門哉
純性傲儻故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顯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主易戚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此論云
讀此論瀟灑出塵便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此孔明討玄德
以難與魏操力
爭漢鼎惟東結
孫吳跨有荆益

得志業可期其
以借制与孫美
也茲于劉蜀皆
以明計先定也

先主廟帝
預定于一
中且以人
先而以天

諸葛亮隆中定計

蜀漢

曰亮耕夫耳安可以談天下之事玄德曰請之孔明曰明
 玄德以元五語臥龍語於玄德以三顧孔明於草廬孔明
 形非其胸中之籌畫先定於胸中而後陳若是耶
 以管樂自比徐庶薦于劉玄德玄德二顧孔明
 之中乃出見為之定計于隆中而後陳若是耶
 公慨然欲聞高論顧聞其志玄德屏左右起告曰漢室傾
 頹奸臣竊命奸臣指曹操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
 天下奈智術短淺耳孔明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珠策孫堅并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國也荆州北距漢汭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乃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也蓋
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
弱張衆在北民殷財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
將軍既帝室之冑傳姓劉乃赤帝子卯金刀之後有故云神王之冑信義著于四
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
內修政治以親時勢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因出一圍出
草廬之先已卜為玄德抵掌言之曰此五十四州圖也若
三分鼎立之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欲成霸業，必先取荊州。荊州者，天下之要衝也。東據孫權，西通巴蜀，南控交廣，北臨漢水。若得荊州，則天下可圖也。玄德曰：「得荊州，則得天下。」

孔明抱膝草廬之中，以管樂自比。視其一二見玄德，而歷談天下事勢，如了然。一局大棋，是在龍蛇間已書定。三分之策，真鉅識哉！然卒不能興漢者，何也？古人有言：「赤帝子炎熾四百年，天厭其熱，諸葛公欲撥死灰而燃之，艱乎其為力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吳人欲言以天
隨天亦可
計雖善也公言
可取心不可取
折其忠義豈不
不唐
可也
神人也難死
先塞古今公真
可也

雲長遇害不屈

蜀漢

雲長見獲於吳，吳人欲以言說之。有曰：「將軍亦知滿之難。」

雲長曰：「吾之難，難於死。死，乃人之常情。若死於亂世，則死得其所。若死於亂世，則死得其所。」

雲長曰：「吾之難，難於死。死，乃人之常情。若死於亂世，則死得其所。若死於亂世，則死得其所。」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寇

諸葛亮後出師表

蜀漢

亮時佐劉後主則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故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亮在梓陽中兵少大將少也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寇

此言雖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寇

芝丁立白奇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雲將無前無可前若寶與青菴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甫出而中前無可前若寶與青菴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甫出而中

帝敗軍於魏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還東陽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此言曹公之志
天下已定故先
取之也

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爭光可也

蜀計窮降吳
紀兵由陰平入綿竹漢城成都
三國志
蜀計窮降吳
紀兵由陰平入綿竹漢城成都
三國志

三才圖會

軍在內先聖在廟丞相之精魂在天吾何為而後首他姓
 平后主竟斥之不聽且曰孺子不知天時也遂與熊周降
 堪掩袂大泣曰吾何面目見先帝于三泉
 蜀之計窮矣矣精灰矣傷我漢也第綿竹之戰臣死于
 君入廟之位子死于父漢雖亡也凛凛尚有生氣乎
 筆洞生曰說者謂吳主之亡也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
 以待陛下為不屈義蜀主之亡也曰此間樂不思蜀劉
 禪無人心哉然禪亦甘作廢聲以自全耳吳之國後亡
 而吳之人先亡則亦以崛起取禍耳噫自亡其國矣又
 何取于崛起不屈為也有此不屈之志何不先移之以
 強其國也

此詩曰劉聰帝
是子而北

此金剛字也
之引馬姓

此詩錢也
中興時有
錄當後

劉聰辱懷愍

續三國志

晉懷愍之被執也漢王劉聰每出則使之執蓋而前導每
 飲則使之捧爵而跪進為二人覺有難色聰斥曰吾漢四
 百年鴻基遠時之不淑僅保蜀山一隅以俟再興何學於
 爾家而以綠之討擊破天險奪去宸位今昭烈不血食
 而高光在天之靈含憤吾將斬爾頭以為犧取爾血以
 薦于吾先祖今特被爾青衣使爾為吾行酒而爾不甘之
 耶於是二人懼執危膝行而前聰又製為歌過行酒則全
 歌之歌曰皇天兮后土兮黃龍坤有主兮卯金之煌煌
 與午何為兮據據兮據兮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為歌遇執蓋則全歌之歌曰皇天兮后土兮黃龍坤有主
 家兮五銖之夷夷典午何為兮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為為人驅車二人往往羞為歌聰鞭之至持統血其抹危
 棄蓋時則使人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一日聰謂一
 人曰昔吾高祖起而漢及光武起東漢吾今起為北漢芒
 芒大地山河吾祖孫遠起而主之於爾晉久何有哉吾將
 斬爾爾順吾耶

四卷 百十六

史 148—256

約皆以功大而懸致金遠塵語子特耳奇哉范通之言也
不惟數語文字聲提實可為萬世居功者之法

文淵

王陽明善書功

四卷 百十八

嵇康自樂解

晉書

康字叔夜少時常讀老莊重其放性好無定所
茂卿每與月居其下以銀昌安服康為致每出一
事繫於因不稱康

康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士
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
舍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
莊與親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咏
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之術非積學所待至於專養
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若養生論其胸懷所寄以

文淵

嵇康自樂解

四卷

百十九

高契難期每思卸質所與神交者惟陳蕃阮籍河內山濤
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
竹林之游山濤將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告絕以為游
山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康安能舍其所
與而從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而不
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貢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勇安以卿相此
可謂結相終始其相知者也白下已審若道盡登碑則已
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權意常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春生三
子人謂以爲
即此節行

凌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離門而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忘憂畢矣。豈可與黃門而稱貞哉。若其欲共登王舍。則於相致。一旦迫之。必致狂疾。彈琴咏詩。養性其高情遠趣。超然世外。且欲上古。以未諸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不尤賢矣。我乃東市之慷慨。以三千人而不克。致令廣陵散絕。响尚論古賢。能不爲之於色。

廣初游洛。宿華陽亭。夜遇神人。授以廣陵散音調。絕倫。後袁孝尼欲從廣學。此曲廣新不與。遂臨刑自嘆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春生三子人謂以爲即此節行

孫綽游放而不言

身雖遊龍門則化去不然則止於此而不移其志

張衡有二堂賦
江思有三都賦
蘇詩有天山山賦
歐陽見時明文選
晉書有字子威
亦文來志之

孫綽本意雖不喜游放自意好

孫綽游放而不言

綽字興公。孫興之弟。世居好山水。從志

綽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子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却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果是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有守護。却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耳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却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于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元春生三子人謂以爲即此節行

何如。綽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談一吟。許將北面矣。綽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賦。此也。當作天山山賦。綽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信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南嶺。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鏡之揚之。糠粃在前。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布將移都洛陽。朝廷哀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

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韓之所難在於間言諫桓溫能言人所不敢言至於三

台賦遂初賦雖與張衡左思並番亦時文字爭雄耳

習鑿齒往往警提勝人如桑門釋道安亦峻辨高才與

鑿齒初相見道安曰稱天釋道安鑿齒即答曰四海習

鑿齒此與簞揚沙汰數語之對何等警提此等語雖無

釋而文人玩之自是開餐

史品赤函卷之四 終

時辭辭貌而取言

史品赤函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詞十篇書已著錄是編所

錄上起古初下迄於晉書或採其文或節錄一二

事茫無義例尤時時叅以偽撰如雲長遇害不屈

一篇不知其從何來而劉聰辱懷愍一篇稱聰爲

漢昭烈元孫云出續三國志亦未見有是書也

讀史集四卷

〔明〕楊以任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集四

卷》提要

讀史四集序

天下有一人而識千百世
之得失者其人可以不
必長年有一人而視千百世
之得失若其得失者其人
并可以不必要富貴何也謂
夫讀其書而厝之者之即
其鬚眉也謂夫奉其書拜
獻之

天子使纓屨輯于庭而襍

集于澤者卽其展采錯事也吾友維節亾時予嘗語穆如曰凡吾輩但宜訂正其書求其生時之知己方書田先生輩序之茲龔澱濱來請乃偃然爲序匪序也姑述焉以俟夫序之者其可也維節強骨銳志誓以經世奮所賞皆勁苦所駁皆軟美一切自便便人

之啗毋論不敢先倡以煽蒙頑卽喙喙爭鳴力排不顧蓋將以救之必務正之將以明之必務窒之正其邪救其殆窒其侈明其疑是維節之志也亦古今帝王卿相忠臣烈士之志也夫斷脰刎頸悍瞑不返非膽矢叢兩林從容集事爲膽揣輕捫重滑稽突梯非

識曲突徙薪涓涓塞穴爲
識故有以貂珥黑頭金穴
粉營爲快者則亦有以瘠
身肥國庶物各適爲快者
有以積薪不遷書空咄咄
賦枯樹欲病枿爲恨者則
亦有以漆室發憂長沙慟
哭郇欖三十字劉蕡數萬
言爲恨者維節所持高故
能拆乎人之低所燭明故

能曜于人之暗所綜畫必
前乎人之所營者數十年
後乎人之所覩者亦數十
年故快然不受欺而屹然
不長憾蓋維節以曾子固
歐陽永叔之人而抱韓退
之李長源之才之志乃其
年夭闕如是設
上帝命亦札使者持版召維
節維節必封還白玉樓記

叩頭諍曰嗣

有道曾孫一手足殫瘁幸
益錫有膽有識之士以招
所快而去所恨永輝映于
千古臣以任謹昧死請斯
言也維節之志而留都士
大夫所咸信且蒸蒸乎鋌
矢錫鏡以慰維節于黃淵
維節之爲富貴壽考者端
在是書之行而是書固必

行則維節之富貴壽考曷
有旣于是澌濱乃精鑄以
行而同年友薛寀爲之序



叙讀史四集

古今記載皆史也要皆出于
喜怒哀樂之自然者也夫是
則率性是史又何俟讀讀史
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後

讀史四集 葉叙

一

古人而鑒其性也以我讀史
乎以我讀我而已楊氏維節
先生性耽典籍四壁圖書時
有賞心不勝擊節讚美偶爾
拂意幾爲痛哭流涕以及能

肩能仔之人足智足謀之士
又不翹口爲挖揚而神爲景
慕此快恨膽識之名所繇鍾
于情而發乎性也人第知其
制義之妙足堪不朽而要得

讀史四集 葉叙

二

力先在茲故把筆如神助耳
世有習舉子業而不讀史者
亾之也讀史而不克如我維
節先生者猶弗讀也是誠博
文約禮統萬歸一之學讀之

最足快心所不應者吉人失
相而促之筭令千秋抱不平
之恨倘非毘陵薛氏諧孟先
生幾辜其膽識哉雖然先生
往矣是集不與俱往將乘嶽
靈而再來讀史又其率性焉
矣

讀史四集

龔叙

三

丙子冬孟粵東後學龔
一柱砥中父題于隱社

齋中



泰定姓氏

曹學佺尊生

侯官

樊良樞致虛

進賢

韓敬求仲

歸安

譚元春文夏

江夏

陳組綬伯主

武進

閻啓祥子將

錢塘

羅大任小遜

南昌

龔銘紀常

金壇

羅明祖宜明

永安

張溥天如

太倉

龔五諫華茂

仁和

項聲國仲展

秀水

張靖石宗

錢塘

洪吉臣載之

仁和

讀史集

姓氏

陸運昌夢鶴

錢塘

陳元綸道寧

侯官

許文岐我西

仁和

熊文舉公遠

南昌

嚴渡子岸

餘杭

郭必聲懋荆

晉江

江文清行伯

莆田

金如衡介眉

錢塘

張如芝雲肩

信陽

劉光震肩吾

永新

陳璽石寶

安寧

龔一柱砥中

龍游

舒文津宏甫

龍游

葉榮君仁

龍游

傅宗說宏舉

衢州

讀史集快題詞

家有龍泉太阿而不能割猶之
鉛刀也維節此集皆古快心事
嗟乎與維節語無語不快而尤
喜其痛惡李贄一語惡其求快
趣則快

快甚而恣人淫殺爲生靈毒也
嗟乎維節往矣乃展遺丹而求
快心于古人悲夫

甲戌秋日年第薛家題



讀史集快目錄

魯仲連不帝秦
赦季布斬丁公
汲黯社稷臣
汲黯責張湯
汲黯亢禮大將軍上禮汲黯
淮南王重汲黯
卜式輸財助邊
倪寬收民租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
黃霸爲廷尉
蘇武使匈奴
宣帝屬精爲治
蕭望之諫以諫官補郡吏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
張安世

疏廣受不立業產

知莽篡漢

徵兵計莽

光武舉兵興復漢室

光武却尋邑兵

漢兵斬莽首

援

帝慰馮異

讀史快 目錄

二

帝賜馮異寶帛

任延不敢奉詔

保全功臣

虞詡

李固對策

周舉劾左雄

蘇蕭文案故人

韓韶賑流民

范滂案冀州

文姬王成存孤

三顧武侯

張翰知幾

李膺破柱取朔

史弼不上平原黨

四賢急國難

不讓尚書令

讀史快 目錄

三

謝玄破秦兵

謝瞻得免于禍

不拜吏部

陶淵明

高允不奉太子指導

沈慶之

游雅論高允

宋主憚興宗

袁粲劉乘死

陳顯達戒子

魏主讀書好賢

吉盼純孝

房母禮義感民

辛公義

賊劫執事

與封德彝論舉賢

讀史快

目錄

四

賜絹愧功臣

雅樂

上憚魏徵

大亮密表問獻鷹

作王會圖

稱天可汗

長孫皇后

李大亮

王師旦黜張昌齡

惠妃疏諫

李敬業等起兵討武氏

罷武承嗣

徐有功

狄公勸立太子

王求禮不賀瑞雪

武攸緒請還山

讀史快

目錄

五

殺武三思

臨淄王謀匡復

保衡御史

楊範臣諫求珠寶

姚崇賀疑

吳兢撰實錄

三人良吏

韓休諫疏

論李林甫不可委政事

劉廙遺書

果贈屬賊

蠟九達表

廣平王拜葉護

擢甄濟蘇源明職

李翰論張巡陽

楊瑄論制科

讀史快
目錄

楊瑄平章事

淄青軍士反正

楊炎擢卑刺史

段秀實擊朱泚

高重捷李日月母

李晟克復京城

李璣石演芬告懷光反

劉玄佐母

六

陸贄

陽城救陸贄阻延齡爲相

陽城爲刺史

黃裳勸請太子監國

李渤

李吉甫進

衆均能受言

戒宣慰使

讀史快
目錄

賈龜徵第

夷簡奏徐晦爲監察御史

李絳盡言

李絳不進羨餘

李絳不避嫌

談治道不倦

光顏辭美女

淄青平

七

公權以筆諫

儒術揮青蠅

韓愈爲京兆

李祐憚溫御史

以高珣爲節度使

杜牧兵

魏墓能盡言

杜牧以不遇媚女人相

讀史快
目錄

韋渙出鎮河陽

勅于延陸

責令狐綯

接對群臣

葉京沈廢

楊復光義盛周岌

北韓南郭

卽範教子孫不忘本

柳玭戒子弟

誅宦官

承業終身稱唐官

張承業卒

李夫人諫率民財

逐王守恩

孫晟以死報國

李筠死義

讀史快
目錄

論李漢超

郭進以軍校破北漢

劉溫叟

拾遺墜齒

不詰朝士名

李昉

种放不起

田錫

林逋

程琳爲御史中丞

張知白

劉太后

請遣使巡行

王曾正色立朝

以韓范爲樞密

露立醉雨

讀史快

目錄

十

富主北事范主西事

唐介直聲動天下

文彥博富弼用平章事

包拯知開封府

司馬光知諫院

趙抃

一路福星

范景仁

孫固

傅堯俞

范純仁爲尚書僕射

鄉浩諫立劉氏爲后

任伯雨

安民不忍鑄碑

程順著書

陳禾碎帝衣

讀史快

目錄

十

曹輔諫帝微行

劉安世獨存

陳東請誅六賊

陳東請復李綱

安國言事

稱宗爺爺

洪皓流遼冷山

武穆大破金人

世忠大敗金兀朮

鉄山軍

兀朮大敗和尚源

襄漢悉平

韓世忠大敗金人

湖湖平

請進兵恢復中原

胡鈐抗疏

讀史快

目錄

敦復不以身計誤國家

劉錡願昌大捷

虞允文大敗金師

金兀朮郟城大敗

劉子羽

張俊面前求乘輿所在

辛次膺直言

胡銓言虜不可和

三

黃治

賜陳亮及第

趙方

客談余安裕

汪立信

文天祥起兵入衛

三賢議興復

李庭芝妻才死節

讀史快

目錄

文龍不屈

秀夫立帝

文信國公死義

謝枋得死

三

讀史集快

瑞金楊以任惟

崑陵薛 宋諧孟父

金沙龔 銘淑洲父

古吳龔 紹玄升父較

魯仲連不帝秦

魏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

讀史快

今人嘆

息而巳

得仲連

先生教

而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果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

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復言帝秦矣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

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觀韓彭之死蕭曹之繫文成此事真足快也

讀史快

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將軍豈黨呂者哉老嫗謬矣

赦季布斬丁公

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求布急。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查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王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
讀史快
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然則項伯亦可斬也。

汲黯社稷臣

以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被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毋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放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問左右曰：「善矣，汲黯之怨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去雖自謂責有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長孺識膽俱未必足勝于人而要非識膽之所能盡也

汲黯責張湯

以張湯為廷尉湯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

讀史快

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易所謂鼯鼠是也然非汲公不能有此莊責

汲黯亢禮大將軍上禮汲黯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擊之殺獲甚眾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

吾輩
當如汲公

尊重不可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背聞愈賢黯數問國家朝廷所疑過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大將軍有揖客不獨大將軍重而朝廷亦尊矣

淮南王安汲黯

讀史快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象振落耳覺下公卿治安自殺

觀此而知汲公真社稷臣矣

卜式輸財助邊

以下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初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所欲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

宜輸如此而旬奴可減耳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是職後賜爵關內侯

今日安得此人真豪傑語

倪寬收民租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倪寬勸農
系緩刑罰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
裁開決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
讀史快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
奇寬

有文景三十九年之太和是以不妨此時之

慘刻然而受一方之民牧者何事不可為也

倪寬當非嚴主時乎可以法矣

武帝斥方士罷田輪臺

上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今事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

之田千秋請罷斥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上每
對羣臣嘆曰嚮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豈
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以田千秋為

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學術才能又無閭閻

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相封侯世所未有

宋弘羊請遣卒田輪臺以成西國上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武帝唯是信任方士一節為可嘗耳若夫西

讀史快

八

域南夷之事周高文在天之靈之所鑒也吾

當其勞以逸遺爾下至元成乃見焉嗚呼武

帝真英主哉

黃霸為廷尉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

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上在

民間聞之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求廉制召黃霸初年作用已如此

蘇武使匈奴

遣中郎將蘇武常惠等使匈奴。單于欲降武。武引佩刀自刺。單于壯其節。使衛律說之。武罵律。不從。律自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吞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丈夫不當如是耶

讀史快

宣帝厲精爲治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霍光。卽始親政。事厲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復從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爲薦。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長。以次用之。是故漢世

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誰謂宣帝刻

蕭望之諫以諫官補郡史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相。相以蕭

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

讀史快

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史。然朝無爭

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

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

帝以蕭望之明經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

詳視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

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稱病。上使侍中金安世諭

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

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問也望之即起視事

君臣一體三代以下不可多得

張安世

張安世謂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絕弗復與通

讀史快

上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報事何長短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正論可法

疏廣受不立業產

廣受歸鄉里日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茂勸廣為子孫立業產者廣曰吾後老悖不念子孫哉願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衆人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也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餐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

至論與吾心合

即莽集漢

光祿大夫典勝大中大夫鄧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史優禮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讀史快

三

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徵兵討莽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東郡太守翟義子進舉兵四許不當攝者移檄郡國衆十萬餘

事即不成不可無此快舉

光武舉兵興復漢室

荊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並起。南陽稍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

讀史快

十一

謀大事者少不

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客。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縯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幘。皆驚曰。謹

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與下江將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

光武却尋邑兵

只此凡
而後復
矣

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士卒赴水溺死者以

讀史快

十二

萬數。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四海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鉅鹿昆陽之戰。漢世二快事。

漢兵斬莽首

更始遣兵攻武關。三輔豪傑起兵應漢。關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兵亦俱稱漢將。四會城下。皆從宜。平門入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旋廊隨斗。

栖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衆兵上
漸臺斬莽首傳詣宛

援

援少字貧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
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
地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
益壯後有畜數千頭殺數萬斛嘆曰凡殖財產
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讀史快

聞諸好士往從之置甚敬重與決籌策

快甚

帝慰馮異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
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帝賜馮異寶帛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
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
西

君臣間說出快心事

任延不敢奉詔

讀史快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
不忠故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
福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保全功臣

鄧禹復收弁等知帝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
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
功臣肉土不令以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皆

康公傳
魏有文
夫氣

令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卿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弟。買復剛毅。方直。多大節。還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史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鄧固始耿膠東復買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御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祿。無誅逆者。

讀史快

十六

此君臣盛節哉。去漢高遠矣。以故知其相體者。必豫有以全之也。文之典物也。亦然。宜帝之寵異大將軍也。適以族之也。嗚呼。豈獨君臣然哉。

虞翻

司隸校尉虞翻。彈劾權貴百官。創目三公勅。謂下獄。謂上書自訟。將從吏。魚死飾以尸諫。乃出。謂獄。謂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

恩為賢。盡飾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厚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司喉舌。由是拜雄尚書。

今日樹恩如何。不為賢盡飾如何。不為愚

李固對策

李固。師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

讀史快

十八

為師子也。洛陽宜德亭地圯。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又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貴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整理本朝。先安心腹。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

足介意。上覽對。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蕭然以固為議郎。

周舉劾左雄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讀史快。

人必得此門生乃快

蘇孺文案故人

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賊。乃請太守為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

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強項令決不會作甜言

聖賢有用之學。不作強項。然亦強足以守官。

韓韶賑流民

泰山鄉瑯賊公孫與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潁川韓韶為縣長。咸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除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廩。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服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明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謂之潁川四長。

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服罪。何憾之有。○竟無所坐。其素有以服之也。賢足以使寇相戒。亦緣其能治劇耳。非徒處清名以為賢。

是事

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其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從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

范滂案冀州

項辟汝南范滂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少厲清節。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文姬王成存孤

讀史快

主

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遺子基。基變歸鄉里。姊文姬宿與二兄謀。豫備有頃。雖生此乃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焚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誅。成乃還鄉里。姊戒成曰。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成謹從。

其降。後成卒。後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婦真大誠成亦長者可以千古稱快

李膺破柱取崩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膺獨持風裁。以

讀史快

主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破柱取朔與逢宥而案殺張成之子皆未免已。甚豪杰處世亦有寧聲日以養小人之時不可不深長思也。

史稱不上平原黨

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

而得獨無窮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上
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
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
相有死而已

五郡自有平原自無有郡縣之責者皆可持
也

三顧武侯

統徐庶見劉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
讀史快

主

孔明卧龍也將軍魚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請亮凡
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
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

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
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于窮困之中而得武侯三顧一遇遂成
千古豈非快事

讀史快

主

張翰知幾

齊王問張翰桓權中外失望顧榮張翰皆盛及
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
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

引去快甚

亂世中
一時快

周觀奔瑯琊王睿容以觀爲軍諮祭酒前騎都
尉桓翼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翼曰我以中

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卑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游宴新亭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

導自快語

四賢急國難

讀史快

天

王

溫嶠將討峻遣督護王愬期詣荊州遽侃同赴國難侃猶恨不預顧命以疆場外將不敢越局爲辭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復遣書曰大軍有進而無退若復召還足爲敗於幾成或者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也侃感慨卽戎服至舟兼道而進祁璆在廣陵城孤樹少人無同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恒葵欲起兵赴朝廷長

壯哉此

導大不快

足一快
入北故
曰王

史以郡兵寡弱請按甲以待龔厲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後峻分兵陷宣城桓彝死之

侃嶠軍與峻軍持久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今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川脂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侃乃

讀史快

天

王

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蘇峻聞四方兵起逼還帝於石頭陶侃等攻峻殺之祖約奔後趙華臣見帝請罪司徒王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一時四賢

不讓尚書令

以王述爲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

不痴

謝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謂復讓。

謝玄破秦兵

全得此公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秦兵過淝水而陳。

讀史快

卷

主

天也

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

不有朱序謝玄何由成功乎。晉弱極矣。得玄之破秦差強人意。

殺得快

人當其

謝徐公

小過時

已有死

道矣

謝瞻得免干禍

謝瞻還都。賓客輻輳。兄瞻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輒衆。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瞻不悟。後益恣肆。爲文帝所殺。瞻獨免於禍。

我輩皆當聞此藥石

不拜吏部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遇事若悉。請史快。

主

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羨之。署絕尾。不拜。

吏部署紙尾者多矣

陶淵明

晉徵士
三字千
古快心

晉徵士陶潛卒。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嘗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不久解歸。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

如此處
君不見
友可謂
快心事

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稱違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微著作郎。不就。潛自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世號靖節先生。

我輩能直行其志便是快事

高允不奉太子指導

初遼東翟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

讀史快

主

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國史刊石被收。太子召允曰。吾為卿導。但依吾言。魏主問國書皆浩所為乎。允對曰。臣者述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復解之。魏主問信如東官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殿下哀臣。欲巧其生耳。魏主頷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

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沈慶之

宋鎮北太將軍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游雅論高允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

子。撫採自給。魏主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纏

讀史快

辛

他厨中鹽米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采。游雅常曰。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繼之色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誅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震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

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憾於鮑叔也

游雅之論亦快

宋主憚興宗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宋主好狎侮羣臣皆有稱目惟憚興宗方嚴議曹邵王耽之曰蔡豫章與宗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讀史快

袁粲劉秉夙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逆成不克而死粲謂其子坊曰本知一木不足以止大厦之顛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教

陳顯達戒子

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豪侈顯達曰塵尾拂蠅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此王謝塵尾所以不快也

魏主讀書好賢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操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又好賢樂善所與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讀史快

吉玢純孝

吉玢父為原鄉令為奸吏所誣當死玢年十五乞代父命上聞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徵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辭而止

房母禮義感民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母崔通經有明識貝丘婦

刑史

人列其子不孝。母曰：民未知禮義，乃召其母與之封。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此母直三代以上人。

辛公義

刑史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訟事立決，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不還閣，或諫之，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

讀史快

罪人聞之，咸自悔服。

皆是一法術，此法術即教化矣。

賊劫執事

字令不
通民情
以情得
此一切
可憐博
浪一推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為。」無唯顏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明上疏
論其失
刑史

與封德彝論舉賢

上命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賜蕭懷功臣

處功臣
賞類如
是

右號騎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事覺，上惜其有功，不加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有問者，

讀史快

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也。

漢文帝同然，亦恐有傷盛德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賄抵法，與帝王同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

思其身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免為人
所笑也

君臣各快論

樂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
絳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
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
聲哀以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不在樂
讀史快
乎上曰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
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
公豈悲乎親復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者也
兩曲俱快

上彈鐵鼓

徵書制告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樂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長
病故中報耳上又嘗自時佳鶴望見徵歷懷中

徵奏事故不已為竟死懷中

大亮密表問獻應

上遣使至涼州使者諷都督李大亮獻佳鷹大
亮密表啓問上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作王會圖

突利可汗人朝上曰昔人謂禦戎無上策今治
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是時遠方朝
貢甚衆服裝詭異命中書侍郎顏師古作王會
圖以示後

快圖

稱天可汗

遣都督李靖擊突厥斬首萬餘級擒頡利送京
師漠南之地遂空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
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
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盟書賜西北君長皆
稱天可汗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

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

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

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

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

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賓之百官使思

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

讀史快

則實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因瑒

百官自今詔勅未便者皆執奏毋阿縱不盡已

意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

輩以事小不得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

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

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

共快

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
君臣不相保乎

明主快論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

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

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

顏色豈敢盡之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讀史快

此諫臣快論也大都君當察顏臣當養氣玄

成雖不可語養氣而苦諫時或逢上怒神色

不移亦難矣哉

長孫皇后

六月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

與上從容商略古事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

罪譴怒官人后亦陽怒令囚繫請自推鞠候上

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及疾

共快

為與上決時。房玄齡以議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奉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復其位。

李大亮

前史快

李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大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至是副玄齡守京師。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疋。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王師旦黜張昌齡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為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

也

王瑾。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陽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今天下陽雅道者多矣。安得一起王公知貢舉哉。

惠妃疏諫

前史快

罕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管絃相繼。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國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又長孫后

李敬業等起兵討武氏

說謝快
李敬業
根則根
魏元忠
一職兄
以傳駁
公天

元忠何
所見而
云

九月太后稱光宅元年立武氏七廟眉州刺史
李敬業及弟敬讓唐之奇駱賓王等各坐事遭
貶皆會於揚州乃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
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人非溫順地實寒
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手晚節穢
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
於羣狼陷吾君於聚塵又曰武氏包藏禍心竊
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讀史快
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存試觀今
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
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
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
將兵二十萬以討李敬業孝逸軍至臨瀛戰不
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
大軍久留不進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
何辭以逃退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破業

兵敗斬之傳首至神都

罷武承嗣

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
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記何如父子
猶有弑父者遂罷承嗣

何寂狄公

徐有功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遷
讀史快
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濟好禮稱有功蹈道依

仁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彼設客問曰徐公何
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
者甚難
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

徐公逢革命之秋人

死于上酷吏恣虐于

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數州網羅豈不難哉客曰
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僕觀其人
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司前而已哉。

快

伏公勸立太子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

從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憐風沐雨。親冒鋒鏑。

以定天下。傳之于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

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

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

則更快

聖

姓則未聞姪為天子而伯姑於廟者也。又勸太

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召廬陵王還

東都立為太子。

懷英委蛇曲折至此而后見其作用

王承禮不賀瑞雪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侍御史

王承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

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

三求禮是一好漢。決不為李鼎決。不為兩毛
狐決。不為傅遊藝。四時仕宦。以其不同。蘇模
稜決之也。

武攸緒請還山

初。諸武用事。獨武攸緒。逃隱於山。以避之。至是
以安車徵為太子賓客。既至。因請還山。許之。

武氏尚有此人

設武三思

前史快

聖

七月。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

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

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

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

所殺。

覺左右祖為多事

臨淄王謀匡復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與劉幽求等密謀匡復。成

有誤

論明主快

有誤

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

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

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等人

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

時不可失於是隆基勸兵玄武門斬關而入殺

韋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討之北眺隆基乃

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

廟不墜汝之力也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爲太子時國自快人

可無臣所止邪也

亦可明

御史楊範臣往冰之範臣曰陛下前年焚珠玉

錦繡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市舶與商

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上遂引咎罷之

姚宋贊疑

紫微舍人高仲密博通典籍齊泚練習時務姚

宋母坐二人以質所疑嘆曰欲知古同高君欲

知今問拜君如此可以無闕政矣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相臣廣益自應爾爾

李之外無他獻。舉州雖汚供饑無歸。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真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

韓休諫疏

以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守正不阿。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讀史快。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論李林甫不可委政事

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

劉通遺昱書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通遺昱書。

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華采有九德。考績有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觀行於一揖。何古今迥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曹。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果卿罵賊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其功。利其誠。遣推兵不救。杲卿晝夜拒賊。盡矢竭。賊圍賊。賊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

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耶。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于中陽。

之上而昂之此死罵不虛口

蠟丸達表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真卿為土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須下諸郡及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靈武。蓋堅狗國之心。

廣平王拜葉護

廣平王假將朔方將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克復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假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遂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軍民胡虜見假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廣平王拜葉護

完

一拜所屈者小所全者大

擢魏濟蘇源明職

何不勝
此列科
當官
之保

以魏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初濟隱居清巖山。安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會官軍平東京。濟謁廣平王。假於道詣京師。上命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者。故上擢二人以前職。

李翰論張

幸

列拜愧心亦自快舉

李翰論張

賜

追贈顏杲卿東版諫許遠張巡等。皆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張巡食人易若全人。李翰為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

非此何
以破其
人之誇

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泉
山是始息

楊瑄論制科

四月禮部侍郎楊瑄疏奏古選士必取行實自
隋始制進士科至高宗時始奏進士加雜文明
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公卿以此特士
父老以此誦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
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

讀史快

不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解國學知
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
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
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
是之

楊瑄平章事

以楊瑄常袞同平章事瑄性清簡儉素制下之
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

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聘從甚盛即日滿之車
丞崔寬第舍宏偉亟毀之

宰相何事不可為只自家無望不足服人耳

潘青軍士反正

上却李鵬所上慶雲圖又縱放諸國所獻馴象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潘青軍士至
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楊炎擢阜刺史

讀史快

曹王阜為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果疾
之陷以法貶潮州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
衡州刺史始阜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鶩而
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筴垂魚即貶於潮以
遷入賀及是然後曉謝告實

處君親皆得

段秀實擊朱泚

朱泚以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也遣騎

士劫至。問計。秀實說使開諭將士。奉迎乘輿。泚
默然不悅。一日又召令言秀實議稱帝。秀實勃
然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
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泚血漉地。泚衆前
殺之。泚遂稱大秦皇帝。

良惟段笏俱足千古

高重從李日月母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號將李日月戰被伏兵斬

讀史快

天

李

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繯爲首而葬之。泚死其
首亦哭曰。忠臣也。結繯爲身而葬之。日月亦哭
死。城下露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
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後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李晟克復京城

六月李晟等大陳兵擊朱泚。克復京城。朱泚亡
走。其將吳庭芳斬首以降。晟作露布上行在曰。
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虞不侈。廟貌如故。

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車駕至長安。屬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
收復之晚。

如此露布方快甚

李璣石演芬告懷光反

八月馬廐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繼死。初懷光

解奉天。關上以其子璣爲監察御史。及懷光也

讀史快

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

爲備。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調護之。

李

知天機
人心

對曰。臣竭力不能起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

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

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璣亦自

殺。懷光又有養子石演芬。常遣人詣行在。以懷

光謀反告。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

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

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

胡人不能異心。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惟光使左右醫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徐敬業許遠李瓊。前芬皆不愧忠孝者也。人在自立耳。豈以家世累哉。

劉玄佐母

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母雖貴。日織紵一疋。謂玄佐曰。汝本窮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讀史快

聖

適獲我心

陸贄

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遂罷為太子賓客。

二語人人宜書紳

陽城救陸贄阻延齡為相

四月裴延齡又請陸贄失。贄怨望。貶為忠州刺史。

安得治
民如治
宋者

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其風。十日城必諫。諍死職下。及王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貶。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率諸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無罪。上大怒。欲加罪。太子為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謝哭於庭。乃收城為國子司業。

讀史快

聖

直臣何不可為哉

陽城為刺史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賦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

因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不去。城不復歸。判官不安。辭去。後又遣他判官按之。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

兩判官皆有心智

黃裳勸請太子監國

初。比黃裳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官。及其婚

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師羣臣

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將

讀史快

事

口議禁中事。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

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黃裳偉然

李渤

微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

政得失輒附奏陳論。

微士必如此方人已無負

李吉甫進賢

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琬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安得宰相留心人才如此者哉。

裴垪能受言

上嘗問裴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垪

讀史快

事

器局峻整。人不欺于私。然能受直言。先時執

政多惡諫。官皆將政得失。垪獨實之。

戒宣慰使

正月。南方旱饑。命鄭敬等為宣慰使。賑恤之上

帝之曰。朕官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賑救百

姓。則不計。貴卿輩宜識此意。莫效潘孟陽飲酒

游山而已。

贈魏徵第

公中是

詔贖親微故第賜其家微玄孫個貧甚以故弟
質錢於人平虛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
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上乃出內
庫二千緡贖以賜綱仍禁質賣

夷簡奏徐晦為監察御史

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
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明之曰
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

讀史快

竟

布衣蒙楊君嘉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
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
臨賀負國乎

同具服

李絳盡言

初李絳嘗面陳吐突承曜專橫語極懇切上作
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
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也

人臣李
使君月

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罷。曰。卿
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
如。

李絳不進羨餘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
餘卿獨無進何也絳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
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
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哉

讀史快

本

李絳不避嫌

正月李吉甫迎吐突承曜意擢元義方為京兆
尹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因言
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以詰絳。絳對曰。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宰相職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
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非法之公也。
上曰善。

談治道下倦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肝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光顏辭美女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欲速平。遣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光顏以

讀史快

李

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不如是何以爲光顏

淄青平

李愬田弘山屢敗李師道兵。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斬之。淄青悉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公權以筆諫

上愛初公權書跡。召爲翰林侍書。因問卿書何能如是。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收容。知其以筆諫也。

士大夫能書畫者。致使人主以技能畜之。愧此多矣。

儒術彈青蠅

宦官崔潭峻薦元慎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術以扇彈

讀史快

奎

之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術意氣自若。

同僚皆可以扇彈者也

韓愈爲京兆

以韓愈爲京兆尹。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文人吐氣

李祐彈溫御史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齊未嘗心動。今日騰落於溫御史矣。

祐可嘉

以高瑀為節度使

以高瑀為惠武節度使。大曆末。節度使多出禁

軍大將。皆倍息貸錢。億萬路中尉。然後得至鎮。

讀史快

至事

則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事由執政。自今鮮債師矣。

杜牧兵

杜牧。黃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事事姑

息。作書名罪言。謂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最下為浪戰。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

謂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

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魏墓能盡言

上取李孝本二女入宮。魏墓諫。上即出之。擢

墓為補闕。謂曰。朕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

慕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忤厥祖

矣。因命墓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

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杜棕以不選媚女入相

上勅監軍選揚州媚女善酒令者入宮。節度使

讀史快

至事

杜棕不從。監軍表狀。上曰。杜棕得大臣之體。朕

甚愧之。勿勿選。召棕入相。夢之曰。朕今仰御如

得一親徵矣。

韋澳出鎮河陽

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

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

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輔會議。私

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附

知時事沒不佳乎。出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千古至言

勅于延陵

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人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在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即萬里也。

責令狐綯

讀史快

空

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而察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使其故人鄭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綯對曰。以其道近。省迎送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訪問其所設施。知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接封羣臣。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

宣宗可謂能主矣

可仰觀。奏事畢。忽怡然問閤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葉京沈廢

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舉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然遂沈廢終身。

讀史快

空

楊復光義盛周爰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邵州。黃巢初陷長安。周爰降之。嘗夜宴。急召復光。酒酣言及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爰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親奉面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舉酒為盟。分軍八十人使復光帥之。以擊

朱溫敗之遂克鄆州

北韓南郭

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千餘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實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師範教子孫不忘本

讀史快

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官到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扶令坐廳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教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柳玘戒子弟

以柳玘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

季世為官者當法此

有經學

有經學

凡人門第高可畏不足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且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德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額衆皆指之此可畏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誅宦官

讀史快

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屢敗儲峙已竭城中食盡上謂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解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誨斬之並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奏宦官與兵預政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

掃

承業終身稱唐官

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勸課農桑。有積金穀。收市兵馬。在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政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請及給賜。伶人承業新之曰。錢所以養戰士。不敢以爲私。王怒。索劍。曹太夫人聞召責之。王叩頭謝。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承業不受。稱唐官終身。

張承業卒

魏州得國寶。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曰。吾王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老奴之志無

事。可人。在

他。但以愛先生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墓耳。王曰。此非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主。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遂邑邑成疾。不復起。壬午十一月。唐特遣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當使曹馬輩愧死泉下。此識見亦何必城。漢祖唐宗也。

李夫人諫率民財

李夫人諫率民財

漢主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諸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有後唐之劉后。亦應有後漢之李夫人。逐王守愚。

逐王守愚

西京留守王守愚。性貪鄙。專事聚歛。郭威自河

信字

中選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卽以頭
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
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
出府矣朝廷不之問

何必藏韓公之空頭勅

孫晟以死報國

唐上遣司空孫晟使周請奉正朔周主遣使以

晟等詣齊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晟謂仁

贍史快

李

主

贍曰君愛國厚恩不可開門納降周主聞之怒

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周主

釋之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曹翰與飲酒從容

問之終不言乃謂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

怡然整衣冠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

唐世一人

李筠死義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先是帝遣

獨當

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潯州筠取周太祖畫像
懸於壁涕泣下已乃約北漢同舉兵帝遣石守
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與守信等
會大敗筠衆於潯州南筠走保潯州帝列柵圍
之人其城筠赴火死

周世一人

論李漢超

以李漢超爲關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強娶已

讀史快

主

女及貸錢不償者上曰汝女不猶愈爲農婦耶

漢超不在關南汝家能保貸財耶責而遣之密

諭漢超曰亟還女并所貸勿後爲也漢超感泣

益修政理

處置妙

郭進以軍校破北漢

郭進爲西山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上
豫知其情遂遣令殺之會北漢末伐建國發信

有膽氣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其人卽踴躍赴戰大捷進卽以聞

亦猶處李漢超之法也

劉溫叟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厚清介光義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受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肩黍統屬所遺吏卽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乃命筆歸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上嘆賞久之及溫叟卒屬請除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拾遺墜齒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人者及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跪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

書之帝怒釋賜以金帛

雖釋怒無解其暴也

不詰朝士名

家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家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家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

亦善處置法

李昉

李昉罷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溫顏易正色難

種放不起

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被徵。其母悲曰。嘗勸汝勿聚徒。誅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遂种疾不起。

賢者母也。愧天下名士多矣。

田錫

侍御史田錫卒。錫慕魏徵李絳之為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及卒。悉焚封疏。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嗣以資直耶。

讀史快

三五

焚封尤鄭公所難

林逋

杭州處士林逋。力學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宴如也。結廬西湖孤山。足不及城市。帝聞之。賜以栗帛。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會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程琳爲御史中丞

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日最器程琳。嘗除命。

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獨被災郡縣。遺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太后姻家王蒙正子。殺人。太后諭琳坐家奴。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卒論如法。

古直臣

張知白

張知白卒。知白爲相。慎名器。抑微幸。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讀史快

宋

此所以器重程琳

劉太后

二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內外賜與有節。時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至是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哀寃也。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帝

悟遂以后服殮

請遣使巡行

七月旱蝗。詔求直言。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官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范仲淹安撫江淮。

王曾正色立朝

王曾罷尋辛。曾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平生志不在溫

讀史快



主

飽。及帝初卽位。太后將有專制之意。曾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臣矣。曾有所進士。人莫知者。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獨少此耳。曾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

范公之論亦自不可易

吳生曰。志不在溫飽。此五字唯維節克有之。惜哉其未竟用也。

以韓范爲樞密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先時召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論竦陝西喪敗事。乃罷竦。而用杜衍蔡襄。因言曰。陛下罷竦。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謂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也。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可以愈病。壽民要在信任不疑。乃可必其效耳。國子監直講石

讀史快



主

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爲諫官。夏竦且罷。因作慶曆聖德詩。曰。東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石介多事

露立禱雨

時天久不雨。帝每焚香上禱于天。一夕聞雷起。

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每拜謝。方升階。又三
比欲下詔罪已。恐近崇飾。不若夙夜精心。密
為佳。

富主北事范主西事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
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
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因上十事。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帝以平治貴戚輔相。

讀史快

王

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條。
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
悅之矣。

亦有宋一時

唐介直聲動天下

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
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宮。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

快

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
劾彥博知益州。日。遣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
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
富弼。帝怒。却其奏。時彥博在帝前。介又責彥博。
宜自省。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修起居注蔡
葉超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
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帝
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申護之。由是介直
方不負一介字。

讀史快

八十

文彥博富弼用平章事

帝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唯宦官。矣。不知其
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乃召文
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相慶于朝。帝遣小
黃門倪知之。詣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令相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

夢卜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辯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惟宦官宮妾不知此夷狄所以知也。

包拯知開封府

以包拯知開封府。拯性峭直。不爲辭色。以悅人。戚宦爲之斂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讀史快

全

能安君尊國者。必此等人也。

司馬光知諫院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流恩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光對曰。臣言此。目期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人君大德有三。曰。

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有三。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練軍言養兵之術。

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

送樞密院。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

實。帝深納之。司馬光疏請保建太子。知江州呂

海亦言之。琦入對。以光梅二疏進讀。帝曰。朕有

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

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

讀史快

全

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

力贊之。議乃定。

有此數賢。朝廷省多少事。

趙抃

以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

一路福星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言于朝曰。以

仇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荆楚已甚。須
仇往救之。此一路之福星也。安得如仇百輩布
列天下乎。

范景仁

以范鎮為門下侍郎。辭不拜。鎮學本六經。遇人
必以誠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
衆前。無所屈。天下稱范景仁司馬。若實不放有
所軒輊。

讀史快

孫固

知樞密院孫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
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
當以事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

傅堯俞

司馬光嘗稱傅堯俞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畏焉。及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
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為相。

遠至是乎。

范純仁為尚書僕射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入謝。太后謂曰。或謂
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
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
陛下加察及視事。大防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
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不以為
然。

讀史快

鄧浩諫立劉氏為后

子茂生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右正言鄧浩上疏。
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
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事。浩對
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
疵耶。帝變色。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遂除名。蜀管
新州。初陽翟田實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
立。實謂人曰。志完。浩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雪夜
田公詩
為之區
數觀果

得罪。盡迎諸途。見浩出涕。正色言曰。使志先。隱
數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初浩將論事。以告其友王回。回曰。事
有大干此乎。子雖有親移孝為忠可也。及浩南
遷。人莫敢顧。回與浩治裝。且慰安其母。還者以
間。逮下獄。回曰。實嘗與謀。坐除名。徒步出都門。
其子追及問家事。不答。又有會誕者。嘗三有書
讀史快

全

勸浩論孟后事。不報。及浩廢。誣作玉山主人對
客問。議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於其始為不知
幾云。

人所以當求友也。安得人皆賢友如此者哉。

任伯雨

罷權給事中。任伯雨。初伯雨為右正言。半歲間。
凡上百入疏。會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審論
以少默。即為真也。伯雨論益力。時布欲調和元

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
並進。可以致治者。且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
外。

會布亦可然。伯雨自大賢流亞。

安民不忍錮卿

詔頒蔡京所書元祐黨黨碑。刻石于州縣。有長
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
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

全

讀史快
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
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聞者。鬼之

安民遂千古。

程願著書

程願學本于六經。動止語默。以聖人為師。嘗言
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
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
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

余嘗不
令其
不事耕
業日飲
以八行
文字金
子人其
務華而

趙敬
生
如
愧
愧

陳公
人

而浪度歲月。冥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

陳禾碎帝衣

滿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禾疏劾其罪。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龍史快

龍史快

全

曹輔諫帝微行

帝數微行。秘書正曹輔上疏切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輔陽顧張邦昌等。皆云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會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遂

編管楠彬州

補其彼哉

劉安世獨存

前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為章蔡所忌。貶竄極惡。遠地無不歷之。羣賢凋喪。而安世端然獨存。蘇軾嘗評元祐黨人云。器之真鐵漢。

陳東請誅六賊

大學生陳東等言。今日之事。蔡京瓊亂于前。梁

龍史快

全

師成。賊丁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東。虜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復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真快言。陳太學安得不有千古

陳東請復李綱

金幹離不使來。詰責用兵違誓之故。且更召他王為質。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

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綱正監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衆皆奮躍。東此等氣便可吞虜。

安國言事

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珪胡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讀史快

允

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誣于帝。及綱罷。珪當制。珪謂綱勇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辦起職言事。南仲大怒。乃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稱宗爺爺

金兀朮犯東京。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留守宗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衍果用澤計。設伏夾擊。以敗金人。又金人復入滑州。澤部將張瑄往救。力戰而死。澤聞爲急。遣王宣往援。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感聲日著。敵聞其名。莫憚之。對南人必稱宗爺爺。

洪皓流通冷山

讀史快

本

造微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僕道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無悔。枯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爲皓跪請。得流通冷山。

乃在夷狄乃在夷狄一校

武穆大破金人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

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所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所籍兵。相謂曰。此畜命。命軍也。爭降附之。

兩命命千古

世忠大敗金兀朮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虜兀朮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曰。還我兩宮。復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

讀史快

李

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有閩人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竊蓬。世忠兵潰。兀朮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訓帝曰。宜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北。

快

昔姦臣肆為謗誣。雖陛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剛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修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先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之情狀悉著。

鉄山軍

讀史快

李

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復筠江州。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兀朮大敗和尚原

吳玠大敗金兀朮于和尚原。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至彭舉。解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身深以為愧。

襄漢悉平

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

行起漸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係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小寇縱橫遂動

讀史快

全

喻并今猶令人思弱宋時也

韓世忠大敗金人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槍捷不野等二百餘人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渡至命知樞密院事浚謂趙鼎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論子才之功也浚赴江上祝師將士浚勇氣十倍金師自淮引歸劉麟等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知之而旋罷廢主哉

讀史快

全

湖湘平

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先是有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少留不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曰因敵攻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果八日而捷浚曰岳侯神算也

請進兵恢復中原

張浚令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蕭道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
復中原不許飛乃還

胡銓抗疏

胡銓抗疏言王倫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
是欲劉豫我也秦檜腹心大臣欲導陛下如石
晉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而漫不可否臣願
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書上建康宜與進士吳師古觀其
讀史快
書金人募之千金師古坐流袁州朝士陳剛中
以啓賀銓之請請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教復
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
教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教復不以身計誤國家

罷權吏部尚書吳教復教復力詆和議秦檜使
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教復曰吾
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蓋桂之性到老念

辣請勿復言

劉錡順昌大捷

東京陷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初錡率所部四萬人赴東京聞金人敗盟南下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順昌欲兵入城爲守
禦計諸將謂東京已陷請以精銳遮老樺順流
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爲公所陷幸吾全軍至此
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真家寺中

讀史快

案

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於是
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輜埋
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蟲畢而金
兵圍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卻之復以
步兵邀擊金兵溺河死者不可勝計乃移砦於
李村錡復遣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
四起見斃者輒發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
於是終夜自戰殲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

汴關之。帥十萬衆來援。曰劉錡何敢敵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趕倒耳。期日錡先毒頤河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開。軍皆奮休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兀術嘗用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專用。以攻堅者。至是皆爲錡軍所殺。兀術遂擁衆還。

讀史快

左

汴洪皓自金密奏金人愛恐喪。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塞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是可惜也。

真可惜

虞允文大敗金師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

顯忠。文王權軍。騎師采石。而王權已去。顯忠未來。允文恐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諸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騎師。不受命督戰。允文斥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立分命諸將。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士殊死戰。遂大敗之。亮率軍趨揚州。爲其下所殺。金師北還。允文還白鎮江。入對。帝慰藉加歡。曰允文朕之裴度。

讀史快

左

北賊難于裴公矣

金兀術郾城大敗

岳飛大敗金兀術郾城。先是飛留大軍頤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術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數十合。金屍布野。兀術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第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奮擊大破之。兀術大

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二十萬侵潁昌飛使王貴及于雲又大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于朱德鎮兀朮走還汴飛遣使修治諸陵

召還事便不忍說

讀史快

李元

劉子羽

促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料敵以機殆無遺算其為政發倉儲伏若神輕財重義振人乏絕吏部郎朱松病以家事托于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燕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

張浚直前求乘輿所在

召張浚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

兵充斥浚遇東來者勦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

辛次膺直言

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貧養湯思烈之明比素義問之奸罔肯被論議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

讀史快

青

胡銓言虜不可和

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議和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請奮乾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之費等專意武備可無青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卜吊而就十賀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黃治

黃治為中丞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

庚人可

欺親任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酌不欺也

賜陳亮及第

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高氣邁所交皆一時豪杰志在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

其人可

國視錢塘謂其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前關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持

然震動將擢用之為會觀所沮至是策建士歷

黃史快



五

言壽皇蒞政二十八午有一政一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察之餘所以察辭觀色者亦既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授資

書建府判官尋卒

千載有生氣

趙方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

立一日紀綱少知青陽縣告其守曰催科不擾

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

為名言

有司當書為聯

客談余安裕

快客

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甥也客有甚談安裕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聲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

黃史快



五

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官可以考較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習

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

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

大慙

汪立信

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遣書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憂，酣歌深宮，嗛彼湖山，欲拱揖揖，不亦難乎？為今日計，有三：內郡多兵，宜盡出之江淮，以實外禦；無事則往來游徼，有事東西齊擊，互相應援，此上策也；輸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

讀史快

重

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使壁與觀之，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于地，曰：「賈賊狂言，敢爾！」中以死法發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其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于此！」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從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文天祥起兵入衛

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勸王韶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部中豪傑，并結溪洞山寨，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欲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素人之衆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不感動者，人心滅矣。」

三賢議興復

陸秀夫、關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

宜中在清溪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詔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爲都帥。秀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

無以三人何以成宋。與文信公皆志同道合者也。

李庭芝姜才死節

揚州守將朱瑱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姜才死之。時元阿朮圍揚久。庭芝守禦益

讀史快

夏

力。及臨安既降。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上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令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出泰州。將入東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泰州。會姜才疽發不能戰。泰州守將開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

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揚民聞之莫不泣下。

文龍不屈

興化軍昭知軍陳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

秀夫立帝

讀史快

夏

五月帝卽位。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初端宗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

文信國公死義

殺故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帝欲用之。天祥不屈。意欲

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文丞相，帝乃詔大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大祥曰：「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立贊帝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而詔使止之，至則大祥死矣。大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子成仁，孟子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日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有張讀史快

文公亦不如是不快而已

謝枋得死

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魏天祐趨枋得北行，與之言，坐而不討，或慢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

經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而下皆不失為忠臣。」天祐曰：「卿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遂不食而死。」枋得平日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學者師尊之，所學有詩傳註疏行于世。

集恨題詞

古今事快者少而恨者多快者
可以無言而憾者不可以無言
快者懦夫亦必以爲快而恨者
俗士必反以爲快屈原九歌蒙

通詞恨

一

騰浩渺自痛自捫而椒蘭厄之
女嬃詈之宋玉景差始從而招
之無片言及于懷王入關也子
長乃取爲列傳之綱領而維節
又揭爲集恨之眉目乃今而原

可慰矣荆卿恨之變也黨錮恨

之尤變也志決身殲孔明恨鬱

鵠折韋興五王恨長唐與貂寺

終始宋與歲幣終始白馬清流

崖山海颶百世下猶傷嗟涕淚

通詞恨

二

而揆厥所自豈曰無端蓋疎能
失臣弱爲六極其來久矣維節
之于此數者低徊反覆而不覺
其言之長也故顛之以屈原而
結之以和議之于割地咏秦一

也而我

太祖高皇帝之驅元以洩宋憤與

漢高帝之入關以復楚讐亦一

也有文山正氣歌可以持宋之

敗而有維節讀史一編直可以

題詞恨

三

佐我

明之中興大江以西忠義文章形

滅神存在我維節乘嶽靈而再

來亦復何恨

甲戌秋日年弟薛宋題



讀史集恨目錄

伯平作離騷詞

荆軻刺秦王

李斯詐詔

二世然趙高言

李斯阿二世意

章邯去秦降羽

相國請死得赦

讀史恨 目錄

太后王蕭呂

電錯以更令受戮

汲黯沼淮陽

尚不疑戒酷吏

江充問害太子

京房以呂驗殺身

石顯薦爵

王章以剛直死獄

劉向上封事	王嘉還詔唯血死	王良見拒友人	韓歆以剛切觸身	班固死獄中	帝賢鄭衆	張楷責樊英	梁冀誣固裔	讀史恨 目錄	袁閭築室	帝病命輔太子	亮卒軍中	晉文士貞女	詔誅檀道濟	魏殺崔浩	王景文竟局謝死	張曜不就虜求恩
								二								

魏人殺果主	五子不如壽終	裴矩獻圖致亡	王衆懷長白山	上因珪出美人	褚遂良叩頭流血	宋璟謂張說不可黨邪陷正	薛劉言二凶當除無後	讀史恨 目錄	高力士爲監門將軍	罷璟題	以裴光庭爲吏部尚書	上教安祿山	以李林甫爲相	武妃害瑛瑒于城東驛	言利	李邕具殺
								三								

殺國忠貴妃	房琯以戎務要二書生	母憂賞重	尹子奇戰睢陽	李唐諷上	史朝恩恐殺	柳伉上程元振牒	宦官魚朝恩典兵	讀史恨 目錄	僕因懷恩反	書生能料敵	伊周管葛復出	李吉甫惡直言	裴度字退切諫	度奏除姦	請銷諸道兵	德裕排私
								四								

高駢不敢出兵	唐進士果震歸蜀	以曹彬米信潘美伐契丹	降天書	放四賢	任福戰冠	呂夷簡罷	韓琦歐陽修上牒	讀史恨 目錄	呂海卒	李良嗣	金遣銀木可來歸地定盟	殺殺并二子與之	平仲先期敗績	以三鎮地界金人	种師道罷	以李綱為河東南路宣撫使
								五								

宗澤孤軍進衛南

殺陳東歐陽澈

宗澤卒

張浚敗績

張浚用三人上以為非是

張浚治師江上

岳飛乞終喪浚以張宗元監軍

帝欲寬浚鼎求爵

讀史恨

目錄

六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

岳飛奉詔班師

宏淵不助顯忠

許劄四州

張浚卒言

計召斬夔

讀史集恨

瑞金楊以任惟



毘陵薛 宋諧孟父 定

金沙龔 錦潑洲父

古吳龔舜紹玄升父較

相平作離騷詞

秦王約楚王會盟於武關屈平曰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蘭勸王行王入

讀史恨



一

秦秦伏兵武關劫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初屈平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至是為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謾見疏而磨頰不怠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遷於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古今死忠者不少必為道義名節不得死耳若論道義名節則屈子儘可不死屈子之

死根於至往實是千古未有

荆軻刺秦王

初燕太子丹質於秦王不禮丹怒亡歸怨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時秦將樊於期得罪亡之燕軻曰今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於期慨然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遣入秦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撓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軻逐之王環柱而走左右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解體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李斯詳詔

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之不發喪高乃與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責扶蘇不能開地立功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秦始皇於驪山下

斯一時為趙高所劫誘殺嫡立幼斯豈意遂

讀史恨

三

公哉然而遂以秦公矣乃知學術不正者決不能持之于一時功利之際也已吾黨居恒清夜慎之哉

二世然趙高言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陛下嚴法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令。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

讀史恨

以性善為訓者。于逆際見順焉。以性惡為訓

未有不順于惡者矣。此斯高所以同惡而吾

必歸獄于荀卿云

李斯阿二世意

二世數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懼思亂。

讀史恨

李斯初是功名士也。至此化為富貴人懼者

謂何阿者。謂何嗟乎哉。吾黨功名中安可不

存道德之意

章邯去秦降羽

秦兵數敗，二世使令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高川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必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降於羽，羽立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其軍為前行。

高即見而益兵，已無救于秦。公能戰勝疾功，二第每每覆公一轍。

讀史恨

六

相國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提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此公國如

相國請苑得救

楊維節曰：讀此而嘆世途可畏也。蓋人心未有不相忌者也。初謂項劉之故，只爭一大度，一意忌耳。今乃知聰明人忌，亦使得忠厚人忌，即敗矣。

太后王諸呂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讀史恨

七

問左丞相平，平對曰：高祖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耶？今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由後陸子交驩之言觀之，乃知平勃二人此時原無心肝。

陳平可

惡臣
心如此
恨哉

龍錯以更令受戮

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誼譁錯父聞之謂錯曰
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
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
安矣而龍氏危遂飲藥死後十餘日七國反以
誅錯爲名錯素與吳相素盭不善默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使中尉召
錯斬東市謂者鄧公上書言曰吳爲反計數十
讀史恨

八

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龍錯忠諸
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萬世之利也計畫始
行卒受大戮內柱忠良之口外爲諸侯報讐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曰吾亦恨之
世安得死其身以安國如錯者哉總之景帝
朝亦難爲臣矣

汲黯沼淮陽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
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
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居淮陽拾載卒

汲公去而朝廷輕矣

雋不疑戒酷吏

讀史恨

九

上以法制馭下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
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等永緒永持節虎符發
兵擊之數歲乃頗得渠帥散亡聚黨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死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
多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見不疑曰凡

人主未
可仁矣
然亦未
可察察
故曰聖
人欲人
心而天
下自平
爲守也
之矣

不為聖
明獻此
語哉

為史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
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
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
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有萬餘人。後世
其興乎。

江克間害太子

初上生戾太子。甚愛之。後嫌其才能少有類已。
讀史恨

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使大將軍青曉之。
以已意。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又上用法嚴。多任刻吏。太子多所平反。雖
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
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
木人祭祀之。因妬恚。更相訐告。以為呪咀。上無
道。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
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克與太子有隙。因

偏怪譴
臣滿廷
此書反
上自三

讀史恨

言上疾崇在巫蠱。於是上以克治巫蠱。獄克云。
於太子宮得朱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
奏聞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從出。從其少
傅石德計。收捕克。自臨斬。罵曰。趙虜前亂。乃國
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耶。因白皇后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時帝在甘泉。聞變大怒。
詔丞相輔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壺
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
帝之宗子也。江克間閹隸。臣銜至尊之命。迫威
太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冤結無告。
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子盜父兵。以救難自
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
顯言赦之。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為太
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時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
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即田千秋

此時亦
易言

詔太子寬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悟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明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克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惜哉此二語無以告之武帝也石德之計固讀史恨

十二

差矣然使此時丞相能有壺關三老之識力以相明何至賊人父子哉嗟乎惜矣三老一書乃天理人情之至處人父子之間者不可不知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昔生心腸如是那管人國家大事

可嘆

京房以占驗殺身

魏郡太守京房以學易占候災異有驗數見召因奏考功課史法云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下羣臣議不用又嘗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爲亂者誰上曰不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事者是矣蓋指石顯也上曰已論寬亦

讀史恨

十三

不能退顯房去月餘竟微下獄死

人言京房以占候殺身然如房之死亦何愧于易學哉明哲知幾是庸人護身符也可嘆

石顯薦禹

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倚附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聞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顯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

貢禹為其私人何也吾輩每為小人所倚重

讀史恨

南

不可不三思無中其餌也

薛譙孟曰維節固天下之所開網羅而延入者也觀其言知其心踈疎獄獄殆難為永食

王章以剛直死獄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章薦馮野王欲以代鳳鳳聞之憂懼乞骸骨太后垂涕不食上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鳳聞憂懼鳳非即殺章者上使劾章何為哉

要之庸主不可與忠言耳

讀史恨

主

劉向上封事

劉向言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賓客競為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劉氏王氏不並立且言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書奏上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終不能用

此真太后之福也卒不用而王氏滅昔之積慶轉為禍階悲夫

王嘉還詔嘔血死

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上發怒孔光等劾嘉請召詣廷尉嘉遂不食嘔血死

孔光之罪豈待附莽哉

王良兄拒友人

王良拜諫議大夫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後以病歸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見

讀史恨

夫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漸自後連微不應

布被瓦器亦何為乎

韓歆以剛切禍身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一日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其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遂為聖主之累矣有道之不可以危言如此

誰謂剛切不禍身哉

讀史恨

主

卓漢之
文節平
卷六

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尚書侯射樂恢上疏攻之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習無敢違者竇氏父子兄弟克滿朝廷有逆謀上知之以朝廷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前鄭眾係與之子此鄭眾是宦官謹敏有心機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迫令自殺

和帝賢于成帝多矣

班固死獄中

班固以賓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
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文人無行往往自禍如此嗟夫何如司馬公
哉不令子雲反嘲耶

帝賢鄭衆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帝策勲班實衆每辭多
受少帝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
始

讀史恨

太

鄭衆自是好的大長秋自是應得所以制官
者存乎后王耳

處置得
宜和帝
亦賢哉

皇太后竇氏崩帝本梁貴人出不得其死太后
崩始有言之者三公奏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
葬先帝帝手詔勿議但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
封梁竦三千為侯梁氏自此盛矣

三公無學

典補厚
之江

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皆自殺臨不食而死
皇后兄弟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
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出入

讀史恨

尤

誼長沙
之辛

官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諫不聽時詔遣
使者大修王聖第楊震上疏極諫樊豐等共計

震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遣使者策取震
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
其門人諸子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何面目見日月因飲隄而卒

可感

張楷責樊英

初南陽樊英以學行有名前後禮請不應幸後以策書玄纁備禮徵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父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替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讀史恨

辛

此之謂盜虛聲

梁冀誣固喬

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誣固喬與妖賊劉鮪文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併喬下獄俱死獄中

袁閔築室

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御矣及黨事起乃築土室四周於處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卒于土室

避智之方

讀史恨

辛

校尉袁紹說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進曰太后不從紹為書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以賜太后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從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未至進為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

長皆殺之。張讓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殺門，讓投河死。帝獨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卓迎帝於北邙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賜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遷太后於永樂宮，醢殺之。袁紹橫刀長揖，應節徑出，誓不同逆。

本初始意亦佳

讀史恨

幸

帝病命輔太子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教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勿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亮素喪還成都。

亮平軍中

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字季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字季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卒于軍中。諸軍還成都，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食其其身。」

讀史恨

幸

長使英雄淚滿襟

詔罷州郡兵，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會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與銷兵鑄摘何異

此晉推
者梁綽
一人而
已清
之教
此幸
之矣
應可
乘公
地下

晉義士貞女

漢劉曜攻陷長安帝出降曜獲晉將梁綽曰吾
得子天下不足定也綽曰身為晉將國家並敗
不敢求生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令自殺綽妻辛
美色曜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得生
曜曰貞女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宋公為壇於南郊即位徐廣流涕哀慟中謝
時謂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修令身
讀史恨
是晉室遺老悲歎事固不可同
此何等事也徐廣徒以流涕當之而尚謂為
過人心無良亦至此哉

詔誅檀道濟

宋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其下詔
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
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
不足復憚

朝廷茲畏乎適中魏人計耳

魏殺崔浩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浩嘗自謂才比張良
而稽古過之魏主使浩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
務從實錄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載魏
先世事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志相與譖
浩基楊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殺之而夷
其族

王景文竟局謝死

宋殺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后兄剛正自持常憂盛滿使辭位不許帝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有異圖敕景文自殺景文正與客圍碁叩西看已置局不神已不變局竟徐曰奉勅見賜以死乃作啓致謝飲藥而卒

可悲可恨

張嵒不就虜求恩

讀史恨

主

景使子鑒寇吳興太守張嵒書生不聞軍旅嘆曰吾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被執景欲存其一子嵒曰吾一門已在是錄不就爾虜求恩并殺之

魏人殺梁主

魏遣于謹宇文護等伐梁梁主好談玄聞魏兵至尚戎服請老子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之者魏攻城急梁主乃焚古今圖書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森盡矣遂出降十二月魏人殺梁主

五子不以壽終

上自謂前世天子病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以

讀史恨

二七

國服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無此憂然令諸子分據大鎮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廣統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虞置得宜雖旁有姬侍子不同母亦何憂哉

裴矩獻圖致亡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
率其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
胡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詣以獻帝於是慨然慕
秦皇漢武之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郡縣
糜費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

可恨小人長君如此

王衆據長白山

讀史恨

无

鄒平民王簿據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世
事可知也又作無向遠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征伐者多往歸之

上因珪出美人

上開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
汪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之爲是耶非耶曰殺人而取其妻何
問是非珪曰昔人有言於齊桓公曰郭公之所
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桓公然
之而卒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
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

讀史恨

无

納曹刺王妃更何如

褚遂良叩頭流血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官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不可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終執陛下手謂臣等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

讀史恨

辛

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因置笏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令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愛因關奏事泣涕極諫上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

褚遂良

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宜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廢后蕭淑妃為庶人命李勣齊璽殺冊立皇后武氏

武后之禍成于李許人知之矣呂氏之禍成于平勃後世反有恕詞何也

讀史恨

辛

宋瑋謂張說不可黨邪陷正親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敬服是儀今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與張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扶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獄呂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証元忠說許之元忠與呂宗密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瑋謂曰名義至重

不可不
何也正
使有私
之說不
反邪耶
嗚呼國
事臨其
成敗利
及身家
小小必
爭賢者
同如是
乎

疾公復
唐之缺
不足
順此恨

鬼神難欺不可當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
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關力爭。與子
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
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
對。昌宗從旁起說。使言。說曰。臣實不聞元忠有
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証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
小人。宜并治之。遂貶元忠為高安尉。張說皆流
嶺表。

讀史恨

薛劉言二凶當除其後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
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
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
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等終無葬地。若不
早圖。噬臍何及。不從。

事理昭然而兩公不悟。功成志足而禍生于

去以
自壞人
防矣

清正
察則然

所不戒也

高力士為監門將軍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
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上在藩邸。力士傾心
承奉。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之盛。自此始
宦官總不宜使有功

罷璟題

正月宋璟蘇邕罷。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
讀史恨

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勸還。以革其弊。璟又
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人多怨
之者。會天旱。使人作魘狀戲于上前。問云。魘何
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
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不得不出。上心以為
然。罷璟題

以優閒賢玄宗之不終也。夫何怪乎

以裴光庭為吏部尚書

以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裴。爭之不

後世史治不彰每多坐此

讀史恨

上教安祿山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吳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惜其驍勇。執送京師。張九齡批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木敕令免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客

忠良竟殺之

玄宗本末庸主

以李林甫為相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林甫恨之。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切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

讀史恨

同三品

九齡罷而亂端見矣

武妃害瑛瑤于城東驛

一日而
殺三人
子林甫
其母
相可
處可
入何
不至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受皆池驛馬都尉楊洵。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欲廢之。九齡曰。三子不聞有大過。奈何一旦欲以無根之語廢之乎。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授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上為

讀史恨

三

之動色。而止九齡罷。洵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瑛瑤為庶人。賜死城東驛。

武妃不死玄宗之亂不待楊氏矣

此言
何自
出

言利

是時楊慎矜以言利得幸。於是韋堅王鉞之徒。競以利進。上使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擢為陝郡太守。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

李邕具殺

殺北海太守李邕。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讀史恨

幸

李林甫惡其負才。使氣遣羅希夷按邕。校殺之。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盧邕品各不同死于李林甫亦自有生氣到

今

乃下才
入之

殺國忠貴妃

上遣使趣歌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源。翰大敗。諸軍皆潰。乾祐遂克潼關。上懼。召宰相謀。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命龍武大將軍陳立融。整比六軍。獨與貴妃、姊妹、妃主、皇孫及親近宦侍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直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有老父郭從謹進

讀史恨

美

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諸閹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何由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

怒。會吐蕃使者遮楊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泰。國夫人。土杖鞭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

使高力士問之。陳玄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異。然有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

讀史恨

美

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上按轡久之。乃命太子從後宣慰之。父老因留太子。願帥子弟從破賊。太子不可。敗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橋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投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

宋宗儀
聰明

房公亦
有心人
耳不遠

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假亦勸
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安轡待太
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
後軍二十人。及飛龍。旆。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
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
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又宜
吉。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俟皆太子之子也。

讀史恨

房瑄以戎務要二書生

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歸情
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
以天下為己任。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援。知各
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
明言於上曰。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
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流也。上由是疎之。
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

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開軍旅。進遇賊將
史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賊
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
軍死者四萬餘人。

房瑄不用兵。亦不至盡喪其平生至此近世
亦有名士談兵。卒以誤國者。可勝痛哉。

爵輕賞重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

讀史恨

三

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又以官爵收散
卒。由是官爵輕而賞重大。將軍告身一道。纔易
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示。紫名器之濫。至是
而極焉。

可笑

尹子奇戰睢陽

冬十月尹子奇圍睢陽張巡屢敗之相拒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飯既盡食馬羅雀掘鼠甚至殺愛妾殺奴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

讀史恨

望

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與南霁雲雷萬春皆被殺許遠被執至洛陽死于經師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卒十餘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勦敵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無將意將識士情令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與兵

張公壯
忠義成
奇才勝
陽之門
與中
之險
千古大

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每戰巡立於

戰所為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號令明

賞罰信與眾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

使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而至進城已陷三日矣

郭李恢復兩京張許守死一邑論功政不相

下而其精忠大節則有唐不可三也

李唐諷上

端午日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

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

陛下之念公主也上然泣下然畏張后竟不

敢詣西內

泣者何心長者何意

張內人
遠至不
子至此

讀史恨

望

史朝恩恐殺

史朝義爲官軍所殺，李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等諸軍皆返，懷恩恐賊平寵衰，奏以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爲河北諸鎮節度使，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袁世朝廷事事類此

柳伉上程元振疏

讀史恨

書

程元振專權自恣，忌功害能，人畏之甚於李輔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言：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官開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雖云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

出都，百姓填然奉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名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雙聽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得新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祿、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車駕還長安，郭子儀帥百官及諸軍迎於澧水東，伏地請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讀史恨

書

柳伉差足人意

宦官魚朝恩典兵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總禁兵初肅宗以朝恩領福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與北軍商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箱居北軍之右其後宦官典兵卒以亾唐

宦官典兵卒以亾唐可畏哉

僕固懷恩反

讀史恨

果

僕固懷恩反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其將白玉焦暉率眾攻僕固瑒殺之懷恩與麾下三百人渡河北走子儀傳勅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以為愧又何賀焉命瑒懷恩母至長安

此有見

待優厚月餘壽終具禮葬之于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初懷恩謀反其母提刀逐之欲取其必以謝軍中世稱其母為賢

書生能料敵

讀史恨

聖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燧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數言和親便上計遂定以渾瑊為合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大譟出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以走虜將卒皆為虜所追擊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是夕韓遊瓊來至言虜初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

或得如
此可矣
中朝為
所屬也

愚于道
取小人

張

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初吐蕃尚結贊忌
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
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
燧使并獲罪可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賊之得脫亦天也

伊周管葛復出

上得風疾不能決事常居深宮獨宦官李忠言
昭容李氏侍左右庶事先下翰林王叔文可否

讀史恨

哭

然後宣中書章執誼承行其黨柳宗元劉禹錫
等共參謀議汲汲若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葛
復出也其門車馬如市

劉柳坐無識耳文人戒哉

初人不
平之心
何在哉

小人外

李吉甫惡直言

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
甫洪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
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
言直泣訴於上貶考官併罷覆策學士裴垍僧
孺等久不調

裴度求退切諫

淮西既平上疲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轉運
使程異曉其意數進奏餘以供其費由是以鎛
忌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裴度恥與同列
上表求退不許上疏切諫天下治亂繫朝廷朝
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
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
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旋自隳壞使四方解
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可借

度奏除姦

元稹與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忌裴度。先達
重望。恐後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凡度所奏軍
事。多從中共沮之。度上表言陛下欲掃蕩幽燕。
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聞姦臣。
必亂天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足
平。不則逆賊縱平無益也。表三上。上不得已罷
弘簡。桓密解袂翰林。而恩遇如故。

讀史恨

辛

知罷弘簡解袂已有一線之明而恩遇如故
明仍晦也可嘆

請銷諸道兵

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便假文昌。謂天下
已太平。請漸銷諸道兵。上從之。軍士落籍者皆
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臨時召
募。皆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
自禁中授方略。故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李光
顏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
讀史恨

至

唐公不能復取

幸不為公秦之續耳腐儒誤國如此

德裕排私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
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全從門戶起見所以可恨

何贊
如此也

事大
見錄大

高駢不敢出兵

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軍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派險擊之，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勳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遂使天子蒙塵

唐進士梁震歸蜀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

讀史恨

聖

欲奉爲判官，震恥之，又不能去。乃曰：「震素不慕榮，宜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若能去則多此一稱，故亦是恨事。

以曹彬米信潘美伐契丹

以曹彬、米信、潘美等帥師伐契丹。時賀懷浦與其子令圖好論邊事，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釁以取燕薊。帝然之，故有是命。及請將陞辭，帝令美但先起雲朔，彬等宜持重緩行。及彬等乘勝而前，次涿郡。耶律休歌率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以食盡，退雄州，援餉引師，緣白溝河與信會。休歌以輕兵薄宋師，因出大

讀史恨

聖

兵逆戰岐溝關，宋師敗績，死者過半。帝召還，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降天書

帝猶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快快不樂王
 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
 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
 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
 誇示外國耳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
 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
 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曰
 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論以聖意宜無不
 可帝尚猶豫令幸秘閣問杜鎬河圖洛書事鎬
 不測帝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
 此意決遂召旦欽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
 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
 不敢有異議帝因語羣臣夜半忽見神人告當
 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皇城司奏承天門有
 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遣二臣升奉以

孫公勝
文正矣

平何其
事也
其矣

人不足
恨如恨
王文正

讀史恨

香

先有因
編後有
孫真

下王旦等皆稱賀獨孫真言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帝默然十月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王旦真可恨

放四賢

放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韓琦
 校理尹洙歐陽修于外初仲淹以夷簡執政遷
 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又為四論
 議切時弊夷簡詬仲淹越職言事出知饒州余
 靖尹洙竝以為言皆落職歐陽修遺書責司諫
 高若納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益耻事若納
 上其書修亦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因作
 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納人
 士傳寫附書者市之得厚利

一時不成朝廷矣幸賴有此一詩

讀史恨

香

任福戰寇

元昊遣衆寇渭州。韓琦命副總管任福將兵禦之。將行。琦戒之曰。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于張家堡。敵佯北。福等兵益進。至好水川。與夏軍遇。得數銀泥合。封裝謹密。福發之。乃懸哨家。錫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左右伏兵盡起。福力戰而死。奏至。帝震悼。使琦知秦州。

讀史恨

美

福飛名將焉能計戰

呂夷簡罷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言夷簡富貴。熱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禍爲智。等事。夷簡見之。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遲。聞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遂罷相。

夷簡猶賢者

韓琦歐陽修上疏

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章小成怨之。御史中丞王拱辰尤嫉之。衍增蘇舜欽貽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拱辰聞之。諷御史魚周詢。率劾其事。被斥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出知兗州。韓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謂甚大官。弼大節難奪。以正綱。綱廢。身立。事古人所難。今不顧毀譽。振綱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怨求補外。罷知揚州。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

讀史恨

美

福也疏上下報

參知政事唐介數爭論皆法不勝憤疽發背卒

是認真人

此輩人白死忠何異

呂誨卒

提舉崇福官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諭言臣

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

指下禍延四支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執操跋

讀史恨

漢之苦又將虞心腹之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

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且眩矣遂呼

曰更可以見傷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豈可

為君實勉之遂卒

真忠臣○若說天下事不可為矣何以成呂

誨哉近世士夫每喜言此蓋以無為之者而

遂謂不可為耳

願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禮蘇軾謂不

近人情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

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

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狂死市叔孫通制此禮

也願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願門人賈易朱光庭

等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乞補郡殿中侍御史

呂陶言臺諫當猶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

隙遂不問於是胡宗愈孔文仲顧臨連章力詆

讀史恨

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相云

上疾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

言奏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皆勾西京國子監時

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分

洛黨蜀黨朔黨而各有輔之者是時熙豐用事

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詰賢不

悟各為黨北以相訾議是寇之招也唯呂大防

秦人勉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賢者之過至此○因賢者相攻而後小人得之天下事未必皆小人壞之也

初呂大防稱楊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起還為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上疏乞紹述先政帝詢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又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向矣

讀史恨

卒

天下小人如楊畏者可勝道哉

李良嗣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于人貫使至盛濟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獻策曰女直恆寇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利攻遼其國可圖也於是命為秘書丞賜

姓趙專議圖燕

女直合而宋亡童貫之罪上通于天然亦豈非天哉

金遣銀木可來歸地定盟

金遣銀木可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西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今嘗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聽相燕議一寸山河

讀史恨

卒

一寸金故金人皆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欲功之速成乃復遣良嗣往計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遣使持誓書來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當時謀國者如此宋安得不亡

殺穀并二千與之

金幹離不襲平州張殺奔燕山幹離不來責納
叛遂欲以兵攻燕詔監殺殺之亟其首併殺二
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卿與若求藥師亦
將與之矣因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矣

畏敵至此可恨亦復可笑

平仲先期敗績

時朝廷日輸金帛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四方

讀史恨

奎

勃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悍日
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
豹自投陷奔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
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讐北諸邑而以重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
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
舉事姚平仲成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
戰乃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曰遣使趣師進

將不相
和于古
仲之解
讀史

戰師追欲俟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范師

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欲金侯吏覺之幹
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去金師復圍
汴城李綱率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
臂弓射之金人少却

以三鎮地界金人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韓離不既

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

讀史恨

奎

告辭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
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吕好問進言曰
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
備當速講求不驢

失此一會求遂無如金何矣

種師道罷

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莽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克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真何不納何

讀史恨

以李綱為河東南路宣撫使

以李綱為河東南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帝欲遣將援之南仲曰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昫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

太原之潰奈何
李公無憾乎

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期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進而死於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常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

宗澤孤軍進衛南

讀史恨

空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師又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勒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失此一時恨成千古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言
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
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
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
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
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
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忘有不可勝言者
願陛下以宗社為心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
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因力求去於是侍御史
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
罪潛善伯彥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
既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車駕遂
東幸爾河郡縣相繼淪陷而國不可為矣
他不足道張浚乃至此哉

殺陳東歐陽澈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留李綱
罷黃潛善汪伯彥又疏請帝親征還二聖車駕
宜還京師勿幸金陵不報會澈上書極詆用事
大臣潛善遂以語澈帝言不誚將復數舉伏
闕遂斬二人于市

二生遂已千古

宗澤卒

讀史恨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
彥所抑憂憤成疾亟發于背諸將入問澤晏然
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
死無恨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
英雄淚滿襟遂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卒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偏橋結諸
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捷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又子穎素得士心都人語

繼父任時已命杜克不許克醢而無謀悉反澤
所爲豪傑離心盜降者復去剽掠矣

澤此時較武侯尤難矣忠臣發憤而死讀之
使人泣下數行

張浚敗績

張浚使劉錫帥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關
陝大震先時諸將王彥吳玠郭浩皆言敵鋒方
銳我兵上下情未相信且宜各守要害待其敵

讀史恨

文

而乘之浚並不從卒致喪師失地自是關陝竟
不可復

浚可恨甚

張浚用三人上以爲非是

以王似爲川陝宜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以
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
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
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上疑浚殺趙
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玠開爲非是乃以似爲
副使浚始不食

讀史恨

文

浚用三人不足贖効綢之一失也

張浚治師江上

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秦事所大趙興
每抑之帝謂問曰他日張浚與卿和必呂祉
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卿言臣初與浚
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朕異今浚成功當使
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
浚還卿請帝回輝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車駕

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情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則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禹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此時尚容將相不和哉

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讀史

主

先是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疏言金人所立劉豫者，蓋欲恭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變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陝、關、府、潼、關，號召五路將道師前進。豫必棄汴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帝褒諭之，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秦檜主和議，忌之，言于帝，帝弗聽。飛請都督張浚議。

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鄆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浚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宜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國與民作，即日上章乞終喪。

讀史

主

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基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請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張宗元權宣府判官，監其軍。

張浚失策三件，賢者宜其初秦檜也。

帝欲寬浚聘求解

召淮西副統制鄭瑄赴行在瑄以衆判降于劉豫執呂祉殺之張浚聞瑄叛祉死始悔不用飛言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耳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初浚總中外之政事事叢委以一身任之天子方勵精克己事無巨細必以咨浚浚去檜諷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逮

讀史恨

主

京浚趙鼎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承州居住

浚之當寬不止一端然據彼時論浚又當以鼎言爲是也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浚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矣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又言檜可大任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下人相笑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讀史恨

主

不足也

岳飛奉詔班師

岳飛奉詔班師自鄆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時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香盆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就令不

於中東
和之附
縣陽之
臨城
之勢千
古四恨

行兀木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金將
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衆內附飛大喜謂
其麾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方指日渡
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諸將
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
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
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鄆
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
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
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
民從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關田
處之初兀木敗于朱仙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
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兀木悟遂留不去及
飛還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
解兵柄不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此恨無絕期

宏淵不助顯忠

金字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
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按兵不動且
顧衆曰當此盛夏挂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
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無固志顯忠知勢不
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
遂夜引兵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
讀史恨

據殆盡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

富平之敗失于用劉錫符離之潰失于用宏

淵淮西之叛失于用鄭瑄呂祉張公之功名

幾何哉

許割四州

金人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
盧仲賢往報。帝戒以勿許。四州。湯恩退等。僉許
之。仲賢竟為金人所怙。許割四州。以歸。帝太悔。
唐奴悞國至此。

張浚卒言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湯恩退主和議。罷浚
判福州。浚尋卒。浚終身不主和議。或時手書付

讀史

四

其

二子。杅杅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吾祖宗
之恥。卽死不當墓我。先人墓左。
與李岳相失。亦當死。時引咎。

計召斬夔

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
殘悍。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
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舟中皆
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僞者乃有此人。玠
皮召夔計事。斬之。後拒姚世安代師。忤丞相謝
方叔意。召還。玠不自安。募卒蜀人悲慕。如失父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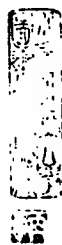
讀史

四

主

一時賢者盡矣

集識題詞



維節于帝王尤推光武于將相
尤推李鄴侯誠然哉光武高在
日趨北而不南鄴侯妙在調宮
闈而因護功臣此皆識急者耳

題詞

一

光武不北則無漢此晉宋之所
以淹躓鄴侯不調宮闈而護功
臣則無唐此張德遠之所以孤
立坐困而光武則不特用識兼
亦推誠益以鄴侯之駿快而運

汾陽之博大恐厥祖高帝亦未

免讓一籌耳維節識足千古功

足千古豈獨其文千古

甲戌秋日年弟薛宋題



題詞

二

讀史集識目錄

智果識理

尹鐸保障晉陽

張良從沛公

張良兵破峽關

樊噲諫沛公

董公說漢王

九江王歸漢

讀史識 目錄

田叔善處梁

因徙致族

武帝識日碑

張騫使烏孫

霍光日碑輔太子

帝從封事

上善廣言

鄭昌疏言

龔遂化民

黃霸不棄許丞

趙充國留屯田

韋玄成感喻憲王

王嘉上疏

楊雄上書

馮異降漢

殺續自懸

讀史識 目錄

鄧禹進說

馮異進說

耿弇策秀

渡河遇任光和彤

願屬大樹將軍

耿弇進玄菟王不可罷兵

銅馬破降

代禹討赤眉

馬援辭迷去雒陽

興不願封

鄭衆不往梁松請

太后不封外家

張奉賢毛義

詡言涼州不可棄

虞詡殺賊

張奐不納金馬

讀史識

目錄

三

蔣琬爲尚書令

徐邈不改常

羊祜督鎮襄陽

祜不然衍言

羊祜固請伐吳

傅咸上書

韋忠辟張裴

溫太真餞錢鳳行則

司徒渠言不可徙都

顏含致仕

庾翼薦桓溫

蔡謨識褚裒

崔浩識劉裕

王仲德憂諸賢墮計

宋主不從沈慶之諫

魏主重刑

讀史識

目錄

四

魏高歡遺後

高順策取陳

魏爾朱兆不聽諫

宇文泰識高歡

彥謙玄齡知上高孝基知玄齡如勝

世民西上見玄齡

世民得敬德獲報

上不輕赦

上以養民命舉	詔群臣區處降唐部落	魏徵兩言教化	玄齡身任	成器辭立隆基	制選永爲恒式	盧懷慎件食宰相	宋璟不語恩冊痛抑靈荃	讀史識 目錄 五	陸象先政尚寬簡	張嘉貞不營家產	張彖不從或勸	裴杜五上牋	泌辭宰相	李泌策擒賊	李泌王倓與輔國良娣	李泌計疏爵土賞功臣
--------	-----------	--------	------	--------	--------	---------	------------	----------------	---------	---------	--------	-------	------	-------	-----------	-----------

李泌以去諷以黃臺瓜辭諷	子儀不許請戰	段秀實教肅以道	李抱真雄視山東	子儀自耕爲勸	郭子儀四子自罪	子儀諒朝恩不害	命主留務	讀史識 目錄 六	崔祐甫不賀朱泚獻	裴諤善爲子儀地	祐甫以獻錢慰勞	劉晏理財推鹽	贊奏臧成可任	李泌保滉	陸贄奏言任德	張延賞入相
-------------	--------	---------	---------	--------	---------	---------	------	----------------	----------	---------	---------	--------	--------	------	--------	-------

君臣相約	屯田京西	李泌力保太子無他	上與泌論唐祀	陸贄奏論六失	裴李言錡財可代百姓租賦	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李絳言以錢賞田興年士	讀史識 目錄	李絳不私親故	裴度知李光顏立功	用度一人破二賊	裴度許私第見客	裴度誓必滅賊	裴度不疑蔡人	烏重胤處置得宜	柳公綽誅舞文吏
								七								

裴度聞失印自若	李德裕言遣使往諭三鎮	裴	上與韋澳令孤絢誅誅宦官	薛平定治宦官	簡關諸軍	息兵	銀計忍赦侯	讀史識 目錄	問莊宗自勵	樊若水請闕上書造浮梁	曹彬總師伐唐	上如西京還東京	帝命知州	援饒恩宜政使	以呂端平章事	陳恕薦冠準
								八								

李沆述事	冠準用人不次	演乘間言	曾言謂包藏禍心	范仲淹兩上疏	吏簡奏禮宜從厚	仲淹奏禁追詆	小范知延州敵人相戒	讀史識 目錄	九	范仲淹書諭元昊	對使焚書	犒賞諸羌	富弼焚書出使	琦還定討伐之計	杜衍治平章事	王安石變風俗	蘇轍言免役法
------	--------	------	---------	--------	---------	--------	-----------	-----------	---	---------	------	------	--------	---------	--------	--------	--------

滕甫言君子無黨	轍斷青苗法爲害	司馬光論惠卿不正	帝問升之安石于光	鮮于侁三難	費太后言燕薊	蘇軾陳役法	尹焞母	讀史識 目錄	十	何桌言三鎮不可棄	宗澤願王勿行	張所聲振河北上言	李綱陳之事	李綱陳急務	李綱言新恩廣赦	李綱計迎二聖	宗澤求請還京
---------	---------	----------	----------	-------	--------	-------	-----	-----------	---	----------	--------	----------	-------	-------	---------	--------	--------

宗澤奇釋岳飛

張所識飛

張慾言澤忠義

子砥言禦金之道

汪若海議天下大勢

趙鼎上疏

喻樗謂鼎

喻樗談斷二相

讀史識 目錄

胡寅上疏

陳虞井館錄

後卿奏二人趨附

朱熹募米救饑

汝愚以安社稷爲孝

汝愚不允定策功

許從進策

黃裳救饑

文天祥上疏

目錄終

入

讀史集識

瑞金楊以任維



毘陵薛 宋詣孟父

定

金沙葉 銘滋洲父

古吳葉舜紹玄升父較

智果識理

智宣子將以理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理賢於

人者。五。美。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

讀史識

一

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以。五。賢

凌。人。而。其。不。仁。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理。智。宗。必

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楊。維。節。曰。然。則。賢。不。如。愚。矣。乃。知。未。有。不。仁

而。能。賢。古。也。吾。人。立。心。以。此

薛。詣。孟。曰。一。仁。字。實。在。中。彼。維。節。揀。出。○

可。定。武。紂。之。得。失

州戶多民乃心
時此

中有主故也猶
簡于中

尹綽保障晉陽

初趙簡子使尹綽為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
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綽損其戶數簡子
謂無備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綽爲少無以晉
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爲政請地於韓康子
康子以爲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
之萬家之邑又求秦旱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
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
讀史議

二

從者曰宜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能力
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
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
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伯也尹綽
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
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產趙民無叛意襄
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
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

子房有
公人

張良從沛公

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
夜使人殺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
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民之族
薛諸丘曰維節謂襄子之論長子邯鄲晉陽
也猶之不失簡子俊中快哉言乎簡子之授
簡也授之以赤子也

三

陳人秦嘉起兵於郿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爲
楚王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廣將良
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
他人言輒不肯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大凡語不可了者英分多之人必弄去之沛
公可謂英雄兼焉矣

張良兵發曉關

子嬰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兵尚銳。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
疑。兵使鄉食其陞。賈往。說秦將。以利害。秦將果
欲連和。沛公欲計之。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
沛公引兵就曉關。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良妙法

樊噲誅沛公

讀史識

四

沛公見秦官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誅
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
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沛公
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
為天下除殘賊。宜稱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
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
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悉召諸將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

先此後此

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

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許諸孟曰。守天下之策在此。

董公說漢王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王曰。臣聞順

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

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弑其主。天下

讀史識

五

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

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

也。漢王因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

帝。今項羽放殺之。家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願從諸侯擊楚之賊。義帝者。

許諸孟曰。取天下之策在此。○董公之機與

子房上下。

九江王歸漢

九江王聞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良曰九江王布是豪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
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之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當一面仰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
也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
信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隨何至九江

讀史識

六

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
者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強天下皆
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
王收諸侯守榮陽下蜀漢之粟楚人深入敵國
老弱轉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
敢也布乃倍楚與何歸漢漢王方距牀洗足召
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
屯成皋

捐此三人一言而天下之勢已決豈非三人
不能制韓信漢不能制三人良已計之審矣
○不六六國與王三人政可對者

田叔善處梁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初榮太子廢竇太后請立
梁王為嗣袁盎諫不可梁王由此怨盎乃與羊

讀史識

七

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及議臣十餘人於是
帝遣田叔往按捕詭勝王令詭勝自殺時太后
受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
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
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
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太后立起坐餐氣平
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

泣如故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臨江王能忠臣耶觀郅都之所以死故知處人骨肉間事者當以田叔為法

田叔救族

田叔請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從主父之說也侯又說上曰天下豪傑并舉亂眾之民皆可使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彘解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叔人節節中大夫也亦在讀史識

八

徙中階青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惟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順職殺人甚衆輒有僑生坐客譽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驅馳殺人解雖不知罪其於解知當大逆無道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解公孫弘卓議主父小人亦惟公封徙民之議

為大識見

武帝識日碑

渾邪王太子日碑沒入官輪黃門養馬久之日碑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為侍中甚信愛之賜姓金氏楊維節曰容貌可以取人如此○武帝英雄其取霍光日碑乃又者恭謹中蘇子謂帝子惟武帝為知人信哉

讀史識

九

寧使烏孫

張騫建言宜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上即遣騫使烏孫因分遣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

斷匈奴右臂此漢弱匈奴之第一策也古今制夷狄者可師其議

霍光日碑輔太子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書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頃首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母令匈奴輕漢。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讀史識

之

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驚慎如此。上尤其奇異之。

有漢書

帝從封事

親相奏封事。言春秋議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禹復為右將軍。兄子山承相機。昆弟諸將。按權勢。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生。奏。封。封。所言不。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自去。副。封。以防壅蔽。帝皆從之。

讀史識

霍光之族滅其時君相不能無過

上善廣言

以親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謂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居已備。復使幸。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

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謝曰此非臣等所及
由是見器重

朝廷所以宜重維術有行之士

鄭昌疏言

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
居而決事沛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令明主躬垂
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
定律令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

讀史議

聽急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三

楊維節口蘇子曰法制其畧人戡其詳可與
鄭子此言泰合而思之

漢廷化民

為聖
須知十
古皆然
是故也
治清而
天下平

以漢廷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
上遣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召問對曰海濱遐
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
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
安之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文法
得便宜從事上許為乘傳至郡移書勅屬縣悉
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者乃為

讀史議

三

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
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又齊俗奢侈好未技
不田作遂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
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薛譙孟曰維節之不肯為邑也為是故也然
則天下之善為邑未有如維節者也

黃霸不棄許丞

黃霸為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病聾督郵欲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於吏因諱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亂相益為亂凡治道其其太甚者耳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讀史識

治邑夫太甚古今不易之論

趙充國留屯田

先陵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工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貽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常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遽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數擾

內外得人

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乃劫略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創乃擊之時寇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帝報口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報

讀史識

充國留屯田

楊維節曰趙公非獨有將胆也更具大識

韋玄成康喻憲王

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卜以輔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因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太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上嘗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毒死。弗忍也。

讀史識

夫

乃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于凡

欲以威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置官安太子妙甚。

王嘉上疏

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教有變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祿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不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讀史識

主

古今治之不成。皆坐不能持久。能獨一守

相為然。

楊雄上書

內紀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不
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言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
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
而辭之漢與匈奴從地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奈何發
而隙之使有恨心書奏天子從之

薛諧孟曰匈奴逆節著則誅未著則撫此不
讀史識

使所為歎惜痛恨于先後之違局也

馮異降漢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條為異監五縣
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異願歸據
父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
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必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苗率五縣以降
君臣相遇豈何然哉

殺續自懸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
始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官屬迎弔秀秀
不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不嘗自伐昆陽之功
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
懸拜秀為破虜大將軍

維節口難哉雖哉親念和而中念苦矣乃
能使人懸也誰謂人心不可感

讀史識

九

鄧禹建說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生遠來寧欲
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名公威德加於四海禹
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爾因建說曰今山
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死
才諸將皆庸人無深慮遠圖明公素有盛德大
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
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
禹常宿止于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皆當其才

楊維禕曰此為中興第一佐以其發踪指示
也

為異進說

秀自兄縑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
泣處主簿馮異獨營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

讀史識

因進說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楊維禕曰真人真心此以集勳也

耿弇策秀

耿况遣其子弇詣長安弇聞大司馬秀在虓奴
乃北馳上謁秀留署長安與俱北至薊秀將南
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
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
萬騎邯鄲不足虜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
何北行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楊維禕曰南將安歸乎几錯矣幸有弇也

讀史識

主

渡河遇任光邪形

大司馬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
城中擾亂秀趣駕而出至蓂莢亭時天寒冽馮
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跪曰水堅可渡
官屬皆喜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命王霸護渡
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官過大風秀引車入道

當三舍。其抱薪鄧禹焚火秀對電燎永馮異
復進。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
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
大喜。邳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邳彤曰。吏民
歌吟思漢久矣。王郎假民烏合。無有根本之固。
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
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非計之得者。
也。秀乃止。任光發旁縣得精兵四千人。秀乃移

讀史識

主

檄邊郡郡縣乃復響應

楊維節曰。非邳彤又幾錯矣。西還將老子更
始前乎。

帝王之
度

顧屬大樹將軍

秀進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書
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秀部公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顧屬大樹將軍。
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
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
將軍。

有大度者必有卓識也

讀史識

主

耿弇進玄蒲王不可罷兵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
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
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
貴戚縱橫。元元叩心。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
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
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微始貳於更
始。

楊維節曰光武中興吾必以耿弇為第一

銅馬破降

蕭王擊銅馬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拔行部陣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伏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

種種見光武術數之妙然能以至誠行之兵

讀史識

三

見有川術而敗者矣

代禹討赤眉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時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鄧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之勅異討諸不軌降者遺其渠帥請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旦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識此方可論功

下論

馬援辭述去雒陽

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遣使馬援往觀述援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國成敗友修防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露曰子陽并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露乃使援奉書雒陽援

讀史識

主

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廊下袒懷坐迎笑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怒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謂露曰上才明與

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連多大節

略與高帝同謀曰卿謂何如高帝接曰不難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更事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肅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君臣相遇千載可感○凡修飭邊幅者其人

必易與也不獨一公孫子陽

與不願封

封陰貴人弟就為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與欲

讀史識

封之與國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所不願帝嘉之

不奪其志貴人聞其故與曰夫外戚家苦不知

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親公主愚心實不

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

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此與知雄守雌之言也故上感帝而下感妹

鄭眾不往梁松請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

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

王制因梁松以緣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官無外

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

逆眾曰犯禁簡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

敗賓客多坐唯眾不染於辭

馬將軍神人有以哉

讀史識

太后不封外家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

言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貴露四塞不

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有不傾覆其國者

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復詰太后

報曰當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如再植之木其

根必傷至孝之行安初為上今數遭變易穀價

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上

千古格
卓識
漢書
成帝
如大

六止

楊維節曰馬將軍豪俠好義却不許子孫效之何也以太后為女以馬廖為子將軍之所留遺多矣不然杜季良之風未有不為霍王之敗矣

張奉賢毛義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義均俱以行義稱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至以義守

讀史記

主

者亦賢

不懷白

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必騰之辭去後義母死微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

道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

言遂為廉潔

能孝者必弟其戚兄之言不獨情至亦由識

至

謝言涼州不可棄

是

鄧騭會公卿議欲棄涼州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國陵單弱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割地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卒然起謀則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善其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辟牧守長吏子弟為掾以安慰之

讀史記

主

薛諧孟曰是是

虞翻殺賊

用小事
成亦佳

鄧騭以前議惡虞翻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翻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謂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水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責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伺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襟有出市里者吏察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太后聞虞翻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翻於陳倉峭谷翻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翻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民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追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

讀史識

手

真秋可
以談

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可同也

張奐不納金馬

張奐擊南匈奴破降之羗豪遠與馬與金與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底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卻之前此入都尉府好財貨為羗所患苦

讀史識

主

及兵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薛諸孟曰廉勇固兵事第一

蔣琬為尚書令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
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
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大器人、○處武侯之後、自宜如此鎮定耳

徐邈不改常

或問盧欽曰、徐公邈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

涼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

讀史識

主

玠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

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

下奔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

為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有常便是有識、復占風候氣人可資一處

羊祜督鎮襄陽

晉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督鎮襄陽、祜緩懷遠近、
其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
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
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
數人、

羊祜鎮襄陽先著者此

讀史識

主

祜以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為益州刺

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曉作船木、梯、蔽江而下、

建平太守吳彥、取梯、白吳主、請增兵以塞衝要、

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鐵索斷江、敗亡之計、往往如此

粘不然衍言

粘從甥王衍嘗請粘論事辭甚清辨粘不然之衍拂衣去粘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薛諧孟曰大約華競二字是夷甫膏肓疾

羊祜固請伐吳

晉羊祜固請伐吳可免阻兵相守無使天下兩於征伐議者多有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

讀史識

三言

十常居入九天與不取豈非使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羊祜入朝而陳伐吳之計曰謀之雖衆決之欲獨晉主善之遣張華就問善策祜曰孫皓暴虐已其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平吳之後當勞至慮方見長識不然無辭于

山公矣

傅咸上書

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也

收獎之論自宜如此

讀史識

至

韋忠辟張裴

裴頗薦韋忠於張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素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嘗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臺而就之哉

此亦易識惜當時人多為浮華汨沒耳則不得不以先見推韋忠哉

吳次尾曰張裴卽不敗而棄禮附后亦君子所恥就者也我輩論人當者成敗之外自立當者禍福之外

溫太真錢錢鳳行間

王敦親任溫嶠嶠乃繆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辭敦不許嶠恐已

讀史識

美

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錢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如聲色何得便爾相議

司徒導言不可徙都

凡用官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奧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徙都司徒賴有此耳

顏令致仕

讀史識

美

光祿勳顏含以年老致仕論者以王羲之傳傳百餘宜爲隆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陸贄之言政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焉祖思問侯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此論性命却好

庾翼薦桓溫

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又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英雄識時務之言非獨能識人也

讀史識

三

蔡謨識宿哀

征北大將軍宿哀上表請伐越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疎短

不能制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後哀果敗還

如觀掌果

劉裕與何無忌劉毅共謀興復晉室趙京口收合徒衆入新桓修衆推裕為盟主玄憂懼特甚武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榜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讀史識

三

何謂無成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並進玄軍大潰走尋陽襲斬之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索與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承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惜

薛諸孟曰如裕者真可惜亦唯維節能為裕

崔浩識劉裕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蘇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計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慕其主。關中華戎雜處。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雖留兵守。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宰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薛諸孟曰。六句遂為鉄案。

上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義隆易速定。遣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魏王遂如統方謀襲平涼。

崔浩識虛

王仲德憂諸賢墮計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今當

讀史識

四

修復。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木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今當權飲戍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取之。到彦之自淮入泗。沂河西上。魏主命諸軍收泉北渡。於是青兗皆平。諸軍咸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飲戍北歸。必併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十月魏遣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

大授彥之坐免乃以檀道濟帥衆伐魏

彥之非能當魏者此仲德之所以憂也○欽
戍相避魏非力屈而宋非戰勝其喜者真愚
耳

宋主不從沈慶之諫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
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逐
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

讀史識

望

老成謀國
于見

恐重辱王師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
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

乃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擊之玄
謨退走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蕩滅城邑皆

封狼心
安在哉

小風奔潰魏軍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宋主登石
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
日十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

標馬至此

有慶之不用乃思道濟哉

魏主重刑

魏主勤於爲治賞罰嚴明尤重刑罰大刑多令
覆轡或因繫積年羣臣名以爲言上曰滯獄減
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誅乎夫人憂苦則思
善故智者以困窮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
而加矜恕爾

讀史識

望

亦是一說

魏高歡遺後

東魏高歡卒歡性深密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
化若神制取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
犯由是文武樂爲之用臨終謂子澄曰侯景事
制河南嘗有跋扈之志我死堪敵之者惟慕容
紹宗我故不責之遺以留汝

善遺後

高頴策取陳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頴請聲言掩襲以廢其農時又時因風縱火焚燒其廬舍儲積以謂其財力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其民何罪

魏爾朱兆不聽諫

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不聽

讀史識

臣

宇文泰識高歡

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詣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表泰為夏州刺史

針鋒相對

彥謙玄齡知上高孝基知玄齡如晦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

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

亦嘗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

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公

可翹足待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

讀史識

臣

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耶者異日必為偉器

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

俱以子孫託之

亦明白易曉者况房公乎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嘗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公可翹足待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

英雄
取處

世民西上見玄齡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不如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乘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潁城讀史識尉房玄齡謂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暑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整場心力知無不爲。

爭先處強

世民得敬德獲報

世民擊劉武周，大破之。武周走突厥，其將尉遲敬德等相率降。已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因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逆命釋之，引入，因內賜之金。」曰：「大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亦誠亦術。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命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從之。

戴胄得匡君之道

讀史識

與

上不輕赦

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養根。秀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薛諧孟曰。從古未有飾一時之名而不敗也。與其多赦。何如慎人。

上以養民命舉

上曰。為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注於名下。以循黜陟。縣令尤親民。不可不擇。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

安得不成貞觀之治

詔羣臣區處降唐部落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

讀史識

與

當以無
敬之語
為是

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請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以分其勢。魏徵請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唯溫彥博謂突厥窮來歸我。宜救其死。亡

援以生業。教以禮義。數年後。悉為吾民。可遷其酋長。使入宿衛。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於幽靈諸州。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殆與朝士相半。

鄭公策為長

魏徵兩言教化

初上嘗與羣臣語及教化恐承大亂之後斯民未易即化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訖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

讀史識

手

鄭公三代之佐

玄齡身任

房玄齡以度支關天下利害有闕未得其人乃自領

薛諧孟曰老成安肯以國家婦人

成器自立隆基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不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讀史識

手

嫡長致爭者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稱元之文武全才堪充河東總管上詰出張說之意皎叩頭首服即召拜為相元之知帝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十事請帝度可行否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倖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豎不與政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大臣以禮八願羣臣

讀史識

三

所候故憂之遂左遷說為湘州刺史

元之既度其身又度其君者

制還永為恒式

制還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

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不可易

虛懷慎伴食宰相

以虛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

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充僕寒所苦不蔽

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

慎不能決懷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

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

頗有德色頗謂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

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

讀史識

章

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

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

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

謂之伴食宰相

面以不及對似舍人亦魚骨鯁者

宋璟不語恩坊痛抑雷荃

姚崇薦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恩坊迎之璟在塗不與恩坊交語恩坊素貴幸歸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璟為相務擇人使百官各任其職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却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讀史識

陸象先政尚寬簡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張嘉貞不營家產

工部尚書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薛諧孟子曰子弟以酒色敗家正猶人臣以貨賄敗國耳生靈脂膏入其室而盜從之危哉

張象不從或勸

讀史識

重

以楊國忠為右相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公卿以下願指氣使莫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古今以來倚冰山者可勝道哉

裴壯五上牋

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兵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願殿下讀史識

裴冕

辭勸皆是

泌辭宰相

初京兆李泌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召見于靈武上大喜盡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泌若驟為宰相後安得畢盡其志哉

李泌棄爵賊

讀史識

李泌

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願勸子儀急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

郭庚雨
謝晉大
陳景福

其首使賊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其勞。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布置處便是郭庚陣法

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請與泌除害。泌問為誰。倓舉良姊。泌曰。此非人子所言也。倓不從。

讀史識

李泌全假與輔國良姊

王八

上欲立廣平王倓為太子。李泌請俟上皇之命。李輔國外恭內狡。陰附張良姊。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二人罪惡。二人因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內懼。謀去輔國良姊。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耳。

薛諧孟曰。善處人君臣父子之間者。祇用逆法。

大誠
薛

李泌計疏爵土賞功臣

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多以官。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計。伐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不難制也。上曰。善。非良策然。此時亦不得不然。

讀史識

王

以疏爵土為非良策。則開國承家之制宜去。

李泌以去諷以黃臺瓜辭諷

上聽李泌言遣使請上皇還京師因就李泌飲
同榻寢泌求還且云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
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述太奇有五不可留
願陛下聽臣去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以
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曰非也建寧耳上泣下曰
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
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

讀史識

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詔殺之
立次子賢賢內受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
后天后不聽賢以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
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
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
愕然曰安有是哉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婦又
忌而誅之故泌為此言

薛諱孟曰情景俱千古笑啼所萃大都長源

部公此
來處可
以息日

鏡天下事若身在碧落俯觀醴醢自然歷歷

他人或峯巖或平陸浮雲障之未免失照即

照出而尚以身處毀譽禍福中著足成礙耳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

方河中等軍副元帥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

事一以委卿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

皆思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

自以為功子儀口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

讀史識

空

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取

元振及其同謀者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排案

殺鄧景山者悉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甲寅上皇崩上以寢疾發哀疾轉劇乃命太子

豫監國

真定亂才

子儀不許聚戰

國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時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避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是夜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湮而還

讀史識

李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段秀實教職以道

初郭子儀開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取晞軍士暴橫者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往曉門讓晞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至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

先何言未畢晞再拜謝曰公幸教諭以道敢不從命此左右皆解甲

薛諸孟曰此郭令公真知已也

李抱真雄視山東

以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實行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讀史識

奎

亂世不可無此後法

子儀自耕爲勸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東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爲將者誰如此

郭子儀囚子自罪

信之厚
愛之篤
從言不
與言不

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特禮重稱大臣而不名其
子曉尚昇平公主常與爭言曉口汝倚乃父為
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也公主悲奔奏帝于
儀因曉入待罪上曰鄙諺云不瘥不瘥不為家
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憑也子儀歸杖屐數
十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不獲人疑魚朝恩所使
上見子儀語及子儀但流涕稱臣久將兵不能
禁軍士或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
朝廷乃安

處置悉妙

子儀諫朝恩不害

魚朝恩邀郭子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
使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議不聽其
將士亦請東甲以從子儀不許曰我國之大臣
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
何為乃從家僮數人以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
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
曰非公長者能無叔乎

讀史識

奎

薛諸孟曰公之見面純誠素孚而因以示
之也其見朝恩乘未白而欲以明之也所謂
山鬼伎倆有限亦所謂老僧祇有寸鉄可以
殺人

忠信既立仇可為恩惟郭令公哉

命主留務

二月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請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案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難制者。蒙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裳之心儀之心也。故命之。

崔石甫不賀朱泚獻

陳右節度使朱泚獻。猶鼠同乳。不相害者。百官

讀史識

矣

皆賀。崔石甫曰。物反其常。何以賀為。

想當時百官皆猶鼠。故相賀也。噫。吾尤不罪百官而罪朱泚之獻。

裴諤善為子儀地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諤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令公地乎。諤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群臣附之者眾。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薛諤孟口此與段太尉同心裴諤可稱直而

讀史識

矣

純

祐甫以獻錢慰勞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謂將士曰。國以所獻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又使諸道聞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漸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祐甫兩全其美。不則正己之獻。媚几為君上。

之治餉

劉晏理財推鹽

予本鹽
鹽可謂
能大

傳歌什
之休

者矣
孔非其
民也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忠州刺史劉晏
與未泚書辭多怨望炎証成之詔賜死天下冤
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八九府庫耗竭
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為辦集衆務
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
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農歉之狀以告農則貴糶
獻則賤糶焉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稔端則先中
應免救助之數及期即與奏行不待用糶流凶
餓卒而後振又權鹽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
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

計泉

讀史議

交

在共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
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謂之常平鹽先是關
東穀運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為患晏謂江汴
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造船緣水置倉轉相受
給自是舳舻運穀或至百餘萬斛並無沉覆之
患又於楊子造船處艘給千緡或言虛費太多
晏謂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作事必先使之
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又力勤於作為事無閒
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幹
辦者皆莫能及

利臣如此識大體悉人情者古今不數見也
李泌劉晏皆一時問氣取生

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令公疎處每密

正月陸贄勸帝改過以謝天下。上以中書所撰敕文示贄。贄言。敕文止於知過。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自責愆撫。李希烈田悅。子武俊。李納等。切切待之如初。朱滔雖連坐。效順

讀史識

三

亦與維新。唯朱泚竊盜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不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整陌錢。間架。竹木。茶漆。權鹽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武俊悅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稱帝如故。

費奏賊戍可任

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吐蕃引兵歸國。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奏。賊戍諸帥才力可任。不宜春。春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上謂賊戍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奏。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遲為規畫。未合宜。不若假便宜之權。可激其死綏之志。

讀史識

主

相公于內將成于外。復古皆然。吾于陸公賊戍為日。

陸公為
內相兼
大將得
成功于
外

朱滔攻貝魏久不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令兵攻滔。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謂今日之舉。係天下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約爲兄弟。誓同討賊。武俊指日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欲遣使貢獻。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若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上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

讀史識

七三

充舟中矣。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平果之須。更而平時關中斗米五百錢。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驅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不如此安能裕國哉

上惡李楚琳不已。因謂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咸謂之權。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策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邦而長奸邪也。

讀史識

七四

惟陸公方是可與權者

李泌保滉

韓滉在江東。聚兵修城。或言其有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爲迎危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爲罪乎。今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者。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復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

肅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時。陳少游卒。大將王部欲自爲留後。洧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部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泌曰。洧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矣。遂加洧平章事。

薛諧孟曰。非洧則無江東。非泌則無洧。

陸贄奏言任德

讀史識

圭

上使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謂乘勝討淮西者。如此。則四方負罪者。疑建中之憂。行將復起矣。乃上奏謂。聖主敷治。服暴任德。而不任兵。上因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亦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張延賞入相

在李晟代成都。因取一營妓與張延賞有隙。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訪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哭泣。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洧素與晟善。上命洧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仍表薦延賞爲相。

讀史識

圭

功名之際難言

君臣相約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締約。卿其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泌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李晟馬燧皆有大功於國。有讎之者。願陛下勿害之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之。因謝泌曰。自今凡軍旅報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

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泌度人度已皆得

屯田京西

七月募戍卒屯田京西初上與泌議府兵因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邊軍鎮募戍卒耕田而種之關中土沃久荒

讀史識

主

所取心厚戍卒因屯致富則不復思歸其有及代願留者即以所開田授為永業其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如此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也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矣始募戍卒屯田京西

李泌力保太子無地

肅宗女郾長公主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李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唯愛家族故敢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

讀史識

主

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殺臣子臣死矣其誰承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此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正法今陛

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毋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之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

讀史識

支

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何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肅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沈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國軍及朕家事皆

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日報國畢矣驚悸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當時事如鄭侯之盡言誠難能容鄭侯之盡言者亦難固知善處人父子間者亦由君臣之相得始也

上與泌論盧杞

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濁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

讀史識

支

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子達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卓論

姑息不
可以立
國上
自不以
威服
者也

賄賂六失

賄賂六失。一曰措置重。方二曰課責。賄賂三曰財賄。於兵衆四曰力分。於將多五曰。慝生。於不均六曰機大。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其重之。

兵衆將多後世通病

初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副使劉闢。自求節鉞。上初嗣位。姑許之。至是求兼領二山。上不許。闢遂

讀史識

今

發兵圍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謂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委軍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後為姑息。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上深以為然。

裴生言錢貽可代百姓祖賦

蜀阡平鎮海節度使李筠。求入朝。既上表稱之。計窮謀反。詔發諸道兵計執京師斬之。有司籍筠家財。欲輸京師。裴垍李絳俱言。鈞劉劉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遠近失望。願以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止嘉歎久之。節從其言。

以興為魏博節度使

讀史識

全

魏博節度使日末安卒。其牙將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疑興收士心。欲殺之。不果。及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李吉甫請興與兵計之。李絳謂不必用兵。懷諫乳吳子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財悉為俘囚。行當自歸朝廷矣。既而懷諫果委軍政於家僮。衆憤怒大譟。拜田興推為留後。興謂衆曰。汝行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省曰諸魏博
監軍以狀聞上曰絳撫魏博情若合符契吉甫
又請遣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土
地兵衆坐待詔命此時正可推心撫納若待將
土表請節餞然後與之則是恩非出於朝廷也
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
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此政善制藩鎮處不用兵而朝廷尊真謀國
讀史識 全

大手也

李絳吉以錢賞田興年士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
州之地來歸則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
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作四鄰
之勸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之
所與太多上以白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
不傾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惠而

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乎借使國家發十五
萬兵以取六州若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
萬緡而已乎上悅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
以錢賞軍士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亮郭使
者數輩見之相顧歎曰倘強者果何益乎度爲
興陳君臣之義聽之終夕不倦

李之用恩與裴之用兵其事政相表裡者

李絳不私親故

讀史識

全

正月上謂宰相曰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吉
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獨謂相臣職在任人
宜問其才器不宜避親故之嫌若用非其人則
朝廷自有與刑親故自不可私也

問才器事不問親故自是相臣之職

裴度知李光顏立功

光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往行營
宣慰因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有必可取之
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
既而光顏數敗賊軍土以度為知人

用度一人破二賊

六月以裴度同平章事上自吉甫卒後悉以兵
事委武元衡滑青節度使李師道密遣行刺不

讀史識

舍

日元衡早朝被賊暗中擊殺取其顱骨而去又
擊度傷其首京城大駭或謂能度官以安恒劉
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
綱紀矣吾用度一入足破二賊乃以度為相度
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上悉以兵事委
之討賊愈急

此韓愈所謂斷也

裴度許私第見客

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
以聞宰相不敢私第一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
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
許之

宰相公忠何妨私第一見

裴度誓必滅賊

十二月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討淮西時諸軍

讀史識

全

討淮西四年不克績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
上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則竭意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
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
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度將行上將上不
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
之流涕

今安得一裴八哉

裴度不疑蔡人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昔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唯禁盜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讀史識

全

薛諧孟曰：「晉公可矯漢高之矣。」

烏重胤處置得宜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屢拒朝命者，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請詔示他鎮，漸收其權。上乃詔諸道支郡兵馬並聽刺史總領，其後河北諸鎮

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云。

柳公綽誅舞文吏

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在奸吏亂法，法在奸吏亂法。」

謂之得常

裴度罷失印自苦

讀史識

全

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所以能了淮西也

李德裕言遣使往諭三鎮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逼監軍自請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隴鎮皆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因問制以何術。德裕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若遣使往諭三鎮。河朔故事。原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即委二鎮攻之。三鎮聽命。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澤潞使。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三鎮。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讀史識

全

贊皇
有相才

鎮魏奏。那洛磁三州降。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即有變矣。未幾郭誼斬劉稹。首以降。上問何以處誼。德裕對曰。劉稹驕子耳。阻兵拒命。皆誼所為。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來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上命收誼等皆斬之。

能誅所以惡盡為遠到

三獎

讀史識

全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者。其失有三。一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不預聞。一監軍各以異見指揮軍事。將不得專遣退。一監使悉選驍勇自衛。其在戰陣者皆怯弱之士。戰用功。今悉革之。且河北三鎮。每遣使至京。德裕面諭使歸。告其主務以忠義立功業。結知明主。故所向有功。三鎮不敢萌異志。

上與韋澳令孤約誅誅宦官

上託諭詩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因問以制之之策對曰若與外庭議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其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未策也又嘗與令孤綱謀盡誅宦官綱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罪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

讀史識

李

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

君臣之謀密矣猶令宦者竊見從來事關閑隙未有不盡人短氣者

薛倕定治宦官

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惟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諫議大夫薛倕以為不可日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必欲盡誅宦官倕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無若盡誅之恐生他變胤又不從上獨召倕問之對曰陛下詔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若復戮一人則

讀史識

李

人人懼死矣所以愈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止御之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胤復請誅宦官全誨等教禁軍誼詠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余何樂
之末
也

薛諸孟曰。僅于此。全無香奩氣。固知聲色場中。亦有可見英雄者。

簡閱諸軍

累朝來。姑息宿衛之士。不行簡閱。由是羸老者衆。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且曰。兵貴精。不貴多。奈何股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

讀史識

奎

當今以爲急務

息兵

帝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僭竊相踵。國戰不息。今欲息天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向來方鎮太重。故天下不安耳。今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取其精兵。天下安矣。帝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諷令釋去兵權。出守太藩。各

爲煢。樂且與約。通婚姻。使上下兩無猜疑。次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張封恩赦侯

南漢主張委政群小。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所居官殿。飾珍珠玳瑁。奢淫無度。上聞之。嘆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清美將兵伐之。擒僞送汴。封恩赦侯。銀在國多。酖毒臣下一日。帝幸麟

讀史識

奎

武池。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杯泣帝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耶。取酒自飲。則酌以賜銀。銀以帝爲銀耶。故發自布戰鬼之象。

問莊宗自廟

臣李承進者。逮事後唐。太祖問莊宗。享國不久。故承進言。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信賞必罰。政是帝王之道。

樊若水詣闕上書造浮梁

讀史識

告

命曹彬帥師伐唐。戒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且以劍授彬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初唐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濟師。帝然之。命荆湖造船數千艘。以備。及彬師南下。渡江。若履平地。敗唐師。

若水之言粗是

曹彬總師伐唐

曹彬歸自江南。舟中唯圖籍。示余。問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同時人嘉其不伐。初彬總師伐唐。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也。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耳。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主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多得錢不似往江南時矣

讀史識

室

上如西京還東京

上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從晉王光義言非便又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還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同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讀史識

矣

帝儉知州

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

仁人長者之言

援繼恩宜政使

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蜀亂中書欲除繼恩官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官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他官於是以繼恩為官政使以張詠知益州時繼恩上官正等討賊浙有成功頃師不進專務飲博詠至具饒舉爵激正等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為爾死

讀史識

矣

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使繼恩平亂其命將者先非矣

以吕端平章事

以吕端平章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帝手札論中書事，必經端參酌，乃得聞奏。

信之真用之確

陳恕薦冠準

初帝即位，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

讀史識

文

恕久不進，屢詔取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克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求罷，帝令薦一人代恕。薦冠準，乃以冠準為三司使。

薦得其人準何參于恕

李沆述事

李沆述事

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川兵，或至盱眙，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焉。

讀史識

文

沆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冠準始與丁謂善，屢薦謂才于沆。沆不用。謂問之，沆曰：願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難之可也。沆性直諒，遵法度，識大體，人莫敢于以私治第封丘門內，題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陸流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屬事誠。臨為大祝。奉禮。屬事則已。寬矣。

薛諸孟曰。唯識高者。方能品高。彼求田問舍。桑榆陰溝。皆未知子孫之終無守法也。

寇準用人不次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議耳。

讀史識

二百

卓論○安得萊公一除今日之資格哉

演乘間言

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嘉納。

可謂善處時艱

曾言謂包藏禍心

丁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改遷山陵。上百步。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內侍自陵還奏。詔王曾覆視。曾還對曰。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林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

讀史識

二百

小傑分守南京

馮拯其一類

范仲淹兩上疏

十一月日南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與百官同列而朝。非所以垂法于後世。帝不納。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

天無二日。母子可並政乎。

夷簡奏禮宜從厚。

尊真宗。婉儀李氏爲宸妃。婉儀實生帝。太后取

讀史記

五

爲已子。婉儀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帝雖長。亦不自知爲姚氏出。至是疾革。乃自願容進位宸妃。姚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且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者。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吳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小銀。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此事體人盡知之。而當時無敢言者。此所以貴守正之大臣也。

仲淹奏禁追諡

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僉倖。中外大悅。言者多追諡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訓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讀史記

五

其追諡者必先阿徇者也。小人局面千古一轍。

小范知延州敵人相戒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仲淹日夜練兵。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又人與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羌漢相踵歸衆。

薛諸孟曰知本計

范仲淹書諭元昊

讀史識

高

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大索號以盡飾。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身自行邊。

對使焚書

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

省多少事

犒賞諸羌

以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初元昊陰誘屬羌約爲鄉導。事覺。仲淹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問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又險要築大順城。自是寇不敢犯。

讀史識

夏

高弼焚書

以高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復中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怒。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吳未暇與爭。故忍死。爾敢受賞乎。

方有國體。有士氣。與他辭讓者不同。

讀史識

夏

琦還定討伐之計

郭韓琦宣撫陝西。琦自陝西還。與仲淹並對。言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盡戰守和三策。定討伐之計。

海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薛諧孟曰。剛愎貪枝者。必多援善鑽大臣之。不輕勾懼其復者也。而週期間已流禍無窮矣。

杜衍治平章事

以杜衍治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百十數。輒納帝前。嘗與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讀史識

夏

難者不使外人知。

王安石變風俗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對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已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讀史識

夏

蘇轍言免役法

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卿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嫖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哭。自唐楊炎爲兩稅。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財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驟然○此豈無經術者能曉耶

滕甫言君子無黨

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又問君子小人之黨。甫對曰。君子無黨。

讀史識

夏

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及知開封府。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輒問之。安石恐甫議新法。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薛諸孟曰。蔓草且刺。天松柏。推爲薪。奈何。

式
作令之

戶部權監察御史裏行。願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勸其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數召見。願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讀史識

讀史識

事

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薛諸孟曰。真父母式

逐人修

鞅斷青苗法為害

立常平給歛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欲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遂罷轍。

讀史識

五三

妄用踰限兩言切中人情天下不近人情者未有通國體識時務者也

司馬光諫惠卿不正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伶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以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辭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諛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責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讀史識

聖

此等事讀史自知

帝問升之安石于光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克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奉耳。」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

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薛諸孟曰：品題鐵情。

鮮于侁三難

以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侁爭曰：「利州民貧地瘠，僅可二十萬，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侁議，時諸役書皆未就，帝瑜曾布頒以爲式。侁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讀史識

聖

侁可謂挺挺不阿者

曹太后言燕薊

帝嘗有意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曹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不小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坐后之言

蘇軾陳役法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

讀史識

高

此平心之論也
宗時何不以此心調停也

拾歛民財利聚于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事力于農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後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豈未易

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謂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耳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制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讀史識

王

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唯識微見幾之士能逆知之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能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資武協力同心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自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

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讀史識

五

薛諸孟曰置身之利害于事之外置事之利

害于身之中如蕙如常何嘗有一毫害人迂腐氣而當年不能用可惜也

光啓卿蔡確失勢悠望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上之執政欲貶却嶺嶠范純仁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貶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乃貶却安置新州

讀史識

五

立孟氏爲皇后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爲孟氏女爲最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賢者福薄矣

帝親政。中外洵洵。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其畧曰。太皇內夾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僂倖。九年之間。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亦多。今必有小人進言。請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者。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言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唯陛下清心察讀史識理。但訪今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疏入不報。

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土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之姦。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借名報復。小人得志皆然。

讀史識以韓忠彥爲尚書左僕射。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凡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崩。異時惇卜繯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如節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睦吳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黼大惡之竄昭于海州

其言公不除之
以收燕雲班賁羣臣王黼等官爵有差鄭居中辭不拜

讀史識

事

馬祖光
遼張鼓以平州來歸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興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

尹惇母

謝世道
召河南庾士尹惇至京師惇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惇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惇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

有母在惇歸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何臬言三鎮不可棄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日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

讀史識

事

于可乎帝悟乃止

何臬之言為正請割在當斬

宗澤欲王勿行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

唐荅指雲曰真姦賊也執殺之

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宗澤曰京國受圍日久人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澤曰金人狡譎是欲緩我師耳宜亟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在城下汪伯彥等

讀史識

臺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澤自是不得預帥府事

時事如此賢者將如之何

張所聲振河北上言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冒謁募河北兵勇士民得書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七十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

讀史識

臺

有五利又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敗所

李綱陳二事

李綱謂僭逆偽命二事是今日政刑之六不宜留中因極言張邦昌之罪宜正大典請併治偽命臣僚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乃安置張邦昌于

潭州并置受僞命王時雍吳并莫儔等又從綱言贈李若水霍安國劉幹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正氣凛然

讀史識

李綱陳急務

以李綱兼御管使綱入對言今國勢不建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耳然非立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擇帥臣選監司郡守寬民裕財凡吾所以自治者無不修然後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當所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置招撫制

綱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乃可絕其從敵之心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傳亮薦

讀史識

李綱言新恩廣赦

皇子粦生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江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救亡之策莫善于此

李綱計迎二聖

以俾勞爲二聖通問使。李綱言。今日之事。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爲迎復二聖計。不然。雖早許厚幣。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官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

言之泣下

宗澤表請還京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

讀史識

真

聲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旣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楊進丁進等。衆各數十萬。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又沿河驛次爲連珠砦。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

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有李綱宗澤張所而不能。用時事尚可。言我

宗澤奇釋兵飛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升飛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任之。飛由是知名。飛死而澤生之。澤生而槍後死之。噫。天平。

讀史識

真

張所識飛

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時岳飛上書言黃
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坐越職言事
奪官歸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因問爾能敵幾何
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
荆莫放株然以致殺皆謀定也所變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讀史識
詔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
處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
所興請暫駐驛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
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
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
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
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
議元祐太后如揚州

薛諸孟曰當日除同父之議亦爾

張慙言澤忠義

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言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
又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建議
輒爲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
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
語塞

黃汪在側雖不棄京師亦無爲矣

讀史識

子砥言金之道

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自燕山遁歸命轉臣問
彼此事甚悉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
兵以待和我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蒞
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我國復蹈
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
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也

汪若海議天下大勢

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不明天下之大勢而能用兵者寡矣况恢復乎當時英雄所見大畧相同惟庸主不可與

言耳

趙鼎上疏

以趙鼎都督川陝判襄陽軍事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

伏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喻樗謂鼎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入寇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哉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平退避不振故贊上行耳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浚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以諸道兵

讀史識

蓋

赴闕則其來路自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張浚于福州

樗有識畧不在澤所之下

喻樛後斷二相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兩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喻樛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未幾議論果不合鼎遂罷

十載藥石之言

讀史識

胡寅上疏

何薛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言女直劫箕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太警也建炎至今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務名而違例者不知幾人矣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火矣陛下女直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趙質所重在用兵故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臣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

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役出此謬計耶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言使事兵家機權未可遽絕帝遂遣蔣行賁因乞外知邵州

浚言與寅言本不相背也

陳虞材館錄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已任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讀史識

只恐名士慢事

俊卿奏二人趙附

以陳俊卿劉建康府待曹競王汴甘昇三人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赴建康退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與薦進人才乞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較賤人安唯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拊之門十才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
帝感其言。

朱熹募米救饑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熹至。
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募日鉤訪。
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

讀史識

夏

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可觀。淮言。修舉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建職以徵之。乃
進嘉直徽猷閣。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薛諧孟曰。朱夫子自是南宋一柱。卽其能推
服陳同父已勝于公叔之毒于瞻矣。

汝愚以安社稷爲老

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
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遂逃去。會
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汝愚憂危。不知所
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
太皇太后。適乃與韓侂胄定計。侂胄乃吳太侂
后妹之子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
侍省閻正。具告之。體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

讀史識

夏

子禪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
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
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青輪皇子卽位。皇子固
辭。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圖宗
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
地。衆扶皇子詣几。廷殿哭盡哀。退哀服出。就
華殿登位。入行禪祭禮。中外人心宴然。汝愚之

力也

汝愚社稷臣

汝愚不欲定策功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沒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

讀史識

五

不過節。誠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古今小人以小不履而致大害。豈獨一侂胄哉。

玠從建策

播州冉璉及第璉俱有文武材。聞四川制置使余玠賢。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唯對牖以聖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裨益。為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知先生非淺士也。玠不敢掠以歸。已送客以其謀聞於朝。請官之城。成蜀始可守。

讀中識

五

黃裳救饑

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藉強糴者。斬不押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可為後世鑒。

文天祥上疏

以文天祥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易淮東而建闢於揚州。」約曰：「齊魯彼備禦力分，疲於奔命，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

薛諸孟曰：「至今有以諸葛無救于漢文山無救于宋為說者，夫諸葛困勁敵文山困厲相而兼以方熾之虜，唯文山更難于諸葛故生事亦更壞于漢耳。成敗安足論人職終。」

集賢題辭

吾友維節癯骨見衣表，議論明決其讀史四集已擬梓而未有序，蓋疾革不能序也。痛定四月，予乃承其遺響為先題集。瞻瞻固吾維節超形之神耶，表章壯猶摧破庸壘，留此以代救時之劑。俾世間爾男子蹶然以起，不亦快乎！盜及其室而持其父孺者，與角矣。癰生于一指而漸達。

四肢愚者索砭而潰毒矣君之
 說若父而四海之靡騁也若身
 膽乎膽乎吾安得肉維節之骨
 于九原而與荷天下事哉

年弟薛案題



題前席

年

讀史集勝目錄

李牧馬門士破匈奴

張良報警

張中新義

朱虛侯斬呂經劉

申屠嘉責鄧通

周亞夫細柳真將軍

霍去病擊匈奴

讀史

目錄

十

傳不疑治衛太子

丙吉救星曾孫

望之奏奉世不宜受封

帝勞耿弇

鄭衆使北匈奴

班超使西域

廉范拒匈奴

周新爲洛陽令

綱為廣陵太守

李邑段超

亮不用詭計

陶侃運甕

孫盛作晉春秋

謝安見溫如故

道濟夜唱籌量沙

筆公社復臣

讀史隱 目錄

秦王雨紫冠

上與突厥監于便橋

狄公謂長史代行

狄仁傑救二將

懷州刺史見黠

真卿擊魏郡

張巡戰安祿山

張巡計賊令狐潮

霽雲泣救于達明

光弼戰危史思明

馬燧請行

子儀以二十騎拒吐蕃

子儀約回紇共擊吐蕃

顏真卿不惧死

李晟以忠義激將士

李晟無家

讀史隱 目錄

懷光五不可殺

韓滉遣玄佐錢

晟慕魏徵直諫

衛次公草詔立太子

鄭綱紙書立嫡

高崇文不允監軍祿

柳公綽杖殺神策小將

李愬大克蔡州

命元翼報田弘正仇	韓愈責庭參	存勗預料拒朱溫	齊賢計破契丹	以冠準爲樞密副使	立太子	呂端輔皇太子恆卽位	李沆引燭焚詔	讀史脩 目錄	四	冠準飲笑拒澶州	冠準知天雄軍	王曾附奏	孔道輔使契丹	富弼兩使契丹	富弼立法活人	狄青破儂智高	王珪作詔
----------	-------	---------	--------	----------	-----	-----------	--------	-----------	---	---------	--------	------	--------	--------	--------	--------	------

韓琦感悟皇母于	韓琦歌太后還政	韓琦空頭勸請守忠	李綱治兵	李綱督戰	种師道禦女直	宗澤大敗金人	宗政大敗金人	讀史脩 目錄	五
---------	---------	----------	------	------	--------	--------	--------	-----------	---

讀史集勝

瑞金楊以任維



毘陵薛 宋諧孟父

金沙龔 銘澂洲父

古吳龔舜紹玄升父較

李牧鴈門出破匈奴

趙以李牧為將李牧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讀史集勝

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登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皆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匈奴以為怯此牧之所以勇也

張良報警

初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警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

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今天下大索十日

薛諧孟曰維節忠孝男子也其胸中所持甚

正甚堅而不欲輕使故師留侯嗟乎留侯當

秦時十日不汗則亦死男子耳

帳中新義

章邯既破項梁乃渡河北繫趙趙數請救於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大將以啟趙別

讀史集勝

諸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國兵新破王掃境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以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即帳中新義乃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與秦軍遇九戰大敗之

秦破全恃此舉 羽責宋義諸語大有理非獨其勇冠諸軍也

朱虛侯斬呂彊劉

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種。立苗欲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然。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稍彊。

讀史

薛諸孟曰。當時呂氏自奪魄耳。然丈夫何得以生死介介。自大機決。

視彼平勃有奄奄氣息。

中辟嘉貴鄧通

上以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乃相中辟嘉。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撤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

往通至。見冠頓首謝嘉。貴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薛諸孟曰。無欲然後可以言。王佐維節。川稜蒼然。

有臣如此。君安得不尊。而朝廷安得不重。

讀史

周亞夫細柳真將軍

匈奴入上郡雲中。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至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裴名衛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冀而虜也月餘何奴遽塞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薛諸孟曰君命有所不受亦成法耳事定則須若李愬之迎表度以尊朝廷先事不可

霍去病擊匈奴

遣霍去病擊匈奴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為

讀史略

王

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教孫吳兵法對口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

傳不疑臣衛太子

以傳不疑為京兆尹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數而

傳公者
加次

不殘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郎列侯公卿以下雜職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傳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約曰昔劇賊出奔輒拒而不納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讀史略

六

引經則非然收縛甚有氣次

丙吉救皇曾孫

初衛太子之子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曾孫亦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辜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殺之使者至獄丙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

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

望之奏奉世不宜受封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檄自塞為王
時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
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
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
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薛譚孟日聞外行師用奉世法廷中議事用

讀史膳

望之法

帝勞耿弇

耿弇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
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
其意許之耿弇擊張步於祝河太破之帝至臨
淄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
攻祝融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面韓
信擊已降將軍獨拔勛敵其功又難於信也

入見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
志者事竟成也弇復追張步步請軍門降齊地
悉平

中興之業自當以耿弇為首功勞軍數語竟
可錫之欽歎

大司馬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

讀史膳

八

代兄陳不利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
隱若一敵國矣

與亞夫堅壁而臥同然要之胆生于識

鄭眾北使匈奴

遣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
不為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

信乎行已有耻不辱君命

班超使西域

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陳辭超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喜其上超功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

前史席

九

真自贍真人所難

廉范拒匈奴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夜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噉食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以太守禦虜有應變之方必有足民之譽

者也此無稽五袴之所以歌也

周紆為洛陽令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紆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責榮備乎於是都吏望風皆爭以敬勸為事貴戚踰跽京師肅清

本世微官不可無此胆決大第論曰出入貴戚者多假蒙禁錮之人更相販賣蓋驕逸所

前史席

十

從生也嗚呼宦家世族亦可念矣

綱為廣陵太守

舉其根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冠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門譬曉禍福嬰等率所部萬餘人降傷之適以成之

李邑毀趙

以非趙為西域將兵長史徐幹為軍司馬。趙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賓。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趙無內顧心。帝知趙忠。切責邑。令詣趙受節度。趙即遣邑將烏孫侍子。趙京師幹謂趙曰。邑前毀君欲取西域。今何不錄詔書留之。趙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趙。故令遣之內省。不疾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讀史隱

士

此等識量安得不能成功

亮不用說計

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說計不用。

祖遜為豫州刺史

左丞相廐以祖遜為豫州刺史。遜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廐以為軍。誅秦酒。遜居京。糾合驍健。言於廐曰。昔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耳。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日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遜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

讀史隱

士

趙石死賴有祖生耳

陶侃運甓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甯外。暮運於甯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有志當世者皆當效法。

作史者
如是

孫盛作晉春秋

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使鎮廣陵。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妨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門戶事。其子拜謝。請收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孫撫有言。明不避斧鉞。幽不畏鬼神。

讀史應

謝安見溫如故

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坦之曰。移吾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曰。後日卿起晉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起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曰。卿生可。

謂入幕之賓矣

佛圖澄以石勒為海鷗鳥。救生靈也。安石狎桓溫于股掌。莫晉祚也。小儒安得知。

道濟夜唱籌量沙

宋桓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皆捷。軍至歷城。魏縱輕騎邀其前後。燒焚穀草。道濟等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東。惴惴將濟。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量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不足而示之有餘。

筆公社稷臣

魏主敗于河西。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悉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釐于過。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

蠕蠕。方。疆。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身。之。北。諸。公。之。憂。也。親。主。聞。之。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衆。鹿。數。千。頭。顧。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逐。之。尋。果。得。弱。表。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劉。頭。鏡。敘。稱。筆。公。

持正守節之臣有膽不足盡之要之膽決而後氣壯耳

讀史

十五

秦王兩禦寇

上以突厥屢寇關中欲遷都避之秦王世民誅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欲遷都以避耶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顧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頭致闕下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諧世民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成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

先在此
一遺有
以之

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慰勞世民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與虜遇於幽州頡利突利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背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闘又遣騎前言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世民曰

讀史

十六

我無他意更欲與王中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見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古未有避寇而寇不張者秦王悍虜全在輕出

上與突厥盟于便橋

突利頡利二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上與高士廉左房齡等六騎徑詣渭水蕭瑀叩馬固諫不聽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

使有文
大府則

故君可
有下
上必

皆下。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上挺身輕
出軍容甚盛。恐懼請和。詔許之。與盟於便橋之
上。突厥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
戰。陛下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
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唯賄是求。襲擊其
衆。勢如拉朽。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
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故且掩甲韜戈。餽以金
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後養威俟變。一舉
可滅也。

讀史脂

七

成算已定

狄公諸長史代行

初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
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
里之憂。請長史前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咨嘆其
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公千古一人

似似有
胆甚

命之
雖出

之平志
宗之歸
其共
百快元
能秀有
皆命正
既之

狄仁傑救二將

權萬絕。范懷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命殺之。大
理丞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而特殺之。是法不信
於人也。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且
使臣羞見張釋之於地下。上怒解。

膽能生人此亦一證

懷州刺史見黜

上御玉鳳樓。誦晏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讀史脂

十八

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
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
之狀。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黜爲散官。魯山
令元德秀。惟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上。聞之。
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
服其高。

命刺史縣令以音樂較勝此何舉動上好下
甚。何怪懷州之塗炭也。識者于此時已知

擬劉池頭之奏矣

真卿擊魏郡

初平原太守顏正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初聞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加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讀吳牒。

元

是安祿山陷東京，以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將萬軍於潼關。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

師于真卿。真卿以兵新集，未練，辭之。萼曰：「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親大賢之名義耳。今公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係。托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遂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兵會清河，兵軍于棠邑，遂克魏郡，軍

張大

李萼忠勇膽智，過于其年，非魯公亦不能用也。蓋平居則折喜事，臨危則重膽畧，此用人正法也。天下未有奔競譏捷而不鼠竄于危場者。

張巡戰安祿山

初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

讀吳牒

二十

重寶軒
批而索
冰用之

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令孤潮引賊精兵來攻，積六十餘日，巡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瘡復戰，賊敗走。巡乘勝追獲胡兵二千人，還軍，聲大振。令孤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平。」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在潮慚而退。」

張公灼灼萬古誰知其初亦文章之士耳

張巡計戰令狐潮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潮聞上皇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設天子像，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盜勸城中矢盡，巡縛萊爲人，千餘，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將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追奔千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過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四十人，斬首千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張公兵法亦古今所紀

證明寸斬

齊雲泣救于進明

賊將于青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子青復寇睢陽，城中食盡，士卒消耗，餓病不堪。聞而諸郡皆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齊雲犯圍，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愛齊雲勇壯，具食延之。齊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齊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

讀史

三

示進明。座中皆爲泣下。而進明終不遣兵救。

薛諸孟曰：記文文山平吾常有云：常州古睢

陽也。嗟乎！常民之爲殘宋死守慘于睢陽矣。

若論成敗，寧肯爾爾。

光弼戰克史思明

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間，大敗之。光弼號令嚴明，約束士卒，死生以之。少壯者斬，又以短刀置膝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

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於是諸將致死擊賊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以此臨戰豈有不克

馬燧請行

回紇歸國回紇部衆所過抄掠稟給小不如意輒殺俘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王欲遣官慰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燧先遣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

談史略

三三

自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去

衛生于胆

子儀以二十騎拒吐蕃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元帥郭子儀爲副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衆

淵沒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

程元振遇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

知所爲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縱兵焚掠長安

中蕭然一空子儀收兵合四千人乃泣諭將士

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使長孫全緒

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畫則鳴鼓張旗

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

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悉

讀史略

五

遁去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

子儀約回紇共擊吐蕃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回紇吐蕃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回報子儀挺身與數騎往使人傳呼曰令公來

大照

同乾至
北亦無
如何矣

清史稿

二十五

回紇大驚其大師葉葛羅執弓貫矢立於陳前
 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
 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葉葛羅手讓之曰汝回
 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
 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
 吾挺身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將士必致死與
 汝戰矣葉葛羅曰慘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
 今公亦相館是以敢來我曹豈肯與公戰乎

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
 蕃以謝過因取酒與定約而吐蕃聞之夜引
 兵遁去葉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
 騎與之俱大破殺吐蕃萬計

贈生于誠

顏真卿不懼死

初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上
 從遣人宣慰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
 海內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之真卿至許欲宜
 詔旨希烈使義子環達慢罵拔刀擬之真卿色
 不變又掘坎於庭欲坑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
 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
 希烈乃謝之

清史稿

二十六

大丈夫到此決不向鼠輩求生况魯公乎

李晟以忠義激將士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晟得除官
 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
 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
 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未此遣兵聲勢甚
 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間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

命智勇
俱生

身雖卑弱而銳氣不衰

到智勇俱困之時只有忠義可以激發

李晟家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
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
泣曰天子何在此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晟怒
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

天子何在四字森森透骨

讀史臆

三七

懷光五不可赦

二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四月燧及渾瑊
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
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
五不可馬燧入朝亦奏懷光凶逆赦之無以令
天下願更得二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宋每言舟從可赦而渠魁不可赦至身為將
帥而反朝廷者赦之不幾教戒乎維節聞

予言亦為撫几三嘆今往矣誰發予之狂言
乎

韓泚遺玄佐錢

韓泚入朝過汴與劉玄佐約為兄弟問何時入
朝玄佐辭力未能辦泚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留
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
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大辣手真赤心

讀史臆

三八

嚴墓魏徵直諫

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
魏徵好直諫今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
儒者事非勲得所宜也晟曰司馬失言也任兼
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
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
密未嘗泄於人
不問任事有二 曾見儒者敢言事否

衛次公草詔玄太子

正月太子有疾不朝賀上涕泣悲歎得疾中外不通二十餘日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草詔詔宦官或云禁中議所止尚未定次公遽曰太子雖有疾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矣綱等從而和之議遂定明日太子誦卽位

打廷疑卽事不可知矣

讀史

王九

鄭綱紙書立嫡

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專據其中宦官羅文忠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韋忌廣陵王英唐綱又復請紙書立嫡以長呈上立之百官觀太子儀表皆相賀而王叔文獨有憂色

鄭綱膽力與次公合

尚崇文不允置軍機

九月尚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闕有二妾皆珠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以求姻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此事風流將畧具見

郭公綽授教神策小將

以郭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

讀史

王九

向街其前導駐馬教授之上聞怒詰之對曰

在教師表今初視事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軍將也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方能使朝廷尊

李愬大克蔡州

若功定如是

李愬位素微，淮西人多輕之，不為愬。愬夜半乘雪襲蔡州，克之，擒吳元濟，檻送京師，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入城。愬具素饘，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悍，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不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入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

讀史勝

三十二

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愬兵法何減淮陰，其迎度數語，非太學識人不能也。

命元翼報田弘仇

七月，成德王庭奏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傅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何如為報？」衆皆動哭。又以王劍王帶遺深州刺史牛元翼，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庭。」

讀史勝

三十三

奏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

李愬亡而藩鎮橫矣

韓愈責庭奏李愬存決無此

王庭奏，關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達，朝廷不得已，以庭奏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愈至鎮，庭奏以兵威恐之，愈勵聲責庭，奏曰：「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

子孫今有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奏恐因同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軍如千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圖之不置。庭奏即承諭出之。於是元翼出深州。

勝十萬兵

讀史

存勗預料拒朱溫

三五

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克用嘗稱存勗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時梁兵之圍晉潞州。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劉先王耳。聞吾新立。謂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張承業亦勸之行。遂帥丘直抵夾塞。大敗梁兵。梁主驚

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以氣取之

齊賢計破契丹

上訪近臣可知代州者。張齊賢請行。乃命知代州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

讀史

三五

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薪。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懸篝火。契丹兵遇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先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奇計破敵

以冠準為樞密副使

以冠準為樞密副使。初準為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後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冠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早翌。帝召近臣問得失。衆皆以天數對。準獨謂刑政不平。所致。帝問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言之。二府至。準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弟盜財至千萬止。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三十六

此方是不夠情而有大臣之節者冠公所以可師也

立太子

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悅。冠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延準飲。極

帝位繼

呂端輔皇太子恒即位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維恩忌太子英明。陰通參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疑有變。乃以笏書太漸字令親密吏促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維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維恩入。書闕鎖守之。入官后問端立嗣以長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此事正得小事糊塗力若平日鋒鏖四露則小人之網密矣。安能臨機變。此疏距哉。○舍卒間布置從容更見。

李沆引燭焚詔

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齊賢慷慨有大畧嘗為
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問沆治道
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
先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
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
其議遂寢帝嘗謂沆無密奏沆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答人臣有密答者非議
識史略

卽俟臣嘗惡之豈可放尤

大臣有密答非議卽俟以成

寇準飲笑拒澶州

契丹侵澶州邊書告急中外震駭寇準飲笑自
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
五日願駕幸澶州敵當自遁帝乃決策發京師
準以王欽若多智悉其疑沮大事出知天雄軍
契丹至城下欽若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面

已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

蹕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不決殿前都
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
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
君何不賦詩退虜耶卽麾衛士進輩帝遂渡河
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
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

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曹利用自契

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許賂以貨財準不
欲從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
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
虜生心矣準益欲學之使隻輪不反也帝方厭
兵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諸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
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各解兵歸南北弭兵寇準

之力也

氣決敢任能亦實足以辨此不能寇公豈以

乘輿僥倖哉

寇準知天雄軍

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

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

北門鎖鑰非寇不可耳

薛肅孟曰此非平仲無聊之言當日事勢實

讀史

是如此

王曾附奏

六月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

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

甚異乃臣等災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

見陳所以備祭之道同列先歸者咸規服焉

孔道輔使契丹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倭人以文宣王

為戲道輔絕然出契丹主客者遂道輔坐令滿

且酌大厄謂曰方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

不和固無害

片言悉敵

富弼而傳契丹

契丹乘朝廷西夏之憂使來言關南之地帝許

讀史

增歲幣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

薦之弼得命即往與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

子繼好垂四十年何為一旦求割地契丹主曰

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

何為吾故欲得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略

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復言得

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

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復出結姻之議。論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弼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卒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致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

讀史

三

議婚。專言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曰。納弼力辨御之。契丹主知不可奪。留增幣誓書。遣使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和好復定。

薛諸孟曰。富公以是得名。然實是宋室數百年利害。豈獨錚錚自表見乎。

富弼立法活人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置處其人。以便新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獎勞。加禮部侍郎。弼固辭不受。

狄青破僂智高

讀史

早主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數立奇功。尹洙與議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僂智高寇廣南諸郡。以青爲宣撫使討之。青帥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昭。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會諸將。案牘等敗亡。

狀悉擊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未幾大敗智高于邕州廣南平。

薛誥孟曰此新莊賈遺法也

王珪作詔

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中外相賀

讀史

四

我輩讀書全要將此等大事料理胸中

韓琦感悟皇母子

初帝疾甚舉指或變常度過官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聞而官遂成嫌隙内外洶懼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于病母可不容之乎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格如今母子之

讀史

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讀史

四

方是經國手伊周之事異地可為惟韓琦公一人耳

韓琦欲太后為政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卜除事帝意決意當琦即請太后與太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即稱前代如馬鄆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鄆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

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鸞儀司撤簾還政于帝

生平不以勝許人可自許耳

韓琦空頭勅諭守忠

內侍任守忠有罪斬州安置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欲授立婚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妄語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赴桀難之修曰第書之韓

讀史勝

聖六

公必自有說桀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誦斬州取空頭勅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中脣嘉能如此不至發病卒矣韓公急智敏

才真古今不可數見

薛諸孟曰不懼

李綱治兵

金幹離不旣濟河宰執議請帝覽幸襄鄆以避敵鋒行宮參謀李綱曰道若王帝幸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榮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也白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

讀史勝

聖七

乃以綱爲留守綱治守戰之具數月而畢

薛諸孟曰白時中是何言哉朝廷無事時

師相讓耳矢交于前办接于目男子報主

何敢談人

李綱督戰

金陵攻通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新其將技十餘殺其衆數千

种師道禦女直

种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北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謀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爲都統制

近世求一老种者可得哉

讀史膳

聖人

宗澤大敗金人

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澤以孤軍進至衛南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數十里澤計敵衆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復敢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敗之

宗政大敗金人

權知秦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進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屢遣民求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粟之給田棚屋與希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成名振于境外爲一時名將循吏云

宋之不能却虜也君相之罪耳一時將帥可

謂無負于國矣今世有人主自將而韓岳絕

讀史膳

聖主

嚮者亦獨何矣

讀史集四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楊以任撰以任字維節瑞金人崇禎辛未進士
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摘諸史中事蹟之可快可恨
及有膽有識者分爲快恨膽識四集每條下畧綴
評語詞多佻纖頗近竟陵一派

讀史漢翹二卷

〔明〕施端教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嘯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漢翹

二卷》提要

小序

漢翹者史漢中之翹然特出者也夫班馬之書多矣深厚爾雅之文宜不止是而匪我先生獨取全豹之一斑而標之何姬蓋昌黎云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積遷固之筆座之可爲塚拾遷固之濬疏之可爲瀆世之好學而深思者慮無不涉其藩籬擷其英蔓矣至若所謂玄與要者未始見其能決剔而搜撮之也如昔之註史漢者以三戶爲楚地指閭藉孺爲一人以又復妄發爲武帝自責之語之類往往而誤矧在後之人乎匪我舉漢文中之疑者異者義實雋永而句或斨牙率筆摘之以爲學者之肅心無忽于是也庶幾亦帝氏之文庫一

嘯閣

小隱

同里同學弟黃廷才拜題于鵲圖



讀史漢翹

上卷

稱制	三官	羣僚	誦補
按職	軌事	汰比	獄豸
節信	禁闔	國士	支屬
賢豪	愚劣	訕信	宵類
語次	綴學	書教	締交
顯蒼	異時	宇內	河山
疆外	蒸庶	佃作	禳祀
器械	五樂	貨寶	苦奠
三服	車兩	第室	
次舍	精醪	五共	搏戰

肅閑

（日）（明）
（如）（入）（部）

讀史漢翹 卷上

四嶺施端教匪我輯

稱制篇

臨朝稱制 南面稱孤 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望是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欲見鉅公 天辟惡之
謂天子也 徵詣行在所 待罪叢轂下 執憲轂下 犯
 屬車之清塵 出稱警入言蹕 百官執戟傳落 厥
 容適統 朕承先帝之聖緒 廊帝紘恢皇綱 神器
 有命 太后秉統數年 屬統垂業 今陛下承明繼
 成 綴之以祀 牽制文義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
 羣下之心 紫色地聲餘分閭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色地邪音也音弗不稱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閭也 願賜清燕之間 願賜
 清閒之養 冀能望陛下清光 俟日月之末光 湛
 思麗洪易豐也 蒙聖皇之渥惠兮 鄉君虞之闕道
 儲精番思 統拱群元 聚深拱揖讓 覆露萬民
 醇洪咆之德 獨觀乎昭曠之道 繼昭夏 澹泊焉
 德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又授以魁柄 未見得屈
 起在此位者 表被竊鈇之言 于天下雖有餘政令不行
之是謂私竊 每輒決上 主竄臣天 不謂若情竊用人
也 吾王屏王也

三官篇

未央椒房 董賢傳爲昭儀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

房云 制使忤姪娥倖奉克侯各有爵位 無消其和
娛霧保林良使疫者皆視百石 納史良娣 太子有妃

羣僚篇

衆僚久慮 奉千官之共 作左官之律 人道上右今
諸侯放謂 賤人圖柄臣 郡國釋便巧史書習於計
之左官也 薄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 皇后及家吏臣 假吏

郡吏大府舉之 志易相室 漢制收相執持之也
謁者有僕射 典客史名大鴻臚 少府掌山泉池

澤之稅以給其養 太官 主膳 導官 主持 鍾官 主
讀史漢記 上卷二

錢 東園匠 主作陵內 中尉有兩丞候司馬千人
中尉更名執金吾 主辟不祥 太子率更 主知 水

衛都尉 輯濯 主 鉤盾 主 參以中消從 主 涓人 主 遺
羽林黃頭 黃頭 水戰 如中 涓人 主 除

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大誰 主問非 連教 莫
歸 音放 爲太常掌故 計相 祝餉在前祝鯁在

後 音放 爲太常掌故 計相 祝餉在前祝鯁在
監 主樂 楊得意爲狗監 行郎中戶將事 陞者

大行設九賓 通侯諸將 徹侯 吾王壽王傳連十
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

千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賜餐

錢奉邑 賞賜邑人 封君皆氏首仰給焉 賜重封

調補篇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 既爵而資之 隨牒在遠方
倪寬傳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帥雄俊 總擘英雄 祿賜願賢 望之多所貢薦
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尉屬謂安尉 必

身勸爲之駕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舉最當選 丞相御史課殿最

以聞 諸侯貢士壹造謂之好德再造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 通得 世家子弟 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

讀史漢記 上卷三 復爲安定屬國都尉 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趙搜述
索耦阜伊之徒冠倫魁

按職篇 官屬按職如故 所部職辦 丞相取充位 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以拱默尸祿爲智 豈不辜位

曠資最久 以展采錯事 趙高顓國主斷 捐身
關策 事不關決於慶 旅力同心 馮翊垂拱蒙成

乘德以陪朕 蕭規曹隨 具爲區處 臣得出守
郡自詭効功 不希指苟合 以塞詔而已 格明詔

矯制以令天下 矯覆吏因乘執以提蒸庶 輒以
便宜施行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

便宜施行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

便宜施行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

卧而護之 不肯庭辯 公卿比諫 數微諫 願復賜間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嘗告越之田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人臣無將 猶蒙施而存之

軌事篇

軌事之大者也 諸侯軌道 軌迹夷易易遵也 四方同軌 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損十年功緒 以興化條 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 國之誕章 明習文法練國練制度 規摹弘遠矣 豈或帝王之彌文哉 偃武行文 少損周之文致 計簿具文而已 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廼艸具其儀 酷吏贊門 密事業 既事不咎 其已事可知也 廼期紹至不讀史漢 上卷四 持劍兒 以次貫行 王音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誅核名實 召東曹掾選長吏瑣科條其人 鈎據微細 披抉其闕門而殺之 定章程 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一 軼五帝之遐迹 躡三皇之高蹤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 富既與地庫仲皆 賢正與天厚比崇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願大王審畫而已 石畫之臣 受計于甘泉 以刑名繩下 鎮撫關外父老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慎早省微 其發茲摠伏如神 不思道利 扶微與壞 誅名而不察實 扶義 未能得堅決也 首尾衡決 其

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大漢之德旁鬼四塞 請以國為扞蔽 獨悔業已拜

法比篇

有腹非之法比 金布令甲 篇名也 不循三尺法 以三尺竹簡 飢天下正法 析律二端深淺不平 聖令 刑嚴文刻 文深 按其獄皆文致不得可反 毋廼牽於文繁 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譁若畫一 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蕭何擔擔秦法 唐虞畫象 而民不犯 燔其罪當重燔簡罪當輕 姦殺不勝而 法禁數滋 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作兄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 閉愚吏民觸法抵禁 乃以屬吏 讀史漢 上卷五 不下吏輒自治 除苛解燒 汰令煩惜

獄犴篇

獄犴不平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杜周治之獄少反 者 幽於圜牆之中 造請室而請臯 若屬少府 屬官 若屬中二 吏簿責亞夫 多所平反罪人 平疑法奏獄疑 考問左驗明白 諸獄疑若雖文致 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獄之 即無事當窮竟 過 誤失言文史躡尋 抵調置辭 無罪而坐率也 宋長 單于長嬰大罪 作沈命法 底劉鼎臣 下獄室 謂 刑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城旦春者婦人不陳 皆四歲刑也 史遷薰胥以刑 胥靡之 束縛之

殷鑒之司馬遷得幽於繫紲私解脫鉗鈇廣漢
鉗子謀攻牢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其次用鑽鑿
民無錐楚之憂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吏榜笞數千
刺發身無完者燒鐵鉗灼強服之復與前叩視
泄公編竹木以爲與形如今之食與矣路溫舒傳刻木爲吏期不對
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疴人之罪鈇以杖手擊其背
以掖庭獄大爲亂阱舞文巧詆刑戮將甚不詳
得見黃赦其罪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使刑餘罪
人擊

節信篇

宋節未舒除開無用傳何以信謹守管籥殊徽
幟招搖靈旗舉洪頤樹靈旗被雲梢載雲早
建羽蓋拖蜺旌靡輿須之橈旃立曲旃靡
屈虹以爲綢綢也旌旄之羊也立歷天之旗曳捎雲之
旂垂旬始以爲慘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
華植羽葆建幢榮枉屬車間豹尾中黃屋左
蘇路車一乘駕被具六玉蚪騁六飛六先景
之乘撫翠鳳之駕燒宗廟兩御物期門武士陸
戟陳列殿下交戟之內無其張繇役之勞哭紫
幅推甲乙之帳天子先驅不得入牽帷廡之制
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當封爵

刻印初忍不能與百官表爵三轉襲以紅帶賜曰襲
諸侯王金璽名襲安世本持橐籥筆語
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禁園篇

處二浴宮之中前標闕後應門元后交送政君太
子宮兄丙殿天子自竹宮望拜神光燭燭齊宮
起龍淵宮行幸齋屋五柞宮行幸黃陽宮黃音
江充傳克召兄大臺宮長安飛廉館春幸蘭館
屬玉觀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君厭承明之廬日
碑小疾卧廬與五經諸儒祿論同異於石渠閣象
于憚於西清頻首伏青蒲上當戶牖之浴坐
讀史漢題上卷七
負輔依蜩蛄蛟渡之中堯作游成陽排玉戶而
鳳金鋪璇題玉英未央宮東闕崇恩災金芝產
于西德殿銅池中鈎盾令丞主近朱戶納陛未
央殿路輪中名童謠曰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鏤
柱下方書北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謂之唐
紫壇八觚宣象八方闌入尚方掖門作願成廟帝文
之故曰願成廟帝文
國士篇
國士無雙廣延茂士拔擢天士如天宿儒胡常
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鴻生鉅儒俄
軒冕襍衣裳鯁生說我小生廼欲相吏邪非人

豪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 留聽於承學之臣 此
 子大夫之所瞻聞 堅儒幾敗乃公事 爲天下安用
 腐儒 近細士信讒臣 武力鼎士 宜從丈人所勸
 說君 游子悲故鄉 輕薄少年惡子 邑居尊下稱
 賤子上壽 宛孔氏有游間公子之名 哀王孫而進
 食 是所望於父師矣 爲國黃耆 宗室遺老 曹
 參贊爲一代之宗臣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 騎人
 子弟分散家業世世相傳爲時 母邇宵人 許商被病殘人
 且帝寧能爲石人邪 從人合之衛人散之 優人亡
 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斷優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袖不沾有卜
飛泥誤者畢因令匠石揮斤而斷知石之若泥故敢使之也 榜人歌聲泥
讀史漢龜 上卷八
 喟 家人尚不欲絕種嗣 士卒盡家人子 諸儒生
 多寡人子 我倚名族 河間爲漢宗英 籍翰林以
 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于定國欲屬邑子兩人
 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聞令有重客 大
 將軍有揖客 毋枉執事 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酒交驩 以娛左右 蕭望之下走將隄延陵之車
 薦寵下輩 克下陳於後庭 居縣爲堯史 間閭之
 緣臣耳 此吾美臣君釋之 蒙竊惑焉白爾蒙 陛
 下權僕問巷 夷伯季氏之孚也 降爲皂隸 餐三
 老五更於辟廂 適齊爲鴟夷子皮言若盛濁之鴟夷多所客受面可卷 餐三
贊與皆強馳也鴟夷皮 羽矯殺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妾尊之 之所爲故曰子皮

上將敵曰冠軍
 東見倉聚君也
 楚元王傳封
 其子信爲羹頤侯
 劉德傳武帝謂之千里
 駒
 羹土愚臣忘生觸死
 兩雄不俱立
 上以若曹
 無益于縣官
 羣兒自相賢耳
 刺言大猾何也
 發
 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
 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
 漢時開關使而出
 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
 外郎者爲少從
 書適得出名曰山郎
 山郎用
 封都匠仇延
 嘗爲弟
 子都養
 都凡奴者也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嚴延年傳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與長孺共一
 禿翁
 長安士伍尊上書
 先嘗有爵經奉見之而
 孟博徒
 聞之白衣
 敝國錐狹
 今已虧形爲埽除
 史漢題
 上卷九
 之隸
 爰益傳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司馬遷傳奈何
 今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南公稱曰
 南方之
 公
 卿言鄧先
 生也
 陳平須魏情而後進
 美稱
 置之
 事臣則汲直
 諸
 父號孟卿
 公
 乃立爲王號張楚
 支屬篇
 諸項支屬皆不誅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幸得同姓
 末屬
 竝錄支親
 漢之睦親
 韋玄成傳賢門下與
 宗室計議
 鼎宜視宗禰廟
 慶流支庶
 繼體苗裔
 豈其苗裔耶
 勤三綱之嚴
 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
 有蔑草之故
 臣幸得託肺附
 或臯祖於汾隅
 内外公孫耳孫
 察父愆兄
 知友皆大父行
 漢天

子我吏人行也 定陶王於帝子行 必欲亨趙翁
趙公自行耳 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 賊傷
后假母 高紀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 淮南王廼昆
弟語除前隙 田假於楚趙非手足戚 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 皆尊章 弟姪雖缺不復補 則謂之姪
女子以乳苑見神於先後定若 後音胡構反音蘇見反
則謂之姊 過其工嫂食 景王后傳帝下車立
曰大姊何藏之深也 如子姓 壤子王梁代 楊華方
其肥盛曰 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家為贅耳
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為陽都侯 餘子亦在
讀史漢 上卷十
于序室 入子舍 兒子畜之 孽孫 外孫 歸遺
細君 臣有息女 子黽楚之出也 姊妹之 為言曾
孫體近 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 田所 吾屬無
類矣 無噍類 趙氏無炊火焉 記也 願為箕箒妾
處妾遇之而孕 從史盜私益侍兒 崇為
傳婢所毒 幸 衆婢竝綽奇麗 高紀常從王姬武
負賁酒 母為阿瓦 此非兒女子所知 趙效女曹兒
納采 女聽為請決嫁之 清決絕於前 重令為介
房燕寵之 失期內顧 中宮史曹官官婢道房
與宮對食 官人自相 為夫婦 母避嘗字 匈奴孕
重墮積 婦人免乳大故十苑一生 再就館 有阿

保之功臣 東泉莫不賢知其母 女甚美庸奴其夫
骨肉之親繁而不殊 殊明也 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也 析分 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 親父 薄思禮好生分
擇可以虞侍太子者 咸獲婢妾 方言云薄為之謂
口獲獎之北郊民而婿婦 蒼頭廬兒 愛幸監奴 謂
謂之戚女而婦奴謂之獲 蒼頭廬兒 愛幸監奴 謂
之監知家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 有
所養卒 所與之卒 出從童騎 無酒家保 庸 襄
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今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
兒為家主祠 賢豪篇
賢豪不敢役 鋤雄俊 求修正之士 問若淑而不
讀史漢 上卷十一
昌 議者以為善祥 選精進掾史 莫不精白以承
休德 醇謹而已 為人陰重不泄 柔殺敦厚 為
人峭直刻深 不自激印 好個儻大節 若乃倣儻
現肆 非有蹕絕之能 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
舒緩闊達 為人溫雅有醞藉 發憤悃悃 蠢迪
檢押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司馬遷傳今
雖欲自雕琢 其地少豪俊易長雄 刻廉剛直 痛
自刻責 為人彊執 左
右齊栗之臣 朝無骨體之臣 閭里之俠原涉為
所置皆其魁宿 魁根 本也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魁 經學絕倫 絕世而獨立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者亡以瘠人 齊相雅行躬耕 齊魯諸儒實行
有軼材 茂材異等 聞其秀材 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 資財不下五帝 砥節首公 鞠躬履方 將相
大臣秉誠秉忠 發憤畢誠 尚積德余善十餘世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 天子以爲國器 有康知自將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上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君子純終領聞 四皓采
榮于南山 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 割肉於細君
不羈之士 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榮 專屬疆壯盛氣
與同 趙廣漢尤善爲鉅以得事情 反駭素杓貯
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疑 浮英華湛道德 昭避見
讀史漢題 上卷十二 隋

愚劣篇

豈特委瑣握蹠 握蹠好苛禮 況云磨尚不及數子
僕邀不足數 蓄縮不可用 愴弱不在職 王侯
縮胸 議者選奕 開學福陋 士之頑頑嗜利無恥
者亦多歸漢 號遲頓不及事 雖罷驚亦嘗側聞長
者遺風矣 爲人在下中 儻蕩 貌若儻蕩不備
爲人木強敦厚 民俗質木不耻冠盜 開茸尊顯
恣睢者衆 民俗慎悛 詣康媼生而亡積聚 貪饕
險詖不開義理 外亡騫汚之名 夷詭亡飾 無志分
胡結反 懷耗不知所爲 齊夸詐多變 上詐謾而

弄其信 聘狙詐之共 懷謾迷國 官吏伎佞 伎堅
匈奴傳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 徒請召猜禍吏與
從事 弘意忌 或伎害奸陷人於罪 清狂不惠
者酸腐麻盡濁今此人不 病狂易 病狂而易 慙世
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 俗之靡薄 屈強於此 公健義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
心不亂是公義也 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 桑曼之
傾意 仇俠好交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假之威權
從橫亂政 跡弛之士 矯謾亡狀 領職解慢 羣
臣恐說 靈修既信椒蘭之唆佞今 爲人慄悍 陳
勝傳客出入愈益發舒 不畏彊禦 幽冥而莫知其
原 澆淳散樸 詭正非常 行汚而寄治 皇后失
讀史漢題 上卷十三 隋

序戚於巫祝 舍昭昭之白過 翼姦 季氏之惡已
孰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孰惡也 治敢往
湯舞知以御人 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始大人
常以臣亡賴 視丞相亡如也 王陵少慧 其稚少
文如此 錯之瑣材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本賦名形
物堅中而強力使得奉薄技 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
也 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每生作阮 每貪
名家警者爲之 晉工鈞 鈞鈺析亂也 弁兼葵
然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閭閻成家者爲雄桀 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椎埋
爲姦 椎剽掘冢 豪植而六強 案稅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 標末之功一言之勞 李陵既生降隲其家
聲 苟欲鄭塞前過 坐不廉者曰簞簞不飾 坐汚
穢者曰帷薄不修 冠賊姦軌在外為姦 義征不諛
諛順也

訓信篇

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 右賢左戚 體貌
大臣 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 誰差天下求索
賢人也 振拔修室 跨騰風雲 永知鳳方見柄
用 桑大夫攝公卿之柄 當軸處中 析人之圭僂
人之爵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離疏釋驕而享膏梁
鼎寶 生資謂白尊高 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
讀史漢魏 上卷十四

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盍孟晉以迫群孟勉也 弄
欲虞樂以市其權以遊觀之樂易 乘權藉勢之人
席寵 言事多效 文帝前席 貢公彈冠 逆執事
之顏行 又迫賤事 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備後
宮埽塗蒙過誤之寵 馮翊欲灑卿耻拔拭用禁杖試
粉文 以湔洗大王湔滌也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諸宿將常留落不耦 長卿故倦游 廣數奇 既
會宗傳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跨會宗從游郡下
免為路變 但以無階朝廷 五世墳僚望我節侯
吾極知其左遷 寡耦少徒 抑厭遂退 遭豈不行
陷假離朝 何為官之拓落也 家貧落魄 公卑辱

典潔而升本朝 家貧白貧無節 耳餘始居約時
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 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 計
乃無聊 其畫無俚之至耳方言曰 使天下父子不
相聊無聊賴以 詩書隱約隱憂也

寄顏篇

人宵天地之類頭圓象天 民之精爽不貳 玉女無
所眺其清盧兮 往往指目 皆側目於望之等 轅
固傳公孫弘亦微仄目而事固 屬日 戴目而視
東瞰目盡 李陵傳即目視陵語眼 養游睥而後號兮
天下圍視而起 公聽竝觀 傾耳以待命者 辯
口快耳 亦獨耳剽日久 揚憚傳消後耳熱 耳聾
讀史漢魏 上卷十五

者所夢口符 近世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 願長
耳目 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 事變物化目駭耳回
家富執足目指氣使 肝衡厲色 不交睫 可復
伸眉于後 廼欲叩首信脅論列是非 將相不俛眉
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撫音胡北方人 抗首而請
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今喻奈何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面謾謾 上以湯懷詐面欺 馬童面之
下有不便者不應微反脣 齟舌自殺齟 不入言而
腹非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趙后傳頰上有壯髮
類元帝壯髮當額前使下而生 頭蓬不暇梳 資敏
桂之珍髮兮 髮髮也九戎被珍髮 尉佗馳結 戴白

之老 奮髯抵几 領頤折頰頰曲頰也音欬 宦術傳宦語
詩解人顧 顧指如意 指顧取象 更相巧伺 日
夜企而望歸 閣道連屬彌望 日碑梓胡授何羅殿
下胡頭也格其頸而投殿下也 天下莫不延頸 乃即絕亢而炮
兩雅充鳥 併肩而事主 翕肩路背 脊肩紮足
奮臂為天下倡始 莫不溢擊提提擊古手腕之提音厄又舉月提擊游俠
傳揚聲而 剡手以衡仇人之匈 諸侯交手事之
烏托國接手飲自山下潤飲水如蠶之為 所得亦緣手盡 關中
捷足則關西非陛下有 童手指千童奴 爭門措指
指字借為筆謂為門屏所竿 一工指指指謂動而痛也 曾不得邪徑而
託足焉 躡足行伍之間 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讀史漢魏 上卷十六
也音音 可躡足待也 厥角錯首首錯 莫不躡足
抗手請獻厥珍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 則前炮不還
踵矣 重繭以存荆繭足下後起如繭也中包 莫不
股栗 服膺而不釋 腸一日而九回 將軍瞋目張
膽 剖心析肝相信 西土宅心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餘心也
其刻心秉德 洞心駭耳 忤心逆耳 虛美熾心
叩心怨上 世主莫不甘心 僕委心隨計 各悉心
勉帥百僚 以琴心挑之 皆心儀霍將軍女儀 桑
弘羊以心計 腹誹而心謗 將疎意而覽焉 展意
無所依違 屬意非止此 其悉意陳朕過 所言中
意 一抒愆意 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 得為

諸君惡意之 不意大王還意反義同還 違忠而耦意
有惡志 銳志武功 寒心銷志 而大渾思渾天
皆如意指 意象愠怒 不自意先入關 觸情安
行 情兄力屈 敢不略陳愚而并情素 紆體衙門
彌躬執手以速公卿彌躬與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
相隨 跳身逐者數矣身輕 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當殺身靡骨 汗山洽
背 庶已疎神 每竊寐而余息方 不敢惕息 豪
強脅息 餘力薄材 努力為諸生學問 與將軍戮
力破秦 戰疾力 田蚡傳為人貌侵短 吏士無人
色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 或不沐洗十餘年
讀史漢魏 上卷十七
怨入骨髓 色授魂予 史皆股弁 為人長愛臂愛
之詩云有董 體解之所 趙尉解曰嗟乎 獨故人
避席餘半膝席 高祖笑踞罵晉 斯拱而埃之耳
陰拱而觀其執勝 事效見前 梁駒籍動日而 個
鳩獮音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黑子
化色五倉之術忍身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有五
性不相容五行性相勝行仁甲巳主之性
腎性堅行義丁壬主之 習貫如自然 與人密理
肉風 妾不敢以養婿見 魁梧奇偉 為人魁岸 常
收戟行而雍樹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行 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懽妍大息吳興越新地清反

年其逃考 壹矢相樂斯亦可矣以也失 舍人不勝
痛呼暴與田紛傳呼 諱服讞罪服音政關西俗謂得
道引不食穀 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鼎音
細吟三代 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蔡澤雖禁吟
而咲唐舉 楚人剽疾 詭細娛而不圖大患 銷憂
者莫若酒 平謝曰主臣主擊臣服 王卿得敦惶怖
為霽威嚴 衆毀所趨不寒而栗 吏民重足一迹
與我決傳舍中句沐 今曰發矇廓然已昭矣 瘡
沫恨號沫音水涕 沫血飲泣沫音西類字 王式陽醉
邈墜也音徒浪而倒 將軍士寒手足厥瘳瘳音寒創 離
霜露疾疫痲愼之患 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讀史漢趙 上卷十八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踈音字是下曰踈今所呼
也可行 斬頭穴匈 府中皆誓伏 百姓愁苦靡所錯
躬 常見者露索露形體而搜也 縱觀 是口尚乳臭
語次篇
從容語次 宴語 大人與延年參語三人共言 入帳中
屏語屏人而 妻為諸語和音 母取箕箒立而許語
有飛為惡言聞上 灌賢與程不識耳語 其後語
塞 箚語燒書 今曰復聞讞言 大為人長美言
賢言 墜言於吳 食言 未敢誦言誅之言公 欬
言不聽欬音 俟自見索言之索音 抗夾言以躡情兮
韓說欺天 亡命漂說漂音 佞幸傳公卿皆回關說

曼辭以自解曼音 口吃不能劇談劇音 欲聞流議者三
年于茲矣言餘論 崇論宏議 持詭辯以中人
舉駿有專對材 楊敞不輒言故不得侯 誠有味也
已然諾必已 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能
自立然諾 且廉問廉音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誰音
衡結傳不孰何結 陳利共而誰何 柱大謹大何之
域者何音 以閭伯為界解何解音 今分解此音
稱之皆不容口 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 不謀而同辭 管仲昭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 豈移於浮辭哉 士頗得信其舌信音
談者宛舌而回聲 掉三寸舌 今以三寸舌為
讀史漢趙 上卷十九
帝者師 此難以口舌爭也 何足置齒牙聞哉 言
必切齒 緩頰往說魏豹
綴學篇
綴學之士 縱使游學 仲尼沒而微言絕 素文信
而底麟孔子作春秋 據仲尼之素功孔子 如道
真 味道之腴 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徒樂
枕經籍書 學者傳訓故而已 詩魯故二十五卷者故
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 質問大義 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 并包書林 以中書校之非是 官重効異
披圖案課 禮官肄業而已 建卒自顯門名經 鄭
崇傳弟立與傅喜同門學 是末師而非往古 儒林

之官四海淵源淵源 不能治決如劉向父子及揚雄
 也 涉獵書紀 揚推古今 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
 者 史事緣飾以儒術 箕子言大誥九章即洪範
 五經六緯五經之緯 詩有五際詩內等曰五際
 有變故之政也則 尊卦用事乾坤 從雄學作奇字
 魯龍虎之文舊矣魯限反 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摘藻如春華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稱述品藻 自
 序其說號曰雋永 文章爾雅 揚雄傳勿惜誦以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勞愁李奇曰畔勞也 歌
 騷駒騷駒 執左道以亂政 都授謂總集諸生 不足
 學短長 學史漢魏 其文馱馱馱馱 益雖不好
 以奉大對 將襲舊六為七六經加一
 書教篇 爰者辱賜書教 勅鼠掠治傳愛書 公移教書 趙
 廣漢傳常記召湖都亭長為書記以召之若今 文學
 儒吏時有奏記 孫竦為崇州奏 無得陳赦前事置
 奏上 獨可抗疏肯道是非 其少從幸進孰於天子
 所通教美女 召司馬相如等視草通道 孔光傳皆有
 所言輒削草葉 削牘為疏 其筆力 使大長秋來白
 之 條對急政 口占檄文 所事 奏二千石長使必
 先露章 不可勝以文陳 悉籍記之 奉咫尺之書

方書主四方 手自牒書餘其姦臧 明堂石室金
 匱玉版圖籍散亂 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好易讀之
 常編三絕 削則削筆則筆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武
 墨議論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 賜書教督以所
 不及
 締交篇 合從締交 與漢王為金石交 待客如布衣交 相
 與為刎頸交 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 忽忘雅素
 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今呂氏雅故 耳雅遊多為人
 所稱 傾蓋如故 率其曹耦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其嗜十三人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斷金相與
 諸附離之者 相與提衡 兩人相為引重 借譽於
 左右 有人先游 莫為我先 文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為地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 遊道 陽丹
 道與之 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 凶德參會 請寄
 為姦謂以事私 耳餘上謁 受書謁 魏王豹謁趙
 親親疾 使重臣臨存 通幸左願存恤 將軍趙肯
 幸臨況親其侯 造請諸公 未得詣前 其勢必郊
 迎謁 疑信數問使 以歲時漢所餘彼所解數問遣
 為我多謝問趙君 蒯通傳趙武信君不知還不肯
 使人候問其苑生 為會稽太守數季不聞問 勞苦

如平生歡 問者濶焉久不開問 主附其背曰行矣
朱雲從刺候刺候何候 其折逆人如此 揣知其
指 揆追不及之事 霍光緣上雅意 少卿良苦
專精神近醫藥 彊食自愛 彊反勉之 緩急相護但
恐少夫無意耳 緩急足以相死 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 黨友謀議 有背公亮黨之信 公大夫以上令
丞與亢禮 在朝常趨和承意 得媒饋與幸 摧謝
若上有黃郎 摧折而謝也 得為君分明之 上怒銜之 稍愈恐
閔墜 願與王分棄前患 必畏惡吐棄我 不意君
之望臣深也 貫高怨家知其謀 報明恥怨 排擠
英俊 排擠宗室 較棘宗室 或有抵牾 枝柱言
讀史漢題 上卷二十二
不便 既論難連柱五鹿音柱刺也 與相掌距
自詆其文 巧言醜詆 為文史所詆挫 畏讒之
就 欲捷缺以揚我惡 君不繩責長吏 章下詰責
灌夫傳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弃者 固熱
讓羽 自辯數乃置 人有短惡喻者 軒揚幽昧之
過 汚穢宗室 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兄弟相駁不
可 君知其解不 公小人為德不竟 論讖不右方
進 息夫躬傳躬持祿曰 給為謁 界涇陽界閭其
小人乘君子 引傳局提吳太子殺之 即以娣
鄒小縣鄒縣也 攝使受笞攝謂引 毋久涸女為也

不以狂公為辭或實狂家而 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
跌 竊高下風之行 相然信苑 漢易與耳 不敢
甚斥城否 郎中令善媿人媿厚 豈相放哉也依 臣
下漸靡使然 數招權顧金錢 誅將軍以塞責 塞
天下之望 頌其禁不與 朝臣舛午膠戾垂刺 以
息泉漢書 漢書 漢書 欲立長無適用適主 不能阿尊事
貴 官媚邪臣 游媚富貴 朕聞眾庶陷害欲刷耻
敢行之刷會稽 提空名以嚮楚 素無根柢之容 弦
者高張急徽迫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所趨逐者
而迫逐之也趨故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重劉 夫人
所言何等不可者 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讀史漢題 上卷二十二
顯倉篇
超忽荒而踰顯著 肇自顯等 渾元運物 堪輿金
匱十四卷壁壘今 九天巫祠九天者謂中央的天
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
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 專精厲志逝
九閩 騰九閩 上徽三靈之沉 上以累三光之明
三辰之會文矣 泰階六符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 於是天清日晏 至中山晏溫三輔記日出清
晉丞相東君也 登遐倒景故其景倒大入賦賈列
氣之倒景今陽子明經曰倒景 月穆穆以金波
奔星更於閭闔 天口而見景星 經星常宿 立靈

星祠星祠在左角曰天間則有長星出於東方權機
拾以爲旌兮招提紀于周正虛危南有泉星曰羽
林天軍虛危南有泉星曰羽南宮朱鳥
權衡最適背穴抱珥重蜺旁有蜺爲
扶傷也蜺爲背穴抱珥重蜺宛虹拖於楯
軒四與遞代八風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言正今衝風之發不能起毛羽風發熾拂召屏
駢誅風伯刑雨師涉豐隆之滂淅建格澤之修竿
今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垂旬始以爲
慘兮見北方如雄左玄冥而右黔雷今雷聲也天
也楚詞召呼吸沆瀣兮餐朝霞貫列缺之倒景
分散膠葛青燁登平考景以晷赤燁須平白
燁象平玄燁和平提揚提揚狼奮
角也一星角者有羊角今之長老名木水爲木介
介者甲甲天象也西顯沈陽秋氣肅殺游閭闔
觀玉臺仰艸稼而捫天以指象爲言語求雨閉
諸陽繼諸陰其止雨反是天間決兮地垠開天動
地吸惟泰元尊姐神蕃登元天也隆天重地宛
無以塞責勤思乎參天貳地上暢九垓下沂八埏
吳時篇
假設天下如曩時乃者我使諫君也屬者頗有變
改何鄉者幕用之誠比歲不登間不一歲吾

先日欲獻愚計翌日發喘高曠日十年與祖語
未嘗不移日也退其罔日不旋日而至數以朝
日引見丞相御史問不過差一二日前是天不見
災者察近屬之符驗屬間以特進領城門共句
奴使屬過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填星出如瓜食
項復入居有頃開上過居無幾梁內史缺居無
何居無幾何其幾何七始華始七始華始七始華始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百六之會九之元魯歷不
正以閏餘一之歲爲歲首未盡一歲便以爲歲首今失正
終六府首即廢期有月而民未論毋欲從延
年臘今之歲皆伏臘欲立威者始于折膠秋氣至
史漢伯但伯但趙於龍虎晉文公歲在折出
故倒行逆施之恐日薄於西山會日且入天子
通以陽龜始出乎玄宮吻昕寤而仰思兮冬至物
爽遲口國宛城三市遲旦城中皆降先平明
白晝大都之中終日春薄暮夜過半人乘城乎
超兮西征忽如景靡神奄留臨須須轉
旋且索轉漏之間淹速之度皇帝迎日推策
以勝日便時上林延壽門宜因昭告令日歷吉
日協靈辰當陽敷之標季迺窮宙而達幽終今
以來通使如故日未靡靡人生一世間如白

宇内篇

河山篇

南山之說也嶺人之頌也 竊伏衆瀕 水險以絕商
 也亦猶嶺象人之頌也
 顏曰險 久不反兮水維緩水之綱 爲石隄多張水
 門爲石隄激激音聚石于堤旁衝要 廼隄二渠以
 引其河隄分 隄林竹兮捷石石不者胡帝不立之
 苗亦垂耳負薪冥決河下洪園之竹以爲捷 上金
 隄右以湯谷爲界日所出也 度浙江江水至會稽
 陽曲其陽故曰陽曲 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至碣石 登橡樂而翔天門兮 夢黃蛇其口止於
 郛衍 散渙夷陸 河水滔陸 秦地號稱陸衆官其地萬
 隄陸而饒御產如 郡國或硤隄無所農桑敷育 其生
 隄海之無所不出 必置閘人於殺也隄隄之閘 河再西三東迫
 隄隄史漢龜 上卷二十九
 隄如此 隄隄河洛之間 造騎候四望隄中亡勇
 燭七不於隄隄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 渭潼迴還
 盛山斗入海斗范 漢亦奔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
 予胡縣之斗者入匈奴界者其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
 之 橫流逆折 終古歸南兮生稻梁 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 除山川沈斥 入鮮水北句廉上湖水岸出而有康發
 也 康遠地則堂高康側 其官墻地墻餘 內史府
 居太上廟垠中垠者內垣之 山姑谷汲 其水亭居
 冬夏不增減 來春桃華水盛韓詩傳云三 食貨志
 瓜瓞果臝殖于疆易至此易生 高紀故秦苑囿園池
 令民得田之 比有胡苑之利 九嬖職辭 取竹之

解谷解谷也谷竹清也取竹之脫無清 灑沈滂災灑沈滂災分
也沈深也言分微 居霸陵北臨河霸陵山北頭近
其深水以安其災 過乎決養之望山海經所謂 河水溢也音
東崖 河水酒陸弗能墜塞 山陵崩地 狂夫噪譁於
傳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初 宋中幾不棄城襄城
差次受功賦也 王莽傳索盧恢等舉共反城襄城
也一曰反音權今 堅守乘城 嬰城固守 湯令軍
皆薄城下 閉城城守 與關中卒乘邊塞 銳氣挫
於峻塞 秦共尚衆距險 鑿空鑿空孔也猶言始鑿共
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 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上卷三十
疆外篇
淑問揚乎疆外 盜出徼外鑄錢東北謂之塞 建塞
微起亭墜 親省邊垂 周市三垂北東 四荒之外
忽來無常也 四貉咸服 驚九戎而索賴 狎狄
合處 西伯昌伐吠夷昆夷字或作混字或作緄昆
明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生弄 鳥夷皮服在
止皆象鳥 猶戎程之與於越越聲 百丹之共
所獲蒙允之士與蒙同也 西厭月音 東震日域
還方既俗殊鄰絕黨之域 使絕國 衛青將六將
軍絕幕 百蠻鄉風款塞來享 呼韓邪單於鄉風馳
義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

俗爲屬國 宜縣頭乘街蠻夷邸間 區脫捕得雲中
生口區脫與 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使人厚遺關氏
居一郭間 延遣山乘障 國被邊 以財雄邊
至滇池方三百里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 條支有弱
水玄中玄中記云昆侖之弱 踰白龍堆無頭有尾身大者
三丈相埋者丈餘皆東 西則限以葱嶺葱嶺西河舊事云
北向上悉 案榆谿舊塞 登閼風而遙集兮
意 蒸庶篇
元元厲蒸庶 覺寤黎烝 品庶每生 昨隸之人占
字 亂齊民 保此懷民懷德 臨岱海岱之間一
都會也其中具五民歸故清五方之民 邑亡教民教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 毆白徒之衆 人人問以誣
俗民所疾苦 流庸未盡還謂去其本鄉而 避水宅
郡國在所冗食之 無市籍名以其物自占多其物則
于官也 察天下之息耗 徒見羸尙老弱尙日
出庸保之中 家貧庸作以供資用 賣庸於齊
生爲悠隸言爲使隸可
佃作篇
方佃作時田 后稷始畊田也 一歲之收當過緩田
晦一斛以上緩田不 一晦三畹歲代處故曰代田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田古 孝公制轅田古制也宋世

廣商穀相稟稷正爰田上四不易中田一易下田表
再易爰自相其田不復易居也較爰同爰于也
屬縣州田儻民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 池田假與
貧民 上耕於鉤盾美田 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
雖在叨吠猶不忘君 先帝邵農也 厥父舊厥子
播而獲之 涇南之地火耕水耨 教民相與庸輓犁
與人傭耕 振業貧民 種宿麥 教民相與庸輓犁
玄稷降於郡國 以子穀秬黍中者 耳拒即黑黍
風西北戎叔為 也為成也 今穀味未報 意少 黎民
祖饑始 耕耘五德朝種慕獲 南方丙酉方庚北方壬
于此也而耕耘也
禮記篇
讀史漢記 上卷三十二
天子常以春解祠 類祠泰一 叢祠中 謁款
天神 祠告也 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
之事者以為祀能知四皆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
以為宗 荆巫祠巫先施廩之屬 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 除祓祝 祠之官發過于下 其下四方地為腰
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 祠也 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 大夫臚代 祠先王於方明 明之象也 黃帝時封
以木為之四 瘞狸于大折 言方澤之形 黃帝時封
則天旱乾封三年 神之榆臨壇宇 來降臨之也 黃帝時封
徧臚騰騰天下歌 馮鳴切和疏寫平 切屬諸和火神
令之願導川涼 楠變魑而扶搖狂 秦神下龍言
敬平均無災害也

讀史漢記 中卷三十三
精禋篇
天之際精稷有以相盪 不好治宮室機祥 漢南子
人應 青青青祥 外日祥 神來宴娛 上帝嘉樹
策內承福 皇天嘉况 神降之嘉生 方將俛元符
熙事備成 姑神蕃釐 逆釐三神 上帝垂恩儲
社 卹胤錫羨 中 提福 惟春之祺 朕之不
明震于珍物 祥附祉 函蒙祉福常若期 僊正
嘉吉弘以昌 休嘉祥隱溢四方 天所開右 協氣
橫流 神先燭耀齋宮 德施大世曼壽 軍亦
有天幸未嘗用絕也 不可以微幸 倚異乎政事
讀史漢記 中卷三十三
精禋篇
收休屠祭天金人 神騰鬼越 子孫奉嘗
得血食 至夕牲日 骨蕭 蕭蕭也 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 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當禾 陽亨
上帝鬼神 而祀也 薦饗之多 通權火 凡祭祀通事
一皆焉 雲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 其 奉燔瘞
於郊官 皆祝延之 高祖禱豐粉榆社 受茲青社
晉巫祠東君雲中君族人炊之屬 也炊謂燔也 神
作立皇子 祝 祀于高禪 大會 蹄林 蹄林也 蹄林
之修自古相傳 秋 臘五月 常以立秋 祭中 雪
通止此其遺法 帝祓霸上 今三月 祭中 雪
以此日祭廟 帝祓霸上 今三月 祭中 雪
中 獻公作哇時樂陽 祭貴尤于沛廷而樂鼓
中 獻公作哇時樂陽 祭貴尤于沛廷而樂鼓
中 獻公作哇時樂陽 祭貴尤于沛廷而樂鼓

託咎此人 願詭禍為福反能 創邪之既 畜亂宿
既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天下無宿憂 博禍可
除也 亂從 職為亂階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以
章不鄉 安有為天下咎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五樂篇

但能紀其鏗鎗鼓舞 鍾虞銅人 鳴洪鍾 琴磬金

鼓 上擊筑 吹洞簫 周勃常以吹簫給喪事 張

禹傳後堂理絲竹篴弦 上自倚瑟而歌 吹鳴籥

四面皆楚歌 應劭曰楚歌雜鳴也楚歌 自度曲被

歌聲 應劭曰自度曲終雲起雲飛張衡舞賦亦曰度

受二八 刊節度 切句絕句之節制也 歌數歌

讀史漢魏 上卷三十四 嘯閉

關 班固幽通賦考選愁以行謹 日謹歌 為鼓一再行

為平陽主謳者 談笑類俳倡 絕莫知其儀體

為蘇莖楚外 繁辟雅拜 於也 臚句傳 作巴俞

都廬海中碣極漫衍 象龍角抵之戲 都廬優舞者

也 為漫延者也 楚轅二十五篇 以物楚關之以寶

使君勒域中 輜輳如騶駒之 吾工壽王傳以

五茶行 蘇林曰格音各之行伍相各故言各劍德曰格

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塞白乘伍至五格不得 上嘗使諸數

家射覆 粵祠雞卜 持雞骨上 張禹傳露著正衣冠

立筮 筮者易著于星宿下明 東方朔別著布卦 董

賢傳漏在殿下 冬至短極縣土炭 律歷記候鍾

黃帝鑄通土炭而衡衡仰夏至陰氣應中

貨寶篇

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貨寶於金 利於刀流于泉 布於布束于帛 更

黃金為麟趾褭蹄目協瑞馬 赤黑身一日行萬五千

里 秦黃金以溢為名 為二十兩 言神仙黃白之術

黃治變化 太公立九府圜法 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

九府圜法均而通也 更令民鑄莢錢 莢如榆

錢不立 莢錢曰多 盜摩錢質而取銘 五銖錢周

郭其質金不可得摩取銘 錄其質也摩錢沒而取以

寶貨皆用銅般以連錫 京師鑄官亦仄一當五 子所

讀史漢魏 上卷三十五 嘯閉

也 賈賓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錢文向作

而日也 今之內倍好者 孔為好 朱提銀重八兩為

一流 出善銀名 賈刀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 刀凡

有也 多珠璣銀銅之湊 不圓者之 有司率瑄玉 大

六寸謂 展詩懸律銅玉鳴 龜采宛琰 戒玦玄屬

珠璣石之次玉者玄 孺石武夫 其土則丹青赭堊

雌黃白垠 石英也 其石則赤玉玫瑰 玫瑰火

琳珉昆吾 昆吾山名也 出善金 陸賈傳賜買藥中裝

直千金 剖明月之珠胎 琥珀流離 色如玉

皆築十以上 趙得官 昔十算趙得為吏十築十萬也

皆築十以上 趙得官 昔十算趙得為吏十築十萬也

皆築十以上 趙得官 昔十算趙得為吏十築十萬也

初為算賦漢注氏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
母收四年五年口賦漢注氏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 三年以前逋
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年更 三輔民就賤
者且毋收事收謂租賦 且勿算事 發關中老弱未
傳者悉詣軍 令郡國毋飲今季馬口錢 禾有程吏
或多賦以為獻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頭會箕歛
內吏稍田租犂重 賦入貢渠竹器也所以盛 平
餘行水 治河者為著外繇成邊 楊憚罷山鄣移長
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
更不取 百姓任罷 樂語有五均樂元語河間獻王
均張者不得因弱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當
史漢上卷三十六
民發天下七利故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
民起第宅 天下女徒已論趙家顧山錢月三百 以少府禁
山伐木如徒六月顧山造歸統以為當千 以少府禁
錢續之 初權酒酤推者步波權顧山社今之下
無山以得者若波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推為姦
利者 開禁苑散公儲 遷廣陽私府長子少府諸
侯曰 冒南泉星曰膏積 千里飢糧 再三發附則
曠日煩費內郡縣車而拘 河渭消晚天下 轉粟
流輸千里不絕 輪將之費益寡 方輸錯出而方輸
房竝出絕轉道道也 飛芻輓粟 使民放鑄 楊可

告緡徧天下可謂今而緡之 初算緡錢 緡徧千
萬緡徧千 安世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
數 始湯為小吏與錢通與甲為 使天下公得願
租 或不償其儼費 儲積其侍 始為小吏乾沒乾沒
射成敗也漢書物以待 遂為無管省言不觀管財也
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任氏善富者數
靡財單幣 富商賈或帶財役貧 富埒天子 高訾富人
世折節力田里故云善富 富埒天子 高訾富人
富商大賈干所牟大利 居皆溫厚 大僕減穀食
馬水衡省肉食獸 糧食單竭 人物痛騰躍痛甚
穀買翔貴翔貴如鳥之回翔 蕭何傳賤貨貸以自汗
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數負進進者有禮之財也帝
史漢上卷三十七
子貸金錢千貫節畱儉 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器械篇
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 都邑往往以杯器食 給炊
食器席蓐食器五稅之屬 官司羹器 沸湯之在閉
器 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飲血置然則飲王之器
也 穿井得土缶 鼎空足曰鬲 禾而敗電陳舖於
庭舖電將不用 禾出園壞都電大電 多齋舖錢
薪炭重不可勝 為美盡輸釜釜今為釜也 其田民
飲食以蓬豆 吾恐後人用履醬醢也 度索私屠酤
推破屋墜屋所以居也 孝王有鬻尊 子胥賜夷
的羽錫方銷憂 賜武服匱穿廬 寶康軻方也

<p>壽杖<small>木似竹有杖節長不過八九尺圓三四寸自然有合狀制不須削治也</small></p>	<p>三服篇</p>	<p>罷齊三服官<small>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纁為春服統素為冬服輕綈為夏服凡三</small></p>	<p>元服 目竹皮為冠<small>是冠</small> 昌邑王賀遣治仄注冠</p>	<p>卽倚中皆駿駢冠貝帶 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p>	<p>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劉歆曰下四十九人</p>	<p>賜皮弁素績 冠飛翮之纓<small>如蟬</small> 冠禪纓步屨<small>纁為</small></p>	<p>方之則今 衣紗縠禪衣<small>音</small> 曲裾後垂交輸 視西王</p>	<p>母品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 太后以冒絮提文帝<small>已</small></p>	<p>與志謂頭上 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袒<small>衣朱</small></p>	<p>綬<small>朱綬為朱裳蓋為亞文也亞右</small> 植遺腹委裘<small>委裘若客</small></p>	<p>讀史漢紀 上卷三十九</p>	<p>衣<small>天子未坐朝</small> 祛服叢臺之下<small>服盛</small> 陵便衣獨步出</p>	<p>營 褒衣博帶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p>	<p>衣遣王<small>以綈裝衣曰者</small> 臣敞僦阜衣二十餘年 王章臥牛</p>	<p>衣中 璧珠璣玉衣 服短衣楚製 一男子衣黃襪</p>	<p>綸何竝傳被其襜褕<small>曲襪</small> 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p>	<p>一 衣絳緣諸干<small>諸干大掖衣</small> 為之繡衣絲履偏諸</p>	<p>緣<small>如牙陳以作屨緣偏諸若今之縵成以為要襪及縵</small></p>	<p>主自執宰敝膝 狂於綺襦統綯之間 宮人使令</p>	<p>皆為窮袴多其帶<small>謂今之</small> 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襪</p>	<p>大 內飭則結綢繆<small>綈紐之屬所</small> 董君綴幘傳鞞<small>著</small></p>	<p>轉<small>即今</small> 貧者袒褐不完 視不過結檜之中<small>輸領之</small></p>	<p>轉<small>即今</small> 貧者袒褐不完 視不過結檜之中<small>輸領之</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賜大第室 廣夏之下 鴉數鳴殿前樹上呼為殿耳非 敗壞官寺及民室屋止天子宮中 自四
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居列東第張衡西京賦云北第當道直啓 胡建傳告
侯嬰傳賜嬰比北第一關甲第當道直啓 沛公至高
陽傳令 里區舍皆各自古所為 自行迎除舍
居邑屋不見敬邑舍猶村舍巷舍 餘子亦在干邱室切重當受業
中都官徒 郵亭鄉官 河南街郵行書 寄居正
亭丘空 至邸議之 蠻夷邸門 何武傳即學官見
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 賓于閒館 今陛下累郎臺
恐其不高也 周閣重門 祠閣室中閣道之 陳廊
讀史漢魏 上卷四十一
廉下 天子自臨軒檻上 據軒而周流 田蚡前
堂羅鍾鼓 列宿乃施于上榮 鼎於南榮南榮 呂
后側耳於東廂聽 公孫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府丞詣閣 所曰與內唯深察焉 闕目外將軍制之
右塾左塾 仰視芳雲屋 房櫳虛兮風冷冷 步
欄周流 炕浮柱之飛樓 月纔經於桼板桼板中央
仰艸捺而捫天 茅屋采椽 為銅薄檻 得之殿屋
重輶輶中輶重輶重茅 文書盈於几閣 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 扶輦下除 使得自安衙門之下 函
谷關次門 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云牝者 視門樞
下 燕門中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切皆銅香月門切

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千金之
子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騎衛 令官作酒目二千五
百石為一均率開廬以賣 令文君當廬 致令辟為
郭 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如壁中 幽武置大窖中
或鑿坏以遁魯者開闢闕賢欲以為相 以屋版瓦覆
茅茨不翦 髡茅作堂 長於蓬茨之下 張禹見
之 于便坐 上踞廁視之 日碑奏廁心動 穿非軍
壘垣以為賈區 家徒四壁立 下邳圯上 發鉅橋
之粟 埋屏處勿令人知也 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
執各隱屏而鑄作 置閒燥處 及時君之門闢究先
聖之壹與
讀史漢魏 上卷四十三
次舍篇
治次舍須大王 就善水艸頻舍 陳勝令廣之次所
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敵 通已出反舍 君其及室
共已業行 平行至宛城言無 足下通行無所累
共不畱行 迎門卻行 上始為微行出 將秦軍
行前 河東守尉行縣 臨江王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肯黃帝之子 壘和好遠遊而先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
也劉屈氂傳云相為祖道張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東都門外張 龔勝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 悉以其
裝齋 羸糧而景從 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具
回車揭來兮 跬步獨進 羽檄重迹而狎至 上始
延行郡縣寢尋於泰山矣 劉澤遂跳驅至長安 羽

國成阜漢王跳史記作逃勝而狂越陳湯檄
厲鳥孫然尚所留甚衆其前後及流民欲入函
谷天井壺口五阮開者勿苛留糾蓼叫暴踏以腹路
兮禮著也下著駢行必路此也不至質引軍空還
質所涉鈞音居延亡邸父容有吏事避宅不謂
居其家病免杜門賓客不我內門謝病昇
居獨介居北外李廣利伐宛再反縣鄉即賜
毋贅聚足下高枕而五千里吏民皆按堵如故
大臣不得與宴游兩君羈旅恭露于壘冬則爲
風寒之所匿薄以爲闢出財物無符傳出
耕醪篇
上卷四十四
不過一肉厄酒相對鮑宣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酒
如漿視肉如霍耦梁之食丈夫生不五鼎食
復太官之汰勝與士大夫絕其分少教華鮮濁
氏以胃脯而連騎烹羊包羔召亞夫賜食獨置大
載亦食糠覈耳脫粟飯卒食半菽厚味實脂
賽南粵食蒙蜀蒟醬桂蠹一器桂蠹中燒炳蠶
之乾酪也以爲醢不如重酪之便美秦尊
拓槩析朝醒醕截灰炭給大官桐馬酒楚元王
常爲穆生設醴高廟耐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
金助祭所耐金也置洽酒定國食酒至數百
不亂季布使酒難近田儉縱酒高祖被酒樊

喻既饗軍士中酒常從王媼武負黃酒召故人父
老子弟佐酒竟酒後酒闌數以酒失過丞相
自起及厄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皆引滿舉白
談笑大噱以大白于公不仁舉白侯遵
需醉時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執爵而酌持一半
半米半米口判迺晨炊尋食不過具器食攻苦
食啖令其裨將傳餐師不宿飽軍無見糧請
張卿臨親修具魏其夫妻治具陸賈傳厚具樂飲
太尉以惡艸具進楚使酺五日衆廉莫不輟作
怠情靡衣媼食飾厨傳荆來祠來先施糜之屬
五共篇
上卷四十五
左鳥號之雕兮禁有杯桑鳥號其上支下著右憂服
之勁箭煩弱其矢亦良彊天狼之威孤路弓乘
矢樂獲墮下女童譽曰壓孤箕服者也木弓曰孤服
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以大黃射其裨將黃羽
材官引強以材官蹶張控弦之士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教弓弩持滿作鳴鏑無亡矢遺鏑之費
抱弩負蘭銷鋒鋌建干將之雄戟莫邪爲鉞
尉劔挺拔出辰星過太白間可被劔其間可容一
爲弗能支也具蘭石雷石布渠答鐵此予饒

之地銀鐵也被甲親登即虎發屬國玄甲軍從
介免胄劉屈氂以牛車為櫓使人鉞殺吳王言方
之戰謂兵木無刃芒刃不頓者舍抱鼓而有一王
之儀身履軍率旗者數矣揭竿為旗票騎抗旌
之事帝耶夜衛校學項梁定陶止言諸漢軍狀如著
之結礙也陳吳奮其白挺七首竊發越常往來與
漢游共擊楚充國子叩將則門伐飛羽林孤兒越騎
為支兵羌侯很何遣使至匈奴藉共藉徵共復聚
要徵欲令久連共母決通益為疑共顧麾左右執
戟皆什共罷九江王布楚泉將統辟元戎為太
尉本共柄校獲王陳湯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
讀史漢魏上卷四十六
適戍之眾適蒞巴蜀材官伏飛周時度江越人
之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呂氏春秋附
茲非得實劍于干將度江中流兩較繞升茲非拔實劍
之赴江刺所殺之荆王聞呂臣為蒼頭軍李廣行
之仕以執圭茲飲音相近
無部曲行陳為渠率為隊率輕車突騎殺騎
萬三千四張北貉燕人來致鼻騎助漢材官騎蒞
左傳作葉字張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努開攻其前
垣機槍為閨行間候司馬有京觀以懲淫惡
西域共有矛服刀劍甲鑄作刀劍鈎鐔殷事以罪
偃革為軒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不
擊刀斗自衛作候望烽燧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
奔命書為壅壘木熊高木以為中周虎落虎相連

之連落試升為期門傳升手投石超距絕於等倫出
都肄郎從胡客大校獵天子大愷春蒐獮校聯
不絕校謂用木自相
搏戰篇
李陵傳戰攻之手劉戰衛青灌夫戰常陷堅為圍
陳外衛本疆則精神折衝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衡行則中絕臬俊禽敵之臣合疏捕山間虜
死血漂鹵所過毋得鹵掠此年少推鋒可耳
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張鷹陳釋先嘗秦軍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共可毋血刃而俱罷新喋血
京師折衝厭難函谷批難謂之暴其露師
讀史漢魏上卷四十七
布常冠軍項羽追北退敗奔走者為北折北不救
廣軍自當亡賞斬捕首虜過當諸將多中首虜
率為侯者未有汗馬之勞壺口捶詭陰呢
自奪便不敢事刃于公之腹東方人以物呢麾城
擄邑下將降旗擄音車之也合短兵塵皋蘭下
周勃攻槐里好時最擊章邯單騎殿天共四臨幽
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暴骸中墜願暴骨
方外創痍未瘳分梨單下磔政屬田調也
充銑瘡者瘡者馬脊發捷為蜀郡命擊益州命
之故謂與諸侯為從南北為從為貳師後距不
中覆也謂之其軍蒼頭特起自戰其地為散地

DEB

嘯閑

義農篇

基隆於羲農 規廣於黃唐 著黃虞之烈 恭帝興

神鼎一名何必夏子易湯覽宗官之衆國宣周宣

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貴老之律莊周行若

由矣 鄭寬中包商偃之文母 咄咄呵 如偃松偃

張良願棄人間事復從武松丁游初至厓之

詞補原
 食屏屏
 豈个
 靈何
 个
 游
 之
 也
 色
 一
 靈修楚王也吾恐
 次於楚之相
 累諸不以罪死口累

易子參乘伯樂秦繆公脩之不索改金一夫之泣中荷息脩諸賁之所吳專諸脩

陽一四亥
下卷一

讀史漢魁

嘯園

隨之珍
牙曠清耳於管絃
伯牙師曠
班輸推巧于斧斤

古樂府云誰能爲
此審公輪與魯班
蘇鵲發精於鍼石
扁鵲
素賢和
研桑

心計於無垠桑弘羊 范蠡計然計然一號計研於無垠其

青則有萬物錦華見壘巖及胃中無餘又男起看移死
起絕青竝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

蒙公先驅恬 鐵阿爲御善御 建千將之雄軀

絳灌等或譏平謂蹈躡庸太后淫於嫖毒美皇

英之女履兮英堯之二女榮任妙之母唐貴嬪

之珍鬢芳鬢九功而常服髮兒雖珍好無所用也

遇運五三遠人引于五作十友方園三卷之末
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未研斲而復上

世生也喻齊魏韓皆滅而復起若覺木更生也

局五
丁
三

不諱篇

君臣有不諱 將軍病如有不可言 王未滿歲有膏

病 今病力甚 必爲鉅疾 身有內病 上疾稍侵

木臂諸疾 告諸醫 傷筋無狀者 卽位痊痺末年

金倉飛燕力克飛音下用 飛簾上自臨傾

之 曷修以東治正帝 傷乎醫治于衍 適有舊金

施秘之方 誠恐一旦填小氣竭 而以筆及勿攷

自
分
已
施
久
矣
大
旱
民
渴
施
即
自
繆
施
較
使
人

逃分竄絕無處所
楊惲自令身無處所
哀臨三日

大鴻臚奏謚誅策光祿大夫弔襁祠則 朱建奉百

讀史漢魁

金視被口視典喪服斬縗縗直斬之而已結

以倚廬倚牖至地而爲之無相柱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給槨

其車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比不得是諸車頂也

案杜延年奏載霍光祗以轅車駕大廐白虎馴以轅車

鹿麋爲伴 帝堯之夢也 纂才爲國 空 便房黃腸題 奏各一具 以柏木黃心 致累棺外 故曰 寢而六齋

漫名一具黃腸木頭背內向故曰題湊
見作赤土峯

長武爲復土將軍主穿壙台方中古謂掘地爲院

功築作箕程課者猶
以方計非開姓聲也

投丁姬穿中陰積貯炭輩者

下里物蒿里召兮郭門閤
林卿殺婢瘞冢舍

封冢 羊入其鑿 合葬杜陵稱東園 曾不得達顯

[illegible]

蔽眾而託葬焉 死為轉屍 太子自刑不殊 殊自絕也

根著篇

根著之徒 根著以遂 頭如蓬葆 視殺人

若刈艸皆然 或地饒廣薦艸 水泉利而不得徒

山不挫葉 木也 葉兒新之也 合秀垂穎 蒸養之

它果采千種 菜茹有畦 樵蘇後爨 蘇不薪

紅華垂朱榮 答遼離支 離支大如雞子 皮黃刺去皮

諸柘北 已且 巴蕉 一名 鮮支黃礫 樹子 東藩離

胡米 外發夫容 并閭樓 都荔遂芳 仁頻 郎即

此薑蕒荷 布結縷 董賢內為便房 剛柏題湊 列

新雄於林薄 香 樅木外藏梓 木松葉拍身 檜木乃拍

鐵安縣 國志曰汶山郡 飯我豆食羹芋魁 金芝

九莖 稷穀樹木 以化荆畫 函莖扶以待風 持

探麻 麻

昆蟲篇

駕應龍象輿之變略委麗兮 劉累學擾龍 交龍襄

首奮翼 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天重以三能文

馬 射游騏驎 不角者曰騏驎 食以駛騏驎 西域出小步

馬 所其能騏驎足即今 駒駘監長丞 昆曉令丞 日尼

也 就研善升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也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也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也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駘駘駘駘

不能具驪駒 龍為友 天馬休龍之媒 飛龍秋

龍 箭浮雲 乘道風 罽駕之馬 或奔蹏而致千

里 罷天下亭母馬及馬 駢開 武帝更名家馬為桐

馬 主乳馬不共汁桐治之 駕留都 良馬口至

乘牝牡者壞而不得會聚 駢蹏驪兮 震麟發于夏

庭 異羽化於宣宮 駒駘藥駘 殺一羣牛 長是之

牛 牛千號角 馬蹏蹏千 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

獲 追天寶 陳寶鼎 綃鳴陽 費貴人則美其身有毛反

下 拖索緒 牝牛抵羊 番馬出馬與虎氏有五畜 或

曉啞無所幾 桑穀音 桑穀音 桑穀音 桑穀音 桑穀音

擊兔伐狐 獲若雨獸 獲若雨獸 獲若雨獸 獲若雨獸

獲威鳳 神爵集 徒恐鵬鵠之將鳴 鳴

赤鴈集六紛員 殊翁襍五采文 殊翁襍五采文 殊翁襍五采文

集丞相府 鷺鳥衆百不如一鵲 射鵲 有服

飛入詠舍 鷺鳥衆百不如一鵲 射鵲 有服

不灌 衽靈蟻 元龜炬冉長尺二寸 也炬至也 倂

燥類以隱處 水蟲 橫五湖之鱣鯨 鮪鮪漸離 周洛

置守宮孟下 龍之類 與蟻蚱何異 有蜚有蜚 蜚蜚

不如蠶蠶之致蠶 螟螣之類 螟螣手則斬手

螟螣之類 螟螣手則斬手

螟螣之類 螟螣手則斬手

螟螣之類 螟螣手則斬手

螟螣之類 螟螣手則斬手

施及天胎 捷鱗掉尾振鱗奮翼 跂行喙息 猶

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羽翮飛肉 徒負搶題注刺指

領 中必決毗射獸也其仰皆字 微紂受誅德義

之統音典 同言獸 母得以春夏撻巢採卵 違噤

庫紂中德極皆 遠張噤吐在于紂網之中 帥軍辟陸

之也 以罔為周陰獸則陳 木雍捨鼎以為儲胥

掩骼埋骸 三軍茫然窮尤關與先音 贊明珠文甲

若干篇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不能褒揚萬分

如萬分一 什有一二相全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讀史漢魏下卷五 嘯閉

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

什六 被災什四以上母收田租 斷獄少於成哀之

間什八 尚得十半 削其國公太半 此其與秦地

相什而民相百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擊殺數十百

人 功費大萬百餘 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

臣 有青蠅無萬數 橋桃栗以萬鍾計 有索可以

縛人者數千枚 使者十輩來 朱提銀重八兩為一

流朱提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

以賣 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毛鼯過失 厘脫苑如

毛鼯耳 銳思於豪芒之內 造計秒忽 無有忽微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權輕重者不失黍絫 彼尋

帝之汗濱兮 金餘尚有幾所 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無隄之輿 壇三咳 谷量牛馬 不可殫記 關中

民戶知之 天之以秦無愚智皆知之 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參

天地而獨立兮 廓盪盪其亾雙 衆內寡二 朕既不

敏弗能勝識

假設篇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藉弟令母斬 西曹地忍之

不可但已 以所入貢但賒之 大抵皆冠 大氏

無慮皆鑄金錢矣 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矣 大

要教成調也 蓋若獸為荷 抑人故也 訪以呂氏

讀史漢魏下卷六 嘯閉

故 藉秦以為驗 文公獲若石云 亂曰 重曰者重

更作賦也 諄曰詳 甚亾謂也 亾何說王母反而

已 又何億也 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其方盡

多不饑 忽猥勿并從 見所侍美人 胥靡為宰相胥

以無為竹宰 齊糧共弩甚設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

間雅甚都 朕甚慰焉六音女 災異訖息 無解已肯

不可勝原 勉旃母多談 士以此多之 耳數之

翁須曰母置之之古任 以為物而司之 意豁如

也 泊如也 衆內晏如 烏喙鑒茲行事 倚與倖

與 盛哉鏐乎越 不可載已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

水 佗迺蹶然起坐 听然而笑 士大夫悵然失望

惘然念外人之有非 漢王心悽然憐薄姬 寡人
惘然不知所出 學士欽然魁仁 陳湯傳排妒有功
使湯塊然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 霍然雲消 天
下攝然 眇然絕俗離世 較然其明 霍然陽開
肩然如有聞 子大夫褒然為舉首 皆嚙陽應
主人道爾而笑 是邪非邪

雲蒸篇

雲施稱民音稱物平施 匈奴傳雲徹席卷 盜鉤如
雲而起 穿隆雲橈音水念橈同如 見事風生音其
不可 森勇紛紜音森勇 森風涌而雲浮音舞 武節
焱逆音威武如 飄望風起 劉歆傳雷同相從馬宮
爾史漢魏下卷七
傳希指雷同 其餘焱飛景附 於是大夏雲謠波施
荏颯欽然至電過 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擱震
壁壘天旋 勝廣燦起 骨肉冰釋音銷 羸糧景從
大漠之德達涌源泉 變詐鑣出莫能窮者 帝王之
道日以陵夷 輔弼之臣瓦解 逆節萌起 詩始萌
牙 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 四方輻輳 欲
以檻塞大異音檻塞大異 鏡考已行 剗淫輪夷
正累陵聚音其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毛舉數事
渙奪百姓 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 楚
蠶起之將 讒言之徒蠡生 狼戾不仁 扶服蛾伏
蟻同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燧漢王 申生雉經 計

猶豫 朕狐疑 民且很順 萬端麟岬 機駭蠶軼
鱗羅布列橫以龍翰 負顛而鳥斯音斯上下也
縱以鷹擊毛犖為治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

建瓴篇

猶譬若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從諫若轉圜 括囊不
言 如發蒙耳 君若綴旒不得舉手音旒旗之流
用群臣如積薪耳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匈奴獸聚
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操下急如東溟 上古遺烈掃
地盡矣 建威銷萌 平維美丈夫如冠玉耳 危於
衆邪 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 炕陽而暴虐 擊
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朱雲折其角 檻其亢拊
爾史漢魏下卷八
其背 至如焱風空如收電 吏治若救火揚沸 拊
翼俱起 倭牟萬民 何異糾纏音糾纏相為表裏如
帶脇諸侯 不能得月氏要領 繫名聲之疆鎖 媒
藥其短 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獨化於陶鈞之上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突厥其
民音淮南子云充之皆突厥 莫敢枝梧 齟齬首用事
者墳墓矣 出令則如反汗 鼂錯智囊 犬牙相制
所謂盤石之宗也 無異使羊將狼 共治如狼牧羊
所謂探虎口者也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譬猶隨
炮之襲狗狐豚之咋虎 求之蠶蠶如係風捕景終不
可得 矯翼屬嗣恣意所存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參伴開闢 逐麋之狗當顧兔邪 夫搏牛之蟲不
 可以破蟲 古與今如一工之貉言其同類也 假令僕伏
 恣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犴穽及米地字 楊惲傳雖
 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 猶如阪上走丸也 不絕如
 帶 不絕如綫 危亡之禍不隊如髮 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 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突與之焚
 燭 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武嘉區區以一黃障
 匹河 朱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是有狐
 白之喪而反衣之也 局起效轍下駒 鄭當肯及廢
 門外可設爵羅 趙克國傳從枕席上過師行安易
 安於覆孟 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警腐
 讀史漢魏 下卷九
 肉之齒利劍 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羣也 遣將必
 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譬猶踐薄冰
 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從旄敦而度高唐泰山 懷沈
 濫而測深庫重淵 母持布鼓過雷門 野禽彈走犬
 亨 與牛驥同阜 章父薦屨漸不可久 將軍為國
 柱石 克盈幄內奠鱗左右 無毛髮之辜 董賢傳
 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
 鴻濛篇
 鴻濛沈茫碣以崇山 陜三王之院薛薛 涉三皇
 之登閣 萬物權輿於內 章皇周流 鮮扁陸離
 徹車輕武鴻網緹微鴻網直馳 緹微相差次 羽騎營營分殊

車 輻輳不絕 飛廉雲師吸嗶瀟率 森泣雷厲驥
 駟聆磔 武騎聿皇 威疎轡飾 隨珠和氏焯燦其
 陂 玉石疊崑 上下砢磔聲若雷霆 蠻貊如神
 飛蒙茸而走陸梁 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
 不齊參差 螻蛄略綬綬手慘纏 陵高衍之崿峴
 超紆誦之清澄 馳間闔而入凌統 下陰潛以慘厲
 崇正陵之駸駸 璧馬犀之聯聯聯聯 雷鬱律而
 巖突 蛟龍連蜷於東厓 白虎敦閑厚昆侖 覽穆
 流於高光根流 香芬弗以貽隆 菊咲肝以提根
 惟翊環其拂汨兮 梁弱水之沸滌 躡六川之透蛇
 摧確而成觀 玄瓊缺膠 拒咆泚淡也 登降嶺
 讀史漢魏 下卷十
 施單堊垣堊垣上下之道 嶺嶢嶢岫洞厓 徘徊
 招搖靈遲遲今 河靈嬰陽 靈輿安步周沅客與
 潭弗宓汨疾也 偈側泌滌滌也 轉騰激洌洌也
 相激 灑潏震隊 涌涌源源 洽藥鼎沸 灝灝潢
 灊音水無 歲硯崑庖 陂池猳豕猳音豕 平原廣
 澤登降陟靡 案衍壇曼 倏伸脩洌告疾 宛渾繆
 盤 岩陀甌綺 鈐呀豁開 盼雲布寫 柴池芷燒
 旋還乎後宮 劉蒞焄欽 布漫閭澤 郁郁非非眾
 香發越 晻晻必弗香芳 緝紛軋芳軋芳 實業
 蓓林茂古 連卷攪倦攪倦 崔錯憂耽憂耽 坑
 衡開扶持 落英幡纒 紛落前蔕援也 荷杞

從風 消挫乎襄羊 翻幡互經 鏗鈴閣輪 裴
積塞綢繆棧谿谷 繆繞玉綬 明月珠子的 噪江靡
嗟喋菁藻 食也 青龍蚶螺於束箱 珉玉旁唐
玢函文璘 輦道纒屬 窮極倦欲 玢粉排排揚袖
戍削 扶輿倚靡 言如女曼卿為侍從者所扶輿而倚靡耳 翕呬萃蔡
盤娜勃率上金隄 便嫖約 紅杏眇以玄滑兮
駕應龍象輿之螭略委麗兮 駢赤螭青蛇之蚺蟠宛蜺
躑以連卷 連卷句 沛艾赴蟬 驤以屏顏 不齊
踟躕暢容以駢麗 蜩蟠假寒休矣以梁倚 雜選
膠輅以方馳 騷擾衡從其紛拏兮 麗以林離 於離
業以龍茸 痃以陸離 下崢嶸而無地 上嚬廓
讀史漢 下卷十一
而無天 苾振焄欬 焄音薛 謬詡泉庶 美連始以
修嫫兮 佳俠函先 佳俠猶 惟幼眇之相羊 櫛櫛
不言 之哀憐 實妙麗善舞 妾不敢以燕嬌見帝 有
周氏之蟬娉兮 蟬娉連也言典 給纍以其泐忍兮
紛綵繚今執素聲 聲云 汨減輟以永逝 疾 觀衆樹之
翁愛 承璽訓其虛徐 畔回穴其若茲 律歷志姑
洗洗絮也言揚氣洗物辜絮之也 萬物棣通 棣通
昌茆於卯 卯謂 昧菱於未豐楸於戊 五音六律依
章饗 倚違者連歲 纖微燕瘁之音作 雲景杳冥
宵宸桂華 芳與萬物 志倣儵和奇 飛常羊
國亡捐瘠 操其奇贏 收奇羨 百姓抗敵以巧洽

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
失則區霧無識 奧弗鬱兮柏冬日 河湯湯兮激滯
漫 漫漫而無所適心 庶得癡痛 支葉扶疎 騶
衍以頤亢而取世資 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浮滄
雲而散敵烝 為其泰曼漚而不可知 浸淫衍溢
故罔靡徒 沕滴曼羨 昆蟲罔憚 休滋派洽 不
為進越 茲液滲漉 汜布訖之 後飾厥文 雜選
衆賢 水旱饑蟊蠹螟午並起 從大王後車方洋天
下 營或天子 天子 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災
鱗雜襲 無不猥大 異有小小希稠 瘡於鐵裔
季布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張良所與從容言天下
讀史漢 下卷十二
事甚衆 子獨壹鬱其誰語 深惟鬱悼 玄靈決鬱
心結惛兮傷肝 塗者漸淅徑也 行步偶旅 沕
穆亡間 塊扎無垠 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真人恬
漠 細故蕪芥 滿闡誣天 欲末殺災異 閑免遁
樂 樂備 廣肝營表 大 狂夫嚙齟於東崖 煜雪其
聞者 陸子優錄新語以興 不得薄移萌牙之時
薦數從中 嘔喻受之 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
者 戚夫人歔歔流涕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
下 不得舒憤懣 因物與舍 句臆約結 日夜縱
史 咕囁耳語 道里遠近翔實矣 廢公淫末 欲
以熏轡天下 項氏畔換 諸將誓服 群臣震驚

豪強忍服 亂相棘陷 百姓奔走相蹂躪 雖欲廢
轉柰失重利 爲人婉孌 男氏遠蒞 而爲人顏色
盪滅古法 奄忽如神 事薄遠 遠道 赤鴈集大
紛員音云 攢立叢倚
何何篇
天下何句 以眇眇之身 粥粥貌 清思聊聊
桂華馮翼翼 美芳磴磴 即即 先以兩般奇裔飛
之貌相如傳 翠生哇哇 雲舞翔翔 泛泛漠漠從
高游 鯢鯢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大倉之粟
陳陳相因 天下警警 不敢察察言 中國諸侯累
累從楚 印何繁繁 星隕繹繹 洙泗之間斷斷如
讀史漢記 下卷十三
也 倦倦之義 錄錄未有奇節 蹢蹢廉謹 僮僕
訢訢如也 張釋之傳豈效此喬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汲黯傳吾欲云云 魏其沾沾自喜耳 墨墨不得
意 國中口語籍籍 紛紛排排揚揚戎刑 眇眇忽
忽若神之影翳 鬻乎滴滴 崇山叢叢 煌煌尾尾
柔橈娛娛音云 巖巖深山之徑徑 唯唯否否
不然 勤勤懇懇 卒卒無須臾之間 脛脛者未必
全 五鹿獄獄 毋若火始庸庸 極竭望望之思
踰踰詔夫 罌罌黃髮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
屬屬小心畏忌 隆隆者絕 仲尼之太魯兮斐斐遲
遲而周邁 齊總總搏搏其相膠葛 遑遑雄官般以

相燭 乘景炎之所所 撒北極之嶙嶙 開闢闢其
寥廓 風從從而扶轄 雲靈靈而遠近 秋秋踰踰
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 居它惛惛不辨 綬
若若邪 句奴傳顧無喋喋佔佔 且當思念無爲喋喋
其 上所以樂樂顧念我者 翩何嫋嫋其來遲
我頭岑岑也意 咎敗灼灼若此 燕燕尾涎涎光
之 風流民化涵涵紛紛 其欲澈澈音 長情悽悽
舒安 樂安衷衷古之文學 娉娉公主詩音 同人耳
三精篇
三精霧塞 天苑星名 日舒月速當其同度謂之合
朔 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
讀史漢記 下卷十四
謂之望以速及舒先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
辰謂之日月之行 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摘微通
洞密至 管頭行振天誅也 東井爲水衡 以投天
隙 振大漢之天聲 翠雲而倘佯 含元包一甄陶
品類 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或喪回藩屏或躑躅帝
宮音云 或煌南北或盈縮成鉤 流星狀侶蚩尤
旗或曰管頭或曰天槍 求雨亦即降澍 天地之道
其猶鼓簫 鮮顯氣之清英 雨師洗灑風伯清塵
百王榮鏡宇宙 明主嚴天元之尊 吁嗟紫宮之門
恒星艷珠朝霞潤玉 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
氣霓鬣以橫厲 羲和忽以替暉 將建天樞執斗柄

吾欲往於西塘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也 豐
 陽軒其震霆兮列缺畢其照夜 左青瑯以捷芝龍也
 右素威以司鉦也 建固車之幕幕猶青林之芒
 招搖攝提以低回剡流 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
 月側匿 緯候之部緯七經緯候 尚書職在機衡
 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 王績自稱柱天都部
 春秋識曰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非闕天者不可以
 圖遠 斗斟酌元氣 諸侯上象四七 漢歷久長孔
 爲赤制 仰探遠乎九乾謂九
 戒節篇
 廣史漢事 下卷十五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曾不決辰罪人斯殄 陳
 咸父子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百六有會過剝
 成災 強起行春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能違期十歲乎 歲月舊過 謝朓與邊讓共候
 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 自幸柴車冒辰先使者發
 處允奉之顯時日月光華 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
 羨伊傅之選時也
 長聚篇
 九縣飄回九州 王莽使至南陽遙望春陵氣佳哉鬱
 鬱蔥蔥 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 起鳩候 官第
 相望久磐京邑 關梁之險多所矜帶 光照六幽

方春幅裂 高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越有
 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昔孫叔敖教其子受封必求
 境埔之地 寄不毛之荒極 卒成儒宗 孺官之餘
 地也
 壤墳篇
 陶工之北漸就壤墳 泮溪廣溢莫測圻岸 秦分裂
 郡國斷截地絡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神雀翔于鴻
 崖玄武潛于嬰冥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
 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西澠河源東滄衆潯 陛下
 有誓泉之地誓之曰不及黃 蹈玉階之嶢崢 王元
 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峕也
 廣史漢事 下卷十六
 友閼篇
 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人不得顧車不得旋聞城溢郭
 湧流百廬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商洛緣其隈郭杜濱
 其足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 土地墉塙 鹵望昆明
 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觀平樂建豫章
 如炎篇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雨肉如羊肺或大如手 時則
 有服妖服貌也 皆則有龜孽 時則有鷄禍 告則
 有下體生上之病 時則有青背青祥 金診木古
 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逆則怨木金水 時則有羊禍
 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衡騰來乘珍之 時則有豕禍
 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負孽 時則有豕禍 時則

有耳病 時則有脂夜之妖 時則有射妖 時則有龍蛇之孽 時則有馬禍 六極之要危於累卵 比日密雲遂無大潤 時則有詩妖 章帝末屬風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 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 上忝下辱亂象于度 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 天垂妖象地見灾符	積精篇 積精禱求 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 京師大雩 見傳曰 天郊越絳而祭地 禮儀志 軀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 何汚七十二代之編錄將有事太山先有事配林 今因舊封竄寄王牒	讀史漢記 虞典曰 體格於藝祖用特 六宗 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 後又 軀獸以立秋日祭獸 擅損犧牲不傳 必芬 詩小雅曰 芬芬 一事悉毀壞房祀 祖日為之廢燕樂 告諡南郊	大行篇 天子神器不可力爭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女史篇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漢法常八月算人 恩隆好合 遂忘溺蠹 孝章以下漸用色授 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則儻身自卑 姜后脫簪 衛姬不音 之類 前 述宣陰化修成內則 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
--	--	---	--------------------------	--

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青蓋篇 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 封禪儀曰國家御首登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史復上 天子五路 玉路金路木路 錫樊纓十有再就 樊纓如鞶 建太常十有二旂 九仍曳地 殷人以為大路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 芝車置轉耒耜之簠 關猪車親校獵乘之 曰關虎車 非法駕則乘紫廚駟車 封君油畫駟車 皇孫綠車以從 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轎 甘泉鹵簿 前驅有九旂雲罕 鳳凰闕戟 關之言 皮軒鸞旗皆大夫載 鸞旗者編羽旄列繫轅旁民或謂之雞翹 後有	讀史漢記 金鉦黃鉦 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 於是后宮乘輦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 究皇儀而展帝容 冠冕映蓋 登於疏鑊之金路六驥駿之玄龍鑊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幢 葆車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 周盧千列 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示不聽臣下之聲也 也夫子德大故外屏 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養蓋 鐘鳴則息衛士甲乙檄相傳甲夜畢傳乙夜 胡廣曰 皮軒 大駕沔駕最後一車懸豹尾 侍御史 卒皆赤幘絳鞵 飾帷帳於阜囊 揚金變拖玉環 環馬帶	竹使篇 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劉盆子乃
-------------	--	---	------------------------------

皆札爲符 刀筆書 以明丹青之信 與諸郡相救
皆如符要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尺一拜聞 赤眉
君臣面縛奉先武以高帝璽綬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取祭
信閉諸禁門 李雲素剛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 羽
檄 奏記 梁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豫州
刺史周景辟陳蕃爲別駕從事蕃以諫爭不合投傳而
去 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川吏倫教署爲文
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冀并二州民說
言相驚其各敕所部長史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部在所
爲封長檄不欲勿強 條書

正屏篇

讀史漢記

下卷十九

續前

宣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 德橫天地 先武沉
義先物深畧緯文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 豈非祖宗
施哲重光之鴻烈 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
敷宣景耀 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 堯舜不
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人主責躬修德使正車平衡
沉化興政也 謙恭慈順在禱而動 兢兢業業貶成
抑定 系唐統接漢緒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率承其
行實行謂一皆遵奉谷永曰 陛下聖德枉汾曲平
衆內肅清天下密如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追慕
五宗之美蹤 天命幾墜危朝更安 有司勉順時氣
勸督農桑 千一人空虛久疚策承尊明 覽德大麓

經營天物言大錄萬變之暇言口 隨形裁割要指斯
世於安寧之域 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
三王 塞下無晏開之警 出郊之皆不復內御 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 栢靈之間君
道批僻 文加殊俗武暢方表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完受其福 神祇瞻顧 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終非
天力

隻身篇

須更有黃氣從上下半乃解遂隻身就館 以肺附之
故赦臣 隗囂援旗糾族 父老童稚垂髮帶白 但
畏長者家兒謂囂子 今幸得全體樹類謂有 不勝
讀史漢記 下卷二十

良華首之老 屯朋黨論之士謂東 問路史之所憂
臣奕世受恩 庶孽 三屬 爲人后者爲之子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 口重入學白首空懸 前星太子
身絕血嗣非孝也 周燮始在髫髻而知廉讓 士
食舊德之名氏 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將
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

典城篇

典城長相 特進謂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 執金吾
緹騎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 里有里魁 與
諸將絕席謂車 侍中內幹機密 三九之位未見其

人公

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

也 史史一介之才 有柱石之寄 玄武司馬 內

者令 桓典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身無半通青綸

之命 曩滯日官史 虎賁贊衣閣尹開寺陞戟百里

各有攸司 敗斥鼎臣 門者 直指 登槐鼎之任

晨門有抱關之失 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

有北斗也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 鴻都學士 門下掾 司隸校尉 設為壘壁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庾乘少給事

縣庭為門士 右職謂都 一人犯罪禁止三屬與

得垂纓 命夫命婦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三公上

讀史漫記 下卷二十一

應台階 鄭玄回賜之徒不稱官閣邵有慚色 臣在

近密 梁冀以阿衡之任翼讚日月 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 不可假以雄職 賈逵傳帝勅蘭臺給筆

札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關掌郡事 大王齋禁皆使史休 察政不得下和孔

子曰人至察則無徒 楊震傳使後世稱為清白吏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 長休百日 刺史太

守多不公平或優饒豪右侵剋羸弱 禁民二業 宦

者辜校百姓與盜賊無異 政畏張急理國者若張

理善烹鮮 帝道不綱稅政日亂 朱浮年少

有才欲厲風迹 劉平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贊

就賦 吏得生因緣 政令猶汗往而不返

元功篇

元功之族三讓彌高 告類薦功書曰類 循其遠節

景風紹封以章厥功考異鄭曰夏至四十五 最後親

造計吏賜之佩帶 吾披荆棘定關中 若悉簿上所

得賜物 未敢時上 常為邊最 幸蒙威靈遂振國

命 幕府無德於充土而有造於揀也左傳使呂相

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中外

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

之貴復興於當時今雖皆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竹帛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勲銘於景

鐘 大鴻臚趨上朕將差而錄之 朝有世及之臣下

多抱關之怨鏤石燕然 程式殿最隨能升授

恩施篇

祖宗舊事或班恩施 賞不踰月欲人速觀為善之利

也 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

損耗國資 官人隸役皆加恩借 羈酬受恩接

殿最篇

獲賊多少為殿最 有開墜反風之應武王有疾周公

東后蕃衛 忠臣不顧爭引之患 將軍之先為漢信

臣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奉主上以從
人望大順也 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 扶弘義以
致英俊大德也 將軍出身舉宗為國 感其茹毛
與四千大管中附簪 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連胠
存楚 慮不念生志在思死 豈有員同委曲可以每
其生哉 言正宜以傾軋無委曲以食生也 懸節于
上東門 王纂位士之藎藉義憤甚矣 骨鯁宜擢
之右職以勸忠寮 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
乃情帝室

個說篇

讀史漢記 卷二十三
諸文個說較畧不究 故以手書暢意 專心墳典
桓譚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 昔以禿摩研編
削之才 孔丘秘經為漢亦制 何休好公羊遂著公
羊墨守 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 白
黑簡心求善無厭 校野秘文 案六經而校德 盛
三雍之上儀 謂明堂辟 敷洪藻 闡經組天 啓恭
館之金籙 御東序之秘寶 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或義
與墳以示范 馬遷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超與毋
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聘六經之奧府 張綱

書御京師震悚 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爛然有弟子
長謀之 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 御六藝之
珍駕遊道德之平林 結典籍而為畧畧儒墨而為禽
執事秘館操管 所莊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
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探抽其頭參驗人
區 習為內學 謂圖 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逸林
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 宜得名儒典綜禮
祀 補衡作文無加點辭甚采麗 盧植上書曰今之
禮記特多回冗 謂新 周禮諸經發起批謬 尺牘
一家之學 建初四年詔建立五經為博士其 塗分
泥別專門竝興 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各令隨家
讀史漢記 卷二十三
汰 吳祐父恢為南榮太守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諫止之 張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仕憤不羈 處士
郵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 靈篇河洛
之書也 東觀錄校傳記 作登歌正雅業博貫六經
令郡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面牆術學不識臧否 桓榮
傳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衛下車擁經而前 上稽乾則降承寵翼而
炳諸典模冠德卓 口口 者莫崇乎陶唐 二班懷文裁
成帝墳比良遷蓋兼麗卿雲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
後人皮傳無所容集 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互引

典文代取事據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駁論
分爭王廷樹朋私里 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咳唾成
珠 經典反至檢括參合 矣瑾輟黠柴以讀書樊古
五經紛綸并大春 倚席不講 學舍類敝鞠為園
蔬 大則連為帷蓋小則制為滕囊

問語篇

耶戰將帥數言我發漢陽上谷共吾聊應言然 辭言
嫺雅 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口吟舌言 覆以
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韻辭也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
福 詆欺為先文慘言醜 指切時弊言辨而確 辨
者馳說 警言 幅巾奮袂談辭如雲 孔公者清談
讀史漢魏 下卷二十五

高論嗟枯吹生 儻和 如彼兼聽則潤于音 不敢
班班顯言 抵掌而談 隗囂不欲漢其上醜辭說解
故 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因侍中金遷
口達至誠 鄭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賢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求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
嘉言結於忠舌 延篤傳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
禰衡飛辯騁辭溢氣盆湯 忠言逆耳駁議致爭

刺探篇

造吏逢迎刺探起居 彭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
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夜半客甄長伯長伯也諸
豪傑皆與交質連衡 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

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 桓譚罷遣常客 再拜趨

道 趙孝傳問孝高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 前

日不遺比辱雅况 中因行後特蒙傾蓋孔子之郊

程子相遇于塗傾蓋而語也 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

載其半矣 累世台司賓客所趨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 趙壹傳防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自勉

強許通之 以釋遙悚 屈尊門下 旋轅兼道渴于

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風退

自引畏使君勞 宜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

而遠辱手筆 有客便通待之極晏 大夫無境之外交

束修之饋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

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鏃詰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

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 寂無音驛 鄧惲

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自冀興盛腹背相親 吳祐與公孫穆共定交於杆臼

之間 又於鳴豫亦無恩紀 仇覽傳林宗齋刺就房

謁之遂請留宿 掾屬悉投刺者 下筆氣結汗流竟

趾 以貴下賤握髮垂接 恨不見吾死友若二子者

善生友爾宛友范巨卿所訓死友也盟詛大禮曰盟

彈冠結綬 幸得充下館列後陳

日角篇 龍準日角 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帝生而豐下 權

門請託殘吏放手 姿顏姝麗 所以吟嘯扼腕垂涕
登車 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可為酸鼻 舉手
邪揄之 每能回客宿其小失 馬援傳陳臧鄙之術
得空勾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併肩側身於
怨家之朝乎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人手從
族乎 髻髮厲志白首不衰 寒者裨洗 子狂吾憂
而不手 自持鐔 子張但目擊而已 征營惶怖靡知
厝身 梁冀為人齋肩射目洞精矚眄 今衆軍枉道
朝廷焦唇百姓愁苦 倪天必有異表 臣超犬馬齒
戴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冤弃捐 有覩其面而放逸
其心 顧姑一面 生而領頭折頰醜狀駭人 振手而
讀史漢記 下卷二十七
公不復與言 貼身以繳幸 舒妙婧之鐵腰 既娉
麗而鮮雙 使天下攢耳而聽也 若棠矜憐查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融見其有窘色 動義槩而忤雄心 孤容窮軍仰我
鼻息 譬若覆手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 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 曼麗之容不悅于目 携西子之
弱腕援毛嬙之素肘 鵲髮 朱博太吏間步至廷尉
下雪陳咸事 李固貌狀有奇伏表鼎角匿犀足履龜
文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見者皆屬心焉
戒惟人面無思不服 元元叩心 莫不屬耳忘倦
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進拜恒目禮焉 古人

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姜肱卧于幽閑以被韜面 唐
且華顛以悟泰 其羅童牙而報趙 因共耳語 不
得躡係 區區破心徒然而已 俛眉承睫微進明肯
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猶識密思內以書心 遠趾
不步局 冶客
輕客篇
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 思避直士 側席異聞
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 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羽
翮比肩 仲父謂管仲曰寡人之有 孔融敬玄屣履造
門 稟食公車 時髦士中之有 卑辭厚禮求為
已目 命品 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 折節下
讀史漢記 下卷二十七
士門無留客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搜選高
能以授其業 舉英奇於仄陋 拔髦秀于蓬萊公車再
召比牒併名 不邀負薪之議 進有羽翮奮翔之用
說楚曰趙簡子西河飲日安得賢士而與處焉升人吉
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青上之毛腹下之毛
加之翮把翮不能為之用乎將盡毛也 多非德選
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也 多非德選
側席之望 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 今天下纓
綬搢紳 士或委市築而據文軒 當此之會乃電鳴
而驚聽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 寬其負箕 湧
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札
哉 如得龍曜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
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激楚揚阿至刳之

客臺牧者之所貪 飛兔騷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詔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叨誼不繫閭閻 無

拘官簿 隱親悉心勿取浮華 今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實心 選

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賊抑絕 或冒詢以

干進 尋員典選以干湯 寶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

張皓王龔稱爲推士 好通級善明發升荐仁人之

情也 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 臬猶也 好獎訓士類

識深甄藻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

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爲間篇

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 諸將皆庸人屈起 實融將

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 士有懷琬琰以

就煨燼亦何可支哉 唐堯在上羣龍爲用 被褐懷

寶含味經籍 家謂子路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收士心召州中名宿 丁鴻士人嗟歎曰殷中無

雙丁孝公 英人乘斯時也 崇英逸偉不墜於地

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 今所考案皆景內人譽愛國

忠公之臣 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角立傑出 處士漢中李固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

之生固必爲聖漢 春秋漢孔曰正義爲帝開氣 二

方承則八慈繼塵 元方李方叔八 英俊之域冠蓋如

雲

北道篇

又倚以爲北道主人 執事無恙 李篤雖好義明廷

今日載其半矣 明府 郭伋爲并州牧行郡有童兒

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也 遣間人 令反

側子自安 蒼頭 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 遂

役屬數百家 客不堪之罵曰畜產 富商大賈多於

田貨保役子弟爲之保役 中等家 彌宗右姓 臧獲

之謀上安主父 敕守舍兒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

牧豎已叫呼之矣 拔大陪隸之中 牧兒堯豎 豈

徒凡偶近器而已 京師資戚奢過王制其嫁娶騎奴

侍童夾轂竝引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

勿設戲作樂減逐飯子之半 續漢書曰大縣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儼子 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

爲乃如是哉

避吏篇

避吏新野 史于新野鄭展家 趙典大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弃官去 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 乃

后覺悟棲遲養德 休足於內郡 鄭玄處逸大儒得

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 張楷隱居華陽山南遂有

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躬浮雲之志

豈云貢乎鄙者 東角姜良 或掩目而淵潛 北人無澤

錄以天下之無澤乃自或盟耳而山棲或木茹
而僅飽昔人之隱遺皆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旌自表非隋和之珍也 鼎智耀世因以千祿非仲尼
之道也 皇甫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仕途
榮華正堅其足枯槁 野王二老兄二老即禽無
逢萌儉牛自隱 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
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足下
寧能騎龍弄鳳嬉雲間蕭史夫婦隨鳳飛去 陶安
散上紫雲冲天須臾止治上日安公安公治與
陳留老父共班艸而言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憲司
徒侯霸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遂投効
讀史漢龜 下卷三十一
公 其行也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新序申屠欽非時將
之曰吾聞聖人從事之聞人之父 其止也窮樓茹菽
藏寶以迷國孫卿曰君子愛菽飲 下有陂田常勤肆
以自給 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以滑泥
揚波同其流 識太就之槩 達萌解冠挂束都城門
徵君 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 申屠蟠帽伏明
姿其是埋腹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 霧露不除踟躕
艸萊 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陳寔累見徵命遂不起
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滯澗窮路 仇覽苦身投老
忠義之流耻見纓緇 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 蒙
耻之賓屢黜不吝其國 蟬蛻蠶埃之中 旌帛蒲車

之所徵責 即人者人亦即之 公是韓伯休那乃不
二價乎 王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孔奮率同妻
子躬其菜茹 桓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
雁參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趙壹獨柴車艸屏 自
無擔石之儲 羊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
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 叔敖相楚其子被戮刈新
死子貧賈薪達優孟言 霍食之人祖朝曰肉食者一
臣等食者家得無肝 胆塗地于中原之野
雷特篇
大王留皆逆眾不正號位 夫萬乘望重而壯者慮輕
隗囂多疑故久先豫不決 首施兩端猶首 考量
讀史漢龜 下卷三十二
隱括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 所以誦泉
未知所出 公從義為橫謀 燕將據遼而不下豈其
甘心末規哉 智畧謀慮朝之淵藪 詳通人之雅謀
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見贊於人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內聽驕婦之失計 慮無遺計
舉無過事 如其管穴安有讎刺 臨事戰懼不敢穴
見 同斷金之玄策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
劔自船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墜也舟已
行而劔不行若此求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
為宋國笑也 隸首榮亂陳子籌昏隸首黃帝時黃帝

幅以成其度焉正德以幅之節之幅和過則為
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學詆欺 性矜急自多 令天下缺望 寵亦根強兼

貢其功 班固傳種競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
奴醉罵競大怒畏寶憲不敢發 今以一已之言刻戾
以章 轉相誇咤 不震厥教 出入顛覆風淫於家
沮毀國威挑取功譽 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
也 或耳蔽箴誨厥僞忽真 或見言之任括囊守祿
政令垢詭 其達者或矜名妒能 多行實政卒以
墮損 靡不服深遠公珎吝 損辱清朝塵黜日月
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智者聘詐 董卓多自假用
用不成 處士鄙生忌其拘儒 狙詐萌起
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餐餐 發辭偏宕 操本無令德
僥倖鋒快 湯不修行業鋒俠言如鋒之利也 沮作
讀史漢題 下卷三十五 肅

不能仰視 井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
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 榮納由于閃榆孰知辨
其里妍 俊貌 姑息 丁鴻上封事曰左官外附之
臣依托權門 左官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 選懦
之恩 貪叨 王莽不顧大忌詭亂天街 主有專已
之惑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咨妒嫚之難
竝兮 楚詞曰嫚曰宜笑言如嫚 坐食加穀消損白日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
自畜 難見 放越軌奢敗制 雖貴育荆諸之倫未有
不允豫奪常者也 宛人行貌音淫 恐其小道破義空
舉違實 山陽郝慮承望風旨 本初坐作聲價好養

苑士 素性惟快 操欲迷奪時明 虛華盛而忠信
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無分篇
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 進止
皆有表識 其後匈奴懲又 心悞憶而紛紜今 猶鬱
紛紜 猶鬱 終餘憚而洞疑 楚詞云心悞憚而洞疑
也 意樹湛而不澹今俟回風而容與 楚詞云意樹湛而不澹今俟回風而容與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開帝至皆自易別 髮削 進不得
參名於二立 太上立德 僕不能參跡于古人故抱璞
而優游 屏營延企 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日馬相如
讀史漢題 下卷三十六 肅

存損挹推而不居 官房慄息 懼 如其管穴安有識
刺 當以前人爲鏡戒 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
亦可乎 用後勳雪前吝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王龔傳
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 夕惕若厲以省愆 識能
匡欲者鮮矣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九德曰寬而果
立操而毅直而溫簡而 先生修德守約 奈何惡宿
志而慚兒女子乎 寤寐惻矜思弭憂繫 征營惻惻
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養食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上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 加意含覆莫可彌縫
進不黨以讚已 讀 黨鋼結衆內希風之流又遂

共相標榜 太學良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正平
大雅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 長委農野永絕榮望

長飾篇

制度有踰後長飾者皆宜損公 祭遵傳得賞賜輒盡
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 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
兼副顯宗既嘉其功 木器無文孝文帝時其木 昭
節儉示大素 禁人喪葬不得修長 鄧后即位禁絕
方國貢獻歲時但供紙墨 劉虞拜其陵相以蔬儉率
下 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禮記曰文質 叔末澆訛王
道陵缺

陰鳴篇

陰鳴篇

下卷三十七

常開

惡陰喝不得對塞 君困厄脅亂耶 西都實憂然
失容 爲王寒心累息 稱姬前行稱姬齊整 公共個
僕勿露所敕 未嘗一日寐寢也 相迂迂 累氣
車駕即日發邁 令人憤毒 上方診視 欲即詣造
視聽陝輪不定 瞻望飭立 眩瞀 坦步蔥雪意
不以爲難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寐 修翼無早

儀遣篇

儀遣篇 就車磐折而入 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
伏待事 天官景從稷威盛容威亦 繁手超於北里

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制 被輕桂曳華文日方

振弱支而紆繞今若綴繁之垂幹 體迅輕鴻榮曜春

華 進如浮雲 退如激波 激楚揚風楚辭

美儀操之佼麗今忽遺生而忘老 岑牟單絞之汲

志曰岑牟鼓 禍衡方爲浚陽參擣蹀躞而前文士

鼓作漢陽參擣蹀躞而前鼓足解容能不常鼓

甚悲易天畢復擊鼓參擣而衣至今有漁陽參擣

曲度篇

曲度篇 鍾鼓鏗鏘管絃聒燈 勅景裏之鐘

氏共甄甄以其身退泰師于輔 怪石浮磬浮磬若

以爲 伐鼙鼓撞華鐘鼓 豈有焦尾皆名器也 拜

班超爲將共長史假鼓吹幢麾古今樂錄曰 詔臧黃

門鼓吹以補羽林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人右

人 恒榮又詔諸生雅吹擊磬壺日乃罷

終衣篇

上時絳衣大冠 諸于繡襦諸于大故衣也如婦人之

如今之半臂也 下至黃綬漢制二百石以上 冰統

方空敕 吹綸絮細吹者言吹如絮也 爲盆子置絳

服 舍頭衣緣綳領袖正白得左右手之臂也

繡丹朱繡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者也 爲盆子置絳

敗財傷錦所宜至慮 交趾土多珠產明璣翠羽犀象
 之屬 詳覽群育響如振玉 隋侯明月錯落其間
 琳瑯青瑩 寶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 琦賂
 寶貨巨室不能容 抱朴子曰片玉可以 寬鏤薄之禁
 佩夜先與瓊枝 貞也 獻環珉與璵璠 白虎通曰修
 環能本道德 卽取現也 竹理藥以爲粧 納焦僥之珍羽受王
 母之白環 羽西王母壽之德來獻白環 審配上書
 袁譚曰願將軍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孫卿玉曰絕人
 南金和寶水執霧縠之積盈仞珍藏 竭四衆之妙珍
 畫生之祕玩 馬太后賜諸賢白越三千 越檣郡
 青嶺縣禹同山有碧鷄金馬先景時肯出見 日金形似
 黃史漢魁 下卷四十
 馬君形 火竈 卽火 蚌珠 徐震南方神物狀曰凡採
 仙蹤 有火則風梳架水或有火魚在 稿索 玉搔頭
 詞左右時珠長三寸凡三品珠也 稿索 玉搔頭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 永嘉末晉齊桓公
 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南徽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臺得水銀池金簪數十箔 南徽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山海經曰犀兕牛而徹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禾
 頭如馬有三角角上角短顯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
 中特有如犀白理如鏡 兼金 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異物志曰犀兕牛而徹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禾
 白物志曰犀兕牛而徹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禾
 以爲伏虎射之 洗金飲酒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
 矢環無迹 梁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矣况人乎
 兼珍篇
 食無兼珍 患不能脫粟瓢飲而已晏子相齊食脫粟

之飯類同一瓢飲問以酒糧皆辭不受飲六醴之
清液六醴六氣楚詞曰饑者毛食作無野王歲獻
甘醪青錫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喻青岑之玉醴蘭
香山疎椒酒淵流楚詞曰蕙有兮蘭后紀含飴美孫
不能復開政矣祝哽在前祝噎在後食老人牢直不
畢廩賜斷絕

臺門篇

臺門旅樹以嚴行道帝令縣厨賜食帝親御阿閣
伏朱樓而四望人好樓居牕牖皆有綺疎青瑣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
於泰紫之方圖圖象天地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

臺史漢

也臺史漢謂太微紫星也明堂之制內樹中天之華閣
豐冠山之朱堂因現材而究寄枕應龍之虹梁列莽棟
以布翼荷棟樑而高驤文曰門周穆王作中天之宮說
文曰莽棟之棟樑之形而文曰阿也說彤玉瑱
以居橙裁金璧以飾瑤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明以景彰
瑱瑱也昔田橫與項上於是左瑤右平重軒三階
臨峻路而啓扉猗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間館
乘茵步聲唯所息晏葉若椒風披香發越散風被香
金缸銜壁是謂列錢紅街期以黃金為紅其中街壁
也玄墀鈎切上景漆故曰玄墀玉階彤廷天

子乃登屬玉之館以屬玉水鳥虹霓迴帶于芬楫日稱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修涂飛閣設璧
門之鳳闕上椒樓而棲金雀集羽族於觀魏
邸第甲第文帝即位使太僕嬰東平侯與居先清
宮啓恭館之金騰恭肅之館衆賢良正諸公車
南宮內殿恩恩白墀兩觀也陛級懸遠祿位限絕

斯舍篇

京師斯舍危者相枕及因郵奏溺社稷汚井甕
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郭丹傳以丹事編署黃堂為
後汾廣開門衛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妖童美妾
填乎綺室洞軒厨屋大漢之棟亮佐覽過邑人

讀史漢

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耘以時覽入太學諸生同
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
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詰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
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
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
而公不復與言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綖繡杜詩歲
中三遷為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榮故漢書曰漢制
以赤油今注曰京師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郭
恭肅孤母欲使給事縣廷姜肱與弟季江謁郡遇盜
肱兄弟爭死遂兩釋焉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
悔後乃就精廬來見徵君謝罪夏親行贊直同縣

氏蔡氏竝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被比門不與交
飛梁連房洞戶司馬恣曰古者武軍三季不興則
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
氣之彌明亮而絙長樂陵塹道而超西墉塹道也
踏畦苑坐於容堂

口算篇

口算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口賦方今案比之時
時案驗戶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帑藏殷

歛相與以等相贈以貨捲握之物足富十世驢

馬負載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貨田野空朝廷空倉庫

空足謂三空吾多出帑藏財物以餌士何如靈帝

寵任宦官又于西園造萬金堂引司農金錢絹帛仍積

其中謂樊宏傳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樊宏

傳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換精梁

純傳歲皆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鄉曲無苞苴之嫌

動資巨萬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軍之將統師

印完全便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

段熲等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

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

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小斯可至千萬卑衛賜

之阜貨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

先疇篇

農服先疇之吹畝田田相如鑄鑠株林相如言地以
云鑄鑠也火耕以火燒所伐株引瞻腴杜詩為
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百姓便之治耕者為耕
水以鼓之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王
排當作葉

給粟篇

給粟貧者單財疲費過所人無宿儲下生愁墊
章紀藥田賦與貧人藥禁疾如疾首著胎養

之令要者賜穀瞻仰昊天何辜今人舉實沉元沉元

粟之鍾離意獨自隱親經絡醫藥謂親自醫之

民用溫給

候騎篇

會侯騎還雲車言其高也或為地道衝鞠植城

衝其中堅凡軍中軍將最尊居中築亭候過

更天下人皆成道三日滿不行者出錢三百入發奔

命二萬人攻之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移書屬縣

講其肄射吳漢至莫府上兵簿應揚之校蛟虎

之士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斬溫禹以繫鼓血尸逐

以染鏑王號黃鉞運機槍以震掃機槍求鎮

鄧于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虞

詡傳能繞者備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號撫弦擣

部分諸將各有配隸 于是被羽先登 勳臣並

偏裨第五 駢枝原第六 大韓旨馬 先正北征軍食

急之怖冠守河內以策車驪轉輪前後不絕驪馬也
行也鼓行而前響弓臥效造戰車可駕數件上
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驪馬也豐有雲如環
山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狀伏驪馬也趙義
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牙門旗幟也環城一市而
馳點羌欲旅距班超更從他道厲度厲由勝以下
堅壁清野以待將軍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城
中負戶而汲以麟鳥合之衆先武奔擊二公併力
衆發號呼聲動天地使塞下無宴閒之警有警急則

長轂篇

長轂雷野高鋒雲驂馬可輟解之夾轂者為風馬
讀史漢趙下卷四十七

乘鮮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泥續漢志曰小
使車赤轂白蓋亦惟從驍騎四十人蒼蠅之飛不過
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絕群使無損于驥得李軾守洛
陽將軍鎮孟津各據機軸定為龍驤李軾守洛
出御款段馬款段緩也言鹿車俗說鹿車一鹿申
肩綱課不聽遂以頭叩乘輿漢使有駟馬駟文驕作驕
淺黑方將拊勒鞅輶以救之豈服鳴和鸞清節奏哉
公羊傳曰拊以木街其口也舉函牛之鼎鼎要裏
以服箱窳伏仍輪發作梧梧支梧謂支者車也
則載之兼兩以寫經書輜駟柴轂填接街陌成林
日新也取其白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

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危一命乎秘王得驥驟之
乘史記曰連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赤驥布有良
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輕車輜重樓車樓車
出果下馬使來獻之祭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綸
容車介士軍陳送葬第五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掾史家貨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遣
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共氣憤怒段干木晉國之大
駟也駟也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八乘
據而超驥謂入貴戚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駕
馬鈎刀不可強扶目突露橈數千艘棹卒持棹行
連舫舫無小舟淮南子曰越舫任文公獨儲大舫
讀史漢趙下卷四十八

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蒙衝名曰外快而長日
方舟竝鰲舟微風為地

衡石篇

奔衡石而意量兮相忤步武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宣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廢
典謂明堂時雍州郡輕慢憲防兢逞殘暴恐卒有
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奏上二十三條為
決事比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顧山篇

女徒顧山顧山顧人于山伐木名曰顧山詳前

慎罰明察單辭 理冤獄錄輕繫 男子為鬼薪取薪
以給宗廟女子為白粲使擇米白粲粲然 榜笞日廣罪
繫也說文曰笞擊也 令丙今有先後有令 鉗鎖文說
立謂立而考訊之 中刑用 若盧獄官若盧獄 巧法
日鉗鎖也國語曰中刑用 若盧獄官若盧獄 巧法
繫皆謂慘酷其刑府也 太守魏朗翟超皆為鉤
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 覆按口
黨下獄 嬰縲紲于囹圄之下基字在 覆按口
語 來飲素剛殺送發憤質責 一門七人竝不以命
尚書背繩墨案空劾 不復質確其過 寘于嚴棘
之下 臣使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
之罪 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 其諸賊過者望風解
印綬去 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近臣尚書以下
讀史漢 下卷四十九
至見提拽 律令條法溢于南刑者除之尚書曰 刑罰者人之銜轡
武稱南 法當傳考傳謂遠通 刑罰者人之銜轡
下獲冀符之辜史遷冀符以刑 不宜聽納小吏雕琢
大臣 投縲而苑 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公法離平私
情為帶 犯法者先加三原 舊典大臣不有大罪不
至重問 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建武二十二年詔赦
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征徒役者不得衣 獄犴填滿
點首繫趾點首謂繫頸也 請讞請讞也
李膺等遭黨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
所考案皆集內人舉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也

糾繩 廉范傳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鍾離意就
格請過 慎無與人重比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
冬之月 口說罪繫姓名 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今之喪也 烏程長有戚黨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也 窮怨之所遷
鬼區篇
威靈行於鬼區 眾馳一介爭禮擅幄左傳曰君亦不
千壽 瞰四裔而抗稜威也 莫不陸轡水慄奔走
而來賓 伶俜堯離罔不具集伶俜作禁休作 言堯離
今狀竊停言堯離罔不具集 席卷漠北叩勒勒今之 橫分單
千屠裂百蠻 燒蜀帳 推鳴鎬鎬今之 橫分單
讀史漢 下卷五十
釘鹿蝨釘鹿蝨有左 馳阮岸獲昆彌昆彌西 虜傲候
方言 鹿蝨馬人也諸家並 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出
日敵低為栗嶺西域國名 捶驅氏楚察狼印捶驅氏
鞭駃騠起其母 捶驅氏楚察狼印捶驅氏
烏桓蹂躪烏桓蹂躪 南羈鈎町水劔強越南羈鈎
水劔強越水劔強越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郡縣日南
等下海等下海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郡縣日南
為南海郡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部尉東南兼有
黃支黃支會稽東郡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郡縣日南
瑣雕題瑣雕題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郡縣日南
結左衽鑄之君結左衽鑄之君 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郡縣日南
空 安宅慷慨專功西遐坦步慈雪咫尺龍沙安宅慷慨
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丈者二三丈 胃彰胃彰
卑者文餘皆東洋向相伯也卑者文餘皆東洋向相伯也

我賊

殘爽

文身海波沫血

兆人篇

兆人塗炭 奔騰阻險 死者繼路 百姓更相噉食

一日敗壞大王幾無所厝 共人疲饑 首尾相資緩急迭用 翼執排乍不得進退 天下螳動社稷顛隕

惡叢巧之亂世細興制非一勞割自下聚奪民物

以管無用之鉤人損捨聖戒自蹈亡王之途哉

赤眉跋扈長安順帝末楊徐盜劫郡起

牙連歲 議弄神器 實憲兼官重綽 羣厚玄又小

民惟攷者憂雪而索丘桑落瓦解其勢可見盜賊

民靡由言五月汝廷廷
桑弗已剝至觀人饑相啖食
白山之解不絕如

延白山即天山言形圓俱擊匈奴固至禍弭未解共

車不息
是賢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

曰鐵頭如芭

批抵篇

批抵抵側 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隗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 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 非惜身之

彼之蔚蔚皆勾罟腹詛幸我之不成梁節王

暢傳陛下位收污天下汚惡也天子以帝勅王爲惡故言收污天下

蠅點素同茲在藩喻佞人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惟忠孝

賤粵之於巴

韓信不忍一

第之遇而失三分之業和愈已揣其勢方發悔毒之數

者機失而謫乖也 郡邪膏唇拭舌 造作飛條

蛇其心從姦不辜 註誤 帝與陳鼎書曰自今已後
手書相聞勿用人解構之言 鶴翁問 彭龍盛言浮枉狀

朱浮傳浮事鮪昭明而未達人聽扶瑕搃象掩其弘

美山野野成成雷雷蓋蓋駢駢佚佚所所從從生生也也黨黨事事大大

走天下名賢多所遊委骨泥沙 鳴弦擗目離別

弦琴也
變什非是古木乃馬
所女貝鎖皮出其

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寢食

呼應篇

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攝憤復戰遂大破之

攝正也劉敞曰按憤爲馬
肅汗朔被館中頽則是憤字
嬰鏢哉是翁也以健

俠知名爲州共馬
虓闕大雅曰闕如虓虎
紹勃然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悍夫爭命劉備有

常少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

而改容願謝卓意亦解 舉動回山氣呼吸變霜露

宦者傳阿旨曲求則允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剝割氓黎競恣奢欲
構害明賢專樹黨類
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

濟故其徒有繁敗國靈政之事不敢單書 聲榮無驛
于門閣 肌膚莫傳於來體 少主憑謹舊之庸 女
君資出內之命 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
色 質邪竝行情貌相越 貳師將軍援佩刀刺山
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房御
彌廣 溫舒有虎冠之吏 延年受屠伯之名 故知
持權引謫所幸者非已

玄混篇

同平艸昧玄混之中 西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末
曜 世非胥庭人垂斂飲 蘇居而飲飲古之帝號夫聖人
飲飲不 樓以皇質雕以唐文 遂古 踰繩越契寂
讀史漢 下卷五十三
寥而人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遷跡篇

仲長統詩曰飛鳥遺跡蟬蛻以殼騰蛇弃鱗神龍否角
離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結精遠遊使心構 寄
神養和 費長房傳壺中樓下有少酒長房使十人扛
之猶不舉 費長房傳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
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其行之斷殺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竝數人 抱朴子曰
胎息者能
以鼻口嚥氣如紅 夫熊經鳥伸延生之術 元氣為
舟 聘王毋於銀臺 不以榮利滑其生術 解形河

儲時篇

邪縣無得設儲時 時帝欲延特飛 采網連絃籠山絡
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 百獸駭彈 蹂躪其十二三
爾乃期門伏飛列刀鑽鏃要跌追縱鳥驚編絲獸駭
值鋒機不虎椅故不再控矢無卑殺中必疊雙颶麋紛
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挾師豹拖 戈鏃
也 熊罴 制同平義合乎梁騶 天子之田也
慧雲 制小才 擎欽九藪之動物 聚 緩聚四野之飛
征 走也 征 山牧雲移 鄢駭謀 聚 聚 聚 聚
馬 傑役課才 勁勇程氣 競馳騎旁佐輕車橫厲
讀史漢 下卷五十四

讀史漢

相與陸梁聿皇於中原 畏長庚之飛翬 飛翬即
司徒勒卒司空平行 飛鏃電激流矢雨墜 倨牙黔
口 爾雅曰駭如馬也 駭然雲起 雲爾電落 雲爾也
古鳥中 虞人植旌獵者功具 禽相鎮厭 獸相
者皆致其食也 張雲帆施蛻蟬 禽相鎮厭 獸相
抗籍 田獵不宿 食不飽
貧民以衣履釜簞為貨 貧民而東周之幣 有赤蛇盤
于林第之間 焚積聚破釜觀鼓行而前示必死也
列金鼎班玉觴 坏冶一陶 首戴冠卷
通中枕 新齊 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入中官供

時游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
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
酒鑑鑑累土為之
董卓移都之際典策剖散其緣帛圖書大則連為幃蓋
小則制為膝囊 鏤絲 隗叢初起共設盟祀畢有司
穿故于庭字馬操刀奉盤錯銳遂割牲而盟

龍鱗篇

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 張步邊使隨伏降
詣闕上書獻鯢魚細似蛇無鱗有鱗 駟素蚪而馳騁

升黃暉采鱗于沼

細似蛇無鱗有鱗

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鯢魚

飛集講堂前

都講云蛇鱗也

八方分崩中夏與漢

大德泥蟠

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

玄龍

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

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

害也

私以螻蟴竊觀國政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

閉塞使如螺也

詔曰公其螟螣以及蟲賊

隱情惜

已自同寒蟬

運螳螂之斧

大爵篇

安息國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爵

百戲戲名

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

若以子之

功論于朝廷則為遠東禾也

鸞鶴在岐

發皓羽奮

翹英

三足軒翥於茂樹

周成王時越裳來

獻白雉朱鳥

當為秋霜無為檻牢

孰雕虎兮試象

有文

是使跛

群欲窺泰山

史記曰泰山之高百仞而有文

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艸而悅見豺而戰也 南

中八郡志曰豹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

拉 鮮卑有貂狗廐子皮毛柔蜎故天下以為名裘

始雖垂翅回翮終能奮翼澠池 刻鵠不成尚類鶩

額為孤豚 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虎豹窟於麋場

也 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鳥伸身不動而廻顧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抵破書案擊 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兒大
 點宗室無出者其 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 托身
 聖明枉傾危瀾殺之中 虜共臨境怙快小利恒 狃習
 而復為之 宜小挺緩解 內國憂其抵突 一旦緩
 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不 畏賊絕
 思鳴之無晨失 口之無復 賓客猥多 劉克傳市酒
 迂久大醉而還久 精良 風騰波湧更相駘籍 盜賊克
 斥 洮汰學者之累感猶 洗 是以麟鳳百數嘉瑞祿
 選 占護其妻子發 守 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
 奮臂大呼天下鼎沸 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 共
 相壓迫迫 思輔弼以始子 倫也 智士鬱伊于下
 讀史漢也 下卷五十九
 賊得寬挺解 微澳涖而為清 臨舊鄉之晴藹
 黃塵勃滄闌老霧昏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
 以情相瞋 足下仁篤矧其辛苦 章表署用輒聞首
 名 譬如寄物窺中 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朱儁傳
 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 被錄占對為 票川質物謂
 之搜牢 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持 振 姬媧名勞便 備
 倭 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偷從牧兒遨 有損事
 望物 是以養食之人謬征逮及 寬假轡策勿令有
 所拘閑 子雲妙極道數 躍絕世俗飄颻神舉 詔
 書前後切郤州郡郤 郡退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今日

相見真解賺矣 就繩約而無悔心 吳漢傳吳公差
 強人意 錯愕不能對辛 倉

讀史漢 下卷六十

詩引

讀史漢翹二卷

浙江吳玉
鼎家藏本

明施端教編端教字匪莪泗州人是書取史漢中
字句新異者編錄成帙蓋仿林越漢簡洪邁史記
法語例然卷帙無多分類繁瑣殊無益於考証

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

(一)

〔明〕沈國元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大來堂

刻本

序

方外司馬畢懋康孟侯謨

自紀載興而編年易事詞勝而

道法衰。讀史者病之。若采微文

二十一史論贊序

以存大義。則論贊其居要者。猶

易之彖而詩之緯也。讀史而舍

論贊。其道無繇已。蓋無有一物

不可識。則無一物非吾之識。而

後可以語義疏也。有造化之間。有造化之對。有真玄之經。有真玄之注。辟其猶以標明本流通源。安取異耶。不然。瞽視者黠赤

俱溷惟耳之恃。而又寡聞。豈得五色而幪之。自孔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是訓故之殊。孔門以固然。况隔地曠世。

而欲得之哉。昔張思光有云。鴻飛天首。積遠難諒。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鴈。人有楚越。鴻常一耳。我輩讀天下書。持論縱橫。不

必同。不必異。而不必不同。而不必不異。要以理中之談。事定之見。永釋鳬鴈之疑。卽窮高以立表。極遠以啓疆。豈俾是道場險

成軍路乎。彼媛姝一先生言者。
反謂寄籬貼宅。便足因循。何至
搖襪紙札。此所謂山中人。不見
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見有木。
大如魚耳。若乃腹富萬卷。了無
主裁。此又陸公書厨。所取譏于
文憲也。夫沿境者。易泝。像者。難
迹。復者。易神。解者。難聞。見于一

室者。易而之。垌之。都之。秦之。楚
莽乎。其莫置耳目矣。故有物有
理。黎人見物。不見理。惑于名者
也。賢人見理。不見物。析于趣者
也。至人。不見物。自見物。不見理。
自見理。合於天者也。義疏之學。
其可易言哉。嘗見史有錯亂。是
非報復。恩怨者。所好生羽毛。所

憎成創痛。此其人不有人禍。必
有天刑。然人非至不肖。未敢肆
爲誣罔也。且諱桀紂。必不爲惡。
進秦楚。必不爲暴。不能也。昔孔

文舉謂武王伐商。以妲己賜周
公。曹孟德問所出。曰。以意度之。
想當然耳。是又無故而開人疑
竇。其病在不據正史耳。夫史有

天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
改。曹好曹惡。不能亂史者。萬世
之耳目也。荀卿氏有言曰。不知
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以俟

王公諸史。自龍門而下。扶風整
裁。平陽簡質。順陽婉締。永康葱
蒨。鉅鹿離披。唐室君臣。駢儷。
蘭陵廬陵諸子。各有所長。皆能謹

守其數者。然而匪義弗可爲史也。匪義而史。箕歛之簿書而已。乃若古人生脉駸駸浮動乎楮間。時有發潛德之光。使袞袞不致溢美。挾遺奸之隱。使鉞誅不至含誣者。卽不必董狐之筆。南史之簡。而權衡所在。往往於論贊中可以領取。誠千古得失之

林也。沈文學飛仲博綜百家肆力史學。其於二十一史固已窮網羅而洞端委。而獨衷之以論贊。俾人簡之不過一籤。攜之不過一襍。借之不過一紙。咄嗟一覽而解頤三長。轉盼片時而指掌百代。蓋諸史所以操千古人物。飛仲復以其眼其手操諸史

之後若琥珀攝芥宛轉集之氣
 恬膽厲皆足起九原而孚兩造
 是諸史爲載物車而論贊爲照
 人鏡也豈非素王之法嗣史氏
 之功臣也歟哉嗟乎萬人之弓
 共射一招招無不中也十人之
 車各適岐徑後者必獲也今惟
 取精于論贊不降席而可遇於

千百世之上若旦莫矣



敘二十一史論贊

古人讀史貴精不貴多。貴覈不貴襲。務得其大意所在。引經義以斷往事而已。嗣來史學。灝森宏綱。鮮舉自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與班氏父子著述外。

涂序一

他如譙周所撰古史考二十五篇。馮陽陵所續太史公七篇。俱滅沒不可證據。厥後劉歆衛衡楊雄史岑韋融蕭奮馮衍王沉之徒。相次譌續。文幾汗牛充棟。信賸徵半。而史乘之盛。莫逾唐之開元著錄。垂

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已凋苓磨泐。不可勝紀。洎乎有宋溫公奉詔開局。著成通鑑。各代攷次。犁然詳明。紫陽夫子折衷諸氏。勒爲綱目。彷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史稱大備。若夫時所崇考。必推二

涂序二

十一史。此史之海也。殊源异派。條貫靡遺。然淵瀚繁博。猝難卒業。且其間許緣專翹之譌訛。黑白複支之錯雜。是是非非。治治亂亂。孰能綜其得失。考其畸正。每念世乏良史才。安得大徵百家譜狀。節省斟

酌標撮大旨。案以袞鉞。爰示勸懲。
日月著明哉。文學沈子手一編。示
余乃彙緝名公所著二十一史論
贊。去其本紀冗文。止錄斷制。敏中
慧手。搜隱昭微。事取已然。義多未
發。真可訓治戒亂。存是釐非。於以
裨益世道。紹隆史源。豈小補乎。邇
者

天子弘開史席。闡論今古。蘭臺石室
之間。定不乏裴松范曄其人。得是
書以備綜核。未必非金鑑之一助。
且因茲牘掖儒流。俾知讀史之一

法。果貴精不貴多。貴覈不貴襲。各
引經義以斷往事。則又司馬公班
掾之功臣也。余故樂爲臆評。并贅
數語以弁其首。

崇禎丙子之夏。豫章涂必泓題於茂
苑之署。

涂必泓



二十一史總敘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世之持論者。或岐而二之。不知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之

總序一

所係綦重矣。顧有記言書事之分。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左史記言。尚書是右史記事。春秋是也。史官之備。莫盛於周。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總序二

史。周禮所稱五史。皆天子史也。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聞強記。以備天子遺忘。諸侯亦各有史。以分掌其職。如晉之董狐。齊之太史。南史。楚之左史。倚相。其人不可勝紀。攬夫遺文。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可類而推矣。漢置太史公司馬談父子世其職。遷作史記一百三十篇。斷自軒黃逮於孝武。詳其體制。蓋舊

史之遺也。呂伯恭稱爲太史之學。非漢儒所及。知言哉。班彪嘗續司馬遷史記。其子班固因之以成前漢書。范曄又奮其才力。盡變班馬之例。作東漢書。班同

總序二

范誕世儒。所以致譏者此也。其後陳壽之志三國。雖有帝魏退蜀之疵。要不能掩其所長。唐太宗以何德盛等十八家所著晉書未善。命房喬等再加撰次。親

爲裁序焉。然辭多駢麗。非史體所尚。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溫公不妄許人。至以佳史稱之。洵有見矣。時當分割國。自立史。南朝則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齊書。

總序四

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察。思廉父子。北朝則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今孤茶修周史。名曰後周書。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修述者。顏師古。孔穎達也。歐

陽修撰新唐書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今世多用歐本蓋溺於其說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文忠以其煩猥失實重修之謂之新五代史宋

總序重

史之作不一其人揭傒斯有宋遼金三史而修於脫脫當國之日說者議其不知正閏非無謂也元史修於胡粹中

洪武中宋濂等實董其成分紀

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寔列表志以見其位號制度事爲之詳亦繁焉幾矣及余稽乙部書目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迺自二十一種之外尚

總序重

有魏澹後魏書紀張太素後魏天文志呂夷簡有宋三朝國史王珪有宋兩朝國史又有宋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睠懷古昔不勝淪隱之嗟余旣褒集

皇明通紀 兩朝崇信錄暨四大

錄十三經廣義等書。每於息屏夢迴之際。旁搜古史。錄其嘉言。善行。積帙盈筥。弱息銚輩請從事二十一史。余勉之曰。讀史而

總序七

得其用方。謂善讀。如陳唯室讀史法。猶是書生章句習氣。全史固宜覽。但持未定之識。而游廣蹟中。安能遽晰其指歸。博而寡要。前史所陋。譬之萬派歸海。則

四瀆可分。繁星麗天。經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夫子贊易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史之論贊。簡而又簡。猶易之有彖

總序八

古人所謂文約而義見者是也。一寓目而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曉其所以然。從此而上溯史緒。要歸道妙。所謂

浮舟千仞縱轡萬尋寧有呂梁
懸車之懼哉因付梨棗就正海
內之知道者是爲序

崇禎十年小春穀旦

古吳沈國元飛仲漫書於翠

外

濤閣



凡例

家藏授經之餘間爲瑋兄弟講論二十一史大義見經快
皆批評團點或取人取事取文所主不一要必揄揚大
意區悉幽隱讀之如輕刃入海搖搖狀英窮其涯洩因
請索擇簡要集諸論贊成帙文省事明辭約意廣開卷
而義例犁狀品騰則諸家比美即應代之文辭任質窮
工隨才異製亦足盡與時高下之概矣

文有規脉不容妄刪紀傳表志各詳收其間或重出互
刪

見稍爲裁節如論評而贊可畧者論偏舉而精廉括者
各存其一以別異同而珪韓方圓之度故在也

讀書貴善用韓淮陰多多之論此千古文字訣也昔石林
先生看書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
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
長書顯達用作劄子是知文字佳處作者之得意有限
而用者之推會靡窮故家藏者史有、者取其文章爲
脩詞藻○者取其人事爲師表法△者取其眼目筋節

蛇轉變化為觀摹法策精備巧允為石林繼響

讀史者好尚互異一人而褒貶殊一事而各取別一言而
是非懸顯激衆寡之際若非斷以獨清之識力安能大
服乎羣心家嚴於原評之外旁搜博採以引其勝復於
義竊例斷墨銷諸腐之餘炳其心光往往發越一段奇
論偉張揚覆盆於見日入涵網於嚴條此哀誠人事之
大畧也若夫字裡玄珠句中玉屑固以其丹鉛作珊瑚
錦囊矣時多借觀之繁乃刻傳之以公夫有志乎古今
刑事

者至其簡閱之精纂集之勞則家嚴之苦心不敢忽也
因述之如右云

男沈琦韓來謹述



二十一史總目

古吳 沈國元飛仲 閱

弟 沈映日 沈瞻日

子 沈琦 沈玠 較

史記

漢 司馬遷 撰

按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自周以來世為太史遷生
十歲通古史及長習史記及漢書之部其子為太史
史今論故云漢書之部其子為太史

漢書

漢 班固 撰

按固字孟堅安陵人父彪家世有儒學固少時
不遠門學及長才為徐令固九歲能作詩觀其詩
東平王蒼明帝時與徐令固九歲能作詩觀其詩
西漢書及兩都賦若千來徐令固九歲能作詩觀其詩

後漢書

宋 范曄 撰

按曄字蔚宗吳興人父泰仕劉宋為中書郎繼領國子
祭酒少時多失志泰上封事苦諫連位侍中博覽為子
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曄為之書云
左道宜城太守不濟志剛後漢書云

三國志

晉 陳壽 撰

按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張華。其才學，考原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著書，傳世十餘篇。三國志六十五篇。

晉書

唐太宗御著

按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史贊其除隋之亂，此述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尚矣。至其英資過敏，善屬文，工書法，以弘文館招致天下賢士，撰次群書，為藏觀。前典通鑑，晉史、今房喬等更加撰次，群書為藏觀。

魏書

宋書

梁 沈約 撰

按約字休文，武康人，少為志好學，晝夜不釋卷，博通羣籍。善屬文，蔡興宗為郢州時，引為安西外兵參軍，記室及為荊州又辟為征西記室，事齊文惠太子。為步兵校尉，封永壽侯。齊末，東魏以文學見知，與范雲等，得見景範，方出竟陵王東宮，及受禪，拜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侯景特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號望都，卑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久之，加侍中，遷中書侍郎，昇陽尹。天監十二年卒，於官。諡曰敬。約著書，傳世十餘篇。三國志六十五篇。紫庭序書至二篇，餘悉從四鼓，約譜在昔，詩人未及，謂四鼓答曰：天子聖哲。

南齊書

梁 蕭子顯 撰

按子顯字景陽，蘭陵人，子雲弟。壯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出通之流也。大同三年，為吳興太守。

梁書 陳書

唐 姚思廉 撰

按思廉，萬年人，父思賢，初有主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二歲屬文。梁文帝在東宮時，即引為宣讀，書萬餘言。雖後事，所為秘書丞，修梁陳二史，及刪定朝式，思廉微物事，隋為代王侍讀，後仕唐，為弘文館學士，與魏徵、

魏書

同撰 梁書

魏書

北齊 魏收 撰

按收字伯起，鉅鹿人，孝景之族子。少機警，能文。北齊受禪，詔所撰文及魏史，皆收所撰，稱為權史。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諡文貞。

北齊書

隋 李百藥 撰

按百藥字重規，安平人。德林子，文辭為天下推重。時議聚士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議，案止之。百王

宗正卿好獎薦技
通議陽分親族

後周書

唐 令狐德棻 撰

按德棻華原人博覽文史初為秘書丞高宗時
為崇文館學士累遷金紫先禪大夫國子祭酒

南史 北史

唐 李延壽 撰

按延壽相州人為崇文館學士嘗述父志作南北史
百八十篇上之又撰太宗正典為宋書美並筆賜帛

魏書

隋書

唐 魏徵 撰

按徵字元成曲陽人初為建成侯太宗引為詹事主
簿歷陳議大夫奏張劉切還秘書監恭預朝政纂修
史籍

唐書 五代史

宋 歐陽脩 撰

按脩字永叔廬陵人觀之子幼孤母鄭大守節撫教
舉進士甲科神宗時為諫官論事切直盡心輔弼與
韓琦策立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文忠公謚
忠文公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 脫脫 脩

按脫脫儀狀俊偉冠識宏遠留心政治之本為中書
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御總裁故事修史統于
官尊者故不遺金
三史皆著其名焉

元史

明 宋濂 脩

按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至正乙未以布衣入翰
林編修親老同歸隱居龍門山
上數至暮春之初有潛溪集及平話文等

總序

是刻也披選閱較手眼迥異常倫矣至于書法之美

咸做古帖而刊刻之妙亦罕出其右書張問政字義

一吳中之佳士也刻劉志仁字元卿旌邑之良工也

皆卓絕一時不與眾同觀者俱無畧焉

大來堂識

史記

史記小引

史體有三子長始爲紀傳此一創獲巨手也古史譏其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嗟乎何其敢于議前人哉自祖龍一焰典藉掃地皆盡至漢武遺書始出遷因殘稅商力爲章明撰十二紀十表八書七十列傳誠足羽翼聖經而爲史家之領袖矣彼夫先黃老序游俠述貨殖蓋其心有所激而寓之于書故其用意甚遠固續父彪餘緒每欲駕子長而上之至其推尊之辭又何孫也如所云遷善敘事理

史記小引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此其是非長短之明有纖毫不能自蔽者嗟乎稱物平施世鮮其哲余取蔣子禮漢史陳傳良西漢史抄劉巨濟西漢發揮王致君西漢決疑徐仲祥西漢會要等書比而觀之遷史之定價久而愈彰矣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園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	韓	來	較	
天中	朱恭勳	篇培	全閱	豫	章	鄒	邑	為	英
策海	宋繼澄	澄藏	全閱	陳	士	驥	選	少	全
史記									
本紀									
五帝									
夏									
殷									
二十一史論贊	史記目錄								
周									
秦									
秦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漢元以來侯者年表									
平十一年論贊	史記目錄								
漢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世家	吳	齊	魯	燕	管蔡	曹	陳杞	二十一 史記目錄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史記目錄									
									四									
									大宋堂									

田敬仲	孔子	外戚 鮑叔	楚元王	荊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官相國	留侯	二十一 史記目錄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列傳	伯夷	管仲 晏嬰	中不害 韓非
									史記目錄									
									四									
									大宋堂									

司馬穰苴	孫武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穰里子甘茂	穰侯	止 二十 來 蘇 秦	白起王翦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蔡澤	樂毅	廉頗藺相如
									史記 卷 四 十五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屈原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止 二十 來 蘇 秦	英布	淮陰侯	韓王信盧綰陳彭越	田儼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張敖周昌任敖申屠嘉	韋丞相等	酈食其陸賈	傅寬斯欽周緤
									史記 卷 四 十五									

劉敬叔孫通
宋晝昆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叔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竇嬰灌夫
韓安國
二十一年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宋堂
李廣
李布樂布
匈奴
衛青霍去病
公孫弘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傳
循吏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大宛
游俠
二十一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宋堂
佞幸
滑稽
日者
龜策
貨殖
自叙
史記目畢

漢 司馬遷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五帝少昊已姓名號黃帝子即金天氏顓頊少昊位即高陽
即陶唐氏帝少昊姓號黃帝子即金天氏顓頊少昊位即高陽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而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
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軍子問五帝德及帝
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而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洋江淮
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盛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

二十

卷下

大東堂

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終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
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善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
故著為本紀書首

要草虞曰此為贊語之首古贊與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
為九節前四節著其事後五節斷其義第一節言學者多稱五
帝已久遠矣其可徵而信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
不載黃帝顓頊高辛則所徵者獨有藉於他書也第二節言百
家雖言黃帝而其言不雅馴故薦紳先生難言之則不可取以

為微也第三節言五帝德帝系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
孔子傳於軍戎而儒者或不傳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第四節
言身所涉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盛風教固殊焉則他書之
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此四節皆著其事也第五節應第一節
言總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謂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
者為近於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
第六節言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
說為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
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可徵矣第七

二十一

卷之十五

二

大東堂

節言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
佚若黃帝已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
他說也又豈可以縉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第八節言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
也此四節斷其義也第九節則結之曰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
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言非止據尚書論次免以下且并黃帝顓
頊高辛而論次之於五帝德等書擇其言尤雅者次之則其不
雅者在所不取也
鍾伯敬曰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設傳述不敢自信之

意○往○往○於○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應○應○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甚○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孔○王○衡○曰○學○問○之○氣○達○乎○內○外○曲○折○處○咸○有○神○理○相○旋○龍○門○文○多○奇○故○此○又○何○其○矜○隆○也○意○者○冠○章○之○篇○昔○人○亦○多○所○用○心○焉○罕○必○借○重○玄○要○

作者固難讀者亦不易讀雖為作地也故余既取吳說以為讀

年牛一集論贊 卷之十 三 大來堂

史之準又取鍾說以為作史之法意備矣

夏姓名為繇子黃帝孫

太史公曰為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夏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杞
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有賦備矣或言禹會諸
侯江南計功而崩國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上十上東論贊 卷之十 四 大來堂

殷子姓契之後初國諸商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武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空桐氏雅氏北枝氏目夷氏孔子曰較路車為善而邑尚白素王作春秋為史中之經故史公多引其言亦祖述之遺意也文極滄遠

上十一東輪繫一表之一後記
五
大宋堂

周朝諸帝營子履之後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寶不泮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洛邑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舉在鎬東南社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諱曰周子南君北列侯以來其先祭祀

陳仲醇曰似今人跋語

顧九疇曰定都王者大事故贊中持明之不數言而盛衰廢興之跡顯然如有見焉何其善感人也

上十一東輪繫一表之一周林記
六
大宋堂

秦嬴姓非子之後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郇氏、莒氏、終黎氏、運氏、范氏、將梁氏、黃氏、江氏、偃氏、白冥氏、柴氏、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潞潞落落、未綴一語、便有生花之致、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滕水記

七

大來堂

秦二世 名胡亥 始皇少子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厲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事以鄭春秋、不名焉、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聖死生之義備矣、王允字曰、太史公認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畧為裁換耳、故不具錄、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 秦二世記

八

大來堂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齊日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
蓋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
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勝起亂亂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攻由羽出封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悲王侯叛已難
英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危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
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二十一 大輪船

卷之十

九

人來堂

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極傷從重腫著異聞贊自跌宕

到底真史筆也。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股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謂大之文之敝○
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
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
陳明卿曰從帝王損益虛立論得其大旨○
陳伯玉曰不言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亦仲尼尊周之
意其文章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
二十一 策論贊
卷之一 萬事
沈長升曰情深文明

二十一 天論

卷之一 詩

十

不來堂

沈長升曰情深文明

呂后惠帝后名雉帝名盈高帝長子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張天如曰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為呂氏專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辭以海內之晏安鍾之於帝本指見矣讀此贊乃知王道本乎人情之語不為虛設惠亦賢主也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呂后紀

十一

大宋堂

文帝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邸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錢去穀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康康卿改正服封禪吳謀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鍾伯敬曰味末語武帝於何處安身嗚呼二字感深矣

唐吳承曰孝文精於黃老深得退一步法康康讓讓未逮真寫照之語

漢文帝是子長極得意者一種嘆慕追賞光景往往溢於言表特其氣象渾穆不似今文容易入眼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文帝

十二

大宋堂

景帝名恭文帝子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罷
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
謀哉

真西山曰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曰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
漸也則其初之過制與後之當抑損而不善其見非後世史筆
可及

錯為家令時曾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
二十一年論策卷之十景帝

十三

大來堂

不聽獨太子善錯計策及景嗣位錯用事則為之以漸非獨
錯失也言外隱然或稱子長作武帝本紀大抵與景紀一例武
帝見之以為謗書而削之有以也夫

武帝名徹景帝子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組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余元侯曰漢文聽方士新垣平說作渭陽五帝廟治汾陰廟改
十七年為元年使博士諸生議封禪責平為上大夫則武帝之
信封禪求神復文實開其端也

贊語總括廢遠而意氣極開冷乃其句含字隱非既思無以得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武帝

十四

大來堂

其風刺之妙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應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亦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楊非庵曰自殷二句為一篇之綱詳慎二字關鍵

陳明卿曰慎之又慎他史必繁稱怪引所以陋

二十一文錄

卷之一 三代表

十五

大來堂

文有登歎揖讓之容令人低徊而不能已已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時穆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間雖作仁義陵遲庶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其後或力政彊來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扶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禍侈不執賊臣篡子滋怨矣蘇哥秦楚真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哥阻三河蘇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固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於七

二十一文錄

卷之一 諸侯表

十六

大來堂

十餘君莫能用故而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後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其語成左氏春秋諱微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率四十章為譚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據據春秋之文

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
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應人。凡其
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其辭累欲一觀。諸要難於足
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藏。威哀大指
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則焉。

茅廬門曰。古雅可誦。
句法參差盡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諸侯表

十七

大來堂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
作西時。周事上帝。階端見失。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
山大川。今秦繆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諸侯。而疆於郿。紀
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
東竟至河。則與蘇桓晉文中國。公侯倖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
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蘇
諸侯。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半分晉。田和亦滅蘇
而有之。六國之威。自此始。移在疆兵。并殺。謀詐用。而從衛短長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六國表

十八

大來堂

說趙。趙稱盜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割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
僻遠。諸夏有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
陰用使形。務利也。蓋若天所助。為我。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著於西北。故禹興於西。湯
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與漢之興。自蜀漢。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
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觀者。何公

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同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國秦記踵春秋之後趙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記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楊升菴曰六國其為秦所并故以諸秦記發端述秦之興至有天下一下由於暴戾及言非必形勢便利若天所助焉或曰云云形勢便利之證也又言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獨存雖暴而有可采者何必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六國秦 二十九 大東堂

下至篇終則申言以綴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綴前光暴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暴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綴前六國盛衰更變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綴秦記可采何必上古之意也曰興壞之端則合秦與六國而為法云
茅鹿門曰予覽觀太史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意而秦記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通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筆畫可誦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殫令三嬖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皆處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獨以為未可其後乃放試秦趙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秦楚之際 二十二 大東堂

鋒鋸鉏耒集雖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計伐執於三代卿秦之禁壘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不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凌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比於景升晉紀論之祖
鍾伯敬曰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不似後人一味居筆
天字為立言之主銷折無限快快關係世道之文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展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莫有德也。太公於燕。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或過或損。屬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皆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屬門人。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 漢侯表

二十三

大來堂

魏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而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直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怙勢。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願身亡。嗣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平國邑。故郡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

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邊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薛趙梁楚。支郡名山。波海成。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東其阨塞。地利。雖本。給枝葉之勢也。每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得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漢侯表

二十四

大來堂

四百其後。抑損之。則諸侯微。而王室之形勢強矣。米言損益之時。雖應前過損二字。其意則以漢初之強。庶孽者為益。后之抑削者為損。而形勢強之句。又與形勢弱之句相應。漢初同姓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唐初同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分土。代更割異。所謂益損以時也。仁義為本作結。方不是。泛論往事。有識有韙之文。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是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運於夏商或數十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十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功臣表 二十五 木末堂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遷鄉里戶益息蕭言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注要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純矣同亦少家焉然皆身無統統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觀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升菴曰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

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曰所以失之中國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案今以貴一篇之語脈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統統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國少室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統統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脈末云得尊寵及廢辱及得失之林終上二意開健開合極密

茅鹿門曰爾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功臣表

二十六

木末堂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志焉
皆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
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
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迎爵高祖時遺功臣及
從代來吳楚之勢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適義封者九十有餘或
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董用均曰獨以長沙發端即言生所謂欲諸王之皆忠附則其
若今如長沙太史公反覆論叙以見其國小而博究見疆土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惠景間侯者年表 二十七 大東堂
不可感而侯王之不可不忠也起一忠字直貫下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間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
當咸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俸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
戎狄是膺荆荼是穢蘇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
秦緣用百里霸而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後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
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帝塞四海內輯德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
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驪胡南誅勦越將卒以次封矣
鍾伯敬曰畧無貶詞而深有感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二十八

大東堂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其端名

太史公曰威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陳仁子曰分王誼之遺策也遺之言似頌似諷讀者可以洞悟鍾伯敬曰序殷古感慨往往在微言之內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臣子議議

二十九

大東堂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矣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說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說誠大矣擅作典制矯隨之說入焉而望其說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純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有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絕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禮書

三十

大東堂

之民法禮之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為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騁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吳中為房室周法曲直得其次序聖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茅席門曰此段文多顯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映
宕過遠而此獨簡古蓋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為
禮書輒摹畫之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禮書

三十一

大來堂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
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
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腎○商動肺而和正心○角動
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正心而外異音○戰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
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居也○商張石修其餘大小相次
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
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樂書 三十一 大來堂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肅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
不可須臾離禮○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樂
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
諸侯聽樂○未嘗離於度○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漢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
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
而無諛○無由入也○
然則甫曰此段深遠○
孫意白曰一論太史公完樂之精意○思測微詞○法婉至○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舉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鳥其於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
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
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去險阻。
救危殆。自合血戴角之獸。見化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
大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述
興遯廢。厥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律書 三十四 大來堂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中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
不及三代之詰。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
關於大較。不推輕重。無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容辟失守。小乃使
犯制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者。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殺紂。手搏射
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可戰克。勝侯。懈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
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桂禍於越。勢非寡
也。及其威蓋勢極。問巷之人。為敵國。公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
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諸臣節未盡。

會高祖。歎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輕武一位。息。窮。靡不備。應至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金泰時。內屬。為臣子。後
且擁兵阻。逆。繡。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遂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
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難。免。所。願。動
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
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遂。氏。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
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陰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律書 三十五 大來堂

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難。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
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察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鍾律調自上古。定律運應。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
從斯之謂也。
胡氏曰。太史公舍六律而求之罷兵息民之間。可謂識其本者。
矣。
沈去疑曰。聲以達氣。氣和而後聲和。故不言樂。而言兵。此律書
微義也。

應書

晉自在古應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百草奮興佛鳩先澤
物適歲其生於來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雖三精卒明樞十二節
卒於丑日月成敗明也明者五也幽者切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
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趨於西起明於東月逆於東起明於西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
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孫月琴曰叙事簡核而文體質
鍾伯敬曰亦錄舊文然古而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應書

三十六

大東堂

天官書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易書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
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
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幽屬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虛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
文圖籍識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
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奇之傳天數者高車之前
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五成周室史佚箕弘於宋子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天官書

三十七

大東堂

鄭則祥寃在蘇甘公楚唐昧隨尹臯魏石中夫天運三十歲一小
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為國者必責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士
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
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
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秦黑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疆伯回
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國以
饑饉疾疫無告臣主共憂患其容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
侯七國相王言從衛者繼踵而卑唐甘石同時務於其書傳故弄

占陰凌維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
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張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陽衡燕齊之
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辰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
候在辰星占於參商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
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
主之其西北則胡休月氏諸衣解表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
辰星占於街北眾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龍尾漢
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休數侵掠
獨占辰星辰星出入彗彗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天官書 三十八 太史公

之被星弗於河戎兵征大宛星弗招攝此其華榮大者若至尋曲
小變不可勝道內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
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
唯獨熒惑或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
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逆行害威
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
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
潤缺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位為經緯見伏有時
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天官書 三十九 太史公

占國君彗大者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
修教其次修祿正下無之失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常用日
月暈透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
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蘊則天官備矣

鍾伯敬曰古而靈與而動懸而變奇而則
陳明卿曰太史公世掌天文故於累代各國星變占驗言之歷
歷分明如家常事正所謂了然於心與手者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此○後○可○舉○矣○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此○後○可○舉○矣○未有時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此○後○可○舉○矣○雖受命而功不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此○後○可○舉○矣○泰畤及哀而息厭賡述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制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運思諒筆有出淵入冥之致頓挫灑宕此叙為極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封禪傳

四十一

大東堂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滢上姑蘇望五湖東臨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漭潏洛渠而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鮑子之詩而作河渠書王元美曰皆志其所見也故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河渠書

四十一

大東堂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
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
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始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
亦反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為貢九
州各國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
不倦各統統所以為治而稍後遲衰微蘇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
重之權微山海之禁以朝諸侯用區區之蘇顯成霸名聽用李充
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責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平準書

四十二

大來堂

有而後推讓故廢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脫糶糠有國
彊者或并摩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秦并
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難名為上幣銅錢鐵曰半兩
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節寶藏不為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
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
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帝勢之流相激使然蜀足怪焉
柯奇純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餘端耳上述三代貢

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充富彊之術下及秦秦虛耗之弊次及漢
事文理相續不然則此書首云漢興接秦之弊以無原由其弊
不叙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
非太史公舊也所叙武帝帝事未竟而遽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
文止於孝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書末之贊不
恤其文之無章也

或曰平準之法所以救告繇之禍不知告繇行而富室壞平準
行而商賈窮其致亂一耳子長不平之意見於言外用俗謂曲
而有直體信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平準書

四十三

大來堂

吳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言泰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
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闡覽博物君子也

王覺斯曰季札之賢見重孔子劉向乃譏化歸國生亂胡安國
諸人勸說雷同殊不可解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兄終無
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欲致國乎季
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處之
當矣然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卒不之受者匪惟令吾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大來堂

而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僚固不悖於光固不悖於試
而何有於季子耶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
二子外讓之以為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使季子
不度而僥然當之則親親攘奪之禍起是誠為國生亂矣雖然
此即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則不止此季子蓋有道者下
聖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為仁
孟子稱為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兼清任
和而有之矣觀其銜命出使朝聘上國取前代聖人之禮樂而
題品之不與錙銖而又所至之處聲聲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

教若子弟然雖以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鐘聲之論終身不御琴
瑟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道存與
天為後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如魯靈光巍然為天下之望
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為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為季子以
出世人行世間法而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後歟
吳代有讓德太史公嘆美之所以魏世之篡奪相尋者細味又
何其三字則知仁義為重而開博乃餘緒耳請史要知立言之
意所在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大來堂

齊世家

太史公曰吾讀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故於海濱二千里其民
 潤達多匪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威將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國大國之風也
 董用均曰以遼齊起議論同叙齊之盛以太公桓公並舉文字
 奇絕
 劉會孟曰贊語亦潤達可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齊世家

四十六

太來堂

魯周公世家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逆立庶三
 家北面為臣親政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攝讓之達則從矣而行事
 何其戾也
 陳仲醇曰陳糾不整政其妙處
 兩個何其令人多少感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魯周公世家

四十六

太來堂

燕召公世家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仁者愛人
 內積齊晉齊晉強國之間齊晉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仁者愛人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齊晉豈非召公之烈耶
 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賢家所謂延壽考歟更可
 觀所養矣齊晉勢固不必強也
 中間棟入幾滅者數矣齊晉搖宕繚繞安態橫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燕召公世家

四十八

大宋堂

管蔡世家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
 同母之弟成叔丹季之屬十八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
 世家言
 贊十八人以甚管蔡之惡今是反客為主不幾語而振縱抑揚之
 法已備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管蔡世家

四十九

大宋堂

曹叔世家

太史公曰。余尋曹公之不用。傳負薪。乃來軒者三百人。知雅德之不足。乃振鐸之聲。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瓚不修厥政。叔舒之祀。思諸為國以禮。無禮則廢。亡隨之。曹共輕重耳。欲觀其駢脅。已種下滅絕之禍。至宋景伐曹。曹不救。則知亡曹者非宋也。晉也。有贊中起結二語。便見文極深粹。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曹叔世家

五

大來堂

陳杞世家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有土者。不足為至焉。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王濬之曰。其後越王勾踐興。則為之祀。亦弗遂絕也。兩盟之後。皆為楚滅。此其所以為春秋也。太史公著明之。有深惡也。夫有深戒也。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陳杞世家

五

大來堂

衛原叔世家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諫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魯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死○弟○相○滅○亦○獨○何○哉○
鄭文潔曰感嘆中含不然意
考古史云飯壽勇於義惜不為吳泰伯而指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庶矣未得為仁也此意全從然卒此二句內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衛原叔世家

五十二

大宋堂

宋微子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圖○以○不○察○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進○道○契○湯○高○宗○服○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黃東發曰襄公幼欲讓國庶兄自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已也而卒不用其言襄蓋妄人耳史多其禮讓何歟
既敗於泓較語若斷若續曲折多致文情之特妙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宋微子世家

五十三

大宋堂

晉世家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政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哀。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孫月琴曰。末語歟。有鼓。不明於待功臣。其後必有權臣之禍。太史公昭往戒來。其意深遠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晉世家

五十四

太史公

楚世家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謀辟慶封。作車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弑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孽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董用均曰。獨舉楚靈棄疾為喪亡之鑒。無多字。而語語鄭重。陳仲醇曰。肆口而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楚世家

五十五

太史公

越世家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州。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稱霸王。勿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遁。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許子春曰。大禹勞心焦思。句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越世家

五十六

大宋堂

鄭世家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有瑕是也。有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吳。蘇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越世家後。即次鄭國。非無意也。范蠡名成身隱。後世稱其賢不棄。南瑕戀不惡。割自矜其功。望報念修。造足以殺其軀而已。兩贊一揚一抑。風戒之義備矣。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鄭世家

五十七

大宋堂

趙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造其母偶也。孽於悼襄王。悼襄王
廢造子嘉而立趙造。素無行信。現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蓋不
謀哉。秦既虜趙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
遂滅趙以為郡。

鍾伯敬曰。數語無限。受寒。

陳明卿曰。信說殺將。史公惡之。故特指出。凡世家立論。俱有善

精神。處此頗足。

語意則匪一絲不亂。亦一點不漏。茅順甫謂於其立論。讀前段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趙世家

五十八

大來堂

便可識。後段結按。讀後段便可通。前段結按。處於中欲損益
一句一字。便如於匹練中欲抽一縷。自難下手。

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
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就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
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所。街
之佐易。益乎。

劉子玄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題之於天。予以為論成敗者。當

以人事為主。

鍾伯敬曰。此王忠純不自信。後以亡其國而為此從語也。讀本

傳自知之。古人文字。反說處。令人多不解。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魏世家

五十九

大來堂

韓世家

太史公曰。韓厥之威。晉景公。紹趙盾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親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將大夫。知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晉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

韓。韓晉據地千里。居腹捕獲百數。以濟饑饉。其報周當然哉。則會孟曰。韓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宋先之。而有韓氏之功。一韓文情。始委曲而不迫。

敬仲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說而善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說。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棠。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敬兆祥云。

楊用修曰。贊亦多風。姑一事有餘韻。

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遊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冠。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味焉。然說者。由是年孔氏世家。置夫子於別傳。嘆見不盡。予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持以時。好觀遷史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孔子世家 六十二 太來堂

董用均曰。此篇僅百餘字。而意獨精到。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城紂。之殺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閟宮。書美釐降。春秋濟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乎卑下乎。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或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外戚世家 六十三 太來堂

漢以棟曰。敘事有體。筆力簡勁。

鍾伯敬曰。總叙中突出一命字。遂作全篇主意。後宮閨恩倖之間。各有以自安。而無所觀。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之苦心也。

楚元王世家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預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利中公。適其宮。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策殺之謀。為天下修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賢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柯奇純曰。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中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楚元王世家

六十四

大東堂

荆燕世家

太史公曰。荆王也。由漢物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雍屬。珠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割澤之王。權。漢呂氏然。劉澤。平南。而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權。激呂氏罪之也。蓋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及揭發。而。入討。卒定。漢祚。功亦不可泯沒。太史公以廿八字括其始終。是何等筆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荆燕世家

六十五

大東堂

齊悼惠王世家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于第少微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國其理也秦之郡縣漢之封建皆矯前代偏重之弊卒至防設於此而患生於彼抑獨何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有國家者宜致思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齊悼惠王世家

六十九

大珠堂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用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彭越張敖以策謀而何之勳獨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關天數宜生等爭烈矣

楊用脩曰贊體慨然末比關天散宜生或議其無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吐哺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回與太公望同功蕭相國入降也豈愚於秦而智於漢哉時固有與不用耳錄錄正是善哉其用處太史公錄光然出可稱千古知己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蕭相國世家

六十九

大珠堂

齊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齊相國參政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張敖及信已歲而列侯成功唯參與信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言合道然百姓難泰之結後參與信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董用均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後老難非正道然休息
疾尤得政體太史公宜專進黃老者哉
劉會五曰本政城野戰材也及為相國獨適用參公語定能養
漢初氣脈在亡秦之後大景之前此漢之所以為漢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齊相國世家

六十八

宋來堂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國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遇善難離離中決勝千里外吾不知子房余以為其人
計應格者律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留侯亦云

劉會五曰將極言有鬼神却從無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
爾引而證之正及論其形貌亦與然曰失言矣有情
陳司甫曰始以天斷見漢之緯刻也不偏終以貌論見高帝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留侯世家

六十九

宋來堂

項仲昭贊曰房人處世或取或舍皆波應龍居仲結已華知深
心不為劉氏出其緒餘教去樹子高揖赤松自此遠矣俯瞰蕭
韓渺然一鏡
婦人好女一言非獨給留侯之說蓋漢得留侯之心何也夫君
道劉劉不盡則患不除臣道柔柔不盡則禍獨在高帝之與必
職項而後可必盡職彭韓之徒而後可充其盡職彭彭之心雖
蕭與曹豈能少假進退榮辱惟吾掌握而心獨結處焉惟子
房知之故系其心以至於盡而無幾微不可制之形豈惟見身

萬古人臣之型也。有所歸信。張良一體也。孫亮之悲。宜如何者。而信之。死何有力焉。何無論已。良曷為無一言。蓋律之以功成。身退之義。當非其巨。律之以議功報德之義。當非其君而良肯無言。良盡其心。而不少露也。且帝獨與平謀耳。后亦獨與何謀耳。而皆不及良。良之素不說。能令此言不至於平。尤微良之難矣。此論發之沈肩吾。相國倘亦大臣之道。宜如是乎。故并錄之。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而組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遇高帝。帝出奇計。紛紜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常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哉。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楊用脩曰。黃老之術。其說為中韓之智。謀此贊字。字有意而筆力極勁。王濟之曰。知謀二字。斷盡陳平一生。

同勅世家

太史公曰。緣侯同勅始為布衣時。鄒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勅與國家難。彼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忍。操宜局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然以窮國患夫。

顧九疇曰。亞夫主朝有大臣之風。以事君。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皆肯遂固官甲指之下。微以死。意此景帝之過也。夫封無功者。以就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答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守節之所宜爭。景何為以私恨殺之。為大者當有以正其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同勅世家

七十二

大東堂

而史達乃不稱其能守官而致其不孫。不問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國窮非大公正之論。何以信於後世。宜乎方正學後遺善。記事而不知婉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是也。

項仲昭曰。王元美謂亞夫之禍。不在於持王信蓋侯之封。而在不殺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取。人說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母亦以條侯畏。七國重接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太尉之選丞相。亦

以資極無所論。且中外之望。饒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得此權見千年此意。亞夫當文帝而名顯。還景帝而殺身。可見人主之能容與不能容。臣下之幸不幸。係焉其可易得也哉。應夫二字有不勝憑吊之意。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 同勅世家

七十三

大東堂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受之故王青腹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極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愛生驕驕生奢奢生僭此相因之勢也然事無緣成緣漸而極
廣宮室以上是新字元景車服二句是極字元景寫得次第從
容可咏可思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
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
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算之權其
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陳同甫曰景帝之得五王專之權者全之也於是可北漢初之
無制矣
玩漢獨為漢為兩句可得增減字法之妙

三五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雖土處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視序骨肉。尊先。祐。有。天。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來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懷。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趙烈甫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諸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諸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文如承宿。天堯實可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一三五

七十六

大東堂

二十一史論贊 史記

漢 司馬遷 著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和之。造隱。及夏之時。有下。獲。務。先。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也。

二十一史論贊 史記 卷之三五 七十六 大東堂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許矣。余以所聞。由先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夫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唐應德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絕去入妙。

陳明卿曰。疑有疑。無作史。慎重。而傍復退賞。立論高奇。

紀虞似論。太史公極得意之文。亦極變體之文。楊升庵極推與此。文李溫陵云。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班氏且不許。而況以下。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孰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同道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邪至其諫說紀君之類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二 齊景公晏嬰

仁

大宋堂

楊升菴曰管子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抑揚反復各極其妙

舒堅甫曰執鞭之說乃史遷以李陵故被利漢法腐利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雖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趨之自然申子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楊用脩曰此皆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正文字之妙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申不害韓非

正

大宋堂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閭郈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
其文也亦少。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
之博議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戰國紛爭先詐力而後仁義焉。知有所謂穰苴也者。太史公特
借穰苴以著其惡兵之念焉耳。觀其屬辭之多寡。用筆之屈信。
一贊已見大意。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司馬穰苴 大宋堂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孫子籌策麗滑明矣。然不能委教惠於被刑。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凌穰苴曰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針砭。只如此贊能言之者未必
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腹。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孫吳吳起 大宋堂

伍子胥

太史公曰。伍子胥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胥俱死。何異蟻。素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當須臾忘耶。耶。故隱忍就功。居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楊用修曰。有感情。贊物之氣。太史公蓋以自見耶。

卷之二十一

伍子胥

六

太史公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後。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親。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闕者疑焉。真寔二字。論人之準。則作史之正法也。以故太史公兢兢於闕疑。而況聖門諸賢乎。悉取考政。居已於述。而無敢以臆為毀譽。算聖之意。慙矣。

卷之二十一

仲尼弟子

七

太史公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壁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隨良之言。亦是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董用均曰。此贊總結傳中意。直貶到底。所以漢熙夫刑名之學也。太史公識議則正故其言足以冀衡六經。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商君

大東堂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於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沈夢威曰。公平之論。有良史遺風。全自寫其憤世嫉俗之懷。諱學附之二語。生動如畫。此太史公機鋒文字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蘇秦

九

大東堂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秦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周○一○韓○曰○戰○國○時○君○臣○道○微○朋○友○義○絕○儀○欺○死○以○成○其○私○無○足○責○者○獨○怪○秦○易○為○乎○有○是○友○也○未○賜○同○殿○是○太○史○公○嚴○慎○交○道○處○一○往○筆○鋒○峭○厲○令○人○悚○然○起○栗○秦○為○其○難○儀○為○其○易○太○史○公○斷○語○足○以○服○兩○人○之○心○寵○可○玩○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張儀

十

太史公

穰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穰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為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雄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往請黃黃訓諭曰世恒奇甘羅十二相秦吾觀文信侯不韋使張唐相燕共伐趙以廣河間唐懼趙恐不行羅以應侯殺白武安君事行之燕懼之以死也死死不懼羅蓋得之彼始相燕欲共伐趙廣河間平說趙廣河間乃共伐燕是以廣河間之地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穰里子甘茂

十一

太史公

主也蓋盜主得財其謀類如此嗚呼翻覆欺人戰國游說小人恒慧羅十二本錄之性欺習歟羅茂孫游說家子弟早慧養於父兄能知知是能言言是是豈人之性也哉習之移人也大矣足與太史公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詐謀二語參玩簡潔道挺有蒼寒之氣樸人着字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更益地弱諸侯者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矣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齊之臣乎

范質公曰范雎之能代穰侯相者勢也蔡澤之能代范雎相者時也穰侯不知勢范雎知時是故穰侯固終范雎終將來者道成功者退數言括宜威秦之勢結語推開一步了而不了愈宕愈警又懸極極矣

王翦

太史公曰辭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嚴震天下朕不能救急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朕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及孫王雖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其短也

楊用脩曰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局同一文法可以參看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能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李卓吾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然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脫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歟非俗所以尊者亦非墨子亦非十二子歟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澤之矣

顧九疇曰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之禍
三十一史論卷 卷之五 孟荀卿 十四 大東堂

夫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豈鐵論曰李斯與荀卿丘子同事荀卿而荀卿子修築白屋之下若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荀卿亦當請封荀子矣大司解嘲
蓋荀本合傳者也叙中置荀而荀稱孟子又置孟子而推稱孔子全是從顧學語看出太史公不獨為文士之雄誠聖人之徒也氣概東上應落小叙中龍象也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問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董用均曰贊其好客莫刺俱顯
只結得傳中無所擇三字要見一人好尚遂成風俗可不謹哉

三十一史論卷 卷之五 孟嘗君 十五 大東堂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狀未睹大體。鄒諺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親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狀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揚用修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喪。敗。在。言。外。鍾伯敬曰。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為。而不遂。不能救親齊之死。此即虞卿窮愁。莫持此二字看太淺。

末一轉。太史公自寓救李陵之意。亦幾于窮愁矣。

大宋堂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狀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王元美曰。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新兵。起以智。孫臏以巧。薛田單以勇。趙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年虛。薄士。急於救名。而猶見其買。遂勝於孟嘗平原。草爾。惡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許。秦固未嘗。而田單之所推。則時。如頗。則。而收。則。也。白起用

十一 史記卷八 卷之五 信陵君

大宋堂

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廉。碑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趙平原李來服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志圖中河內之卒。欲趙人四十五萬。而登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雙。皆。之。所。而。不。之。餘。也。又。其父兄。揭子以趙者。蓋萬人。外若削。其形而內實。有以。一。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遂之以存趙。此其來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來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其。且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便。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惻。不。之。餘。也。國。五。其。將。好。五。其。師。

此非可以頃刻際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驍散以為懸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止，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閒行，公子知飲酒近婦人，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然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殺而未聞其害，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與其每遇之，而令民來祠，不絕有以也。

陳明卿曰：太史贊美之意，已於篇中極極摹寫，故臂中止以虛。上十一更論贊。卷之五。後事。十。大來堂。

公之致，傳其仰企之神。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遠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然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遺太子，趣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施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呂介孺曰：李園女弟有身，春申君之身也。身有太子，王楚春申不殺，圍滅口。圍殺春申滅口，何哉？豈楚之先王憤黃陂熊假手，園耶？嗚呼！母望之福，母望之禍，有適者憂焉，可不避諸。

陳如蘭曰：語含一嘆一息。

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父信侯，而稱可也。有旨哉。

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父信侯，而稱可也。有旨哉。

范雎蘇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其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蘇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狀將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而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竊旅入秦雖強取卿相矣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狀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狀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楊周修曰此輩有筆力有氣勢三個狀字為轉語當看鄧文潔曰末兩轉甚矯健有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范雎蘇澤

二十

大宋堂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主父偃請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震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釋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言相國師茅順甫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狀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樂毅

二十一

大宋堂

蘭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脫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賊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還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王元美曰蘭相如之完壁。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群。及時言取壁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得趙。弗予壁。而無所曲直也。入壁而秦弗與。

二十一 史記卷八

卷之八 蘭相如

二十一

大來堂

城曲在秦秦城出而壁隨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壁。若棄壁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而受壁。其勢不得不予。城歸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同知大主之弗予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詔趙壁。以一壁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壁也。今秦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趙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謬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

被并勝而壁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獲全於壁也。天也。若其勁泥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孔玉衡曰此與李布贊故誠知所處。句皆太史公寫胸臆處。可以來者。

篇中若無士或怯懦句。便少委折。有直遂易竭之病矣。以此形起力厚。勢便。所謂文之波瀾是也。

二十一 史記卷八

卷之八 蘭相如

二十三

大來堂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達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宋先之曰。單善用兵。故以孫子兵法以贊之。末句正應前善之者。文極精潔。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四

二十四

太來堂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達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諒然諱志。不絕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雖不遜然。其此物達顯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是以附之列傳焉。
王覺斯曰。兩人各有本末。看太史公贊語。輕重自見。或以為擬非其倫。何哉。
劉念先曰。諒然諱志四語。只容形澤一個義字。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太來堂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遷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湘○木○常○不○岳○澤○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與○朕○自○失○矣○

楊用修曰○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峻○

茅順甫曰○轉指幽渺○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人固有悲氣橫臆○如醉如夢○辱死不已者○此等○

丁一之論賈

卷之五

二十六

大來堂

吳也○宗國顛覆○且勿論○使見其主日夕惡美於賊臣之手○安○悉坐視乎○勢之不可不救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王元美曰○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誦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治安策中○不知其書成自擇而上之邪○抑以其書上之而為班○固之所裁○即邪下篇則論德政○援據古昔○狀論德則弗足矣○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之○蓋非久而入為公卿矣○生死○

而文帝次第行其言○孰謂賈生不用哉○夫賈生用而不相○陸○相○而○不○用○則○其○有○各○語○也○讀○書○而○不○能○見○道○雖○博○無○益○太○史○公○屈○賈○一○贊○政○自○寫○其○得○力○淺○深○之○境○味○而○讀○字○恍○然○可○見○大○抵○性○情○之○久○使○人○流○連○學○問○之○久○動○人○警○悟○此○則○無○之○矣○

王十之論賈

卷之五

二十七

大來堂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韓。父。信。侯。人。之。告。嫪。毐。事。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刻。毒。惡。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斷。耳。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絕。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父。無。可。取。傳。中。所。不。詳。此。特。補。之。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呂不韋

二十一

大東堂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刺客。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刺客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蓋。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刺。刺。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狀。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然。當。堂。曰。不。欺。二。字。散。布。全。傳。間。人。讀。而。不。及。知。而。不。能。言。贊。中。一。經。點。明。使。五。人。至。今。凛。凛。有。生。氣。方。某。庵。曰。初。率。中。無。數。頃。挫。跌。愈。曲。愈。勁。垂。與。中。謂。其。為。父。中。之。雄。信。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刺客

二十一

大東堂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庶族入事秦國以瑕累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範之趣不務明政以補土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展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運土廣諸侯已弊斯乃欲謀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茅用均曰確論

戴居泉曰辭義嚴正為纂爵祿不知止者下一痛砭

十一上論贊

卷之二李斯

三十一

大宋堂

蒙恬

太史公曰吾愛北道自直道題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墜山恆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疾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體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鍾伯敬曰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漢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錢狀齊曰使疆諫而秦不聽于長決不苛責之失史筆如平衡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蒙恬

三十一

大宋堂

援之輕重則立見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狀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狀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按圖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友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陳明卿曰讀此贊使名士深有感發太史公善婉人處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張耳陳餘

三十二

大來堂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寡純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歛有所會其度以故曲因而不諱云楊用修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魏豹彭越

三十三

大來堂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慘禍之興自愛姬瓊妒媚生患竟以滅國陳木叔曰興暴滅速可見功大禍亦大之報嗟乎人果可易殺也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英布

三十四

大來堂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難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狀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狀假令韓信學道撫謙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孰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後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楊用脩曰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斯意或取其大者為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未足或寄聲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淮陰侯

三十五

大來堂

戴石泉曰英母一段似無謂狀讀至滅宗則母及先人矣廣地之意謂何史家間中伏案妙在不覺

韓王信盧縮陳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遇漢物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變弱。以為後
是以日蹙。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囚奴。豈不哀哉。陳餘。張敖。其少時
數稱蘇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死。蘇。張。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陳明卿曰太史公以周昌為邪人。深惡殺就之罪也。

沈何山曰名之一字。竅難清矣。讀陳餘贊語。虛極威之語。者可
春走五舞止

不猛苟

蔡實怡曰君子不陷不測之淵。夫疑者不測之淵也。疑則忌。忌
則誇。揭患種種隨之。而至見幾知止。豈容後時。贊中兩疑字。指
出一條生路。與書責人者。

田儼

太史公曰。若夫劉通之謀。亂齊。臨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
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
者。子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而人終不肯
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金丙仲曰史不為通立傳。而論著於此。

鍾伯敬曰無謂而妙。

姚未吉曰。華嚴。波瀾。潤。層。節。密。關。鎖。嚴。小篇中有此奇觀。

三十七

大未堂

橫始末詳畫傳中。贊語從何處着。手太史公於賓客五百人上
生出想頭。見蒯通以一人做出翻天覆地手段。而五百人束手
從死。何益於齊。襄。既。已。在。言。外。中。間。牽。扯。个。安。期。生。淮。陰。侯。項
羽。而。於。田。橫。只。用。一。語。點。過。結。處。露。出。精。神。全。是。避。賓。擊。虛。反
客為主。稱為文儷。宜矣。

樊噲那高夏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遊豐沛間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真哉所開方其鼓刀屠狗賣絲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者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楊用脩曰文簡而意雋永
黃海岸曰見聞不廣不真未可以議論古今人物此贊太史公
分明自寓作史都是傳信詳慎之意可掬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
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畢東郊曰有守矣又當有學有守有學矣又當有識量相之難
如此擇之安可不謹贊語甚分曉

李丞相

僕惟士之游宦。所以三封侯者。微甚。朕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
為大夫而丞相也。其心莫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除私相。毀害欲
代之。守之日久。不污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其命也。大
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污。臣居之。未滿歲。而章丞相死。即
代之。其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因尼不得者。衆甚也。
李太虛曰。才不勝命。古今同悲。感慨欲絕。

十一 論贊

卷之五 李丞相

四十

太史公

鄭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鄭生者。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繫項籍。而引軍
於軍洛之間。鄭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延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
羽別。而至高陽。得鄭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居子與余。甚是以得具論之。

宋宗玉曰。賈之大功。不在說尉佗為漢服。使人秦新語。為漢開
父治。而在乎稱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免復舊物。愈
在社稷。而不居鍾伯敬此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諱
士自晦者也。蓋深潛龍門之意。

十一 史論贊

卷之二 鄭食其

四十

太史公

許玉史曰。宋八關三字。見鄭生發識。其主有策。漢入秦之謀。全
是太史公筆法。可謂字中有眼。
錢其人曰。子鄭生明其出處之本末。於陸生表其學問之原流。
此贊有關於人品心術。不宜草草看過。

傳寬新歆周繇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新歆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繇謂篤厚君子矣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者愛故不得不復哀之錢大鶴曰雅練可誦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傳寬

四十二

大東堂

劉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狀而劉叔孫通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誼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李卓吾曰言恭遵何約束而古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作禮樂以飭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何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劉叔孫

四十三

大東堂

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擊壤而歌者真盛世之徵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居臣方免於爭戰之苦而歎呼慶幸於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胡蘇葉之使與天地同即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虛成德三章約法彼安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裂繻之中矣其為手舞足蹈雖有英愛可得而復加之邪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為漢儒宗不亦宜與沈長升曰定都議禮皆典制之大者替蘇古淡語婉令人福心腐氣不知銷鑠何處

東金晁錯

太史公曰。東金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悅。遠近。又
初立。資達。達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然彼不道好。好
孫賢。竟以各敗。晁錯為家。今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
侯。發難。不意。晁錯。報私。學。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晁錯等謂耶。

王元美曰。晁錯。臣欲。圖。秦。晁。自。違。反。咄。無。足。怪。也。狀。而。漢。景
之。愚。亦。已。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
也。錯。之。對。其。父。曰。固。也。不。知。此。宗。廟。不。尊。劉。氏。不。安。其。父。曰。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大宋堂

氏。安。矣。晁。氏。危。乎。嘗。痛。哭。此。言。曰。晁。錯。之。以。忠。受。戮。也。晁。氏。
同。時。人。皆。以。晁。生。通。達。國。體。今。觀。晁。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索。
十。而。一。二。也。晁。如。晁。之。聚。聚。可。行。者。或。故。宜。魏。相。諸。將。多。從。是。
賈。以。致。中。興。也。狀。言。晁。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

金。而。仲。曰。不。急。直。救。二。語。最。中。錯。病。
鍾。伯。敬。曰。益。有。智。歟。觀。其。直。諫。中。節。即。寓。歎。惜。之。意。自。結。人。主。
人。知。其。直。而。不。知。其。端。善。傳。會。三。字。窺。見。至。隱。

何。觀。我。曰。蒼。朴。淡。厚。想。見。西。京。之。盛。
二。子。不。顧。時。忌。犯。難。而。行。錄。是。名。心。太。重。若。想。到。結。果。豈。不。悲。

消露釋。此太史公為聞人痛加提擇。其僅作晁錯贊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大宋堂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李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謂可著於廟堂。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李馮公近之矣。
翁一桓曰。諷諫之益。原不遜乎事功。二公言以人重。太史公自寓之意遠矣。
沈去疑曰。似板拙。却極雋永。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前邪。是以其教不肅。而威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虞翻。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徐蕭雲曰。抑揚盡致。可惜方人之法。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蓋不忘賢。明主之義。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一贊精神。全在仁與余善。四字。仁方以縱度。太子誅死。變受皆諱之。遂其却祠金。讓東。無愧。乃翁。廉直之風。至於開門。錄繼亦欲全人骨肉之情。尤與田叔。燒梁獄。辭同一忠。厚其父。雖賢有令子。而名蓋章。彼世德相承。安得以法掩其美。故特表而出之。以見生平。不以成敗論人之意。辭雖婉。有無限悲感。在龍門筆法。偏於冷虛。傳神。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田叔

四十八

大東堂

扁鵲倉公

太史公曰。士無美惡。居宮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映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利。經紫通尺牘。父得。以彼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託。蓋謂扁鵲等。科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崔以單禽。糾以珠剖。讀此贊。使人得用。善藏之術。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扁鵲倉公

四十九

大東堂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藝。雖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罷錯爲國遠慮。相反近身。未盡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錯和。

楊用脩曰。此贊總叙。總新與劉傳不同。

劉辰翁曰。有惜錯懷蓋之意。

仲孟容曰。斷辭深狀。可見事之始終。廢之皆不可不以其誤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吳王濞

五十一

大來堂

齊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衆。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狀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今亦不廷。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茅順甫曰。言贊而情慘。可爲貫錄。

陸王井曰。新舊權不可移。足令三人心折。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齊嬰

五十一

大來堂

諫書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應觀長篇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染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學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狀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楊用爵曰此論不惟長篇之不滑相却以長篇之所舉而亦不滑相者以為此有味哉其言之也蔣賓客曰長篇乃論壺遂太史公時有此變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諫書

五十二

大東堂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懷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莫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朱金古曰不論其將軍論其人品固有傷於李將軍項仲昭曰子長好立異而憤時俗故筆端鼓譟往往抑衛霍以權程李又抑程以楊李以寄其牢騷不平之志而非論將之準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李廣

五十三

大東堂

彼其忠實心一段太史公所以褒賞衛青也夫物猶以誠感誠應而況於人乎殆此之於頑冥不足數者矣且青既受命母令廣當年子而又責其失道致自殺全足忌以成惡此豈士大夫所為哉再觀青贊中引蘇建賢士無繇之語其肯益明矣

季布樂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雖與軍。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死。彭越。張敖。湯如題者。使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茅順甫曰。太史公極苦心。處却是描寫自家。

鄧文潔曰。極跌宕有味。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季布樂布

五十四

大來堂

贊反復發矧。以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句相應。蓋有所為而言也。漢書刪去。不自重其死。便覺少力。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宣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明褒貶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翺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充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茅順甫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奇微矣。

請至世俗之言。以下文字奇崛。如斷崖殘缺。又如蟄而未信。茅

五十一史論贊

本之二

匈奴

五十五

大來堂

而未出。有無限翳結之意。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燕趙諸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納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未法。遺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故。此意其為將如此。

劉子玄曰。叙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此篇。別出蘇建問答一段。而以己意一句斷結者是也。

如此二字。有無限辭。無幾感概。漢世士大夫率責屬士司馬。

子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衛青霍

五十六

大來堂

運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屬士之義。而還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此自傷無可薦之權也。大將軍青。在日月。不肯引進賢才。而以遠主之忌。却己之罪。文已之。此自失其有可薦之機也。夫欲薦而無其勢。有其勢而不肯薦。真足令千古短氣。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狀亦過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卿父學。招俊人以廣儒堂。弘為舉首。主父偃常路諸公。皆舉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惡夫。

李卓吾曰。韓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使。長儒以弘為不忠。似也。予謂臣而忠可也。獨不思難乎其為上。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也。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便是已。夫帝素悍。汲亦素而折。帝之多欲。如故也。汲以忠求帝。帝又以慈與汲。是故忠未復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後不狀。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欲使來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蓋趨其能於主。而居已於不能。上下之道。當如是耳。狀天子平用。頗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執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而漫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橫甚於郭解。可勿誅邪。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與弘何與也。況膠西之相。惟仲舒能以禮匡王。為上敬重。舉能其官。又可過乎。

子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公孫弘

五十七

大來堂

主父。一則描畫世情。可謂冷刺。勝於毒罵。王允寧云。此太史公有感之言。蓋暗指李陵事也。其狀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公孫弘 五十八 大東堂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置。邕。漢初定。則為諸侯。隆慮。離淫。疫。佗。得以。孟。驕。既。驕。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微。自。嫪。女。呂。嘉。小。志。令。佗。無。後。接。船。從。欲。息。散。失。威。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茅。順。甫。曰。小。論。用。韵。語。奇。甚。鍾。伯。敬。曰。與。甚。似。錦。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南越尉佗 五十九 大東堂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應數
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狀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出商謀
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益為之餘
裂也
中間畧叙狀曆折有古力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太史公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國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接船將挾反
難雖名極失當焉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其候矣
叙情推罪漂如狀詞可為開蒙爭功之鑒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太史公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涼王。漢誅西南夷。國多城矣。唯漢漢為寵王。狀南夷之端。見拘。舊書。蜀大夏。杖印竹。而夷後。猶割分二。方。平。為七郡。

王允寧曰。于書。見拘。舊書。於大夏。見印竹。杖。而文法。錯。繇。如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西南夷

六十二

大宋堂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過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溢賦。其要題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己。劇。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王允美曰。司馬長卿不虛其淫弄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綴後人。其文辭之美。嚴固不無相故。而子長復謂其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關。土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司馬相如 六十三 大宋堂

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國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寧郊迎。縣令負弩。婦翁史之易。趾以為榮。而又成關土之功。名於蜀。已滿矣。進知武帝之易封。而亦易。修故避而史隱于文。圖權國。元發揮文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於西南夷。武帝固心薏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取通侯之印。權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華。騎。皆於東市。亦易也。王子猷。茲知之。是故不取并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所謂智也。

李卓吾曰。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

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知矣既不知知宜其劇秦而
美新也
按楊雄役於子長其為班史所增無疑

二十一史論集

卷之二 周易知如

六十四

大東堂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春秋是廣利舒是德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
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君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
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
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便於也夫劉楚保勇輕悍好作亂
乃自古記之矣

王元美曰史稱淮南子撰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
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其存者內篇而已而
又亡其三篇讀之知其非一手一書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列

二十一史論集

卷之二 淮南衡山

六十五

大東堂

子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王林繁露惟子鄧析二海國經爾惟其
人則左吳蘇龍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後各取其長而未及義以
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齊而淮南王之材甚高其筆甚初是以
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書為
劉向所纂集中篇之止當亦自劉向為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
之鴻寶而黃金不戒然隔大辟父得惡謀是以諱而去之夫淮
南王好神僊身坐死而遭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王
真偉夫不死者也漢以法誅王求不得而諱之
錢穀庵曰按國誌云劉肇也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陽成物

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故無道。先強。太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隨之。剽掠俗薄。保勇輕悍。茲有所本云。有異志者。不可予之以利。楚之制。當為民擇賢。不當為親擇地。非獨王過一語。俯仰有深情。

備史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民懼。狀身脩者。官未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氏常笑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繼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楊用脩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關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
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王濟之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汲黯鄭當時

六十八

大來堂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夫同室哀而闕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
故孔子聞王珪廣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達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衛進魯狀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居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
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
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
師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儒林 六十九 大來堂

潛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益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狀齊魯之閑
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以學闢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
馬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冠往趨陳王於是孔甲為
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遂成旬月以王楚不
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漢狀而縉紳先生之從貢孔子禮節性
要皆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

誅項籍舉兵圍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賜與陸與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賦後諸儒始淳修其經藝講習大射卿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於於是
賦與於學賦尚有千之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賦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齊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主王城之屬明儒學而上亦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儒林 七十 大宋堂

卿之於是始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於齊則轅固主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及齊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停道之轡澤乃請曰丞相
御史官制曰蓋聞漢氏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
禮官勸學講議洽開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禮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卿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
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育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同舊章而興焉為博士官置第
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
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教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
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一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報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儒林 七十 大宋堂

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
若下杜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
為官運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中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
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依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咸多文學之士矣

金履祥曰：前以讀功令廣屬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統之廢而興之難也。六統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於是修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屬學官之路者，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王允寧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俗之者，他叙數千百年事，條無參漏。

鄧文潔曰：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狀儒者之風。

陳白庵曰：胸有定局，振筆疾書，條極古雅，而素終尚有餘韻。四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儒林 七十二 大來堂

謂題目既大，非發聲魄力不足以勝之。集中有數文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今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皆天下之細事，察矣。狀其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逆，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觥而為國，斯雖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茲。秦民艾安，由是觀之，左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儒林 七十二 大來堂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刺繅宋室，侯功臣呂氏已敗，遂會侯封之家，李景時量錯以刺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總於錯錯卒以故，其後有郭都察成之屬。

太史公曰：自郭都察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戲。狀郭都統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供上下時數，辯當否，因家賴其便，趙高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說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細家多故，嚴官事，愛以耗廢九卿，強確奉其官，救過不曉，何暇論說墨之外乎？狀此十人，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暮教，蕩禁，去止邪，一切亦皆楊樹，贊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

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虐廣漢李貞擅轡人東郡編璞鋸項天
水駱祥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峻勢水衡閭奉
朴犖責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董用均曰叙言尚德薄刑見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
其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於詞
鄧文潔曰樸寓一時尚酷之風曲盡情勢可痛可嘆筆力極馳
騁

贊末團聚數人如閻羅對案奇鬼森博千載下使人魂驚心戰
何況身當其世者哉史公不獨暴其心術行事并其官階地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酷吏 七十四 大來堂
而詳著之使人知所炯戒史筆之嚴如此

大宛

太史公曰焉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焉
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侯雅瞻曰漢武好大喜功而張騫得以虛誕之說售曰惡覩曰
不敢言其機微矣

贊語凡三折其中辯駁之巧跌宕之奇含蘊之遠與筆力相回
薄文久而彌新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大宛

七十五

大來堂

將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示至如以術取宰，則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閔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歛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傳，今游俠其行雖不執於正義，義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代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恃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居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將俠

七十六

大東堂

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極樞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狀遭此窮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斷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敗；王荊矯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物學或抱咫尺之義，久於世，豈若年論儕侶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後，設取子狀，揚千里，誦義為死，顧世此亦有兩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處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者哉？郭誠使卿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此權量力，効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世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易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指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子般，非如疾其勢激也。至如閔卷之俠，修行砥名，殺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狀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劉孟、郭解之徒，雖時行當世之文同，狀其私義，廉潔退讓，有是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謀財，役貪豪，燕後凌派，弱惡欲自快，游俠亦視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概以朱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將俠

七十七

大東堂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狀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嚴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勢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董用均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生法因，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撰其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狀皆嗟嘆，說宛轉曲，至百代之絕矣。議論正而無勢，獨達。

倭幸

諺曰力田不如過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狀籍孺以倭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後以婉倭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同。關說故孝惠時。侍中皆冠錦。鵲尾帶。脣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外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隨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茶。乘鄧通無伎能。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倭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倭幸

七十八

大來堂

孫月峯曰。神色意態亦頗具。造語多工。鄙賤之意。庶狀言外。蓋有心於警世者。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侵孟。搥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游臨檻。疾呼陸橘。得半更豈不亦偉哉。
楊用修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公銘樊宗師。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鍾伯敬曰。前三段各二句。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於語言。眉宇之間。只在一序一贊。着意便失之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滑稽

七十九

大來堂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同尤
 甚及秦可見代王之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繇漢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
 志而著之
 叙次世代簡劬中具有排宕錯綜之致贊亦古潔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太末堂

龜策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虐虞以
 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望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
 之下明故殷興百穀之盛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泰以卜筮斷
 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聖賢之為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
 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狀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
 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
 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宣之卜官嘗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
 後各有所尚要其趣等耳或以為聖王遺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太末堂

其設精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康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比分
 為百室道散而無根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見
 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則狀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
 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
 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謀試雖父子時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
 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宋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幼絕倫絕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
 欲擊匈奴而據大宛而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極
 所推鋒執即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

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強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彊
道正彊時或頗中素有眩曜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
門者不可勝數百餘傷思皆曰龜策能言沒事覺軒輊亦誅三族
夫提策定數如龜觀也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易可謂聖人
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翼王之位卜得黃帝之龜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
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
溪之敗應信誠於心而時人開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
君子謂夫輕卜筮無所聞者悖背人道信禱祥者鬼神不得其正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龜策 八十三 大來堂

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
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選遺棄之上著可
鑒共一根又其所生敬無虎狼革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
之以為儲蓄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節文潔曰平直整客五堅諸傳叙大率類此
弘博微渺非太史公不能辨後世以為屑何歟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治歸近世達民耳目
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欲極觀色之好口欲窮胃養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侔之榮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固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其次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繡旒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顏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貨殖 八十三 大來堂

犀瑋瑇瑁珠璣齒犀象玳瑁石此多馬牛羊彘裘筋角鋼鐵則千里
往往山出恭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誦俗被服飲食
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等有政教於微期會幾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微責責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停時不
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適之所符而自狀之驗邪周書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流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有乎而巧者有

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南人民慕於是太公勸其
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賁之綴至而輻湊故祿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欽挾而往朝焉其後齊中哀管子修之設縣重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難位在陪臣富
於列國之居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溪而魚生之山溪而穀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澤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矣秋益甚誇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

二十一 論贊 卷之二 貨殖

大來堂

利也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萬室之君而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
王濟之曰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忽出議論作文亦
甚矣
理財是天下真實作用雖權變化原有不易之道得之則生失
之則耗故貨殖非細故貨殖之人非庸人鍾伯敬謂史公借以
補平準之所未備非虛言發憤之言有識哉

馬遷自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句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年後至於
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也且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
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以為天下儀表敗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

論贊

卷之二 司馬遷自叙

八十五

大來堂

不肖一國繼絕世稱散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
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載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
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故君子
欲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圖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有說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遺事而不知其體。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有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彼之空言而不敢
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豈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
君。則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
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賦之前。法施已賦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蓋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二十一文論贊 卷之二 司馬遷自叙 八十六 大來堂

春秋春秋。無空文。以新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嚮明天子。下
達。萬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不。賦。余。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威。尚
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惡。推。三。代。之
德。褒。同。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
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後。清澤流同。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
能而不用。有國者之。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嘗幸其官。廣明聖盛德。不載。誠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居
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歿不用
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伯於美里。
箕子歷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黜師。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司馬遷自叙 八十七 大來堂

樓曰。此篇自叙。反覆曲折。有開闢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卻憐之曰。還之才。黃林史記。而大意盡見於自序之中。學者讀
之。可以見貫串之識矣。
唐應德曰。是韓非之遺學。解文字之祖。
學問博大。識力高深。接統正史。端有其本。

漢書

漢書小引

獻帝以班固書文煩。命荀悅著漢紀。悅微左傳之體。詞約事詳。識者稱其良焉。雖然。固亦非苟作者。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文人類忌。刻然。驛亦不能以私意而掩其長也。惟史通謂古今人物表無益。漢史此論良是。及細推之。要亦非固之罪。驛不詳味其贊多微辭。謾謂固飾主缺。何其誕哉。使後東萊容齋徐堅諸君子定論。曷能棄其金之病乎。

漢書小引

古吳沈國元飛仲履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于	沈	琦	韓	朱	較	
茗水	嚴胤昌蔚宗	全閱	新安	畢熙載	奮庸	全恭			
豫章	余日登岸少		萊海	宋	瑚	子夏			
前漢									
本紀									
高祖									
惠帝									
高后									
二十一史論贊	新纂書目錄								
文帝									大宋堂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									
異姓諸王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二十一史論贊	前纂書目錄								
志									
律歷									
禮樂									
刑法									
食貨									
郊祀									
天文									
五行									
地理									

溝洫

藝文

列傳

陳勝項籍

魏豹田儋韓王信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劉賈劉澤吳王濞

劉交

李布樂布田叔

七十上東齋

前漢書目錄

三

大來堂

高五王

蕭何嘗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樊增祥商賸公滋嬰傳寬周緡

張君周昌堃充任教中學嘉

鄒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衡山濟北王

荆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居奮衛雖不疑同仁張啟

文三王

賈誼

爰整畫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賈山鄴陽枚乘路溫舒

寶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東十三王

李廣蘇武

董仲舒

二十一 史記贊

前漢書目錄

४२

大來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鴻

杜周

司馬遷

武五王

嚴勛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賈捐之嚴安

東方朔

公孫賀劉晏竈車千秋王新楊敞惲蔭陳萬年鄭弘

楊王孫胡走朱實梅福云敬

霍光金日磾	趙克國車度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萬不疑疏廣子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貢兩龔詡宣	韋賢	魏相丙吉	睦弘夏侯始昌夏侯京房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二十 史劭贊 前漢書目錄	蓋寬饒諸葛豐別輔鄭崇孫寶母持隆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宣元六三	吉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簡史丹	薛宣朱博	翟方進	谷永杜鄴
									平									
									太末堂									

何武王嘉師丹	楊雄	傳	儒林	偏史	酷吏	貨殖	游侠	任事	二十一 史劭贊 前漢書目錄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王莽	叔傳	前漢書目錄
									六								
									太末堂								

二十一史論贊 前漢書

漢 班固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高祖姓劉名邦字季帝先徙沛人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

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豷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

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趙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苗曰豐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高祖 大東堂

故梁徙也足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

劉涉魏而東遂為宣公宣公蓋太上皇父其遺日淺墳墓在豐群

馬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五世祠天地綴之以

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克運德祚已盛斷絕符讖機上赤

協於大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劉彥沖曰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

所稱也蓋以高祖之威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

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誇文章之美其它則

片善寸長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吳敬德曰司馬相如作別新贊世已不傳厥後孟堅漢志以論

為贊至范曄更以韵語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

評若作韵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

徐月峯曰帝紀宜先世系篇首末叙故此補說標引傳記體法

甚備

蔡雲怡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文皇帝此漢臣之議也

固以德推高知尊而不抑所以尊矣

疏朴不他從乎大家舉止世稱子長好奇如贊中機龍新始首

尾點掉照應何嘗不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高祖 二 大東堂

忠帝名臣高帝長子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尊悼道恩欲為失間叔孫通之謀則懼然納言相國之辭而心誠可謂寬仁之主遠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沈去疑曰史遷稱孝惠與民休息開文景太平之業為漢家培養數百年元氣而不及其孝友敦信之美孟堅歷歷補出可云簡至

議者征於從子之文以惠帝不能如舜之慈格又不能如損之諷諫使呂雉得恣其悍妬而虐不知惠所處母子之際不復人

二十一史論贊

惠之孝惠帝

三

大來堂

問恒理故始推友愛之誠以成之後近聲色之娛以激之而竟不能得后之一悟則惟有死而後已推此志也惠益有大不得已於其中者矣而史以此時廢職孟堅虧損至德之說偏辭也非通論也

文帝名臣高帝中子幼封代王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則弛之以利民膏欲作露臺召匠計之五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死後無所奉慎夫人不和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

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

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賁佗兄弟以金銀銅錫為飾同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

二十一史論贊

惠之孝惠帝

四

大來堂

刑權嗚呼仁哉劉彥沖曰固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美於記過也又重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

帝之仁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其曰高呼仁哉於景帝贊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曰文景務在養民非好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贊其贊曰惟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非善於記過又重其辭乎元帝得今溫雅成帝稱號之客皆見稱述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

帝稱號之客皆見稱述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

魏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周勃皆暴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
 楊用脩曰綱羅類叙凡九段或斷或連
 仁哉二字班標斷辭也餘皆錄史記紀尾之文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十六 五 大宋堂

景帝名法文帝子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同家文峻而奸執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穆風民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陳子植曰文武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吳朝卿曰論民風國勢則文景齊驅若論道德功業景不逮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十六 六 大宋堂

孔玉衡曰孝景不改文帝恭儉便是隆主贊中遵業二字蓋到成美矣故結此也氣脉敦厚融洽不獨以機局稱妙而已

武帝為徽景帝子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幼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設博士
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結周後帝令文畫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
雖書所稱何有加焉

劉彥冲曰武帝好大喜功故一時羣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中
人主意希求寵福甚若可嘆公孫洪曰周公期年而化臣竊遲
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忍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
大臣吾丘壽王自謂海內寡二司馬相如秦大人賦春卿謂神
仙可見延年欲盡歲時河以限其言不經受之欣然乃知者
仙術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王覽斯曰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
逆故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
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
論開口數語大義如茲武帝之明斯見諸此矣此所以為武
為漢世宗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武帝 七 大來堂

武帝語衛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
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知當世之要務而當發為耶欲其
千古之英主也論者謂其欲更制度則左道謬誤之臣必不
用欲安中國則刻深小吏盜治賈人毋任九卿而究財利斯
甚有當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武帝 八 大來堂

昭帝名弗陵武帝子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信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其大矣哉承孝武帝奢侈餘數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絲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明民所疾苦議蠲賦而罷權權節抑昭不亦宜乎

鍾伯敬曰昭帝十四而歲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聰斷如此使享永年能堪霍氏之毒乎其禍不待宣帝而垂及之矣光惡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九

宋來堂

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於光用其愚昧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適在昭帝時已為之所失宜安得而換之哉

朱全吉曰贊中欲申入光又叙委任霍光一段後復題贊到昭帝上此行文大和筆處

為光難為帝尤難燕蓋既敗光勢益尊惟是解武帝除煩苛之政務與斯民休息難得致治之要然集諸生而帝納不以此為意豈非寬仁大度之主乎贊中委任知務由霍君臣各得其理為千古泰交盛事

宣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其稱其職矣其業也遭值匈奴車軌推亡國存信威北狄年于燕然其功光祖宗葉無後嗣可謂中興偉績宗周宣矣鍾伯敬曰漢宣綜覈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如斯更刻於此也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至孝宣宣帝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方張未曰單于稽首稱臣一洗白登援書之耻足為千古笑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十

宋來堂

而不知管武帝之餘威權勢有以故也彼以讀武帝書者皆不識時務之人也

元帝名與宣帝子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度龍極少而好儒及即位
徵用儒士委之以政貢薛韋直進為宰相而上章制文美優將不
衛孝宣之業哀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得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也

鍾伯敬曰言有德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
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寶元帝釀成之元帝為太子時從容言
曰陛下持利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亂吾家者必太子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元帝 十一 大來堂

蓋漢見其柔闇而不足以為耳不然諫寬利用儒臣寧非笑
談何害於治乃立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清言玄遠王導
此之懷慙其意正如此
何觀哉曰帝年十二始通孝經論語二經上書請老二十七猶
不肯召致廷尉之語雖有儒生將安所用之甚矣帝之闇也
元史稱帝也斧鑿太子鼓鼓一時書之貽羞後世茲於孝宣贊
其技巧工臣於孝元贊其吹簫鼓瑟風刺隱然有龍門筆意

成帝名驁元帝子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
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諫公卿稱職奏議可述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
由來者漸矣
鍾伯敬曰成帝失德莫大於寵任趙氏王氏二端班贊言之詳
矣第趙氏之禍止於絕後王氏之禍至於亡國趙氏為戚屬內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成帝 十二 大來堂
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榮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
言所以益易入耳
張泰先曰與元帝贊俱列出一鼓可謂風流瀟灑得作史之選
緒矣
語云外有餘者內不足成帝工於修容則其實可知已

哀帝名欣元帝庶孫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克太子之宮非天子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時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昭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其地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卡射武戲即位瘡痍未平寢劇餐國不永哀

張天如曰哀帝之尊丁傳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傳太后之怒而謀莽司馬以解光之奏而達根就國免況廢人若王氏陵遲哀微可不復振馬抑知丁傳之威王莽所以代漢蓋緣此也莽之就第標以名優游於家歸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大躬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 哀帝

十三

大東堂

寵董賢以甚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衆中山東平之微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莽不一言以觀其敗使過日日上第下則葬之得以代漢後上書獻頌者歲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自丁傳之威時為之也新莽雖然終帝之世不敢大逼傷於大臣之威也夫以哀之柔闇而大河未倒赤紱不能固之況其他乎知者權

平帝名射元帝庶孫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此褒善顯功以自華威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七思不勝坐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其地不能文也

鍾伯敬曰不及楊斌大節所以為君親諱之義周一韓曰理事增華史臣之分也以班叔豐艷之筆不能為元成哀平粉飾太平庸道可不謹哉以葬之情事作孝平贊漢王莽之不臣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平帝

十四

大東堂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湯、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秦起襄公，章文穆獻孝昭，昭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延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謀，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也。今於是削去五等，置城銷刃，荷指燒，盡內鋤，雖復以操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征敵橫發，乎不虞，遂成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仇，獨應廢於諸議，奮威於甲兵，御秦之禁，遂所以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異姓諸王表 十五

大東堂

賢而遠自覽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險，練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承，承王之王，之於今漢，復收秦之弊，鑄金石，布幣，功權，權都易，其然也。故據漢文令，誅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記於孝文，異姓盡矣。

董用均曰：本秦楚月表而治練之，稍疑重矣。楊用脩曰：文極高古，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序異姓諸王，而反覆於漢有天下之易，本漢所置，又旋踵廢滅，天下一統，是以論其勢也。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小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小邦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受。所以親親賢賢，褒義切德，開謝威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威則同，親則相，其治利，德衰則五伯拔其。與此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孝院，歷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進者之臺，被竊缺之言，然天下為之共主，疆大弗之敢顧，應載八百餘年，教極德盡，既於王莽降為庶人，用天年終，降位已絕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諸侯王表 十六

大東堂

天下而猶枝葉相持，其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賁祖詐之兵，吞食山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知。研笑三代，蓋滅古法，竊自作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木根之輔，外亡士人，上薄義之德，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覽之，故曰周通其廢，秦不及期，國就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成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一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高王子弟，第大略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縣度河，漸於海，為齊趙，鼓河以往，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海會得為別。吳北界淮，潮屬盧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五九龍。

為長江諸侯北境周市三番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
 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
 郡公主治侯領邑其中而藩國大者本州郡連城數十宮室百
 官同制京師可謂極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
 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征伐之憂卒折諸呂之
 讎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然諸侯原本以大東流溢以
 致滋小者漢荒越法大者略取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賁生
 之議分郡縣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其枝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復擅防而藩國自析自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諸侯正表 十六 大東堂

以來分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
 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兵業連七國之
 難抑指諸侯滅然其官武有衛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
 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
 親屬謀逆主於惟嚮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
 短世國純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擇生
 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
 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算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
 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親惟恐在後或延稱其頃德

以求容讎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然始強弱之機明廢成焉
 董用均曰剖分之過失之漢高削弱之極基於景武至哀平之
 際諸侯單弱其能振救矣想見周制之可法
 唐應德曰叙事中累帶議論
 陳大士曰利害昭晰非後世封建論所及
 史記合異姓同姓為一年經國體一篇目而漢初親疎相錯之
 旨明矣周制而為二論者謂無以究天下之大勢洵然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諸侯正表 十八 大東堂

王子侯表上
 大哉。昭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
 土。過制。或儲差失。執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諸御史。
 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詳。名自
 是。支庶。平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鍾伯敬曰。漢意在肯二句。
 律義斷詞。無一元字。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王子侯表上 十九 太來堂

王子侯表下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咸終始。豈非命歟。元始之際。王莽擅朝。
 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旋踵亦絕。
 悲夫。
 劉勰仲曰。誅奸斥僭。語不在多。只非其正。故弗錄二句。一以見
 史筆之嚴。一以見史權之重。世道不壞。賴有此耳。
 分封之典。始於武帝。建元。元始間。王氏擅行封之權。而恩澤不
 自朝廷。世變至此。可勝感愴。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王子侯表下 二十 太來堂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局常不遠，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莫與白。
 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推懷，三年然後西滅。
 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
 功而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
 相陳平、直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滅諸宗廟，刻在有司，始營石
 二千一史論贊。卷之五，高惠高后文功。二上。大東堂。

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
 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卒，靡
 有孑遺，耗矣。周亦少寡焉。故孝宣皇帝憐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賢
 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
 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卿閣，稍益褒微，不絕如綫，善乎社稷
 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季后享共已
 之治，湯法三監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
 能視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德念深矣。成王褒牧

野之克，顧廢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述先
 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受敬終畫，命時備厚，孝之
 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敬其功，無氏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邸之祀，與周並傳，子孫第及，歷載不墮，豈
 無利乎？祖之竭力，故支庶繁，厥迹漢功臣，亦皆利符世爵，受山
 河之誓，存以著其德，亡以顯其魂，實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張封
 者盡或絕夫姓，或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遠，土為惡，緣死
 為轉屍，以往況今，其可悲傷。聖朝憐恤，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
 隨心，出入數年而不省，竊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
 二千一史論贊。卷之五，高惠高后文功。二十二。大東堂。

息，進東布衣，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難，雖盡難，宜從尤功。
 於是成帝復結蕭何、張敖平之世，增修青參、周勃、人，得其宜矣。以
 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盡於孝文，以元功之優，籍
 印雷浪，曰：敘事典雅。

陳大士曰：開基之主，安享王業，佐命之臣，出身萬死，雖有尺土
 之傳，旋受誅責之禍，漢真少恩哉。請此序行，道為之傾，深
 東漢之文去，而都不遠，一時作者率皆質直，開闢而微，婉寓
 得顯道矣。時使然也。此表所稱柱之說，即使同為之，亦何以加
 是矣。其餘雖辭宗諸人，皆健之固，鮮能儔也。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者稱譽夷師。朕詩云。徐方既。春秋列。游子之。許其。慕。諸。夏。漢興。至於。孝文。時。乃有。弓高。翼。城。之。封。雖。自。外。侯。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必。相。周。亞。夫。守。終。而。帝。其。其。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給。矣。後。世。承。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錄。元。功。次。元。

茅用均曰。簡。勳。

楊伯祥曰。非。功。臣。不。侯。漢。令。甲。如。是。其。防。遠。矣。自。周。呂。建。成。之。封。孝。景。始。欲。侯。王。氏。自。高。翼。城。之。封。景。帝。始。欲。侯。降。者。自。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漢紀四 元臣 二十三

大來堂

津之封。而宰相率侯。於時廷臣雖有守約而爭者。竟莫能勝。此豈其勢然哉。所從來者漸矣。周呂建威。以有功不封。然游子之爵。春秋所書。中伯之恩。大雅攸載。後世勞臣寢廢。得據為例。而世主好尚。又各不同。勢之所在。執得而抗之哉。故功臣之外。別有所謂外戚恩澤者。皆得列云。陳大士曰。漢書序論。皆祖子長。頗多豪邁。此獨委蛇。終極。是蓋堅自出機杼也。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然後天下。遂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還存賢。至於不及下。卑。世。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秦。廢秦。草創。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求。其。四。也。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造。隨。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已。遵。業。舊。臣。雖。雖。居。位。互。乎。孝。武。元。功。宿。將。累。會。上。亦。興。大。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時。客。前。代。諸。問。者。老。故。傳。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舉。侯。矣。元。成。之。間。晚。得。股。也。以。備。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外戚恩澤侯表 二十三

大來堂

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也。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執。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紀。色。卒。用。廢。然。是。後。薄。昭。實。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舊。制。之。義。帝。弟。大。雅。中。伯。之。意。寢。廢。博。矣。是以。別。而。叙。之。茅。順。夫。曰。調。方。而。整。已。開。東。漢。後。風。氣。陳。如。崗。曰。諸。表。惟。慮。元。功。易。盡。恩。澤。易。濫。故。篇。中。累。引。祖。制。為。言。主。爵。者。可。不。慎。與。

百官公卿表

易叙安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安義龍師名官
 神農大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勿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
 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補揚
 側陋十有二牧采遠能通禹作司空平水土堯作后稷播百穀禹
 作司徒敷五教舜作士五刑皋作共工利龍益作服虞育
 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
 命夏啟七閼闢闢官制也天官冢宰地官司後春官宗伯夏官
 二十一日是論書 卷之五 百官公卿表 二十五 大東堂

司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使屬職分用於百事大
 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
 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
 九馬記曰三公無官名有其人然後立之卿之於老尹於湯周
 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
 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無
 天下建皇帝之後立百官之制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
 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也亦多虐政遂以
 亂亡故累表舉大分以述古今倫溫故知新之義云

朱知柱曰標格明整而寓意深遠固所取大抵漢初之制為善
 耳
 論歷代官制之沿革是非與然文之極有規可者

百官公卿表

卷之五

二十五

大東堂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傳。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序。記之。然猶著述焉。然則。手顯善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子曰。譬如老幼。為禮與。之為善。則行。欲與為善。則謀。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集對龍述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謀。於革崇侯。與之為惡。則行。二十一東論。卷之五古今人表。二十七。大來堂。

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穀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倫古今之要。畧云。意取勸戒。語本經傳。立言之旨。誠無幾乎。良史。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而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敖首律歷志。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難名譽。徵天下通知律者百餘人。使義和劉歆等典領條奏。書之最。故則其偽。解取正。義者於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初之於氣。物。和之於心。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二十一東論

卷之五律歷志

二十七

大來堂

虞舜治曰。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所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變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教有清濁。協以律。品三光。運指。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核之。此班氏律曆志有見於一本之學者。朱升之曰。律曆之來。尚矣。固所為志。皆取義於劉歆。未之汲次。歆在元始中。詳通曉鍾律。故班氏多舉其辭。然歆之論。又出於太史。以丘有治。釐。豈遺當元封七年。奉詔治曆。改正朔。據夏時。順水德之勝。又方士都問。雜治之後。歆得演其成。說更為推法。邪。然違分律曆為二志。同乃合之為一。蓋以律起曆。義則然耳。

律曆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七政二十八舍之分十母十二子之支子以作事厚生而三統之紀禮樂之制出焉何可以不政也後世書曰太史失職不能推本天元以承統運這乎音樂廢樂祭亦次機祥無所於統儀曰玉勝之推當相續不絕豈知本末老幼

禮樂志

禮樂之為國者一朝夕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而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如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卑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之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並行合為一體喪祭之意舉見則著之於茅社解受登降祀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咏言金石莞其執意而不及其財賄其欲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國固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

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
敗俗廢禮義損廉恥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
軌道百姓素樸獄訟哀息迄草具其條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
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
興太平會實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
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教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皆無一人之欲矣至周末世大為
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
秦之後當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踐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
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
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
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
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
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
恩愛寢薄禍與大臣延及儒生迷亂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
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古
以病去至成帝時被為郎於水濱得古瑟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

大東堂

劉向同是說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能成揖讓之
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於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體以養
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危傷今之刑非
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則則罪則罪則罪則罪則罪則罪則
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祖立堯弦之聞小不
信司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修而就大不修或莫甚焉夫
教化之北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
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
平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能
二千一吏論費 卷之五 禮樂志 三十一

大東堂

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哀周繼秦之餘教民漸漬惡俗
貪饕陰謀不聞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欲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
漢之以禮樂而民和曉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
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謀會而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業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
崩辟雍引以定議及王莽為宰衡發耀眾庶遂興辟雍而果位
海內時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
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延譽立明堂辟雍願宗即位躬
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成儀既盛美

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八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芻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獨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廡。坐堂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鼓。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

五十一樂論贊

卷之三 禮樂志

三十五

大宋堂

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帝拓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始樂已前。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威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器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指至至舞之前。不以樂也。出用樂者。言武不失節。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

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飲。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官。爲。元。廟。背。令。歌。兒。習。吹。以。和。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諱。崇。而。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清。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讀。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品。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八。人。俱。歌。春。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是。時。河。間。獻。王。有

五十一樂論贊

卷之三 禮樂志

三十六

大宋堂

雅材。亦以爲治。迥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然詩樂施於後。明備得有所祖述。晉殷周之雅。傾。上。本。有。城。姜。原。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台。太。公。中。伯。召。虎。仲。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辭。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

○ ○ 刑法志

夫人有天地之氣。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靈。重者也。不才不足以供。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加此其所以為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於敬讓。博愛之德。如衆心悅而從之。成羣。是為君矣。迥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外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慈之性。必

二十一 文論贊

卷之三 刑法志

三十九

大東堂

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植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利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利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利用鞭撻。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罰削煩苛。絕民大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人欲長幼。養老。蕭何為相。

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惠。即伯。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詘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皆許之。俗易更安。其官民崇其業。言積歲。增戶口。寔息。風流萬里。禁罔疏。淵。遺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唐應德曰。刑法。禮樂地理。是國濟意之文。若藝文志。則史所未備。讀漢書者。故獨取於四志。

茅用坤曰。兵刑合一之旨。本之周官。

二十一 文論贊

卷之三 刑法志

四十

大東堂

鍾伯敬曰。論刑法。乃從有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於有欲者。議論既於易理。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需欲爭鬭。相因而起。所以論刑而必合之以兵也。有哉。

贊曰：易稱衆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楹還無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餓，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僕。顧古為之有數，^七起而合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人，及孝武時，國用能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於王莽，制度失中，裁執美權，官民俱竭，此次矣。^七鍾伯敬曰：常平倉為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做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句渥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燕倉治船有勦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當事果便，則望之之為壽昌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食貨志 早一 大宋堂

大和堂

此服矣。不知壽昌之策。料於時勢。以人事之常通。論也。計臣
 濟急之圖。望之也。言原委於理。數以天道之消息。協也。大
 遠之。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
 之謀也。
 曰其次也。又曰次矣。感嘆之意。隱然言下。

曰其次也。又曰次矣。感嘆之意。隱然言下。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返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後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呂萬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漢始自神農黃帝下應曆虞三代而漢得火禹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呂土德間於木火與秦

二十一東論贊 卷之五神紀法 四十二 大東堂

大來堂

周○非○其○次○序○故○皆○不○未○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
時○宜○矣○究○觀○方○士○祠○官○之○變○各○未○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度○以○揀○曰○積○難○直○叙○懸○結○到○曠○時○宜○三○字○該○盡○漢○家○郊○祀○之○制○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脫邪正存虛實潤涸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廟關食禁宇飛流日月薄食彗孛背穴抱珥垂經迅雷風祲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卿之應能是以明君親之而籍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羊順夫曰當與史記天官書參看始詳星占之法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天文志

四十三

大來堂

政失變見思咎禍除天心仁愛人君無有已時而為君者安可無致畏之實事景響之喻家為警切

五行志

易曰天無彗是吉言聖人象之河出圖雖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虞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刻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雉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具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過言曰烏率箕子惟天降謫下而相協厥居於不知其與倫道叙箕子過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田使其五行帝乃震怒弗昇洪範九疇彝倫道叙蘇則殛死禹過嗣興天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叙此武王問雖書於箕子箕子對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五行志

四十四

大來堂

禹得雉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庶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昭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異用六極凡此六十五言皆維善本文所謂天經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茲河圖雖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皆殷道統文王演周易周道散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敘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非知言五行傳

又頗不同是以摠仲舒判向歆傳載睦孟夏侯京房公永李尋
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劉子威曰五行藝文班史補子長之缺
蒼輿古復有見乎天人之際故指畫豁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春秋左

四十五

大來堂

地理志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暨分州。得百
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
之謂也。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
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
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條梁
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
下之地。辨九州之國。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皆有分里。以視吉凶。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百里者。皆曰采。采千八百。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
傳伯。伯存。帝王圖籍相授。而不可同。宣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轉相吞滅。數百年。以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
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
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寸之土。之分。
天下為郡縣。置守令。之苗裔。廢有子遺者。吳漢與司秦制。廢宗
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
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
郡。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是以宋。魏。晉。周。考述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地理志

四十六

大來堂

書○推○秦○山○川○以○錄○為○貢○周○官○泰○秋○下○及○戰○國○秦○漢○為○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
 置○又○五○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
 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
 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
 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四○一○萬○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其○一○萬○第○二○百○五○十○二○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
 川○林○澤○率○不○可○數○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數○定○
 置○四○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五○十○一○吏○論○贊○ 卷之五 地理志 四十七 大東堂
 六十二、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此
 五帝之世而其制系統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
 下壹之序中和狀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代人遷
 徙成帝時劉向累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
 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漢以棟曰漢初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其後劉向累言
 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贛條其風俗班固固之其作地理志叙

置○古○雅○與○為○貢○周○官○相○傳○
 呂○介○孺○曰○情○致○錯○落○視○貨○殖○傳○尤○為○整○密○
 上十一吏論贊 卷之五 地理志 四十八 大東堂

清江志

更書為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我平。水行來舟。為行來
 山行則挽。以別九州。隨山設川。任土作。通九道。九道。度九
 山。狀河災之。災。害中國也。尤。善。是。為。故。道。河。自。積。辰。歷。龍
 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雖。內。至。於。大。伍。於。是。為。以。為。河。所
 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以。數。為。敗。二。渠。以。引。其。河。北。載
 之。高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道。河。入。於。勃。海。九。川。既
 九。澤。既。既。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豫。陽。下。引。河。東。南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言。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五 蘇軾 早九 大來堂

川雲夢之陰。東方則通。漢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
 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蘇。離。蘇。邈。沐。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登。其。利。至。於。它。往。仁。引。其
 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狀。吳。足。數。也。
 晉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知中國。川原以百數。言於四
 海。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之社稷。為。論。斯
 度。以。棟。曰。利。害。二。字。乃。一。志。關。鍵。狀。不。遠。太。史。公。河。渠。之。數。天
 馬。橫。故。而。善。駐。足。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
 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微。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競亂。至秦
 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廣開獻書
 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聞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
 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
 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
 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則輒條其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五 蘇軾 早十 大來堂

向平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校平父業。歆於是總摩書而
 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畧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
 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則其要以備篇籍。
 劉歆總摩書者。七畧。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班固刪而存之。止得
 其六。而輯畧已不可考矣。一序。張勳。典雅琳瑯。可誦。

漢 班固 著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陳勝項籍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居臣固
守而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已舉字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
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
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而舉巴蜀東到齊楚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大東堂

懷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效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蘇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轉統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接綏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閭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
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退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固

利乘便軍到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
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取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
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賴首係頸委命
下吏適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廣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固河為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川以為國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大東堂

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甞隸繩樞之子
叱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什尼墨翟之知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時羅散之卒將數百
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
山東豪俊遂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
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過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紐
腰綬矜不敵於鈞戟長鎗變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勢功業相反何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繁○大○北○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秦○以○函○關○之○地○致○萬○衆○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
 六○合○為○家○穀○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奔○蓋○重○腫○子○項○羽○
 又○重○腫○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有○雖○豪○
 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龍○拔○起○龍○臥○之○中○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攻○錄○羽○
 出○號○為○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終○王○侯○畔○已○難○矣○自○孫○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如○霸○王○
 二○十○一○史○書○卷○之○四○陳○涉○項○羽○ 三 大○來○堂

二○十○一○史○書○卷○之○四○陳○涉○項○羽○ 三 大○來○堂

張耳陳餘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廝後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蓋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
 相滅亡何卿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態也純利之交古人羞之蓋
 謂是矣
 漢以棟曰孟堅蓋勢利之交二句所以深譏之也

魏豹田儋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失黃唐虞之治。尚猶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斯賓。家慕義。倚不能自立。豈非天序。韓氏自弓高後。貴賤益周。烈遠與。趙烈甫曰。無限感慨。

二十六史書

五

大宋堂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滅秦。盧綰。與而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成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于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分三層說去。此勘有情。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三十一史書

六

大宋堂

劉賈劉澤吳王濞

賈曰劉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濞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而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眾。送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罷錯為國遠慮。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史記劉濞世家吳王濞列傳而濞色之者也

劉文

賈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判。甄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應。講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權本之也。鳴序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表哉。指明梓柱以推廣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史記劉文傳中應著向之忠而此贊又極美劉氏之學生也。揚

季布樂布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寡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國危。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

蔡實怡曰。直可作太公史贊。點策一二字。可稱類上三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季布樂布。

九

大宋堂

高五王

贊曰。悼惠之王。齊家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象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謀反。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後以棟曰。此贊叙諸侯先後強弱之異。而漢封之過制。與諸王之自取滅亡。亦因以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高五王。

十

大宋堂

蕭何嘗參

贊曰蕭何嘗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侯征伐天下既定國氏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殷施後世為一代宗臣履流苗裔威矣哉凌以棟曰漢高五載成帝業其所以撫關中安劉氏者蕭之規畫之隨也合傳家宜合史記蕭何二贊成之改秦字為秦字實有金鐵之分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蕭何傳參

十一

大來堂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者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國院良常有方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柱下何側援攘楚魏之間卒建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柱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未時鄒橫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威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何有餘王陵少聰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返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四賢各有所長使知之弗審用之未當安望其功伐如是乎遂到高祖稱量人物之妙手眼高絕豈庸史可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張良陳平

十二

大來堂

樊噲鄒商滕公灌嬰傳寬周繇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驥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銚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後。方其鼓刀僕御。販賣之時。豈自知所願之尾。勅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鄒寄為貴。友夫貴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婦。雖推呂孫。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或無磊落。統有餘地。

十一 史論贊 卷之四 樊噲鄒商 十三 史論贊 卷之四 樊噲鄒商

張蒼周呂趙充任教中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應。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類。頭應何哉。周呂本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中屠嘉。可謂毅守節。然無術學。治與蕭曹陳平異矣。有喻有瑕。曲盡美刺之方。筆法一句一轉。

十一 史論贊 卷之四 張蒼周呂 十四 史論贊 卷之四 張蒼周呂

鄭食其陸賈來處要教叔孫通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綽紳之後聘其知辯註成大業語曰
廟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暮信哉劉歆脫輓輅
而盡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鄭生自
臣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羅篋朱建始名廉直既罪辟陽不終
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
間附會將相以腫壯殺身名俱榮其取便乎
凌季點曰五人皆當時智辯之士而各以缺類成功名以故合
為一傳云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鄭食其陸賈

十五

太來堂

括意深微時若羨慕時若慨嘆各有婉致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視為骨肉
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
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弄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夫刑楚劉輕好作亂通自古記之矣
全用史記之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淮南衡山

十六

太來堂

謝通注被江充息夫躬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謝通一說而喪三為其得不亨者幸
 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譽誅夷不亦宜乎書故
 四罪詩飲青純春秋以來禍敗多矣奇子豎謀桓而晉隱危樂書
 構鄰而晉屬弑堅平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
 建走軍韜諧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盛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
 死皆自小便大錄疎隔視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黃吉甫曰江充以巫蠱危太子息夫以巫蠱危東平以疎隔視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謝通注被江充息夫躬 十 夫來堂
 固之論當矣從來邪說之隔人皆來問而入故居人者不可不
 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文辨洪洞危急是贊中奇觀

石奮衛館直不疑周仁張敞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為石居建侯塞侯
 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居建之將衣周仁
 為始好君子操之
 劉會孟曰片言如約而諸義甚滿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石奮衛館直不疑周仁張敞 十八 夫來堂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雅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惜矣惜親亡欲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惜親亡欲歎語惜運之所未發而所以惜之端與所以亡之故總不出此可稱簡遠之詞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文三王

上

大來堂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興泰治亂之意其言甚通達國雖古之伊管未幾遠過也使時見其功化必成焉蓋臣所害其可悼痛遠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使更施行矣及於文帝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晉國地五所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疎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過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根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茅順夫曰漢策中全編

謹伯敬曰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

二十一史論

卷之四 賈誼

二十

大來堂

忠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遠改數來隨筆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落然歷歷然間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於目前者有驗於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而卿京師梁王行也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今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畫錯筆錯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奏大臣之議其本來終與一切才士

不同讀之愈速愈切愈切愈速惟其心熱意滿氣感語達所以
 人如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絲灌武人詆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詎却以繁單子頌一
 事勝之詎以文士自了真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放禮大臣又若
 為絲灌地者能無愧於賈生邪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
 私如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賈誼

二十一

大宋堂

袁盎罷錯

贊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贊引義慨然遺孝文勃立
 頃達達世時已變易及吳堂說果於用辨身亦不遂罷錯錯於為
 國遠慮而不見身富其父晴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持
 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表其忠故論其純行之語著于篇
 鍾伯敬曰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於應變其二其三皆論
 募民後塞下主於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夷
 攻夷明矣其妙皆在於核蓋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
 難行亦近於欺手畫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於

二十一史論贊
 上告君之道也

卷之四袁盎

二十二

大宋堂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親詔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易
為不能用頗收彼將有激云爾

楊用脩曰姜婉似史記
陳許庭曰班氏一書闕其脾字皆流金望之華樞其隨章亦是
昆明之竭寧第以千門萬戶為西京之雲光乎若此短製是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張釋之馮唐 二十三 木末堂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贊曰春秋魯城孫連以權諫居君子以為有後賈山自下刺上鄒
陽枚乘將於危國然卒先利戰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
為逆為世家宜哉

首尾呼應貫徹局勢巍然中間都以陳說點綴事合有眼目有
脈絡文之極精密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賈山鄒陽 二十四 木末堂

寶嬰田紛灌夫韓安國

贊曰。寶嬰田紛。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通。紛負重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煞。歟。斯歟。我以韓安國之見。范臨其勢。而顯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序詞致錯落。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寶嬰田紛

二十五

大宋堂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免。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禍。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與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執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董用均曰。惟係於習俗。是以驕淫失道。惟驕淫失道。是以至危亡。辭簡而意錯綜。有味乎其言之也。意則激昂而雍容之度自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景十三王

二十六

大宋堂

李廣蘇武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凌以棟曰。替中惜陵而與武。其不滿陵之意。於言外見之。徐永澄曰。士大夫皆為李將軍流涕。所以深致恨於青也。

陵畏死降虜。又欲說降武。以分謗。其人品可同日語耶。稱武為志士仁人。而以頑宗罪陵。持論極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李廣

二十七

大宋堂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欽。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願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寧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適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庠序。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冀篤論君子也。以欽之言為然。

張泰先曰。只以劉向父子孫語相較。不自下一斷語。而新意已備。奇妙。

做太史公霍衡贊體。即劉子玄所謂跋論贊。而自見者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董仲舒

二十八

大宋堂

公孫弘卜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齊遠達羊豕之間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父安存庫充
 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焉異人出卜式拔於易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棄持版築飯牛之
 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傷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
 建石慶賢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歸安國鄒當時定今則趙禹張
 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阜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公孫弘卜式 二十九 大宋堂

歷數則唐部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素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磬其餘不可勝紀是
 以興造功策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略洪業亦講論六
 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而吉于
 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鄧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
 也

劉彥沖曰鄧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真然所

行多詐非汲黯比史遷作汲黯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
 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史道降曰因三人而推論漢時得人之盛贊中變格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公孫弘卜式

三十

大宋堂

張湯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光。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獄。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後遂滿而不送。質之陰德。亦有功云。蘇老泉曰。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其惡惡也不亦立而寬乎。茅順甫曰。班掾出湯於酷吏。其雅意亦在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張湯

三十一

大東堂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範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絕。純述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徒。莫餘反也。自謂著述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去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闡雖之見微。非夫淳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隨。朱博鼓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後以棟曰。孟堅與欽而少業。不如業不事權貴。較之附風者不猶賢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杜周

三十二

大東堂

鍾伯敬曰。王氏取漢漢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有杜欽谷。先者起。始暗貳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歡。王氏之俗。以俗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間掩其目。以制漢之教。嗚呼。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為王氏取漢。遂莫有工於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付世何敢。後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地。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說。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

心○懇○求○退○說○使○勿○退○者○歛○也○鳳○不○懇○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並○
元○來○寬○之○鳳○又○懇○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
以○為○寬○而○漢○益○不○可○為○矣○史○稱○歛○深○博○有○謀○優○將○不○仕○以○壽○終○
歛○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已○而○甘○以○其○身○為○傑○大○耳○

司馬遷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虞
允下託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
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金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
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託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
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世周 三十四 大東堂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盜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
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
知自全飽隨極利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董用均曰褒貶折揚三致意焉得太史公法
嗚呼數語匪識遷也固亦罹黨美之禍其意以才同而遭遇亦

同無限鬱憤說此以自寫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三十五

大來堂

武王

贊曰。武王。蓋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完之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為。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庚。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絕。者。不。可。勝。數。及。至。盡。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背。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泰。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燭。火。也。弗。敢。必。自。焚。信。之。也。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三十六

大來堂

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幾。而。興。繼。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在。情。章。太。子。之。克。于。秋。封。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龍。原。因。哀。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鍾伯敬曰。五。盡。之。禍。中。於。骨。肉。班。氏。以。為。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同。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遠。悟。之。言。

劉。勰。仲。曰。全。以。慨。嘆。為。風。神。

嚴助未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賈捐之嚴安贊曰詩稱戎狄是膺剝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威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倫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充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鍾伯敬曰太子體不安苦思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趨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今使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嚴助未買臣

三十八

大來堂

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態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情之外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遠多端不名一行應詩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蔽德似隱非夷莽而是抑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說時不違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遠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曜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東方朔

三十九

大來堂

茅順夫曰漢書贊此篇第一董用均曰范曄稱漢書不激說此部朔為滑稽之雄政見其不激詭處

鍾伯敬曰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始侏儒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後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志朔侏儒發之朔陳農戰疆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朔立諫皆擇其大者徐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主名者哉不屑屑然

以諫立名。此朝之所以不妨於游戲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秦方朔

四十

大宋堂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祈楊敞惲蔡義陳萬年鄭弘
皆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張
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即
史大夫弘羊以為此通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盧江太守亦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
賢良文學之議其手吾所聞聞汝南未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
駭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後六十有餘人或聚闕庭舒六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公孫賀劉屈 四十 大宋堂
觀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忠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辭者
聘其辭斷所為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
逆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吏無之節然
憤懣讓公卿分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素大夫據當世合
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
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隨
其性以及欲索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
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後何足選也

凌以棟曰：贊以鹽鐵議發論。自千秋傳中得來，彼開其端，此竟其說也。

孫月奉曰：不評諸公，却只述鹽鐵一事，亦係變格。然固是子長家數。

鍾伯敬曰：陳萬年性剛，諸死，召其子成，告教。至夜半，成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兵曉所言，大意教成，謝也。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留，晨夜乃過。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休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備樂侯人，信乎遠任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孫賀劉居 四十二 大來堂

濟其術，恐夫。

楊王孫，建朱雲梅福六散。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黨，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新開，遂從所好，金性市門云。敬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鍾伯敬曰：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忠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亦塞華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楊王孫胡建 四十三 大來堂

霍光金日碑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謹形於主受
 綽之託任漢室之寄常廟堂之尊幼君推然三外上官同權制教以
 成其志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
 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
 專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
 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魯晉國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碑考狄
 亡國竊虜漢庭而以篤敬肅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傳國後嗣世
 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同賜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霍光金日碑 四十五 大東堂

姓金氏云

張南軒曰後之儒生如班固輩盛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
 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燦然當大事屹如
 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
 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主
 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常觀其大節先取
 其所長而後議其所短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當德之要不然
 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鍾伯敬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為漢所獲遂與霍光同

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先萬倍何止為慎也嘗
 怪武帝連年代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碑為社稷臣奇甚昆
 邪率眾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
 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王龜壽曰褒貶光處極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霍光金日碑

四十五

大東堂

趙克國卒慶忌

晉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鄢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劉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都上官桀趙克國吳武康襄休道卒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就迫近羌胡民俗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當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歡譁憤慨風流猶存耳

張南軒曰漢將校當以趙克國為眾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趙克國

四十六

大宋書

也克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越之事則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遠度顧馳至於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應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克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可助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我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克國任閑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國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權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家拔出倫萃予謂克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開

四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羊胃當在其下

風耳評要典雅如讀百將傳如按九邊圖如攷風俗譜如聆衆聲歌使人神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趙克國

四十七

大宋書

傳介子常惠郎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北郡鄯吉建都獲之說范
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畧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康褒以恩信
釋郭奔以康平恭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勇不自收
歟辛用固窮議者聞之故備列云

鍾伯敬曰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
義更正謀慮更遠然郅支與樓蘭同為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
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為一後遠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為名
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傳介子常惠

四十八

大來堂

有紀傳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使倖捷取於一擊以為
奇者新單于肯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費第書千古快事然
在介子則為功在湯則為罪者介子之性霍光白遣之而湯以
便宜行事故始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
同心羅織惟恐不容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
害直衛經術宰相甘心為石頭出力排擠不立於下微論已不
已善哉乎劉向為湯上疏曰劉校尉湯承聖旨持神靈出百
厄新郅支之前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
可恃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以湯奪爵為士法千

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百餘謀救日不決天

生此一事為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喚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
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膝不能屈中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
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迴死如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
元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臣衛軍立其前聞且見之
其視顧汗背何者鐵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
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徵使遠湯一生熱名竟以此結局總之
湯才畧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為奸臣借口不
出於此然前新郅支使料烏孫延臣中國不能舍湯而別尋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傳介子常惠

四十九

大來堂

不貪者代之祭形廉將也先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為將者亦何苦
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餘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為人代
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
若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戾之盛當為王莽行
其私辱孰大焉

馬不疑說廣平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馬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終始可述。說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始之衆。亦其次也。平定國父子。東歸。皆獄為任職。臣
 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追適有耻。彭宣。見陰而止。異乎苟患失
 之者矣。
 東語已見大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馬不疑說廣

五十一

大宋堂

王貢兩龔鮑宣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龔
 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
 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王漢興。將相名臣。懷操
 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
 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踴焉。貞而不
 讓。薛方近之。郭欽。薛劭。好避不汗。

溫公曰。王莽篡龔。存實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初以漢威重。轉而
 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黃帝之語。譏焉。未聞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王貢

五十二

大宋堂

有為耕之者也。可不大家與。
 薛方。薛樹之流。漢高士也。附於他傳。僅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
 萬餘言。何評畧之失中耶。

章堅

司後掾班彪曰。漢承七秦絕學之技。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舊滌。貢禹較宗廟。匡衡改都。此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對敬博而為矣。凌以棟曰。此贊止論變制一節。主意在同時施宜上。博而為是。西京本領而孟堅尤為近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齊賢

五十二

大宋堂

魏相兩言

贊曰。古之制名。必錄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說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何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顯序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室庶序哉。

鍾伯敬曰。古題微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為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故時才相也。微帶陰刻。巧而善官。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魏相兩言 五十三 大宋堂 議論正大。庶恭肅謂相有體。傳相業亦有體。得之矣。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若乎易○春秋然子○贊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然子○贊曰○夫
推陰陽言災異者考武時有董仲舒○始昌○臨宣○則佳孟○丁侯
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四終○術此其納說時
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說○依託象類○或不免子
隱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固執○睦孟○談戰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
戒也○京房○匡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憐怨○臣罪革不旋踵○亦不
審以失身悲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莊公夏後始昌

五十四

大東堂

鍾伯敬曰○安吳之對○以一端為合○大道之儒○所以務晚其言○不
專其旨○
多否○少可○大意在起手數語○便已說達○以下總叙而分結之○只
是申明傳旨○唐戒凜然

趙廣漢尹翁歸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延壽張敞為商傳王尊楊
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屬善所居移風○然皆奸上不
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繁已為近世表○張敞衍行○履忠進言○錄
節儒雅○列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靖之名○王尊文武
自將所在○必發謫○說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到直守節○不量輕重○以
陷刑戮○妻子流遷○氣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趙廣漢

五十五

大東堂

鍾伯敬曰○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
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其能及才○能可強精神○不可強也
劉康侯曰○裁制叱咤○情致斐然
瑜瑕不相掩○褒貶因之有合○節之美○無失實之辭○人倫妙鑒○王
堅之謂歟

蓋寬饒請為堂劉輔鄭崇孫寶母將隆何註
 贊曰蓋寬饒為司徒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
 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請葛劉鄭雖云狂
 有異志馬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逆然母將汗於冀州
 孫寶抗於定陵况俗人乎何註之即亞尹翁歸云
 林以棟曰諸人皆以劉直名故贊詞引劉直二字以實之
 意概翻齋制斷悠然起伏斷續之際真測其所以斯稱心手相
 得之文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居位將相稱所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陳
 開諛邪構之卒為便嬖宜堅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抗
 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巨也

凌以棟曰辭簡意足
 鍾伯敬曰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
 霍氏不無私却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密望
 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敵排霍氏在光
 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陰望之固君子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卿侯參。勒躬履。方擇地而行。丁謂。洪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說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官刑。中生維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弟亦云悲矣。岳。彞收曰。報不酬功。位未稱才。奉世。野王。良可任也。贊置不道。而獨致意於參。境死一節。豈獨昭赤廟之鑒。亦所以勸高明之思。寓意深遠。

出入經文。亦云風雅矣。然釋其志思。又何楚激也。合刪伍江息。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馮奉世 五十九 大宋堂

夫諸贊讀之。則河水青蛇之什。未為詳也。

宣元六王

贊曰孝元之後。備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漢陽惡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始言天絕。後言人敗。大可恭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宣元六王

五十九

大宋堂

宦衛張禹死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宦衛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體藉可也。然皆持標保位。被呵使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鳥能勝其任乎。

孫月峯曰。語婉刺深。甚可誦。

陸玉井曰。孔光爭定陶三朝。及傳太后尊號。議論差強人意。宦衛之附石顯。張禹之黨王氏。經術大臣至此。亦可羞矣。替中持標保位四字。說透此輩溫飽俗情。俗之為害如此。武黃庭堅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宦衛張禹

六十

大東堂

言臨大節而不可奪。真不俗人也。可謂千古快論。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青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責家久。然至於莽。亦以廢國。王商有劉歆。廢黜以受元。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漢。則主操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應房。闔入卧內。權至誠。化顏色。勸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貴後凋之貴。哀平廢會。禍福速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王商史丹

六十一

大東堂

羊顧夫曰。大都華之選而淳客不趁。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遲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矣。王商問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持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不亦晚哉。傳中不及此事何耶。

薛宣朱博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座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託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陷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而人皆非宰相才。德業不彰於世。而有愛陳之譏。所以致戒人君。擇理之際。不可不慎焉耳。詞氣高朗。有聲擊之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薛宣朱博

六十二

大宋堂

翟方進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威矣當葬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責育。真益於敬。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鍾伯敬曰。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為。節節皆錯。此楊玄成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意氣感憤。使人學業而歌。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翟方進

六十三

大宋堂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下傳云孝成時故杜鄴
敢憊丁傳而飲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飲欲把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中伯以阿鳳陳平阿
於車騎指金大以求合可謂諫不足而諛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
三人迨之矣

陸伯敬曰班氏每於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特教語物盡
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請來覺有精神作史者
於此等處看得不如比深遠遂勾成文此鈔謄手也有何關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谷永杜鄴

六十四

大東堂

語語判骨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事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
之作外內咸服蓋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莽障江河用
護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褒貶故曰後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孫月峯曰收語有不羈之味范史多用此法
師丹與傅喜俱議傳后稱尊號不肯阿順於大臣之義甚正即
後然何愧而為王莽所褒顯成一純足真不幸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何武王嘉

六十五

大東堂

楊雄

贊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稱位容貌。不能動人。故其書者。老時著虛無之言。而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行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時君。更聞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議。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備春秋吳楚之君。備統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楊雄

六十六

大東堂

為非以為雄不得已之作也。雄領新莽之德。正能美於莽。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開闢以來未有者。其以之戲耳。使雄善。使任撰。符命稱功德。以徵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謂如是哉。其論漢是子。謂朱子弄大夫之書。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於求之強之者耳。
鍾伯敬曰。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請極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稱位容貌。不能動人。故其書者。老時著虛無之言。而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行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時君。更聞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議。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備春秋吳楚之君。備統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不能至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為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冷。是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楊雄

六十七

大東堂

儒林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勅以官攝。託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文業蓄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物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逐禮。古文尚書。所以同羅遺大。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茅順夫曰。按漢當秦燔經後。廣立學宮。以開六藝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雖以明經顯。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儒林

六十九

大來堂

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蓋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判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論儒林為楚祿利之路。上以是為勸。下以是為戒。應言外之感。甚深。

循吏

漢興之初。及秦之歟。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民作畫一之歌。孝惠無橫。高后女主。不出房閨。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執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循吏

六十九

大來堂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同猶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句如。御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雖不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難。雖自靈光亮後。始躬萬幾。屬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親親見問。觀其所繇。還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過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

至國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此為
 威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殊王成貧窮失邑棄逐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禁穰元見奉祀此廉潔廉德讓君子之遺
 風矣

張泰先曰竟以漢興起論而京一代吏治詳略可覽

酷吏

贊曰自鄧都以下皆以酷烈為嚴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辦當否國家賴其便雖為法守正
 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同謀事業復以耗散九卿奉職
 故過不給何暇論純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
 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原者足以為儀表其行方者方墨教道壹
 切禁茲亦實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不稱其位者多即不酷何益有無限議可在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
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幾
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
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鹽貨殖諸材幹
芻蕘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草木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計樹未登置網不布於墾澤鷹隼未
擊罾弋不施於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莊蕪澤不伐天緣
魚麋不成有常禁所以順時宜氣蓄阜康物福足功用如此之備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貨殖 七十三 太末堂

且歎責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宜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割據并極大夫山節藻梲八伯舞於廣
微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氏多穀不足而貨有餘賈賈至乎恒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
闕異政家沐俗者欲不制備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士
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通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貨實而要名姦
大犯害而求利莫救取國者為三公國奪成家者為雄集禮誼不
是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為編戶聚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貨殖 七十三 太末堂

雖為僕庸猶士恒色故夫飾變詐為在執者自足乎一世之閑守
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錄法度之無限也故利
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茅順夫曰班祿傳貨殖而推本於國家之經制所見出太史公
之上一等矣
孫月琴曰此叙是矯子長之論論甚正然子長亦律孟堅嚴格
客雅近世所謂廟堂館閣之文大都本此
貧富之閒感哀之辭太史公為景耽孟堅為雷沛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謀近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欲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椎閭里之俠石

卷之四 時狀

七十五

大來堂

黃東發曰此等豪傑欲使人不愛之重之勢不可得欲不使人
死之亦不可得班氏議太史公退處士而逼奸雄此又何說也
劉會孟曰叙甚嚴正有本末一反子長然為子長立言甚難
古之正法以下一段收前總論語有抑揚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子之氣。觀諸國野蠻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這不緣道位過其任，莫能自給，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雲兵，主疾無嗣，大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抗，一朝帝崩，大臣擅命，董賢繼死，丁傅流放，事及母后，奪位幽廢。皆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者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鍾伯敬曰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後事傳

七十五

大來堂

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倭倖手段不然二帝
雄主寧可以無故取邪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關中人
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為趙高
用心觀顯之才亦近於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
遲耳

陳大士曰○即無董督無救王氏雖有二孺鄧韓論人不為高惠
文武禍也○賢亦不幸而事位衰帝者矣○

句奴

贊曰書我蠻夷猾夏時稱戎伏是膺春秋有違守在四夷久矣
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選籌策相與爭於
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帝時賈誼晁錯
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言征伐
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自奴之終始也夫規事建謀不國萬
世之圖而愉情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
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揚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句奴 七十六 大來堂

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
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無寒露之野逐草隨畜
射獵為主隔以山谷靡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
獸畜之不以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
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
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益聖王
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唐應德曰漢書大文字

孫月峯曰文勢甚跌宕有起伏是孟堅最得意之作此篇機軸
與子雲不受單朝書彷彿相似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句奴

七十六

大來堂

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
身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漢王。漢誅西南夷。徇滇復寵。及東魯滅
國。還衆。蘇王后服等。建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
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而粵越發於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運世
富威。動衆成功。然已勅矣。還觀大宋填撫尉陀。豈古所謂招撫以
禮懷遠以德者哉。
復以棟曰。不滿五臣之意。溢於言外。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西南夷

七十八

大宋堂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薰從。而國結黨南越。通表河西。列
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越。月氏。單于失援。由
是遠遁。而塞南無王庭。遺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
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賂犀布珠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枝。則
開牂牁越。為開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
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照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
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方而至。於是廣開上
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祚。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 西域 七十九 大宋堂

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儀。聚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河池。肉
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錫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
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
足。地權酒酤。笮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箕豆車船。組及六畜。民力屈
計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赭。杖
斧。斷新於郡國。然校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
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無阮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而

域諸國各有君長。兵來分弱。無所統一。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
能得其馬。畜游。而不。能。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
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
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同。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而。或。周。公。之。讓
句。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共。亦。何。以。向。茲
陳。許。延。曰。此。贊。如。象。龍。汗。血。就。踏。生。風。蔚。宗。西。域。論。亦。馮。夫。人
之。錦。節。也。

二十一東錄贊 卷之四西域 八十一 大東堂

鍾伯敬曰。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軍法脉絡。井井然有成局。
于胸中。文甚簡妙。開整。不亂。不擾。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
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元。王。衛。曰。孝。武。之。威。開。關。以。來。中。國。未。有。也。輪。臺。一。詔。切。遂。禁
戒。以。示。不。可。為。法。於。後。世。耳。豈。知。聖。人。之。心。哉。
讀。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使。人。主。好。大。喜。功。之。念。渙。然。冰。釋。

外威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
女。寵。之。興。絲。至。微。而。體。至。華。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
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威。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
然。其。係。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昭。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婦。王。仲。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辱。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罷。遣。
是以。能。全。其。餘。大。者。亦。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什。事。豈。亦。備。矣。
黃。東。發。曰。班。氏。以。外。威。列。句。奴。之。後。非。以。漢。世。外。威。之。禍。慘。於。
句。奴。歟。既。獲。以。孝。元。皇。后。利。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

二十一東錄贊 卷之四外威 八十一 大東堂

馬。子。亦。可。悲。矣。
楊。用。脩。曰。文。約。而。又。度。自。中。

元后

司後操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夫世世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應漢四世為天下母舉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皆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黃東發曰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雖不同要亦同趨於覆其族吁可懼哉孫氏曰立論好傳中全是發明此意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元后

八十二

大東堂

元后自為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趨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邑取仁而行遠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應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陰於禁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滿天虐民窮山極惡嘉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驚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心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王莽

八十二

大東堂

外情慈遠近供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墟發掘害徧生民事及朽骨旬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變殊塗俱用滅亡皆元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詭聲餘分閭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董用均曰此贊作兩截看莽之篡逆及莽之受禍議論正當文詞古雅漢贊之絕唱也

鍾伯敬曰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氣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勝識權畧皆有絕人處觀王莽

始末一往。既獲機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
 閨塾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強發夢之說也。其面目則優伶之裝
 塗而登塲也。所為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詭媚女三而
 軍衛登極。以然。太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
 為始終。可笑。可厭。可惡。若多。不知何以還有天下也。蓋其諸
 父尊。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雖老。為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
 谷永張禹之後。為之羽翼。遂使漢之君臣。恬不為備。垂成而
 莽承之。如故家傳範。子孫肩隨。隨地垂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
 漢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痛。遂。宇。整。扁。深。鑄。使。難。者。先。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十五

八十五

大東堂

之。事。失。開。發。其。中。之。所。有。重。傷。皆。能。負。起。而。去。及。其。取。非
 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梓。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
 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觀。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
 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也。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叙傳

國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藉。故雖堯舜之成。必有典謨
 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魏魏乎其有成功。煥乎
 其有文章也。漢紹先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遲迷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開而不錄。故援
 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
 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窮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
 志傳凡百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四十五

八十五

大東堂

綜其行事三語。將作史。要領。說盡矣。

後漢書

後漢書小引

范以良史自負盡變班馬之例進諸侯于帝紀增百官于書志而邵遠良之詳屬行鬼山之備亦云勤矣劉知幾曰范史簡而且明疎而不陋殆與葉氏整齊精深之議相符合所謂置身作者之地而本末始尾或迥以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論實武何進之誅中奄為違天理論張審班勇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耻之蔡瑛于列女志王喬之飛鳧記左慈之鳴羊而藝文志又缺而

後漢書小引

不錄焉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詞佻巧失史之體陳氏亦以前後有贊為贅以余觀其與甥侄叙作者之意體大而思精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未可以臆為軒輊也及讀樓陽叔東漢詔令劉駒駱東觀漢紀多有范史之所未載者袁宏剪其穢而作東漢紀讀者為之驚走者為之倍洵然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	飛仲	姚選	子	沈	琦	韓	來	敘
豫章	朱	建子	原	公	北	地	朱	壽	都
武林	陸	鳴	時	夢	明		公	泰	
後漢書							蕭	殷	曆
本紀									
光武									
明帝									
章帝									
二十一史論贊	後漢書	目錄							大宋堂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皇后紀									
郭后									
鄧后									

后紀總論									
志									
律曆									
禮儀									
祭祀									
天文									
五行									
郡國									
百官									
二十一史論贊	後漢書	目錄							大宋堂
典服									
列傳									
劉玄									
王昌	劉	永	張	步	平	憲	彭	寵	盧
陳蕃									
公孫述									
荀	王	續							
李通									
朱	歆								

鄧禹	鄧訓鄧騭	寇恂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	臧宮	耿弇	耿种	祭彤	二十一史論贊	欽定四庫全書	三	大宋堂
二十八將	賈融	賈逵	馬援	卓茂	宋弘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勗趙壹牟融韋彪	宣秉王良					

杜林	馮衍	鮑永	郎顗襄楷	張堪廉范	樊宏	朱浮	周章	梁商	二十一史論贊	欽定四庫全書	四	大宋堂
曹爽	鄭玄	鄭興賈逵	張儉	桓榮	丁鴻	張宗法雄廉範馮規度南陽郡	劉般	班固				

第五倫

鍾離意寒朗

東平王東海王

朱模

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朱安

郭躬

陳寵

二十一史論贊 後漢書 目錄

班超

應奉應邵姜延徐璜

王充王符仲長統

孝明八王

龐參橋玄

崔駰瑗實

周黃徐姜中屠傳總論

黃憲

周樊黃憲徐恢姜肱中屠傳

楊震

章帝八王

張皓王襲

李雲

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二十一史論贊 後漢書 目錄

荀爽

陳寶

李固

吳佑史弼

盧植

皇甫規

張奐

陳蕃

王允

黨錮	李膺范滂	張儉	郭太	竇武何進	孔融	荀彧	皇甫嵩朱雋	董卓	二十一史論贊	劉虞公孫瓚	袁紹劉表	劉焉	袁術	傳	循吏	酷吏	宦者	儒林
									後漢書目錄									
									七									
									大史堂									

文苑	獨行	方術	樊英	遼氏	高鳳	列女	東夷	南蠻西南夷	二十一史論贊	西苑	西域	南匈奴	烏桓鮮卑	後漢書目錄				
									後漢書目錄									
									八									
									大史堂									

二十一史論贊後漢書

宋 范曄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光武劉姓名秀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之後都洛陽

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遂獻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應運中衰當再受命於赤龍改稱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款牒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光武 一 大來堂

氏以錢父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又為白水真人漢書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門四氣佳哉鬱鬱葱葱狀如起兵運舂陵遙望舍南大光赫狀屬天有項不見物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於三者受命信有符乎伯阿以乘時觀而御天哉

經伯阿曰此論補傳中所不及通國多有之史漢高帝本紀亦引雲氣以著其意而此通稱符瑞不及行事正見王者得天非臥鳴魚鼎可假託史家主意深遠豈會奇好怪故神其說讀者當善會之宋楊誠齋有論妙絕千古

明帝初名陽更名莊光武少子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偏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微得情釋居前代十二公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後離意宋均之後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陳明卿曰可謂得情修卓清遠儼如懸崖秀竹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明帝 二 大來堂

章帝名熹明帝子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敬明帝。肯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漢元元之貴。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製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往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協乃舊輔。克諧尊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焉。乎。懋哉。

陸御天曰。范史請論其秀。運萬永之致。較前史又為開新。

妙在字字貼著長者一結。更出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章帝

三

大宋堂

和帝名肇章帝子

仰中興以遠。遂於永元。雖頗有荒。然。而。俱。存。不。接。是。以。齊。民。歲。耕。關。土。世。廣。偏。師。出。塞。助。漢。北。地。空。都。獲。兩。擒。則。通。譯。四。萬。並。其。遠。三代術長前世。朕。朕。去。來。自。有。數。也。數字妙。全好功喜事之人。短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和帝

四

大宋堂

安帝名祐章帝孫

李安○稱○尊○事○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徽○勝○服○元○念○政○道○朕○令○自○房○帷○威○不○遠○達○始○失○振○統○總○成○陵○微○遂○演○計○金○校○官○移○民○逃○寇○推○舊○台○衛○以○答○天○青○既○示○哲○婦○亦○推○家○之○素○矣○
孫○月○奉○曰○意○妙○
結○語○有○趣○有○味○

二十下史論贊

卷之五 安帝

五

大宋堂

順帝名保安帝子

古○之○人○君○離○幽○故○而○反○國○詐○者○有○矣○梁○不○矯○鑒○前○違○實○識○情○為○無○忘○在○外○之○憂○約○能○中○興○其○業○勉○夫○順○朝○之○政○殆○不○朕○乎○何○其○微○解○之○多○與○
陳○明○卿○曰○寂○要○在○知○人○
語○語○警○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順帝

六

大宋堂

桓帝名志章帝曾孫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瑟。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恭。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妹。梁。翼。奮。威。怒。天。下。獨。企。其。生。息。而。五。邪。期。虐。流。衍。四。方。非。忠。賢。力。爭。展。折。亦。不。可。得。已。抑。揚。盡。致。

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桓帝

七

大宋堂

靈帝名實章帝玄孫桓帝無子迎立之

秦本紀說趙高請二世指廢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殺。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徒。哉。鍾伯敬曰。韻。簡則盡。有則宕。

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靈帝

八

大宋堂

獻帝名協帝少子

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於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而運者。此亦窮運之變乎。天獻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直運左國。漢漢寒缺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獻帝

九

大宋堂

皇后紀

即古稱主幼時難。王家多難。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聽。惟秦漢太后始攝政事。故漢侯權重於昭。王富於藏。國漢仍其勢。知惠英。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中。委事父兄。貪孩童以公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遠。利深禍速。身犯露臺。上蒙嬰繯。終於園軒之下。淫滅連踵。傾輶繼路。而赴陷不息。然則為期總陵夷。大運淪亡。神實詩書所歎。豈同一概。按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統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別傳。其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鍾伯敬曰。臣所刻向杜欽諸論。前史載之詳矣。此又敦倫而整理之。可謂裁約於博考者矣。

吾簾篇不得已。何至同以為利耶。此論提喝處。一字一汗。義例詳慎。具見篇末數語。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皇后紀

十

大宋堂

郭后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榮替去來之甚者。必推寵戚。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離情暫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離恩心。妍狀愈歇。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哀離見。恩意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威。至乎東海。還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古乎。鍾伯敬曰。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筆。相可。恒作女子。狀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却不出此。凡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郭后 十一 大來堂

世間大度量人。即大權術人也。前幅描盡世情。頗見詼諧。東廣又極蘊藉。久情變動至此。

鄧后和素

鄧后稱制。終身藉今。自執術謝前政之良。身開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欲難於虛。直土懷德。懋書於表。魏借之侯者。珍其或我。恥而遠光之。三柄有趨。逸乃名賢。戰屏使孽黨。進哀致之。來。為有微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郵惠。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閨門解事。愛極微。見則謝罪。將杜根違誅。未位其誠。乎但漢田之牛。奪之已甚。孫月琴曰。蛇而蛇。

鍾伯敬曰。鄧和素與馬明德。明慧畧同。其森然典則。皆從學問。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鄧后 十二 大來堂

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着着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介懷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公於權勢者也。錄之善。官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舍。俗弄孫和素。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素。原委故自不同也。琢鍊已極。瑣瑣乎有金石之音。

后紀總論

漢世皇后無諡。同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稱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趙以德為配。至於賢惡。優劣。混。同一貫。故馬實二后。佛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舊王承統。以。延尊之重。特為其擇。如恭懷孝崇之此是也。初平中蔡邕始進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鍾伯敬曰。總叙不復置論。

簡則明。煩則深。后同帝。趙場。無不磨。加之。既。後。修。臨。聞。於。實。不稱。又何取焉。篇中深致不。意。議。甚。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后紀總論

十三

大來堂

律曆總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極。皇極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數。稱久。豈於黃帝。班示。父。章。重。黎。記。註。象。應。符。名。始。終。相。驗。準。度。進。元。乃。立。曆。數。天。難。誌。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既。作。不。通。用。統。聖。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不。虞。用。戊。千。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秦。用。庚。子。漢。興。承。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述。太。初。前。世。一。元。得。五。至。金。康。成。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劉。宗。帝。元。和。施。復。疏。閏。淑。能。術。者。謀。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五。律。曆。總。論。十四 大來堂

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追於曆。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皆開其說。而共。元。與。緯。同。則。或。不。詳。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疎。同。不。立。於。元。元。和。元。平。中。議。郎。蔡。邕。即。中。劉。洪。補。續。律。曆。志。能。著。又。清。漢。律。律。法。能。為。算。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精。博。通。述。數。畧。舉。是。以。集。編。為。上。下。篇。故。續。前。志。以。係。一。索。孫。月。奉。曰。有。意。焉。古。明。簡。用。顧。元。孝。史。漢。然。筆。力。終。拘。而。不。暢。唐。表。臣。曰。元。緯。既。客。之。始。前。所。未。志。

禮儀志

大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格下。陳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就末節言之。然自切實痛快。

十一 史論贊 卷之五 禮儀志 大末堂

祭祀志

論曰。誠文仲祀爰居。初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於王莽。與祀或有未備。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禘除非常。祫復舊祀。於之前事。遺珠矣。當歸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即五帝始有書契。至桀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此初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即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延祚。則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初亦好儒。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竊誠天道。難不虔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性有積範。用陶範。檢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儀宗夏原周室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鄴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禍罪由身。蓋亦証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如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有異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氣。給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此太甚。乃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十一 史論贊 卷之五 祭祀志 大末堂

鍾伯敬曰自是持正之論

祭義甚廣祀典非一獨取詩泰山反震著論蓋有梁松一既又字在胸中作証耳要之天道質誠帝王在德立義已不可朽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祭記志

十七

大東堂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至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舍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漸太微。宿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有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倫矣。三皇造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紀慮。五帝垂拱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閼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聖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天文志

十八

大東堂

唐虞之時。黃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五成。周之史佚。荏弱。宋之子韋。楚之唐。蔡。魯之梓慎。鄭之裨冠。魏石中。未齊。國甘。公。徐。掌。天文之官。仰占術。視以佐時。政步。樂。捷。散。通。洞。密。至。採。福。之。厚。觀。成。敗。之。勢。秦。趙。詩。書。以。惡。百。姓。六。經。典。籍。成。為。灰。炭。星。官。之。考。全。而。不。毀。論。秦。史。者。始。皇。之。時。望。字。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闕。於。宮。中。見。其。廣。亡。之。徵。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授。子。遷。以。世。禁。氏。之。法。為。太。史。令。通。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星。極。之。論。以。參。注。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初。馬。續。述。天。文。志。今。歸。漢。書。作。天。文。志。趙。王。箕。居。攝。元。年。迄。孝。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其時星辰之變彗象之應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不見過人處只化由自然民不犯惡八字可想古初盛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天文志

十九

大宋堂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
泰山太守應劭於
事中董已散騎常侍樊周註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
前志六
簡而不寂寂有筆意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五行志

二十

大宋堂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載法度草創畧依秦制漢嗣因循至
 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為武帝多所改作朕躬奉廢
 財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錢
 帑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
 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宣牧民之
 憲既至又其有孟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今王隆作小
 學漢官篇諸文何說較畧不究雅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
 置官本末記於王莽差有條貫然考武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百官志 二十一 大東堂

世祖節制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凡
 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固遺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孫月華曰吳周權遺法雖不若彼之古鍊有精義然自不蒸靡
 沈天如曰韜鋒囊穎漸近自狀

與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
 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遑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
 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
 母則而奉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
 宮室上棟下宇以庇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
 煩相與起作與輪種換車衣以尊嚴之所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
 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親身以為之盡其情也柔世以祀之
 明其功也是以泥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與服志 二十一 大東堂

者必察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
 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適若道自然莫知所謝
 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
 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
 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遠或者辭
 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運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
 左纁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氏黼黻文繡徐記
 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德也及其事未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
 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責以等相繼以質相賂以利天

下之禮配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散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偉大武。大夫臺門。旅樹反站。繡黻丹朱中衣。鑲蓋朱紱。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罷。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梁葉枕。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刑滅禮籍。益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與馬。文綢玉纓。象總金章。以相夸。上爭鋒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狀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已。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與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與服志 二十一 大末堂

時亦革創。承秦之制。沒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與服著之於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陸御天曰。服禮記考工之文。亦多冗濫。可裁廢。

錢大鶴曰。清制而能紆婉。明珠而能藻飾。故自成家。

列傳 劉玄

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之通被莫不折戈橫轡。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國亦與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孫月華曰。典潤有味。蓋自錄中出。

飄飄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劉玄

二十四

大末堂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虛芳
傳稱威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
矣觀之寬仁結於人心漢高祖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則知高祖
孝父之寬仁結於人心漢高祖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則知高祖
孫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教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固時
權彙苟恣縱而已耳狀備以附錄宗室錄強歲月之間觀其智
果爾無是以憚漢祖替其英靈者也
鍾伯敬曰奇詞清俊亦復腹鍊
正論侃侃可為考世定案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王昌

二十五

大來堂

隱、晉、後、魏、假、制、明、神、迹、夫、創、國、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孫
立一隅介於大國龍蛇雜處非有百二之區區兩郡以禦堂
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狀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
者所以樓有四方之榮士至投死能元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
顯業謝則雲生四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輩命會符運
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乎
孫月奉曰此等取對不知何法既非排語又非雙意而讀之却
順亦是一篇調六朝父多有此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隱、晉
鍾伯敬曰舊不聽方望之言輕於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
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於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
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
沈用臣曰不以成敗論人是遠識高議可令英雄心死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隱、晉

二十六

大來堂

公孫述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沒亡○者○將以地遠處遠○非主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從以○父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遺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回陳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歸遠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甯廢與之○今與夫泥首街王者○異日誤也○無語不與○無字不韻○天生俊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公孫述

二十七

太來堂

齊王縉

大○丈○夫○之○鼓○動○校○起○其○志○致○登○遠○矣○若○夫○爵○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割○堂○之○不○祀○也○及其○登○舉○大○謀○在○倉○卒○授○據○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救○卒○彭○以○顯○最○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茲○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鍾○伯○敬○曰○音○調○絕○佳○

微○數○語○無○限○感○慨○無○限○風○武○史○公○主○言○之○旨○正○在○此○勸○諸○雄○多○少○顧○慮○可○謂○情○深○辭○直○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齊王縉

二十八

太來堂

李通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德淵微。隱。即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經。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王海岸曰。天命既在。人力何為。鍾伯敬謂通為范少伯之流。亞過矣。孟詵顯。斷斷如也。

史論

卷之五 李通

二十九

大來堂

來歙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宜欲詐謀。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而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鍾伯敬曰。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為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降漢。許而中變。則贊奇之。至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趣。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贊之局而已。贊責。而贊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於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歎。歙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放兒女子涕泣乎。歙雖在身。不能助兵。新公。自孝表。謝上。投羊袖。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為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強作邪。錢瑞星曰。語足千鈞。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五 來歙

三十

大來堂

鄧禹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宜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處糧後。步
紛亂而赴先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
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趨。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
物色。兵散宜陽。龍車於終朝。就侯服。以卒威榮。將交而下。無二
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義。後世莫關其間。不亦君子之
政為乎。

鍾伯敬曰。先武稱為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
臣乎。任使諸將。多訪於為正。謂為人耳。嗚呼。為豈惟知諸將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鄧禹 三十一 大來堂

先知先武矣。
唐聖俞曰。無隙終。蘇其慎始。故情事真絕。

鄧訓鄧禹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
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思非已結而權已先之
情。既禮重而枉性。圖之未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說亦膝之
應。我傷。憐兄弟。妻遣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

孫月峯曰。論精遠而語亦簡鍊。此四之字。句法頗排。而之變。而
以運意。深至乃更覺神采飛溢。
沈肅山曰。盡情摹寫。可作外戚綱鑑。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鄧訓 三十二 大來堂

飛恂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慈愛用希於冠公。而見之矣。錢廷庵曰。界冠公守洛之功。獨以君子許之。是傳紀所不及。不此思難。此非有得於心。學者不能。時以自察。豈難致乎。盡性贊化之域。二語當書座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冠恂

三十三

大東堂

馮異奉彭賈復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韓。自西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莫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赴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思柏人之名。遣之以金福征。而惡彭之之地。留之以生穴。豈然慮自有明。或解期數使之狀乎。

楊用晦曰。末幅殊有烟波。

熊雪堂曰。三將實為金輪。范史微不足於岑公者。亦求之過刻。要之。三人羊舌。同可畏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馮異岑彭

三十四

大東堂

吳漢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謀由質簡而獲方也子曰劉毅木訥近仁新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鍾伯敬曰自古佐命功臣明於天下者常多而明於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注法出一等學問通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漢書

三十五

大來堂

題本仁義有道之言

城宮

中興之業誠難也狀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恩雖懷憂紆綏跨陵州縣珠名號千隊為軍尚未足以為此功上烈也至於山而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悍卒帥賈其餘壯城雄心尚武之幾先志觀兵之日城宮馬武之後撫劍而振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先武奮黃石存也乘開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平靜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益已弘深豈其顯沛平城之固恐傷點王之陳乎

陳明卿曰在光武之時則可在宋廢祖太宗之時則不可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城宮

三十六

大來堂

范質公曰有驅駕氣概豪上

論宮而以世祖意防結局見定太平者非一將之任識力高絕

耿弇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余決東河北。定計而
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狀余自起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
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
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以余比淮陰。最難信及身。義耿獨長世。益余見策自戡。定功不
必自戡。收正善處功名之際。信有進無退。不啻餘地予人。其不
及余速矣。此等議論。未可多得。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耿弇

三十七

大宋堂

耿恭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飲血。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
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霍子抗質於柯
盟。相如中成。松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與乎百死之地。以為二
漢當疏。高壽有十世而蘇君思不及嗣。恭亦終。慘牢戶。進請龍蛇
之章。以為嘆息。
陸御天曰。語鼓能移人之情。
沈石夫曰。威憤之言。抑何秀整而臨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耿恭

三十八

大宋堂

祭形。武。節。劉。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宜。之。倫。不。能。過。也。且。時。守。偏。
 海。政。移。穰。俗。徵。人。請。符。以。立。信。胡。稻。數。級。於。郭。下。至。乃。臥。鼓。迎。亭。
 誠。鋒。幽。陳。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之。
 故。以。致。感。憤。惜。我。長。法。之。微。也。
 清。芳。青。人。

邠形。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協。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
 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邠。之。衆。建。入。關。之。策。悉。成。葉。臨。
 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邠。形。之。延。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
 以。興。邦。斯。近。之。矣。
 沈。豈。乳。曰。以。幾。字。予。邠。公。甚。當。文。則。語。語。修。卓。不。作。細。响。

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狀成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節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豪茂績。委而勿用。狀原夫。漢圖遠莫。國將有以。為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後漢。猶能授受。惟庸。賢。時序如管。隲之。逸升。祖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無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則。陳。生。力。伴。則。龍。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狀。乎。自。該。以。降。迄。於。孝。武。軍。輔。五。世。莫。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五。二。十。八。將。四。十。一。大。來。堂。

非公侯。遂使。綽。綽。道。塞。野。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遺。存。縲。枉。之。志。雖。冠。節。之。高。熱。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疑。則。虧。表。恩。驚。挽。情。則。違。嚴。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佐。則。羣。心。難。塞。茲。利。則。其。數。未。達。不。得。不。校。其。膝。否。即。以。事。相。推。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漢。惠。青。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衆。國。議。分。均。佐。咎。其。餘。註。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惠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識。南。陽。多。顯。鄭。興。又。或。功。臣。李。佳。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潮。之。失。至。公。約。被。必。廣。格。賢。之。路。意。者。不。其。狀。乎。永。平。中。顯。宗。近。戚。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示。爾。

孫。月。峯。曰。此。昭。明。所。收。特。論。平。正。遠。辭。雅。細。狀。大。約。是。排。體。之。缺。宕。之。致。

循。覽。其。故。自。得。駕。馭。之。策。真。經。世。名。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二十八將

四十二

大來堂

實錄

實錄始以豪俠為名。按起風塵之中。以授天際。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勉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達。權寵恣恣。拘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密揚詐朱。比子之風。度難。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遁退之禮。良可言矣。

鍾伯敬曰。居亂世。非惟自立為難。即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棄凡庸才。實歛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同出河。西樞紐。雄傑懷輯。荒虜正為東起先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為着。莫定。逆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虞。退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實錄

四十三

大來堂

處印廷英雄。宋錢徽輩。正祖此一派行狀。

黃五湖曰。抑揚轉折。無不投節合拍。真正試壩。

實憲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氣。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殲虜未之。昧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實憲率羌胡。連難之。師一舉而空胡庭。至乃退奔。稽洛之衣。飲馬北庭。之曲。銘石負鼎。屬告清廟。利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能。其。實也。是以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大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投。揚。側。隱。進。舉。而。發。也。當。青。病。奴。僕。之。時。實。將。軍。分。營。之。日。乃。磨。力。之。不。暇。思。鳴。之。無。展。何。意。裂。膏。腹。享。崇。號。乎。東。方。胡。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燼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實錄

四十四

大來堂

亦何可支哉。

鍾伯敬曰。餘波淋漓。更頓挫有風度。唐美承曰。激昂愿落。尚有龍門之遺。

馬援

馬援○騰○鼓○三○輔○遊○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千○時○主○將○懷○負○鼎○之○願○
為○千○載○之○遇○焉○夫○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
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不○私○已○以○之○斷○
義○必○屬○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
譽○其○情○亦○明○矣○
人情○物○理○說○乎○通○洞○矣○至○遂○成○快○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馬援

四十五

大來堂

卓茂

卓茂○武○之○初○雄○豪○方○樓○屹○呼○者○連○等○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
之○日○卓○茂○斷○小○宰○無○他○庸○餘○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
重○禮○其○與○同○燕○之○君○表○問○立○館○何○異○哉○於○是○益○憤○起○道○之○宵○然○
阻○獨○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紀○而○不○枝○節○
怨○率○斯○道○也○悲○悔○易○其○至○乎○
楊○用○脩○曰○潔○雅○水○更○姻○波○自○生○
重○發○厚○愛○以○政○衆○賢○議○端○絕○有○本○領○補○出○仁○恕○又○更○完○密○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卓茂

卓茂

四十六

大來堂

宋弘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樞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蓋非先達葉
後小數哉故忠公達次急於卿射之禮居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
夫龍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
子以之得國責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嚴戒淫色其有國
之風乎

鍾伯敬曰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并議即給事中帝每臨殿令鼓
琴好其繁嚴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宋弘
達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
以道德也而今敦通鄭嚴以亂雅頌非志正者也能自改邪將
今相舉以治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
教衆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跪席免冠謝曰臣所
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嚴臣之罪也
帝改容謝使反張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為國于係甚重其
遠不是一薦之波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
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宜道古心而已若猶紹在齊王問坐
左右進參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茂慮矣蔡邕文行中常

侍以其善鼓琴激之而辱儒者蔡之累人如此狀處亂世用之
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沈君房曰名識達論培養人心世道不小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勤趙喜牟融韋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儒慕徐寵要降弘實體達仁不忘
本慕政多達彪明理損年公蘭帝身終上哀
沈小明曰理損二字可為垢明者嚴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宋弘
四十八 大來堂

宣東王良

夫利仁者或借仁以說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父于妻不衣
帶魯人以為義誤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
毀譽判然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東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
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宿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
臨之以誠哉語曰同富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
不其欺乎張湛不屑稱偽之謂斯不偽矣王丹雖松之執之過斯
知交矣

二十一日

卷之五

四十九

宋末書

痛快之論

吳天居曰清水於誠斯為真即持此程人令偽偽者無從着手

杜林

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辭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為
敬變躬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隨孟懷忠匹夫求其仁杜
林行義裂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初獲之語仍不違物故佳

二十一日

卷之五

五十

宋末書

馮衍

夫貴者有執而賤人。才士有能而遭行。其大辱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其妻之得。夫之納。妻之知。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情。易。而。想。義。情。難。先。武。難。得。之。能。永。爾。夫。之。於。馮衍。夫。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注。守。節。故。以。編。阻。於。來。情。嗚。呼。

鍾伯敬曰。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為先武所忌。於身亦窮。是又人中家。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滕脫一語。使文士集。綱。清。朝。此。古。今。妬。才。夫。題。目。大。隔。霄。壤。觀。敬。通。文。詞。寒。產。亦。露。年。通。之。氣。郭。丹。曾。為。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為。發。發。鮑。永。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附錄

五十一

大東堂

哭更始墓上。苟諫家。二子所為。過於衍。而皆不害為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魁。先。武。之。故。士。至。以。今。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義。事。多。元。充。則。結。所以。往往。取。用。是。非。明。君。哲。后。剖。方。逆。而。容。之。解。免。終。矣。讀。此。論。我。不。為。馮。衍。惜。而。深。為。先。武。惜。

鮑永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信。豈苟通之機。易以情納。持正。性。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樂。也。鍾伯敬曰。佳。鑒。多。合。適。可。與。漢。儒。相。表。裏。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鮑永

五十二

大東堂

即顯其情

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應數陰陽占
候今所宜急也即顯其情能仰觀俯察參稽人事禍福吉凶既應
引之教義亦明此益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狀
而其數好丑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吳雪厓曰柳揚之開補救甚微無堪名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即顯

五十五

大宋堂

張堪廉范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
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張布明帝之
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狀
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鍾伯敬曰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穰持資遣范不受及
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諫下獄范求作徵卒調籍生元可謂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者矣忠臣良吏當於此中求之
沈序威曰引抗愷切真立誠之禁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張堪

五十四

大宋堂

樊宏

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得。不責。食人不使。不侵。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析禁。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音趣舊造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樊宏

五十五

大宋堂

朱浮

與趙興曰。文論功。父不及者。三。朱買臣雖公孫弘十策。弘不浮其。一。終之田父相。總公孫。寧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先武明帝。躬行吏事。亦以課最。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退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察。欲達之。辭。狀。矣。為。得。長。者。之。言。哉。

除木叔曰。大臣以知體為要。真長者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朱浮

五十六

大宋堂

周章
 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及常之事必引
 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國之託德之萬
 夫之望主無絕天之憂地有既安之執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
 絕不已恃乎如今君寵易以下議即斗臂必能叨天榮則狂夫豈
 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棄矣
 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責實而誅清時嚴凝華端故有斧鉞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周章

五十七

大宋堂

梁商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允滿而能以應謹自終者
 乎夫宰相運動樞極威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非於務則難
 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色朝郵惠未聞上術難倖
 之奇載謠人口雖與栗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
 之尤況乃傾側孽臣傳寵山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快哉
 天人數語括盡相過勸戒係之矣責商當愴千古得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梁商

五十八

大宋堂

書哀

漢初天下剗定。朝制無文。叔孫通制。參酌秦法。雖迹物觀。時有故崩。敬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父事君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然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定國憲。洋洋乎威德之事焉。而禁絕天算。讓然異端。斯道竟沒。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武莖異調。中郁殊絕。況物運通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發義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書哀

五十九

大來堂

今。五。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易。其。狀。乎。

孫月峯曰。雅容有度。典解有訓。

采班志之遺。雖無創見。而詞令修舉。風泚乎可誦矣。

鄭玄

自秦焚六經。聖文煢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澤同所秉。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剛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註專以鄭氏家法云。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鄭玄

六十

大來堂

也。購求難二也。費探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讀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泥古之。誤。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為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錢收齋曰。不難於羅括。而難於刪改。玄功在正經。固宜祖且父。宜庶下。

鄭興賈逵

鄭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為諸儒宗。亦復有以焉。爾。極。釋。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遊。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家。差。貴。爾。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茅。鹿。門。曰。簡。淨。深。識。之。言。却。復。臨。藉。庶。幾。風。雅。不。墜。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鄭興

六十一

大來堂

張俠

張俠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莫動。嗣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貴。志士為之懷耻。受爵不謀。風人所以與。歎而決。從議。威。吮。自。居。全。德。志。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而。已。放。廢。以。罪。作。傳。茲。推。仁。富。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松。韓。矣。茅。鹿。門。曰。宛。轉。可。誦。李。太。虛。曰。借。俠。著。觀。人。妙。論。有。評。家。藻。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張俠

六十二

大來堂

桓榮

伏氏自東而南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
與世宗其通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遇譽以鬻物為己
者固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思理悠長可恭漢人之席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桓榮

六十三

大宋堂

丁鴻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讓而稱焉孟子曰周伯夷之風者
舍夫庶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達同伯夷之潔情以去
國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
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
劉惔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蕩乎君
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
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
忠愛乎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為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丁鴻

六十四

大宋堂

鍾伯敬曰丁鴻讓父爵於弟威一為受人訕毀所責即戚族
弟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著並見前讓國之非偽古人服義如
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申青門曰用泛論虛道下有勢無迹
沈君房曰原心立論律從義徇名之流利若蒼素霜清電肅史
家嚴文

張宗法雄勝撫馮經度尚楊璇

安順以淡威威稍薄。龍攘落橫線。隙而生。劉人盜邑者不聞時月。假署皇王者益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狀其雄渠。魁兵。未有聞焉。猶至。疊。四。部。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註。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五。及。以。此。而。推。政。道。雖。乎。以。免。

茅原門曰。文惟典。辨者易捷。

宋澄嵐曰。提一隙字。令人覺狀。自反。此易之所以貴治容便哉。者也。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張宗法

六十五

大宋堂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大鐘鼓。非樂云之。水而罷。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而忘。本樂之。通也。條罷。以和。戲樂之。成也。樂養以傷。行孝之。累也。昏已。以致。標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鼓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鼓。甘於東。鄰之性。夫惠水鼓之。傳千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畢東鄰曰。先論而後入傳。別致也。

仿二載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劉般傳

六十六

大宋堂

班固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職之作大義繁然著矣議者咸稱
二子有良史之才遷父五而事嚴固父昭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
激諛不抑抗賄而不蔽詳而有疑使讀之者疊疊不厭信哉其能
成名也彪固識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狀其論議排死節不
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同傷通情
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狀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
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載成帝積化良道董嚴卿雲彪識皇命國運世
五十一東論贊 卷之五 同 六十八 木末堂

孫月奉曰亦通繁

周觀吾曰孫論之家喜立所見每苛人而恕己庇同而伐異班
馬猶其多合者耳未如今日之甚也讀此為之一慨

第五倫

第五倫字元賓汝南人其素操修潔從諸寬厚將懲
苛切之敝使其狀乎昔人以法律為嚴蓋備此矣狀而君子修不
備上儉不偏下宜尊臨千里而與牧同等腐乎詎非矯激則未可
以中和言也
鍾伯敬曰倫雖峭直狀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舉類多
僻險俗吏俗吏上加僻纖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
為俗吏用者全在於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覺其雲霧中
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僻纖為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五十一東論贊 卷之五 第五倫 六十八 木末堂

楊用修曰彼調適六朝之雅筆也

沈何山曰中和雅致與其為卿歷無寧為應陽如五倫者自當
以節取也論未免過刻

鍾離意寒閉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閉之達。爭寬獄。為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立本於忠誠。則不諛。本於諫爭。則終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誠即天也。變動用之。大不板。覆。至若推原所本。不出蘇家心術之說。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鍾離意

六十九

大東堂

東平王東海王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陳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遠陳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邈而知廢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唐荆川曰。正大明淨。
文不必務為深奇。只一開合反覆。間若有筆。故峙其前。九曲繞其後。引人詳觀。不已。蓋神理優為之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東平王

七十

大東堂

朱穆

朱穆見此周傷義。偏黨毀俗。志仰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馬融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誼。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夏時濟其金。仲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四實衛霍之游。客廡顧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而哀。典又專請刺卿之盛。歡侯生。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令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即非大交。然之本。未可稱失。得之原也。穆後以之分。必全。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樂極

七十一

大來堂

固絕同志之求。黨侯生。微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育爲。陳遵。張疎。中世有廬範。慶鴻。陳重。雷義。云。

唐荆川曰。唱然而雅澗。

黨化成風。斯取貞孤有所激。而云狀也。穆豈不及情者哉。論中頗有陳言。而持義自正。

樂極何歎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馮威威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表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扶細玉之斷。勸森回之偏。不貳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閹。惟何歎。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顧大位。惜乎遇矣哉。唐表臣曰。惟大臣正色立朝。則言官可以抗議柱下。主意之妙。在乎筆墨之先。未可草草讀過。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樂極

七十二

大來堂

鄧彪張禹徐防張敞胡廣

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孫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舒於物則非已。立於志則犯俗。辭其錄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陰。塗難御。故賢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通達於歧路之間也。如今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沒世何貶焉。古人以要安為戒。豈教公之謂乎。

茅鹿門曰。雅淨。

彫刻已極。有氣引之。仍復流動充腴。是順陽清意之作。

袁安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沒必廢。那吉有陰德。夏侯惇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邢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改其大政。歸厥矣。袁公實氏之聞。乃情帝宣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獄。罪其仁心。足以羣乎沒兒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持兩端固涉浮游。執一又非通論。史筆操縱之難如此。狀而要歸大致一語。雖孔左不能違也。

郭躬

魯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
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
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
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謀物。捨狀以會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茲由
此也。

唐表臣曰。得若乃一宥。又不宥刑。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郭躬

七十五

大宋堂

陳冠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初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能
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狀其聽枉易殺。人謂父
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
進退無所措也。

鍾伯敬曰。陳冠當王莽篡位。父子解組歸鄉。里閭門不出入。猶
用漢家祖職。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
禍乎。王言甚妙。可為邦無道危行言遜之法。
朱萬培曰。敗代死一事。議可不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陳冠

七十六

大宋堂

班超時政平則又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耿种之推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勦然於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鍾伯敬曰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於投筆而難於備書無論超才畧絕世不屑為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為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告不耻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以此為鍊性之資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班超 七十七 大來堂

方伯遠曰超得龜茲收得消遠

應奉應卽是延徐璆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璠資請款取通而終之以害諫蓋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屢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卽承章為威及撰著篇籍既紀要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辭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嚴蔚宗曰璆華隱秀又有矜異之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應奉 七十八 大來堂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競乎寧固根柢。羊易時微也。夫遠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拏相乘。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非穀欲。化迹萬聲。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與未足況其奸險。則應俗適事。難以索。你如使用審其道。則殊隆同會才與其分。則一毫以非。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久朴遊行。用明居晦。回沈於叢時與戈陳祖參差於上世。及至載黃屋。服錦衣。豈薄不群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陽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五元 七十九 大末堂

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句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界可得。而言與孫月峯曰。亦是排體平調。惟暮加餘綴。遠覺色淡而力勁。沿溯政跡。洞權治理。無難徵寡要之病。

二十一 史論續

卷之五 五虎

八

大来

孝明八王傳

晏子稱夫人。生辱而用利。於是乎正遠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即。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馬。謂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也。賢。豈徒。約而已乎。如。奇之。無。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立。於。禍。敗。者。也。蔣賓客曰。意顯而語質。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孝明八王傳

八十一

大東堂

阮參橋玄

任棠。其。世。著。其。清。鑄。寬。廣。而。解。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阮。參。橋。玄。之。遺。故。氏。其。政。橋。玄。屬。邦。君。之。威。而。求。其。情。夫。其。力。不。足。以。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臣。夫。不。可。奪。志。子。貢。曰。罕。費。千。金。不。失。士。心。昔。敗。于。木。輪。牆。而。避。文。侯。之。命。泄。邨。閉。門。不。納。穰。公。之。請。責。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鍾。伯。敬。曰。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題。一。大。木。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故。大。木。難。者。欲。吾。聲。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郡。民。見。問。於。太。守。又。以。郡。人。言。郡。事。有。難。於。傾。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燕。之。道。阮。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虛。心。得。來。唐。表。臣。曰。鍾。欽。多。奇。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阮參橋玄

八十二

大東堂

崔瑗瑗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父林。瑗雖無盡心於
青。威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題奇異夫。通經者乎。李固高潔之士
也。與瑗鄰郡。奉幣以結好。由此知名。松喬之勳。殆其過矣。實之政
論。言當世理。雖電錯之後。不能過也。

鍾伯敬曰。安帝以中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廣太子為濟陰王。
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祥求見顯。白太后。
收京等。度少帝引立濟陰王。瑗欲與長史陳祥求見顯。白太后。
為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生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八十三

大宋堂

事復出宦宦之手。得扶社稷之功。為亡漢之根。我瑗此種膽識。
立文士可到。門生蘇祿欲上書言狀。瑗請為證。固而遂止之。
遂辭歸。不復應州郡。今處亂世。開主。借此為脫身之地。尤上上
妙着也。

王幼章曰。文雖曲折。而有百轉之勢。運用純佳。

周黃徐基中屠倚總論

易曰。君子之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達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故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子
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切時。及其止也。則甯棲茹。藏寶以逃
國。太原閻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
舍菽飲水。道以生。蘇愛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後勢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夫人也。遂
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八十四

大宋堂

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閻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
問之。知乃欺。曰。閻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
叔同郡荀慈。字居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慈散與九族。
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旬奴寇其本縣。廣武閻慈名。即相約。
不入荀氏。閻先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
東關。延復。將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
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棄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
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題。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
桓。字仲英。亦敦敏。徵其卿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

志也。今使宮千數。其可損乎。鹿馬為匹。其可減乎。左右忠權。索其可去乎。所對曰。不可。極乃悅。狀數曰。使極生行。死。題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子可謂識去就之。際。候時而處。夫。狀。並其結。構。勢。而已。哉。茲。說。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唐荆川曰。叙三君事。雖有敘前史中之佳者。

沈及范曰。君子出處。誠以主其志。時以妙其用。道之所歸也。起綴自標。議論中叙諸子行烈。文極古茂。欲述子長。

黃憲

黃憲言。論風言。無所傳聞。狀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敬。深。遠。去。此。本。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常。祖。模。侯。以。為。憲。隋。狀。其。度。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讓。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索。乎。故。嘗。著。論。云。

孫月奉曰。此傳又加深。風度有餘。

郭千仞曰。不輕置斷。引先論為析表。是史公精細度。

同從黃憲。徐解其狀中層端。

贊曰。深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廣。與其避棲。豈若蒙。

機。樓。樓。碩。人。陵。阿。窮。道。編。伏。明。姿。甘。足。堙。沒。

沈君房曰。與而蘇。風期自別。

楊震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胃樂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遵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職所任之體矣。遂累蒙載、志雖遠、寧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平方之茂矣。救慈、復賴性。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楊震

八十七

大宋堂

章帝八王

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有苗裔。古人之言信哉。楊用修曰、雅厚。宋先之曰、引介不字、端確絕似通同。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章帝八王

八十八

大宋堂

張皓王龔

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井薦。仁人之情也。夫士
進則世收其能。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能收亦理。然
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析枝於長者。以不為難乎。昔
柳下惠見柳於臧文仲。于長受稱於方遒。狀則立。德皆以幽。陋好
遺。顯登者以貴。達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束之軫也。
沈君房曰。新穎不凡。

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八十九

大宋堂

李雲

禮有五諫。誠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奇。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遠言從理。歸乎正。易其終。許摩上以術治。
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
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就
者。識其難焉。
君友之間。可直。不可狂。以此責雲。亦復何辭。

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九十

大宋堂

臧洪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誼。且錄。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歸謀運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膏肓方緩。洪從惜外敵之衛。以紓倒懸之會。念愔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則未聞也。

劉辰翁曰。論斷婉切。悲揚可味。

沈丹成曰。壯士有懷義不反顧。洪志在請師。即有可取。以存劉律之可矣。

張衡

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埒而言歟。推其圓範兩儀。天地無所諱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激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蓋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命實之辭。美不病溢。

馬融

馬融辭命鄧氏。追地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崖由士之節。惜不資之。軀終以壽。樂惡性。黨附成。國知。能。欲。者。解。矣。夫。事。若。則。於。金。之。情。薄。生。厚。故。去。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齊。靡。之。人。也。坐。不。棄。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鍾伯敬曰。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注。飽。受。用。遭。亂。饑。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會。之。歎。何。異。便。為。絳。帳。豪。侮。之。根。夫。身。外。戚。亦。生。於。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郭。庸。

二十一史拾贊

卷之五

九十三

大宋堂

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潘。雲。龍。曰。深。中。人。情。得。之。應。練。

蔡邕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皆。抱。甜。扭。從。幽。商。仰。自。月。而。不。見。照。燭。貼。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俸。金。人。裁。及。解。刑。衣。竄。颺。趙。潛。升。江。空。不。知。其。遠。援。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靜。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辭。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直。道。既。中。枉。借。康。年。頃。同。人。之。先。歸。得。此。受。之。後。禍。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而。或。為。之。不。樂。況。國。憲。倉。卒。虛。不。先。圖。於。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忘。子。長。謗。書。流。沒。放。此。為。戮。未。武。聞。之。典。刑。

二十一史拾贊

卷之五

九十四

大宋堂

鍾伯敬曰。雅。婉。有。含。蓄。

沈。訓。衆。曰。時。代。屢。謝。公。始。出。狀。何。敢。於。刑。刑。是。以。君。子。貴。慎。初。之。識。也。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古者諸侯歲貢士。通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狀後官之任。官狀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願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沒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察。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後。泥滓鬱方。互相詭敗。循名者屈。其短莫實者提其功。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要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左雄 九十五 大東堂

斯亦劾實之。敬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稱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王帛以聘。而陽樊英。天子降宸殿。設壇席。尚書奏引延閣。失浮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度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襜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後人咸事若季。同周舉之淵。誤弘。況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杜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種嵩。樂巴牧氏之良幹。龐參。虞胡。將神之宏規。王襲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即顯陰陽。祥容。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愜容其寒辭。舉指宗。

原缺第九十六葉

荀爽

荀爽。鄭玄中。屠繡。俱以儒行爲慶。士累徵。益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俗禮召之。繡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贊矣。獨至馬。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非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潛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子不狀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馬觀其趨吉。避邪之讓。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園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立若居。道同遠迄也。鍾伯敬曰。婉勁有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荀爽

九十七 大東堂

桂茂之曰。易地原心。此等議論。有裨天壤。

陳寔

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慙○慙○故○俗○遂○以○近○身○矯○潔○故○言○為○高○士○有○不○
誤○此○者○則○若○夫○牧○豎○已○呼○之○矣○故○時○政○綱○綱○而○其○風○愈○往○唯○陳○
先○主○通○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起○於○仁○故○不○離○厚○行○
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山○不○能○以○推○奪○主○公○不○能○以○貴○賤○所○以○
載○於○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沈○君○房○曰○寫○得○生○氣○凜○凜○嗚○呼○先○生○呼○之○或○出○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陳寔

九十八

大東堂

李固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使○後○者○名○安○已○而○已○哉○將○以○明○去○
就○之○樂○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命○也○夫○專○為○義○則○傷○生○
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
可○也○生○重○於○義○舍○生○可○也○上○以○踐○閑○失○君○道○下○以○為○國○盡○臣○節○
即○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者○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
間○國○絕○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
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禍○禍○耻○夫○還○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
及○所○遺○梁○其○書○雖○機○失○謀○平○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 李固 九十九 大東堂
平○其○顯○視○胡○廣○趙○戒○備○冀○土○也○
正○論○風○舉○大○節○星○昭○社○稷○是○臣○千○載○心○在○

吳佑史綱

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無。不。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楊。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孫。物。長。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綱。胡。頑。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吳。永。泉。曰。發。論。英。妙。可。觀。可。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吳佑

一百

大來堂

盧植

論。曰。風。霜。以。剝。華。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虛。公。之。心。可。知。矣。夫。漢。靈。起。懷。雷。震。顯。耳。雖。責。育。荆。諸。之。俗。未。有。不。心。猿。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關。之。下。退。帝。河。津。之。間。排。戈。必。赴。戰。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適。次。必。於。是。賴。沛。必。於。是。也。鍾。伯。敬。曰。語。勁。而。有。餘。調。姚。永。言。曰。筆。端。皆。風。霜。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盧植

一百一

大來堂

皇甫規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言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我。扶身全於邦家也。鍾伯敬曰。皇甫威朋佳士。而耻不與黨人。一節自足。是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為重耶。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散名未著。及成名之下。無其實者。引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佳足自信。舍己而借人者。真或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 皇甫規 一百二 大東堂

有范舟。鄒胥。偉節。郭林宗之為人者。見雖旬。鮮不可無此一人。立哀俗之中。

黃石齋曰。環旋無端。

張吳

自鄒卿之封中官。世威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顯授兵於其族。陳蒲實武。奮義革謀。微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吳見欺。墜于揚戈。以斯忠烈。雖恨毒在心。辭許謝答。詩云。嗟其泣矣。何嗟及矣。義懷而情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張吳

一百三

大東堂

陳蕃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成能樹立風教。抗論悖俗。而驅馳陰阮之
中。與利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
埃霧也。愍夫士以難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避世為非義。
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
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望之業。吳功雖不終。狀其信義足
以。撫持民心。漢世亂而不忘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鍾伯敬曰。斯論曲盡公道。而京以前便無此等議論。
沈君房曰。不惡遺世獨立。議論闊切。可醒幽人之夢。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陳蕃

一百四

大宋堂

王允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啟
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榮者。知其本於忠
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個間不為狙詐。及其
謀濟意。從則解成於正也。
權以濟正。心事揚於日月。司徒有知。能不首肯。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五 王允

一百五

大宋堂

宋 范華 著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黨錮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者惡之本同而遺染之塗異也。夫
刻愛則行不肆。華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與人理。性哉抑若佚。慎
其所以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又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
也。叔末流能王道陵缺。而儻假仁以功。已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張梁。號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益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黨錮 大末堂

德既衰。組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盡半
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環瑞。或起使步而仕執圭。解草衣以升
卿相士之飾。乃馳辭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能受愛而相
奪與時日變。其風不可當。其散不能反。為漢祖杖劍武夫。勃與
金寬除。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熱。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恭
必。雖令行私庭。權移四席。任俠之方成。其俗矣。師武帝以漢宗尚
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露會。至有居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父之德。威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解。勝。遂
於榮華。丘壑甘。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

暴。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過桓靈之間。主荒政。國命委於閹寺。
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嚴士橫議。遂乃激揚名教。互相題拂。
品。數公卿。裁置執政。肆。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
故直。必過其理狀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
狀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誦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同師復印同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讎。搗。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如
寒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實任功曹
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李膺。二郡人為誦曰。汝南太守范

滂。南陽宗實。主盡。諸南陽太守奉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即為其冠。註與李膺
陳蕃。主。鳴。更。相。聚。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乃渤海公族。追隨扶風。純。齊。節。莊。危。言。深。論。
不隱豪強。郭公卿以下。莫不愛其收。後。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散于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從收捕。酌而連
有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殺。之。初。成。以。方。使。交。通。宦。官。帝。亦。頗。許。
其。占。成。弟。子。字。修。因。上。書。誣。告。膺。等。奏。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
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誅。訕。朝。廷。鼓。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黨錮 大末堂

國建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惡疾迺收執屠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後二百餘人或有過適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趙四里某銅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何子明正立廣教邪枉熾結海內帝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居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尉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惡巴肅夏綏范滂尹勲蔡衍年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本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黨綱

大來堂

賈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擅數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漢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著鄒王章為八尉尉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冬張儉卿人朱註承望中常侍侯覽意貢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稱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樹諸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諸卷為八顧朱惜田繁疎薛敦宋布唐龍龐參宣惠為八及刻居立可憚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利車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

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除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即由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此之怨溢入黨中中州郡承旨或相未嘗交關亦相禍毒其死從廣集者六七百人蓋平五年永昌太守曹芳上書大於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牧車收第遣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及五屬光和二年以上祿長和海上言譚從祖兄弟則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劫今黨人綱及五族既非典訓之文亦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綱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黨綱

大來堂

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綱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經與張角合謀為變漢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從之家皆釋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註載乎篇孫月華曰平平鋪去亦頗有漢歸辭賦而氣暢後綜括黨事始末更有筆力是蔚宗得意之文字千古奇禍中消成之中消解之甚矣其可畏也此文儘佳不知昭明何以不取

李膺范滂

李膺振拔於陰之中。○德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或摧主。○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慕。○波蕩而從之。○幽深宇破室。○族而不顧。○至於伏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幾子曰。○道之將廢也。○與今也。

鍾伯敬曰。○不點出益博。○又勢無痕。○歸張甫曰。○振筆而注。○後清激壯之概。○與墨波相為回薄。○讀之生我庶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李膺

五

大東堂

張儉

昔魏都逢死。○虞卿解印。○季布過亡。○朱家甘羅。○而張儉見怒時王。○頗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棄。○魯破族。○屠身。○益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傷。○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楊用修曰。○乞調供工。○唐表臣曰。○為其難者。○心固可取。○未應以此相疑。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張儉

六

大東堂

郭太

莊周有言。人情除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微。故深厚之性。繞於情。純則哲之聲。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朋性。特。有主乎。朕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悔。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後。不能絕也。

此無謀曰。性特有主。原吳林宗涉世本領。論者猶致疑焉。何哉。則矣。諸公其趣不同。所題則一。未易斯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郭太

七

大東堂

實武何進

實武何進。辭元舅之清。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聞堅身死。功頽。為世所悲。蓋智不足。而推有餘乎。傳曰。天之廢甫。久矣。君將興之。斯宗義公。所以敗於泓也。鍾伯敬曰。漢惠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惠宦官。用董卓。除之。惠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為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為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為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弊。而己唐聖俞曰。以智責二子。切中膏肓。文亦有餘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實武何進

大東堂

北敵

曾陳大夫鄭有言山有猛獸者。蘇蒙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不。容。賦。之。謀。平。仲。立。朝。有。舒。監。齊。之。望。若。夫。父。舉。之。高。志。立。情。其。足。以。動。義。舉。而。作。難。心。故。使。移。焉。之。逆。事。隔。於。人。存。代。終。之。就。敵。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還。折。而。已。豈。有。負。同。春。曲。可。以。每。其。生。我。陳。陳。馬。騶。騶。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可。也。

鍾伯敬曰。孔父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難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談。耳。談。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著。狀。又。耻。不。能。經。世。勉。作。九。大。東。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北敵 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舉以經。世。許。之。司。馬。龍。曰。父。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狀。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刻。之。才。但。能。疎。網。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父。舉。病。只。須。一。疎。字。耳。狀。其。勝。重。意。氣。在。袖。袖。之。外。實。其。不。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策。弄。一。勇。夫。於。掌。腹。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真。喜。不。得。妙。舌。妙。手。也。北。海。延。神。割。育。之。胎。即。直。而。心。苦。此。論。能。推。其。實。音。微。如。耳。

荀彧

自運帝而京山東。勝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莫問。國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持。立。言。策。崇。明。王。舉。以。急。國。難。蓋。亦。同。就。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已。任。期。舒。人。於。念。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蓋。歎。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其。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折。後。原。始。未。必。要。求。斯。理。之。不。可。全。語。者。也。人。以。衡。錫。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益。有。金。必。有。義。也。斯。又。功。之。不。魚。者。也。方。時。運。之。迄。遠。非。雄。才。無。以。濟。其。滿。功。高。勢。強。則。皇。冠。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註。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荀彧 十 大東堂

殺身以成仁之義也。孫月半曰。層層見奇。有婉致。有腴味。鍾伯敬曰。甚矣荀彧之憂傷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今諸。侯。足。言。氏。取。天。下。妙。通。實。自。或。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胸。中。亦。親。定。久。矣。當。時。許。攸。曹。以。說。表。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表。曹。相。拒。官。渡。決。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謀。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下。運。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機。果。同。或。曾。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苦。苦。欲。諱。之。者。何。也。蓋。或。

有用世之才之志。含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朕為言。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或假朕身為漢臣。此或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或猶惡操以大義。曰。言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漢大半自或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或欲不為。其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大義惡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此惡。或取其實。或已死而操猶以惡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為周文王。有為言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或之意侈而勞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大宋堂

侯廣成曰。原心以立論。存恕以疏觀。得史家之體要矣。

皇甫嵩朱雋

皇甫嵩朱雋。註以上將之畧。受命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服滿天下。值弱主蒙塵。賊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機。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各格天之。大葉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稱其父光。操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趙功朱雋。張角之操。本之於盧植。收名歆。累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恐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難。而能終以履全者。其效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十二

大宋堂

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孫月峯曰。應起跌宕有勢。三轉亦有筆力。

汲著不伐之美。可稱格論功名。熱中人聞之不減冰壺一濯。

董卓

董卓初以地闊為情。同遭前制之勢。故得藉藉。倫叙。裂。幾。朕。夫。以。刺。肝。斷。趾。之。性。則。厚。生。不。足。以。飲。其。快。狀。猶。折。意。繕。神。還。疑。陵。幸。尚。有。盜。竊。之。道。焉。及。破。寇。來。之。倒。山。傾。海。遑。罔。之。大。自。茲。而。楚。版。蕩。之。第。於。焉。而。極。焉。乎。人。之。生。也。誰。矣。天。地。不。仁。甚。矣。唐。表。臣。曰。俊。邁。末。二。語。傷。心。之。極。地。燈。三。頭。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董卓

十三

大東堂

劉虞公孫瓚

自帝室王公之貴。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屬行。飭身。卓。朕。不。厚。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其。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舊。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睦。羣。雄。之。隙。各。請。天。運。激。乎。人。文。則。古。之。生。烈。何。遠。之。有。沈。胡。東。曰。漢。季。羣。豪。皆。以。疑。忌。自。相。吞。滅。無。間。二。守。波。國。未。之。講。也。論。中。代。為。壽。重。所以。成。性。其。迷。復。耳。可。錄。略。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劉虞公孫瓚

十四

大東堂

袁紹劉表

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據雄霸之圖。天下服兵。舉旗者莫不假以
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憚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咸謂其
可資也。韓非曰。狼而而不和。懷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
謂亡。徽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聚三分其術。木馬之於
人也。
親刺調笑。咸中情實。行父亦復豪宕自喜。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袁紹劉表

十五

大宋堂

劉焉

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夫地廣則驕。尊之
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
守業。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范。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
皮。見射則怒。呼我。
姚仙期曰。華致。潯永。
為焉璋設謀。實皆先著。使果出此。豈天所以奪其鑒之惑哉。存
其說以備考可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劉焉

十六

大宋堂

表新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狀大○致受大福者○趨於信○
乎○夫事不以順○雖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
變詐妄生○夫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趨將安所○
容哉○

誅絕變詐○義凜辭嚴○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表新

十七

大東堂

徒吏傳

物○先○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
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鍊○耳○
不○聽○卿○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
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目○行○千○里○又○進○寶○劍○賈○無○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藥○之○官○廢○騎○望○九○獵○之○事○其○以○手○迹○
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動○約○之○恩○行○於○上○下○款○引○公○卿○
即○將○列○於○禁○坐○庶○求○民○瘼○觀○納○風○諒○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旬○
臨○軍○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稱○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徒吏傳 十八 大東堂

孫月華曰。平。平。平。平。亦。亦。亦。亦。淨。

上有恭儉之風。下有猶良之積。真如響之赴。梓影之從。形此論。自光武躬行。說到化劫源流。井井文之極有體要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論史傳

十七

大來堂

酷吏傳

漢承秦國。餘烈多。要。精。之。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禁。徒。者。則。維。張。閭。里。且。掌。守。廣。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競。先行。後。聞。肆。情。則。烈。成。其。不。挽。之。威。遠。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林。重。冬。橫。入。為。窮。怨。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溝。漂。血。十。里。鼓。溫。野。有。虎。兇。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若。其。拙。極。強。執。權。勅。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關。人。視。姪。俊。虐。天下。至。使。陽。球。珠。王。甫。之。屍。張。餘。刺。曹。卿。之。蓋。若。此。之。酷。雖。欲。快。衆。憤。亦。云。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酷吏傳 二十

酷吏傳 孫月華曰。銀。路。工。故。色。讓。鍊。調。圓。故。味。永。

漢史酷於豪強。後世酷於良善。徇己私與快衆憤者。固自別也。篇中若抑若揚。文情波詭。

酷吏傳二

古者教嚴善惡易分。至於晝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道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侏。疾邪之公。真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故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舉誅。案與夫斷。新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貴。當霸之。附家。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狀朱邑不以官辱。加物。表。安未嘗鞠人。誠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卑。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陳則姦起。威被者。人亡而。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酷吏傳二 大東堂

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以怨思行其刻。筆幾於劉四之罪。

宦者傳二

自古農大業。絕宗種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璧色取禍。蕭氏以。房虐政。突。兩京。自外戚失。詐。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未。先。史。商。之。久。矣。至於。繫。庭。宦。夫。其。毒。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士。殷。崇。無。畔。於。門。閹。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舉。其。敵。即。事。易。以。取。信。如。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遜。謹。舊。之。腐。女。君。資。出。口。之。命。顧。訪。無。循。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志。厚。平。瑞。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情。舉。貞。良。先。時。薦。舉。非。直。苟。恣。山。德。止。於。暴。橫。而已。朕。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勿。速。替。現。騰。益。亦。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宦者傳二 大東堂

有其理。為。詐。利。既。漸。朋。後。日。廣。直。臣。抗。議。必。滿。先。言。之。間。至。威。發。情。方。故。事。奪。之。陳。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盛。易。曰。復。霸。豈。以。至。其。所。從。矣。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其。一。朝。一。夕。哉。波。接。損。激。都。照。應。所。漸。有。由。一。語。深。細。醇。惡。外。舉。內。詐。脂。腹。之。久。也。

自先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命受其風世篤為其服傷
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寒靡輟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後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離至有分爭玉屢樹朋私里
繁其章條穿求虛穴以合一家之說揚榘曰今之學者非獨為
之華藻又從而觸其聳悅處者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徒揆通人解其因焉又推所謂說述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
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歟西漢考仁義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六 儒林傳 二十三 宋家堂

自先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命受其風世篤為其服傷
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寒靡輟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後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離至有分爭玉屢樹朋私里
繁其章條穿求虛穴以合一家之說揚榘曰今之學者非獨為
之華藻又從而觸其聳悅處者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徒揆通人解其因焉又推所謂說述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
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歟西漢者仁義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六 儒林傳 二十三 宋家堂

卷之六 攝持傳

1000

太平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儒林傳

ニ七五

大東堂

鍾伯敬曰。雍容不迫。以典。踴見。慈。操。清。極。工。
故筆疏濶。不為繁悅之言。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袖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殷異氣。言觀展則。永監溫音。總是容告。不盡敦語。融括心陶。有稟神明之業也。

余贊

卷之六 文苑傳

上

大宋堂

楊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將有所必為者矣然則進取狷將有所不為者矣如此性而分流為否與違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然或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居而赴梓於強禦則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諫亦有結朋偏好幽明共心猶氣凌陳冠士等知雖事非通國處其風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離難為條品片解持越不足匪別結之則事或有遺或之則貫序無統必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楊行篇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楊行傳 二十六 大宋堂

馬融傳諸國文紀志馮悅云爾

作者苦心耿耿若揚其以操朕為喜者當非惇良之品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也者先王所以
 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而生爻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
 注見於墳記矣此神怪怪勝三策金經開為於明靈之府封
 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乎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
 師曠之書緯侯之部對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臣時有
 可聞者焉其流也而有風角通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達占日者從
 專須臾探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虛祥於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
 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謬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方術傳 二十七 大宋堂

楊或曲辭以車其義而謂氏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即武帝頗
 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術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扇焉漢王莽
 矯用符命為元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讖時宜者皆馳聘穿鑿爭效
 之也王莽孫成名居國越登視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
 顯桓碑尹致以非忤論敗為習為內學尚奇又責異數不之於
 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念其教安不從泰議懷慨以為宜見藏於子
 長亦六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為其此也夫物之所備未
 無蔽難云大道其或同於詩之失惡書之失強則附數之
 失至於詭俗乎此今溫柔敦厚而不愚斯誤於許者也既通知遠

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樂○而○不○說○俗○斯○深○於○數○者○也○故○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都○多○迷○其○統○取○違○順○備○甚○有○難○泥○宕○過○
 誕○亦○失○也○中○世○張○漸○乃○陰○陽○之○宗○部○顯○皆○微○究○家○餘○亦○班○班○家○
 弘○補○時○事○而○合○表○之○云○
 孫○月○華○曰○典○則○亦○有○春○家○之○度○
 沈○天○如○曰○案○歷○之○文○題○乎○端○結○斯○真○不○迷○聖○統○者○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方術傳

二十八

大宋堂

樊英傳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其趣舍時有未純。然則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其般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激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而竟無它異。英名震高。踐嚴甚。李固朱瑁等。以為廣士。純虛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狀也。而後道帝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氣。其無用亦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必言之。而快乎。又車馬用。本乎禮樂。禮樂或疎。則其間精神。蕩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遠。用表。非之數跡。乎。或於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至乃謂謀遠。樹賤。斥國華。以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六。樊英傳。二十九。大宋堂。

為力詐可以救。論敵文律足以致。罕平。智蓋于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五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有用無用分表的確名士風流古今一轍讀此論者越耶笑耶

寇氏傳

易稱避之時。最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先稱則天。不屈。顧陽之高。武盡。義兵終全。孤竹之。然亦以得風流。彌繁。長往之。就未。乘。而。敵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遊以全其道。或靜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始俗以動其弊。或處物以激其情。然觀其甘心。誠。之。中。懷。悻。江。海。之。士。蓋。必。親。魚。鳥。麟。林。草。哉。我。而。性。分。所。至。而。已。絕。蒙。耻。之。有。屢。難。不。去。其。國。瑤。海。之。節。千。乘。英。彩。其。情。逸。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有。類。沽。名。者。於。此。輝。煌。蓋。之。中。日。致。策。臣。之。外。異。夫。節。智。巧。以。遂。浮。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六。寇氏傳。三十。大宋堂。

利者予苟卿有言曰。志意得則賄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盜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殺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蓋其達志之遠也。光武側席。出今未之若不及。旌節滿車之所。激賞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造。前。時。而。不。肯。至。嚴。老。同。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庫。方。威。運。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進。天。下。隨。心。者。乎。爾。宗。亦。禮。節。均。而。激。高。原。以。成。其。節。如。漢。帝。德。稍。衰。和。璧。當。朝。廢。于。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亦。抗。憤。而。不。顧。多。矣。其中。行。馬。盡。錄。其。絕。塵。不。反。周。夫。作。者。列。之。此。篇。

孫月峯曰。雅淨有婉。致淡而味永。
沈長升曰。論極峻潔。堪譽謝公。

二十一東論贊 卷之六 趙氏傳

三十一

大宋堂

高風
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進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輒而有
感。以為隱者也。目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遯。其風尚矣。顧陽
施。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雖。食。同。粟。或。高。棲。以。遠。行。或。疾。物。以。矯
情。雖。執。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
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悲。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決。鳴。弦。撥。日。者。
不。其。遠。乎。
心。名。不。顯。焉。得。通。真。白。露。蕙。茂。之。外。有。此。知。已。

二十一東論贊 卷之六 高風

三十二

大宋堂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論其賢妃助國君之珠。皆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助其微美。未珠也。而世典成滿焉。故節中興以後。綜其成事。遂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豈不兼善。然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末語珠見。無取之懷。倘謙弱。未可與於著述之林也。

上十一大論贊

卷之六

三十三

大東堂

東夷總論

魯莫子遠東。後之運。通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爰托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寧門不夜。局回頑薄之俗。就寬器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素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荀政之所賜。助道。莫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從有以焉耳。其後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接離其風。於是從而流。異焉。老子曰。法全燕。帝盛威。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賢作法之原矣。箕子入而風淳。燕人接而俗異。作法之原。可不慎哉。控宕轉化。之妙。以在一二字間。運用奇絕。

上十一大論贊

卷之六

三十四

大東堂

南蠻西南夷

漢師伐我夷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
 我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又約
 之所沾漸風教之所周流。與將日所出入處也。若自山海經志者
 亦畧及焉。雖服叛難常。底澤時變。乃其化行。則緩耳。雖之倫。款
 居焉。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而而請吏。陵海越障。案譯以內。屬
 焉。故其錄名中。即枝射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會。勤以數百萬計。
 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珍寶。莫不呈表怪。應。雖被宮
 陳焉。又其實。懷火。龜。則禽封。獸之賦。轉積於內府。夷款已舞。殊奇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南蠻西南夷 三十五 大東堂

異節之技。列侶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狀亦云致遠者矣。
 傳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東涉剌交之區。布覆巴庸之外。不
 可量極。狀其凶勇。校集薄於菟狝。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
 微。心為勞焉。故關守永昌。聲節遠離。欲上立人。至今成都焉。
 抑揚之妙。不數五音。海市蜃樓。未為奇麗。斯論之大致也。若其
 敵風聲。節駭駭乎登班馬之堂矣。

西羌

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某如。案猶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
 薄其貢賦。雖與辭要。而巴若二漢。御我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
 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冠馬。又洲徒之。三輔。食其。警安之
 執信其。則服之情。計日月之權。室忘經世之遠。豈夫識微者之
 為乎。故教子。委注於象。審幸有浩歎於伊川也。
 張憐如曰。江統從戎論。識者所難。嘆其先知也。
 貪。警安。忘遠。累。邊。俗。自古而然。聞之增憾。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西羌

三十六

大東堂

西域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一鼓達之。舉世起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還。霸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寶。寶。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則財寶。金而賜。後則服。則繫頭。額而繫北。關主也。田於膏腴之野。列部置於要害之路。馳令走驛。不絕於時。月。南胡服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應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匪。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西域 三十七 大東堂

涼暑之通隔。梯山。橫谷。總行沙度之遠。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倭寫情形。當求報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喜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澤。乘象而載。班勇雖列其本。浮圖不疑。伐而精。久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王。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饒。怪。則絕人。巨。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審。疑。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教。開。奴。葉。乎。不。然。何。怪。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感。郡。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刻。空。有。蓋。達。之。宗。遺。書。之。流。也。且。好。仁。惠。教。歸。教。崇。善。所以。將。達。君子。

多愛其法。為。狀。好。大。不。輕。奇。蹟。無。已。離。鄒。衍。談。天。之。辭。莊。周。竭。角。之。論。尚。未。足。以。舉。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拉。通。人。多。惑。焉。蓋。道。俗。無。方。違。物。異。會。取。諸。同。題。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茅廬門曰。語排而態能宕。所以為佳。鍾伯敬曰。妙。兼。山。海。音。寫。平。梵。凡。泰。微。言。匪。誰。實。錄。史。道。傳。曰。若。存。其。通。則。佛。教。原。非。可。外。措。疑。取。同。方。見。吾。道。之。大。此。論。出。而。家。徒。無。庸。張。長。一。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西域

三十八

大東堂

漢初○遵○胃○頓○凶○點○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寔○平○城○之○圖○太○宗○
政○障○刑○措○不○雪○憤○辱○之○耻○建○孝○武○五○興○邊○界○有○志○句○奴○赫○然○命○將○
戎○旗○星○屬○侯○列○郊○旬○火○通○甘○泉○而○猶○鳴○鵠○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
竭○武○力○單○用○天○財○應○紀○歲○以○擯○之○冠○雖○鉅○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
吳○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推○納○懷○柔○因○為○邊○衛○罷○關○微○
之○微○息○兵○民○之○勞○龍○駕○帝○脈○鳴○鐘○鼓○於○清○渭○之○上○南○而○朝○單○
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漢○王○莽○陵○墓○投○動○戎○夷○續○以○
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句○奴○得○志○狼○心○復○生○來○間○侵○侮○害○流○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南匈奴 三十九 大東堂

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蹇○益○橫○
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還○沙○塞○之○外○恐○愧○思○難○後○報○謝○而○
已○因○使○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杆○
將○莫○不○頓○足○據○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聞○脩○文○政○未○之○許○也○
其○後○句○奴○爭○立○日○逐○來○奔○顧○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蕃○稱○
臣○永○為○外○杆○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馬○乃○詔○有○司○開○北○郭○擇○肥○美○
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恥○中○即○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俗○文○物○
加○疊○綬○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句○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嘗○嘗○
既○漢○五○司○便○陳○控○騎○抗○戈○規○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

漢○創○傷○者○靡○歲○武○寧○而○漢○之○塞○地○要○秋○矣○漢○亦○領○焉○出○師○并○兵○窮○
討○命○實○惡○耿○愛○之○徒○前○後○誅○道○皆○用○果○講○設○身○數○典○道○同○會○究○極○
其○密○穴○彌○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阮○十○角○格○開○民○銘○
功○封○石○偁○呼○而○還○單○于○衆○攝○屏○氣○震○驚○道○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
空○矣○若○因○其○時○號○及○其○虛○驕○還○南○虜○於○陰○山○趨○河○而○於○內○地○上○中○
先○武○權○宜○之○累○下○防○戎○錫○華○之○變○使○耿○國○之○莫○不○訴○於○當○世○表○
安○之○識○見○從○於○漢○王○平○易○正○五○若○此○其○弘○也○而○實○悉○殄○三○捷○之○効○
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應○從○度○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故○思○
兩○獲○以○私○已○禍○無○幾○天○公○坐○樹○大○鯨○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汲○乎○自○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南匈奴 四十 大東堂

孫○月○華○曰○朕○家○不○及○西○羌○論○而○筆○勢○却○雄○宕○
汪○兩○若○曰○叙○得○淋漓○激○切○使○人○悲○喜○橫○集○
句○奴○勢○合○則○強○分○則○弱○當○其○強○則○和○柔○以○制○其○敵○當○其○弱○則○移○
徙○以○清○內○地○禦○戎○之○法○窺○其○將○狀○而○預○為○之○所○斯○不○窮○之○道○也○
近○覽○二○漢○得○失○之○策○豈○非○後○世○之○權○輿○哉○

高祖解甲

西漢之暴其執五種矣。匈奴鐵於隆漢。西苑極於中興。而室獻之
間。二虜迭威。石枕晚極。盡有單于之地。彌頓山禁。公據邊西之土。
其陵跨國中。結忠士人者。靡世而寧焉。朕制卿上。累世無聞。周
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要。數以至於是乎。

孫月華曰。此論似是卒成之終。草草珠不加意。

天數難推。人謀可據。題之冥冥。盡乎責人之辭也。豈為故開一
委卸地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高祖解甲

四十一

史來堂

三國志

三國志小引

是志也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溫公善其叙事勁而有體范曄亦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雖不及而質直過之第其帝魏退蜀昧于大統于是習鑿齒作漢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三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蕭曹亦著續後漢書指壽所見之舛至謂其啣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苛矣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駁文忠論正統而不削魏其

三國志小引

賓客章望之著朝統論譏之或云國各有史何蜀之不自振也朱子曰孔明治蜀不會立史陳壽簡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不暇及此耳此論極確然陳評語語簡切非他人所能贊一辭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紀 琦緯來 較

虎谿 姚 倫 儋期 全閱 弟 姚 琪 孚尹 公較

禾上 朱國材 幼柱 全閱 侄 朱 杰 非庸 公較

三國志

魏書

武帝

文帝

明帝

二十下事論贊 王國志目錄

三少帝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呂布張遼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諸侯傳

荀彧荀攸賈詡

袁洪張範法茂國淵田疇王脩郭原管寧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祁顯鮑勃司馬芝

鍾華款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劉諶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襲鄒澤倉慈	張遼鄴進于禁張郃徐晃	淳于瓊馮異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蒯操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黎衛顗劉虞劉劭傅燮	二十一史論贊 上國志目錄	二 大宋堂	桓階陳羣陳矯徐堂街錄盧範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雲張飛	韓瑩崔林高柔孫權王觀	李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李祐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馬超鮮卑東夷
-------	--------------	---------------	------------	------------	-------	---------------	-------	------------	--------------	-------	--------------	--------------	------------	---------	--------	----------	--------------	----	--------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繁士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二十一史論贊 上國志目錄	二 大宋堂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羣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厚杜陵許慈王光朱敏尹默李模張同郭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飛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孫乾唐討賊
----	--------	----	----	------	-----	------------	------	--------------	--------------	-------	--------------	----------------	--------------	----------------------	--------------	--------	----------	----	-------

吳主	吳三嗣王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張繇嚴畋程秉朗溥薛綜	周瑜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	二十一史論贊	上國志目錄	大東堂	威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溫賈詡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蒙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吳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惔趙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孫資	王蕃樓玄賀正韋曜華覈								二十一史論贊	三國志目錄	五	大東堂								三國志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晉 陳壽 著 明 沈園元 閱

魏七

武帝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

行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四州疆域莫敵太祖

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中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

因其範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

果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以操與曹魏則人心不服以篡坐之則操心又不服總之一屬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武帝 大東堂

四後一屬奇責奇責所以存萬古綱常之重四後所以通一時

世變之權雖各有其是而要皆非公平之論也善乎王弼洲之

言曰當獻帝時董卓橫暴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

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易不修諸葛之政將

之以忠純推陷廓清寓字真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

敦漢德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途哉而顧狼其嗜欲其態屠修

忠舊教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意又何拙也此論出可

以服古今之人心可以服阿瞞之心惟其當而已

通尾似無貶辭而只以矯情任算一語寫出一箇魏武小像此

史家點睛妙手所謂揚中之抑是也細看自得其用筆之法
骨力整峻而渾麗之氣眇矣此時運為之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武帝 二 大東堂

文帝諱五字子桓武帝太子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按魏傳僅五葉而止五享祚稍長然行同禽獸絕無中國禮義之風操肉未寒玉即僭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而子道非始悅素熙要甄氏擁以為妃後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而夫綱絕貽謀如此而欲以安長治得乎貴道德而眇文學識正辭婉猶有良史之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文帝

二

大東書

明帝諱肅字元仲文帝太子

評曰明帝沉毅密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然馬於時百餘彫獎四海分崩不先幸爵顯祖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初平原王淑甄氏之嫡子也射虎威父其辭慘怛彼基身遭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主而改德孰有先於閭房之辨者乃襲毛貴嬪即廢虞妃寵郭氏即殺毛后胡為乎文帝武宣后崩皆不遜葬幼女淑卒則為建祖立廟取甄后從孫合葬南陵厚薄倒置甚矣郭后雖歸殺甄氏寔養取為子迫之暴崩報施舛錯極矣蘇王芳非子而子之司馬懿言真非同心之佐而浸以霍光今日殫望之顧可得乎哉無怪乎華古今集賦悖逆之禍而葬於於魏也此自然之勢也五寫賸修之狀筆極疑提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明帝

二

大東書

三少帝芳髦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冠。記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有真誅矣。蘇王儲位。高貴公才。慧風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孫。念肆自。編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祥。遂繫封大國。作賓於晉。北之山陽。班寵有加焉。張太史曰。司馬氏既殺典勢。必廢芳。芳既廢。勢必滅。髦既就髦。勢必廢。兵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其子殺。人司馬懿行。初。

二十一 文論贊 卷之七 魏三少帝

五

大來堂

者也。司馬昭與夫殺人者。也可謂確論。高貴公。王之長孫也。禮宜入承大統。見昭專恣。憤甚。王沈王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弄告昭。昭戰於閣下。乃被弑。而史譏其輕躁。忿釋。自編大禍。嗟乎。亦可謂不知義者矣。當是時。昭逆即已著。路人無不知之。髦討之。亦弑。不討。亦弑。隨高雖不新於宗廟。子嬰之義。足告先王矣。故論者以為髦之拔劍升輦。賢於蔣王。垂泣。留陳留王出舍金墉也。味足為髦吐氣。以議論起。以叙事終。文章正格也。惟是說到魏祚之短。全無明帝令人致慎於承統之重。垂教之意。深矣。

后妃傳 一 卞氏 甄氏 郭氏 毛氏 郭氏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哀漢來。非其據宰制朝政者也。鑒往易。執於斯。為美。追觀陳廖之議。機將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子後葉矣。

魏史所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故評中置而不道。但言鑒漢之轍。不假貴戚。以權為曹氏家法之正。亦知體識本者矣。五后中。卞后最賢。觀其辭賞。賜取中端。謹事太祖。祖惟。倩之主。可為開國母儀。

二十一 文論贊

卷之七 魏后妃

六

大來堂

董卓末紹表傳

評曰、董卓很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與已來、治未之有也、末術著
漢放肆、榮不終已、自亂之也、表紹劉表、威有威、容範觀如、名當世
表、跨臨漢南、紹、腐楊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奸謀無決、有才而不能
用、開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貪榮愛、至於後嗣、顛覆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
羽、速矣

蔡雲怡曰、隨叙隨斷、又總叙總斷、條理井然、末抽紹殺、聖一事、
以實內忌、無決之、胎照應、開鎖、具有精思

二十一文論贊

卷之七 董卓

七

大東堂

單提合指、中有抑揚之意、而筆筆深嚴、遂成千古訣案、末拈殺
豐一節、以著從來舉事無成、楊樣威、慨淋漓、使人恨紹無用人
之明、并恤豐無擇木之智也

呂布張遼滅洪傳

評曰、呂布有虎虎之勇、而無英奇之志、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
及今、未有若此不義滅也、昔漢光武、殲於廩、近魏太祖、亦救於
張遼、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滅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
風、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中間忽發、知人為難、一段大議論、如霞標、巨霄、聳人觀、眈

二十一文論贊

卷之七 呂布

八

大東堂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而祇是
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
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厚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
則於彼為愈焉
文登巖曰刺其闇美其明一予一奪斷斷如也
遂改穎叙而總斷之句法峻甚

二十一 文論贊

卷之七 公孫

九

大東堂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益以親黨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劬勞與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易度世稱其名然與曹氏中外縫
禁位如斯曾未聞直弼其非獲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辭致曲折悠揚有味是平陽用意之筆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之七 諸夏侯

十

大東堂

荀或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或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真無遺策經遠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賈詡慕李郭入長安實為禍胎蓋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挾繡豎公而因以自託其身請詐如是安可與二荀同日而論惟文若抱救世之才自度無尺寸之柄何以興復漢室撥亂世而反之正環觀羣英祇操可與有為滿望其以伊周之心行桓文之事欲用操以平時難耳詎知操為令世奸雄服力每居人先知非或不可與共事傾心下之使或反為吾

二十文論贊

卷之七

史集堂

用而不覺故迎來之請至從之又言題為漢征西將軍之墓又言為周文王凡此皆所以安頓或之身心也及劉據漸平手清心恐為所欲為謂無所藉於或為矣元錫之進或沮之不能肅志以殺寧不傷哉識者紛紛亦未設慮其地耳合裴松之蘇我鍾惺諸論參之或之為或可概見也子長史記引孔子之語為多此評風字志字全是學子與氏昔人作文必有根據正自占地步處

袁漢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將那原管寧傳

評曰袁漢那原張範躬履清高進退以道為貴為而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將志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繡胡昭閭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管幼安王彥方張子明胡孔朗當共一傳皆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而幼安獨備潛龍之德確乎不拔聖人之徒也其餘節行雖高善畫難奇然而非此其選矣那原品格亞於王管而竟委質於曹氏之朝惜哉

二十一文論贊

卷之七

十二

史集堂

括全傳之旨使十一人行誼約畧可見而位置合節頓挫多風對之如濯鰓於冰壺良恆清抱

崔瑗毛玠徐奕何夔那顗鮑勳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那顗貴尚峻厲為世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靡乎不吐剛茹柔崔瑗高格寵優鮑勳秉正無虧而皆不元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象才曷先備諸

鍾伯敬曰言操殺崔瑗最足千古可恤人而世多不譚及陳壽以孔融附瑗傳末瑗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右節義而倚德之士顯然不見於中興之義任性而往多庸懦戡讀此一段真無石至言當奉以為居身涉世之準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二

大東堂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榮登三司咸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倖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伯敬曰漢末名士惟歆宦劣除却試伏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徇豫章豈有為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而猶以年德受孫即子弟之禮豈不塊然孫即借歆收衆歆為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為之用若為不知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四

大東堂

三反議論深刻新奇尤妙在引言以結之不復自斷一語可稱老手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畧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恤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毀之聲每過其實矣
神姿清燦融怡為苦心一結悠揚是曲終奏雅

劉毅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於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
咸思兼著故能肅森萬里見述於後也

潯陽王恩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恩因直日白事失魏武指魏
武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迎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
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魏武義習之不言思之識分皆
釋之裴松之請史至此議曰習與王恩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
非刎頸而思以身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卑先哲之雅旨

乎或曰習知思必至決不死之耳噫是豈知習者哉思事山倉
卒舉朝失措習慨然代往獨行其意前無所懼後無所顧斯天
下之至烈也夫以宣誼為可緩而不前固未可以言勇若以為
知其來而姑應之假使繫至即刑思不及白將奈何為此之論
者亦大傷仁人義士之用心矣豈可勸示乎後世哉
不置部署只言惟時事權既隆而所任皆民舉懸重朝廷操制
之善議論有識有體筆力亦貽宕又是一格

任峻蘇則杜襲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建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茂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襲寬猛克濟惠以廉氏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抑屢陳時政經給治體益有可觀焉

蔡雲怡曰諸人各有本末而皆以守得名可見上所重在民嚴則下必有起而應之者漢之名卿碩輔掌出入為相守是時去漢未遠倘有盛代之懿風思深力厚琢鍊之極的政亦復振折萬永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一

史來堂

張遼樂進子禁張郃餘晃

評曰太祖處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張郃數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曉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俗詳也抑揚微婉冷然可思其著神都在幾箇轉折處字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張遼

十八

史來堂

李典李通城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涓關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城霸文聘呂虔鎮衛州
 郡全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校命叱
 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劒而誠感鄰國間溫向城大呼森解
 路之烈焉
 語語精采然在諸君當之亦非濫量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李典

十九

大東堂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整足以自通後葉
 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構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秦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歟

鍾伯敬曰任城王彰召至謂諸葛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植曰不可不見素氏兄弟子觀此語植無寡嫡之志明矣
 嚴有持曰不之忍植之疎傲而者交讓矣然其隙之開蓋在
 乎操之不斷操愛少子植問於賈詡詡不對曰適有所思操曰
 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罷夫植雖不得立

五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李典

二十

大東堂

而王之忌植當何如哉人之貽謀何可不善
 一以武折一以文攝不競不綏宜君宜王評語之所寓者遠已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使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國。而位。稱。廢。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亦。崇。棟。之。義。廢。為。法。之。獎。一。至於。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稱。而。乃。儕。於。匹。夫。懸。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補。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就。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武文 二十一 大東堂

鍾伯敬曰。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道一道。必欲與子建爭。其名根之難化也。子建為文帝所疾。中山借文字相軋。為違迎。政是一老奸詐。

王祭衛顗劉劭傳

評曰。晉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雲出。惟祭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祭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顗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術。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故用才達顯云。

鍾伯敬曰。王祭策來會成敗。陳琳諫止何遜召四方猛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王順渠曰。詳覽紀傳。不見仲宣典制之詳也。其與陳阮應劉俱文士之廉耳。且於衛顗劉劭傳。擬諸賢謀。欲足以詳國明達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王祭 二十一 大東堂

以建事皆有才也。乃復與諸浮薄同傳。而又次於其後。陳氏之鑒。則陋矣。起手數語。將應求之妙。說遠六人之才。得所主而益彰。今我愈深。知己之感。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範

評曰桓階識親成敗才同當世陳羣動伏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充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則斷骨鯁臻範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短文寵難措手整易板實散易冗浮故或於越處作步或於中
間出奇或於收處撇韻原無定格此評忽叙到國家典制之善
寵為近古無中生有一洗平鋪直叙之陋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魏階

二十三

大宋堂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隨嚴裴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
統隨嚴則較有度裴濟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繁
心於三司以大大夫告老矣哉

宋先之曰表林為勇退之勸可當冥夜清鐘

章法原不必句句照應此獨以林不戀要職為純素之証從其
重者大者而結之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和洽

二十四

大宋堂

韓登崔林高柔孫禮王範

評曰韓登廢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範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登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疾吳○請○此○使○人○重○引○年○之○誼○知○止○之○戒○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七

二十五

大史堂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劉亮公正諫匡朝臣子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精明志存直君因樂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三人立言敢諫有古大臣之風而辛全其遯超其義烈尤偉隆欲改正朔毗請法帝為之事不必相及可稱雅量史傳有此罕非有國者之光歟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七

二十六

大史堂

滿寵曰孫策招
 許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曰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率然來
 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吾聞秦雍而孫位止小州招終
 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用而不盡與不用同令人不勝扼腕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滿寵

二十七

大東堂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許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
 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晉即嗟然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徐邈

二十八

大東堂

王凌母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背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整機宗族塗地豈不慘哉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間於防急告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陳木叔曰司馬昭廢立不臣故儉欽舉兵討之事雖不免亦可

以仲六義於天下矣哥史黨於所事皆以反書遂使忠義之士反被亂賊之名惜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王凌 大東堂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襲之聲樂朱處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珠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鍾伯敬曰管公朋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按史入方技晦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安漢自表願亭之意分明以史統為己任然亦見前人虛心模仿不敢儼然自附於作者不似今人一味滿假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方術 三十 大東堂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而越東京撰錄西卷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筆法古拙置之史記中不復可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烏丸 上 見卷堂

蜀書 紀傳

二枚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乃
 字改易終於不見其身而廢鍾二主此則神則不可虛要天命不
 可妄其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
 言則求嫁吳氏遂造與服圖竊神范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掩
 土配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配非不幸也
 王余洲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二枚 五十二 大東堂

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
 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
 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
 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却何傷乎且
 是時荊州半與吳共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
 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
 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遷而失天下者
 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
 者也

鍾伯敬曰。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趨曹。張
松以益州寄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固失一益州。蓋天留
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評語議論激昂。而古則趨乎大正。消多少睥睨之心。

先主五篇。字古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冠焉。及
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畧。不遺餘力。是以基宇未恢。然而不挽終不為下者。
抑操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銳利。且以避害云爾。
避害二字。識遠先主本心。當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先主方自晦跡。而使曹公有此語。已被他看破。安得
不驚而失措乎。閉門種菜。借荆入已。皆是高飛遠逝之念。或言
操非不欲殺備。不能殺備。恐失人望耳。非也。天下無可殺之英
上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水 三十一 太來堂
雄。使必可殺。則亦非上天生之之意。後井而出。微服而過。豈非
避害之明鑒歟。陳氏於評中持揚之。可謂史眼。

後主名

評曰。後主任賢。初則為。理。之。君。感。閣。堅。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或。禮。國。君。繼。體。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羊。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遠。又。國。不。置。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遠。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故。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孫。制。漸。虧。優。劣。著。矣。

裴松之曰。故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獨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稱。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後主。三十五。大來堂。

足示。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稱。數盈二十。故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昭烈臨終。令後主以父事亮。故建興十餘年間。軍國大權。盡屬孔明。後主拱默。仰成而已。此在中人。必有所不堪者。而後主客無芥蒂之隙。及孔明不幸。一聞李嚴離譖之言。赫然誅絕。無少疑貳。繼志述事之孝。尊師重傳之誠。後主益而得之。嗚呼。其賢矣哉。

起手數語。說得覺醒。為千古君人之鏡。要。不。出。孔。明。觀。賢。臣。一。段。識。論。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按。孫。威。蜀。世。譜。云。璠。第。六。人。蜀。敗。諸。葛。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于。孫。滅。絕。惟。永。孫。玄。奔。蜀。李。雄。偽。蜀。安。樂。公。以。嗣。揮。後。永和。三。年。討。李。勢。威。恭。戎。行。見。玄。於。成。都。昭。烈。之。後。猶。有。存。者。豈。非。天。乎。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二主。三十五。大來堂。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給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死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將解巧宦者雖經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勤劬。未能成功。蓋應將累非其所長歟。

王順渠曰孔明賢者也。然不能揚顯之謀。而親執簿書。卒為敵所敗。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諸葛 二十七 大飛堂

人所寵。不用魏延之策。而誤信馬謖。卒致街亭之敗。二事皆其所短。所謂智者千慮之一失也。後人止見孔明之賢。不宜有過。遂一切從而為之。辭所見陋矣。鍾伯敬曰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則粗未得其微。而遂以法家少之耳。陳氏議亮短於將畧。可謂失言矣。世俗以壽前人為亮所誅。故志中多所抑。抑余讀其評。至用心平而勸戒明。一語則知不足。亮處是其識力不濫。非有心之貶也。諸賢五有可否。惟張雨軒一斷。獨見武侯之大。可謂千古知己。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救曾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或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同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雖稱壯猛。全作爪牙。其醜態之後。高帝初定天下。而羣臣以醉爭功。殿上拔劍擊柱。帝心歎之。叔孫通請定朝儀。而朝廷始尊。先主鼎峙之業未成。方在革創。操操之秋。而羽飛倚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宏遠矣。至如飛讓以禮服馬超。而雲之辭曰。宅請減親。皆有古大臣識量。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關羽 二十八 大飛堂

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陳明卿譏評語未實。豈誣也哉。

歷統法正
評曰：歷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莫然不以德素稱也。假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傳儼邪。

蔡雲怡曰：士元佳處頗多，不暇細論，只其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公不足慕，公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獨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嗟乎存此心也，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三十九

大宋書

日誠否人無怨矣。
先主伐吳，敗走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推許如此，正之智術優已，許而人亦確，但多疑之一段，反不緊拔耳。

許靖廢立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風有名譽，既以寫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許靖以為大較，即廟堂也。廢立孫乾簡雍伊籍許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慈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鄭鴻達曰：靖避孫氏而屬意曹公者，其心獨不忘乎？漢室也。觀其通書曹公，拳拳以太公霍光望之，蓋可見矣。或曰：不識操之不可以為太公霍光也，而欲附之，不可謂知是不然。以文若之賢，周旋左右，尚不知操之不可以為君，桓至議九錫而後悔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

大宋書

以殺身為國，況文生遠在萬里之外，身且終身不失為劉氏臣子，其視優然國恬不為耻，寧不謂之賢哉。
悠揚流動，且見風雅之遺。

董和劉已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臨漢之素劉已履清高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柔稱廣則破損亦黃綽之流亞矣

鍾伯敬曰張飛就己宿已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己輸飛遠矣己在蜀以過附非素懼見嫌情恭焚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雖有特曰舉體清爽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一

太來堂

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美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處遠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並成責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蔡雲怡曰諸人皆非大器而魏楊尤為杰詐胎禍於蜀要彼明眼人看破矣蜀臣當擇使吳孫權大醉問梓曰楊儀魏延收監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後事如其言

句法若勁峭潔對之如觀寒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二

太來堂

霍峻王連向胡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胡好學不倦張裔肅敬應
 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
 葛之準範詩吐直言備用陵遠況屬后乎哉
 末路客出別想寄託甚遠感慨多在言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二

大東堂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然李譔護周邵正
 評曰杜微躬身隱靜不侵當世廉義其暗之無周羣占天有微杜
 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慈來李博涉多聞尹譔精於左氏經
 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護周胡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
 楊之規卻正大辭繁縟有張蔡之風如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於篇
 經緯錯綜有勳古應落之致一洗方格杜寂諸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四

大東堂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飛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操而能
 殺王平忠勇而嚴整張飛識斷明果成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降
 也末語悠然有味丁為長貧賤者解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五

大宋堂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略有成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
 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如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
 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說衆議明斷不同終致傾覆老
 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兼備而可屢授乎哉

宋宗王曰議論切中利害真識遠治道之言

裴松之謂蔣費為相克運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於外却
 勝谷之師內保寧靜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
 如此駭陳氏信為正矣姜維死於鍾會之亂王順渠以為此素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四十六

大宋堂

母報應稽之天道良非遠也然壽祿論可未推之於治必有可
 觀之効非獨逆事而已也

評曰。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嚴成。有可稱。揚戲。商客。意在。不。孝。然。智。度。有。短。殆。雅。世。難。云。
 氣。勁。節。堅。擲。地。作。金石。之。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大業堂

吳書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擊。劉。毅。張。儼。發。迹。漢。溫。陵。阜。山。陵。壯。塞。有。忠。壯。之。烈。
 策。英。氣。傑。濟。伍。銳。冠。世。覽。奇。取。吳。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隨。身。
 敗。敗。且。割。據。江。東。東。之。基。也。也。而。推。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大業堂

孫子曰。孫氏兄弟。皆明。事。絕。孝。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終。之。
 日。顧。命。委。權。夫。京。氣。之。間。獨。有。明。頭。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
 鑒。豈。空。名。釋。於。既。往。遺。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慮。盛。之。歎。而。
 慎。其。名。號。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蒙。之。良。
 謀。是。故。魯。隱。稱。諸。侯。之。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瑤。公。之。衷。皆。
 心。存。小。善。而。不。違。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
 輕。千。金。之。國。而。遺。則。未。也。孫。氏。因。機。之。際。得。奪。其。縱。橫。之。志。
 業。非。積。德。之。基。邪。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祿。可。終。情。非。則。禍。亂。
 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也。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昔。事。之。君。有。
 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
 則。魯。柏。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焉。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

使青賊避然後國無凌辟之責後嗣用猜忌之嫌厚情施其
 端之論不逞杜觀觀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僉至於括囊遠圖
 永保維城可謂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人之評
 其未違乎
 卓操二人漢之賊中夏之大害也堅父子志欲除之典復漢室
 而皆以有年未永弗成績業惜哉評特舉之以表其忠傑之氣
 識亦偉矣

吳主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而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係吳故能句
 踐江未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末年彌以滋甚
 至於說說珍行微嗣履寬宜所謂臨厭孫謀以害翼子者哉其後
 葉陵遂遂踐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權以易嫡也亂舉父兄開創之業一生勤苦之績付之一擲物
 終之際焉可不慎哉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重。而無賢輔。其爵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佐以慈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民才改結。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故。亂乎。又使。沈。廢之。亮不得其死。及于之。裁薄矣。暗之。淫刑所濫。隨覽。沈。熟者。益不可勝數。是以。摩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其。朝。不。謀。夕。其。受。惠。正。祀。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失。替。衆。臣。予。適。女。粥。或。拜。昌。言。帝。若。不。及。況。暗。幽。頑。肆。行。殘。暴。志。疎。者。疎。說。使。者。進。虛。用。其。民。窮。滿。極。侈。宜。膏。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逢。命。之。寵。豈。非。曠。落。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三十一

大東堂

文極明宅寫三君所以致喪亡之故。應應可或不當。遂於氣數。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慈。信。義。為。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長。也。太。史。慈。信。義。為。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貶。山。谷。益。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抑。揚。合。節。恍。聞。洞。庭。之。奏。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三十一

大東堂

紀頻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朋、傑人之志、而矯、
庶不分、閭庭錯亂、遠矣、古今、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
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竊好惡、則平矣、明貴賤、則一矣、正家之道、不易乎此、可見經史、
相為表裏、

二十一 紀頻

卷之七

五十二

大東堂

宋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武、賢、
與、初、基、或、鎮、據、邊、垂、充、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傳中所載、吳之支庶、凡十餘人、惟靜以通書、不充終、餘皆能發、
奮、成、其、志、業、譜、牒、增、光、多、矣、

二十一 史記贊

卷之七

五十四

大東堂

張昭顧雍請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切勸充舉。忠寒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於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句故能究極禁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龜當世。張承顧雍。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解錄為譚獻。伯在公。有忠貞之節。任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泥播南裔。哀哉。

宋宗王曰。策師禮張昭。昭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即昭烈命武侯之意。然詳父事武侯。初終不改。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張昭

五十五

史堂

而權性忌。旋見疎遠。豈非幸顧於一言耶。與泰來負芒之疑。相同。但云崇顯不及非知權之心者也。

仲謀待昭不及策。形容昭之賢。是文家撰映妙法。叙置蕭散。而語意有涵承音人。

張紘嚴畯程東閣澤降餘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金龜。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則生一時儒林也。至畯雖榮濟。為不亦長者乎。孫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登纂。論凡有先風。然於暴略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王順渠曰。語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管三世事。吳身為結臣。一旦忍心反。而無楊督之短。畯無顧忌。其有愧於李仁多矣。

宋登歲曰。詞極工。苦而無格。厄之連。通體瑩復。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張昭

五十六

史堂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禁新造、割城、伏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或曰瑜魯肅、肅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諸部、善、禽、關、羽、其、妙、者、殆、難、輕、果、安、謀、終、於、克、已、有、國、士、之、望、至、後、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羅有持曰、品人論事、在得其大、主、臆、赤、壁、之、役、句、衣、之、計、荀、吳、離、合、所、自、起、存、亡、得、失、全、係、乎、此、陳、氏、雖、知、其、然、而、猶、未、睹、其、終、也、故、寬、蒙、責、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周瑜 五十一 宋堂 起勢突元一瀉而下其損挫之妙皆藏於者也焉乎閱觀字裡向未可忽遇

程普黃蓋韓當薛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

威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過、過、記、功、其、係、據、東、而、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曹、子、名、人、此、翼、聲、衛、後、華、出、類、不、亦、美、乎、

同一韓曰、都用虛字、吸、領、氣、脈、故、身、造、絕、倫、獨、記、陳、表、亦、是、文、人、萬、好、極、氣、之、習、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程普 五十二 宋堂

朱治未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等聞呂據朱吳範
績威有將領之才充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隨得以吉終至於據吳
無此之尤而反覆跌者所遇之時殊也
陳木叔曰世途吉凶儘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君子益致其敬修
未可盡委之於時遇也
朱一則勢截而致五筆力矯矯

二十一史論贊

朱之士

五

朱堂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瑯吾榮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五固難免乎朱也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
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也時之嚴同矣以瑚璉之範而作守
南越不亦戚夫人歟張溫十集遺策而智防未備用致銀惠駱統
抗明大義辭切理至位權方心不閑陸瑯為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榮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其身悲夫

王順渠曰權既疾張溫為威而駱統方曠言其美子由駁張安
道敘東坡事正與此相類

文然若曰觀此評則知權之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明矣然諸子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五

朱堂

用晦之智概未之聞也非所謂各執其咎者乎披覽再過凜其
之色滿楮使吾潸然流涕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俾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推而充之固不如志子先子遜之謀畧又歎推之識才所以添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杜復之臣矣抗貞亮等幹成有父風矣世哉美其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王慎渠曰伯言與關公書詞語甚誠心計極端雲長坦懷推心竟為所覽遜之識識極實基此至於擒殺石陽族誅步關又其

次者耳

禍起於微志成於所忽諸威名未著二語使人驚怖輕世之念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陸遜

朱堂

漢然水釋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庶民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令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違奮不遵軌度罔亂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登和二子繼承之良保業之主也威不克終而乃留結之凶堂以促其祀孫氏之祖父必有大得罪於天者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吳主

朱堂

贊廣全琮呂修鍾離扶周訪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雖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遠外禦卑詞魏氏凡
 此諸臣皆充軍內雖經靜郡城者也呂修清恪在公同訪諸略多
 奇鍾離牧貽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
 獲謀乞乞云
 贊諸臣先提出權之智奉可謂得振衰之法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賈莽

宋堂

潘濟陸凱陸儼
 評曰潘濟公清割斷陸觀忠壯臂五情節榮梗梗有大丈夫格業
 能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離析授懷之時民生之不幸也非得良牧孰能出之水火而予
 以枉席乎史公所以三致意云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潘路

宋堂

是儀胡綜徐詳

詳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優清修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才、用各見信任。詳之度夏，其操操之佐乎？沈長井曰：是儀功業不及呂蒙，而清約純和，與之相似，故福壽亦相次。示每覽其事，令人嘆美無已也。
慈以暇，風格亭亭。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是儀

六

宋來堂

吳範劉惔趙達

詳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莫從心術，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合彼而取此也。
錢興立曰：聚松之於孫盛，亦未當也。夫極數方可以知來，一算寧可以盡數？此必別有靈射之術，而假算以誑人耳。魏吳在運，供屬周伯，而魏據中原，規模先定，故當時英豪趨附此之二方。先立，知遠，欲全身避亂，雖綴連於二荀，郭諸吳之末，亦不為惡也。何必遠涉江湖，踰偶朝，卒被發松之禍耶？魏此觀之，東南王氣亦一時附會云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吳範

六

宋來堂

此言又一變格，創詞清新，諸人

諸葛恪孫峻孫琳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同公無親況在於恪
裕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
何尤禍之有哉孫峻屬胥士操遂暗規矩而孫峻之時倘係其責
必危之理也峻雖凶監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殊其宜矣

王順渠曰元遜之才無魏乃叔所不足者無德以將之耳北伐
之論實與出師表同出一機援引証據極盡古今事勢之變不
可以其無成而遂此言之也新成之敗亦類斯乎仁明反躬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諸葛

上東堂

自責故人忘其敗而元遜懷謙自賢故廉公敗之幾實
決於此陳氏驕吝之說雖改評矣
間換在手撫縱自如而輕重詳畧之間皆有裨行

王著樓玄賀邵韋曜華嚴

評曰薛瑩稱王著冠冕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
賀邵屬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厚穉有記述之才
胡冲以為玄即著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
次之華嚴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子觀數數歎良規
期於自盡原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
理得免為平耳

岳奔收曰斐瑩曲折有雲波林希之致
引兩人之言為案而以己意斷之華嚴識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王著

上東堂